

南 華 大 學

文學系

碩士論文

《全臺詩》友誼詩作研究

—明鄭時期至清領時期



研 究 生：楊敏慧

指 導 教 授：林葉連 博士

中 華 民 國 一 〇 二 年 六 月

《全臺詩》友誼詩作研究—明鄭時期至清領時期

研究生：楊敏慧

指導教授：林葉連 博士

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摘要

吉川幸次郎在《中國詩史》指出：「曹植詩中對友情的讚美可說是文學史上的創舉，友情成為此後中國詩中最重要的主題。」「友誼詩」既已是中國文學創作最重要的題材，但在臺灣文學上卻少見以友誼詩為範疇的研究。由於明鄭、清領臺灣至乙未割臺時間非常漫長，涵養了許多優秀的文人，積累十分豐碩的詩作，留下龐大的文學資料可供研究。本文以友誼為視點，以施懿琳教授等主編《全臺詩》中之友誼詩作，從明鄭時期至清領時期之詩歌為研究範圍。透過懸念家國、切磋砥礪、喜慶酬唱、遊觀玩賞、送別懷念、弔唁哀思等面向對文本研究分析，從詩人的生平際遇、時代背景剖析詩人以詩傳達友情的動機與心境，賞析其詩篇意旨。同時，也藉此研究使臺灣的古典文學能更深入大家的生活中，進而被大眾所接受喜愛，為臺灣古典文學研究盡一己綿薄的心力。

本論文分為八章，第一章為緒論，說明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與方法、前人的研究成果之探討；第二章為「懸念家國」，與朋友互訴對家園的思念、黍離之悲、緬懷故國的詩作；第三章為「切磋砥礪」，與朋友互相勸勉、勵德勵行的作品；第四章為「喜慶酬唱」，因喜事與朋友相互祝賀，以詩酬贈唱和；第五章為「遊觀玩賞」，記錄與朋友遊歷的詩作；第六章為「送別懷念」，與朋友別離、思念朋友等相關詩作；第七章為「弔唁哀思」，悼念友人逝世之詩，或因友人的家人去世而表示慰問之詩；第八章為結論，為本論文作總結，以二、三、四、五、六、七章為基礎，歸納出《全臺詩》中「友誼詩」所做的貢獻及其存在價值。

關鍵詞：全臺詩、友誼詩、送別詩、哀悼詩

The Study on the Friendship Poetry in 《Chuan Tai Shi》 — from Ming-Zheng period to Ching Dynasty

Student : Yang, Min-Hui

Advisors: Dr. Lin, Yeh-Lian

Executive Master Program of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Nan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friendship began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theme in Chinese poetry since Tsao, Chih’s extolled the value of friendship in his poems” said Yoshikawa Koujirou in the book of 《The Chinese poem history》. Though friendship poetry is the most important subject in Chinese literature, there are limited researches on the field in Taiwan literature. Since the long period from Ming-Zheng to Japanese-occupied period, a large quantity of poems were left as a rich data. This thesis, based on the friendship poetry of 《Chuan Tai Shi》 by Professor Shi, Yi-lin, provides the in-depth observation on the motive and the mental state of the poets through six different facets when they conveyed their friendship through poems. It is hoped that through the research the Taiwa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can go deeply into the locals’ life, and furthermore to be accepted and loved by the locals.

This thesis consists of eight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is the introduction that interprets the motivation and the purpose, the range and the method of study, and the research of some of the achievements of our predecessors as well. In Chapter two, the theme of the poems is “the longing for the homeland”, the poets express themselves to each other about their love and longings for the homeland. In Chapter Three, the poems are used as the encouragement for stimulating morals between friends. In Chapter Four, the poems are presents for friends on joyous events. The Chapter Five deals with the theme of travel, basically the poems are the notes while travelling with friends. The Chapter Six includes the farewell poems, the poets express their sadness and loneliness when separation from friends. In Chapter Seven, the poets show their condolences on their friends’ death in the poems. The Chapter Eight is the conclusion, and it set the result for the thesis. It is based on the chapter 2, 3, 4, 5, 6 and 7 to generalize of its existence value and contribution that the friendship poetry in 《Chuan Tai Shi》.

Keywords : Taiwanese poetry, friendship poetry, farewell poetry, mourning poetry

目 錄

中文摘要	i
英文摘要	ii
目 錄	ii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2
第三節	前人研究成果述評.....	4
第二章	懸念家國.....	13
第一節	明鄭時期.....	14
一、	沈光文.....	14
二、	徐孚遠.....	22
第二節	清領時期.....	24
一、	張湄.....	24
二、	朱景英.....	26
三、	楊廷理.....	26
四、	胡承珙.....	34
五、	施士洁.....	36
六、	許南英.....	42
第三章	切磋砥礪.....	47
第一節	明鄭時期.....	47
一、	沈光文.....	48
第二節	清領時期.....	51
一、	孫元衡.....	51
二、	熊學鵬.....	54
三、	章甫.....	54
四、	施瓊芳.....	60
五、	李逢時.....	64
六、	李望洋.....	71
七、	施士洁.....	73
八、	許南英.....	75

第四章	喜慶酬唱	79
一、	楊廷理.....	80
二、	章甫.....	83
三、	施瓊芳.....	84
四、	李逢時.....	86
五、	陳維英.....	93
六、	鄭用錫.....	96
七、	林占梅.....	101
八、	李望洋.....	107
九、	施士洁.....	109
第五章	遊觀玩賞	115
第一節	明鄭時期.....	116
一、	沈光文.....	117
第二節	清領時期.....	118
一、	孫元衡.....	118
二、	陳輝.....	119
三、	曾中立.....	119
四、	施瓊芳.....	120
五、	陳維英.....	122
六、	林占梅.....	124
七、	李逢時.....	126
八、	李望洋.....	129
九、	施士洁.....	130
第六章	送別懷念	135
第一節	明鄭時期.....	137
一、	沈光文.....	137
二、	徐孚遠.....	139
第二節	清領時期.....	140
一、	孫元衡.....	140
二、	張湄.....	141
三、	章甫.....	142
四、	陳維英.....	146
五、	林占梅.....	146
六、	李逢時.....	149
七、	施士洁.....	156
八、	許南英.....	158

第七章	弔唁哀思	161
第一節	明鄭時期.....	165
一、	徐孚遠.....	165
第二節	清領時期.....	166
一、	孫元衡.....	166
二、	章甫.....	166
三、	陳維英.....	169
四、	林占梅.....	170
五、	施士洁.....	172
六、	許南英.....	175
第八章	結論	179
參考書目	183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臺灣文學從明朝以來，一直被視為中國文學的支流，它總是默默的在文壇的一角，不受重視，所以大家從小耳熟能詳的都是一些中國古代詩人的創作，用那些詩人的創作來勉勵自己，或是沈醉於其中。近年來本土意識抬頭，研究臺灣本土文學已成顯學，但真正被普羅大眾所接受而能琅琅上口，則還有待加倍努力。

正因如此，「臺灣文學」其面貌為何？針對此問題，我們將時間回溯至臺灣文學的產生。在臺灣文學史上，明末的海寇、據臺的荷人、移墾的閩、粵人士，都不具備傳播文學種苗的條件，所以儘管有漢人來臺墾殖，在臺灣文學史上，這仍是一段空白時期。¹一直要到明末遺老先後到來，臺灣文學的種苗才開始生根發芽。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帝國平定鄭氏在臺勢力，臺灣正式進入清領時期，從明鄭至清領時期，臺灣古典詩歌的發展面貌便成爲一個受人注目的議題。針對此議題，學界曾從幾個面向研究：（一）作家詩文集研究（二）地方區域文學：如噶瑪蘭、澎湖詩歌研究（三）特定階段：如康雍乾時期、乾嘉時期、道咸同時期詩歌研究（四）特定主題：如風物、八景、民變等詩歌書寫研究，藉由種種不同面向探討臺灣古典詩歌的發展情形。²

不過，綜觀前人對臺灣古典詩作的研究，研究主題尚未十分多元，就專注於某一主題而做全面的檢視與研究而言，尚存在許多可挖掘的空間，例如，較少將「友誼」主題抽離出來，進行單一而深入地探討，友誼的詩作則多涵蓋在詩人的交遊，以大略介紹爲主。吉川幸次郎在《中國詩史》指出：

曹植詩中對友情的讚美可說是文學史上的創舉，... 友情成爲此後中國詩中最重要的主題。³

「友誼詩」既已是中國文學創作最重要的題材，但在中國文學支流的臺灣文學上卻少見以友誼詩爲範疇的研究。由於明鄭、清領臺灣至乙未割臺時間非常漫長，孕育的臺灣文人、累積的詩歌作品十分豐碩，留下相當龐大的文學資產可供研究。在經過許多前輩學者的努力耕耘下，這些豐富的文獻材料也已編集成冊，並出版問世，其中，尤以施懿琳教授等主編的《全臺詩》是全集性的總集，

¹施懿琳：《從 沈光文到賴和－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市：春暉出版社2000年6月），頁20。

²詳見第一章第三節前人研究的探討。

³吉川幸次郎著，劉向仁譯：《中國詩史》（臺北：明文書局，1983年），頁151。

所蒐集編纂之詩作能使得先賢的幽德潛光傳世不朽。因此，本文以「友誼」為主題，探討《全臺詩》中歌詠友誼的詩作，評估先人的詩學成就及歷史地位，同時，使臺灣的古典文學能更深入大家的生活中，進而被大眾所接受喜愛，為臺灣古典文學研究盡一己綿薄的心力。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壹、研究範圍

由明鄭、清領時期，以迄乙未割臺，所經歷的時間不算短，此期間，先後抵臺的文人、交友事蹟及其累積的詩歌作品十分豐碩，留下相當龐大的文學資產可供研究。而在經過許多前輩學者的努力耕耘下，這些豐富的文獻材料也已編集成冊，並出版問世。另外，拜科技所賜，有些文獻資料亦已數位化、普及化，以下將主要利用的文獻資料稍作說明：

一、《全臺詩》十二冊

本文以施懿琳教授等主編《全臺詩》一至十二冊所蒐集編纂之詩作，從明鄭時期（1661 - 1683）起至清領時期（1684 - 1895）之友誼詩作為研究範圍，該範圍乃指「臺灣本地人」或「非臺灣本地人，但到過臺灣」者，包括明鄭時期被貶謫來臺、清領時期宦遊來臺文人或乙未割臺內渡到大陸的臺灣本地文人，記錄他們與友人間以詩傳達友誼的相關詩作。

我國自古有所謂「五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君臣」為尊長對部屬的關係，不在本論文的範圍。「父子、夫婦、兄弟」是同一家人，「兄弟」是血親關係，因此也不列入本論文的研究範圍。本論文所謂「友人」的界定很廣，除了家人、師長以外的人皆可涵蓋在友人的範圍，不論年齡，舉凡同榜、同年、同鄉、同學、詩社社友或在工作場合認識，彼此相知相交產生友情者，皆歸列為友人範圍。

《全臺詩》在版本蒐羅上不遺餘力，《全臺詩》一至五冊於2005年出版，六至十二冊於2008年出版，對臺灣古典詩的研究者來說，無疑是最重要的參考文獻，筆者在論文中引用的友誼詩作，是以《全臺詩》所收錄為主，詩人若有《全臺詩》未收錄的友誼相關詩作則不在本論文討論之列。

本文所探討之時間設定，乃是以《全臺詩》一至十二冊為主要範圍，即永

曆十五年（1661）鄭成功驅逐荷蘭人來臺起，至清領時期光緒二十一年（1895）乙未割臺，臺灣成爲日本的殖民地，活動於此時期文人之詩歌作品，若文人活動時間跨越清代與日治兩個時期者，如施士洁、許南英等本土文人，其詩作之主題若與友誼相關議題者，爲了論文內容的連貫性，雖詩作內容描述之時間非於上述所論及（1661-1895）之範疇內，也姑且予以納入討論。

另外，「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⁴電子資料庫提供免費檢索，對研究者而言甚爲便利。但是在研究過程中，發現有些詩作未收錄在文本中，但「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電子資料庫中則有收錄，因此，有關未收錄在文本中，但收錄在「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電子資料庫的詩作，則視本文需要也一併討論在內。古代詩篇，年代久遠，或爲手抄本，往往因音近或形近所產生的文字出入，或是校對之疏漏，而有不同版本時，皆以《全臺詩》爲主要參考依據。「臺灣文獻叢刊」也是研究臺灣古典文學極具價值的資料，現在這些文獻也已數位化，中央研究院架設漢籍電子文獻「漢典全文檢索系統」網站，⁵並設計檢索系統提供研究參考使用，對研究者助益良多。因此，「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與「漢典全文檢索系統」皆是極爲方便的工具書。

貳、研究方法

本論文主要採以下幾種方法進行研究：

（一）、文本分析法：

以施懿琳教授主編的《全臺詩》一至十二冊中，從明鄭時期至清領時期有關友誼詩進行研究，探索詩歌創作背景、作者生平，分析詩歌內容、典故、文筆技巧，詮釋詩人所欲傳達的意涵。

（二）、縱橫解析法：

同時顧及縱向研究與橫向研究。縱向研究指時間的進展、時序的推移，牽涉到詩人的人生歷程、時代背景的前因後果等。橫向研究指空間方面的研究，有關詩人的交友狀況、所遭遇的事件、相關詩作的旨趣及內涵，將時間、空間資料相互印證比對，以達到「知人論世」的效果。

（三）、歷史文獻分析法：

歷史事件往往非以單一而孤獨的方式存在，解讀事件，亦不可瞎子摸象，或斷章取義，必參酌相關歷史文獻資料，始能得窺其全豹。詩人既有詩作，其所發揮的效用和影響、詩作的文學藝術與價值，學者的評述與研究等，都構成豐富

⁴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網站：<http://www2.nmtl.gov.tw/twp/>

⁵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漢典全文檢索系統」，網站：<http://www.sinica.edu.tw/>

的歷史文獻資料，凡此種種，皆要廣事蒐集，加以參用和分析。

(四)、分類歸納法：

將《全臺詩》友誼詩作略分為懸念家國、切磋砥礪、喜慶酬唱、遊觀玩賞、送別懷念、弔唁哀思等六類，並擇其相關作品分別探究。分類是為方便論析之用，實際上，並非每一首詩都能完全符合單種分類標準，往往兼具兩種或更多分類特質，因而出現了錯綜複雜的交疊關係。以上分類，或按詩題，或按內容來區分，各題材之間難免有部分重疊，但基本上仍是以主題內容及其特殊偏重之處來加以歸類。題材分類雖不能使每首詩都恰如其分，但已力求適當安排，各章節依序分述原詩，並旁徵相關資料，參證時代背景，希望每一首詩都能「各得其所」，並且獲得正確的解讀與合理的詮釋。

第三節 前人研究成果述評

壹、「友誼」相關論著

一、專書

專書研究「友誼」的焦點多關注在倫理學的範疇，有關友誼的文獻亦散落在多種書籍中。書名以「友誼」為題的有劉文忠選注的《友誼詩》⁶一書，選收先秦至近代友誼詩的代表作。西塞羅著，徐學庸譯注的《論友誼》⁷，分別為中西方關於友誼的著作。亞里斯多德的《尼各馬科倫理學》⁸將友誼分為三種：完美的、以利益為動機的、以娛樂為動機的。單篇論文甚多討論亞氏的友誼論或稱友愛論。劉志偉的《「英雄」文化與魏晉文學》⁹表示魏晉時代的「崇友意識」已發展成為普遍的社會文化現象。余秋雨著，白燁編選的《遙遠的絕響》¹⁰則對嵇康的交友情形及交友時的心理，有深刻的描寫和闡述。另有黃藹《理性、德行與幸福：亞里斯多德倫理學研究》¹¹及廖申白《亞里士多德友愛論研究》¹²等。

二、學位論文

中文系與非中文系皆有以友誼為研究主題的學位論文，非中文系的研究多

⁶劉文忠選注：《友誼詩》，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4月。

⁷西塞羅著，徐學庸譯注：《論友誼》，臺北市：聯經，2007年。

⁸亞里斯多德著，高斯謙譯：《尼各馬科倫理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6年。

⁹劉志偉著：《「英雄」文化與魏晉文學》，甘肅：蘭州大學，2004年。

¹⁰余秋雨著，白燁編選的《遙遠的絕響》：香港，三聯書局，2002年。

¹¹黃藹《理性、德行與幸福：亞里斯多德倫理學研究》，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6年。

¹²廖申白《亞里士多德友愛論研究》，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以管理、教育或諮商輔導的角度切入，中文系的研究則多以古籍文獻的探討為研究進路。¹³非中文系的研究較多且雜，但能從中了解他人研究友誼的廣度與方向，例如討論職場友誼對組織的影響、民宿業者和遊客間的商業友誼、從現代人的友誼網絡探討友誼與社經地位的關係，亦有從聊天社群網站中，了解友誼的互動與友誼維繫的方式，可知友誼研究面向已包羅萬象，從當代文化各個面向思考友誼如何影響當代人的活動與思維。

研究友誼的學位論文如下：

- (一) 金南喜《魏晉交誼詩類的研究》（臺灣大學：博士論文，1993）：為中文系最早研究友誼的學位論文，以宴會詩、祖餞詩、贈答詩、交誼詩四個詩類，探討其中的題材、結構、內容與特色等等，其中交誼詩佔了兩章，分別討論魏晉文人集團與文人同題共作的情形，資料豐富且分類恰當，屬於基本且全面的研究。
- (二) 蔡三億：《六朝交友論》（中正大學：碩士論文，1995）：探討東漢至六朝名士所提出關於交友的言論。就時代背景而言，時局變遷、選舉、任士、教育、現實生活、個人因素，及論體的發展，影響了交友論的形成與發展。並針對各時期思想家對朋友關係的立論予以議論，參考資料以交友論為主，不含詩、賦、筆記、傳記、墓誌銘等文體。
- (三) 何心蓓《《世說新語》中士人交遊網絡之研究》（中興大學：碩士論文，2005）：主要以《世說新語》為研究對象，《三國志》、《晉書》等史傳，以及近人著作為輔，藉著書中對於魏晉士人的相關記載，來分析士人間彼此交遊的動機、需求，以及交遊狀況，涉及交遊網絡與社群活動，宗親、同黨、聯姻等關係的形成因素，將文人集會和家族聚會皆列入社群體系，並非直接涉及朋友關係，並一一釐清士人的各種交往面貌與成因。
- (四) 詹惠玲《魏晉時期文人之社群活動—以《世說新語》為主》（中山大學：碩士論文，2005）：主要是從文學社會學、社群活動等方向對《世說新語》作不同角度的分析與探討。其中將藉助〔法〕呂西安·戈德曼（Lucien Goldmann）、〔法〕羅貝爾·埃斯卡爾皮（Robert Escarpit）及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等相關文學社會學及社群主義等相關理論，藉《世說新語》之內容，反映出社群活動的樣貌。

¹³例如：羅蕙芳：《個人職場友誼、組織承諾與成員個人知識分享行為之研究》，臺灣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碩士論文，2013年。劉昀昀：《民宿業者和遊客間的商業友誼、遊客滿意度與忠誠度關係之研究》，逢甲大學土地管理所碩士論文，2012年。鄭宜仲：《社經地位、友誼網絡與身份地位意識之研究》，臺灣大學農業推廣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年。譚茜芸：《從MSN探究友誼互動之質性研究：一種異性友誼關係》，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

- (五) 張瑀琳的《「遊」與「友」：漢晉名士交往行動探究》(成功大學：碩士論文，2008)：區分「遊」與「友」之概念，並從東漢末到東晉時代名士的交往行動呈現其形貌，並探討其交友觀。其中「類型化的交遊」，分為門第交、文學交與清談交三種友誼類型；而「情意化的交友」則以神交、傷逝、絕交與悔交為類分，在分類上頗有新意。魏晉名士的交往行動道德不再是唯一準繩，人有更多的機會發現自己更多面向，也只有在魏晉時代，才能夠讓「交遊」及「交友」兩種交往行為各自開展出新興的氣象。
- (六) 李叔霖《唐詩三百首五倫關係之分析》(輔仁大學：碩士論文，2010)：以中國人際傳播理論之架構來分析唐代詩人筆下的五倫關係。以《唐詩三百首》為分析之對象，從中篩選出符合「五倫關係」之唐詩，並依據五倫關係進行分類、統計及分析，以獲得相關結論。研究結果發現：1、唐詩以描述朋友關係最多，描述父子關係最少。2、唐代一夫一妻多妾制度盛行，故未說明情詩可能寫給妻或妾。3、因為追求仕途的男子較晚婚，所以描寫父子關係較少見。4、自古家庭關係常把兄弟關係列末位，可見較不受重視，故少見這類詩作。5、文人從政常有「避禍思想」，故以非對等關係之詩居多。6、唐詩以描述朋友關係為最多，推測詩為文人交往的主要方式。另外，交通不便、通訊不發達造成別離後幾乎無法再見面，所以唐詩的創作題材以朋友互動為多。
- (七) 黃昕瑤《魏晉名士的友誼觀——友情與友道研究》(成功大學：碩士論文，2010)：以魏晉名士的友誼觀為主題，針對友情與友道深入探討。主要揭示四個重點：1、整合魏晉名士的友誼觀，友情與友道(交友之道)的特色。2、了解魏晉名士的友誼觀與前代有何不同。3、確立魏晉名士的友誼觀在魏晉思想研究中的價值。4、呼應中國社會心理學本土化，提供現代人對交友的一些觀念與想法。以魏晉思想的研究為主軸，適時輔以心理學及其他學科之觀點，剖析魏晉名士交友時的內心世界，以及交友時與社會文化的互動，同時以科際整合，進行魏晉思想的開拓。

三、期刊論文或研討會論文集

(一) 期刊論文

1、曾昭旭的〈論愛情與友誼〉¹⁴：

學者曾昭旭認為愛情與友誼之別，如同情人與友人之別，愛情只能容納兩

¹⁴曾昭旭：〈論愛情與友誼〉，《鵝湖》第3卷第9期，1983年。

人，朋友可以是一群。友誼的定義為「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友誼比愛情有更崇高的理想與價值，使彼此的相遇具有莊嚴的意義。友誼對古今中外的文人皆有深遠的影響，曾氏從儒家的觀點切入獲得了新的友誼觀。

2、曾春海的〈竹林七賢的交遊及其友誼觀〉¹⁵：

曾春海教授認為竹林七賢因為個性、才情、生活品味以及時代患難等類似之處，相互間各有情誼的感通。文中將七賢之間所以能忘年忘利害，彼此間「神交意契」、相互「發其高致」的玄思所凝結成的隱含之友誼觀予以烘托出來，證成七賢之所以惺惺相惜，義結金蘭，在於玄理與情意之深契妙合，文中分成：（1）阮籍與阮咸、劉伶。（2）嵇、阮。（3）嵇、阮與山濤。（4）嵇康與向秀四群組，文末總結出七賢具普遍原理性的友誼觀。

3、吳淑元〈論中國古典詩中的真摯情誼〉¹⁶

中國古代歌頌情誼的詩篇，依形式：（1）為摯友不再身邊，表現思念摯友之情，詩作形式以寄、懷、得、思、贈呈現。（2）是偶遇舊友引發的敘舊之情，形式逢、遇、會等。（3）是送別摯友而引發依依不捨之情，常見送、別、留的形式；依內容分為三類：①、抒發摯友間無限眷戀的無限深情。②、抒發摯友間依依惜別的深情。③、抒發摯友的慰問或讚美之情。

4、侯步云〈論孔子的交友之道〉¹⁷

討論諸子各家對《論語》中的朋友註解不同，因此對孔子的交友之道理解也各有表述。以《論語》為文本，從外延、內涵來看朋友的特徵，「友直、友諒、友多聞」，「以友輔仁」是朋友的內涵。具體的實踐層面就是如何交友，涉及交友的基礎、途徑、社會條件、規範、原則、心裡條件等，「樂」是交朋友的收穫，是「道」樂的一種表現。

（二）研討會論文

1、國內中文學界目前唯一以「友誼」為主題的研討會，為2003年6月，由佛光人文社會學院舉辦的「論友誼：一個哲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的跨學科觀點研討會」，並有論文集收錄九篇專門論述友誼的論文。

2、龔鵬程：〈中國友誼觀的三種型態〉¹⁸，分「《詩經》型」、「孔子型」與「俠

¹⁵曾春海：〈竹林七賢的交遊及其友誼觀〉，《哲學與文化》第卅七卷第六期，2010.06，頁23-40。

¹⁶吳淑元：〈論中國古典詩中的真摯情誼〉，《船山學刊》總復第66期，2007第4期，頁127-130。

¹⁷侯步云：〈論孔子的交友之道〉，《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8卷第3期，2008年5月，頁56-58。

¹⁸龔鵬程：〈中國友誼觀的三種型態〉，「論友誼：一個哲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的跨學科觀點研討會」論文集（2003年6月），頁1-19。

客型」三種 類型作為中國友誼觀的三種型態。《詩經》型的友誼以友愛為基礎，該類型所謂朋友，其間必有「共食」的倫理，因《詩經》中常藉描寫宴飲歡樂的景象，表示朋友關係，其特色是天子、諸侯、父、兄、甥、舅，這些社會身分與朋友是流通的，它們皆可以用「朋友」全部概括。孔子型則是以孔子的交友之道為主，孔子強調擇友與朋友信義；孟子論交友，完全依循孔子，區分為父子倫理、兄弟倫理與朋友倫理，朋友道盡，便可絕交。兩種類型互補，《詩經型》的交友之道，是「廣交」；孔子型的交友之道，為「慎交」。至於第三型為俠客型，是漢代才出現的友誼類型，並引進「知己」的觀念，朋友之間同是非、共利害，龔氏認為「幫派」、「朋黨」皆屬此類，第三種類型是前二種類型之外的綜合變種。

從上列現今兩岸研究的成果觀之，友誼相關論述描寫的時代著重在漢代以前，先秦較多，而且多著重在「友誼觀」、「友道」的研究，甚少有友誼兼文學的專論，由此可證明友誼研究在學術界的重要性及後續研究的空間與潛力。

貳、臺灣古典詩歌的分類及相關研究成果

有關臺灣古典詩的研究現況，在1990年以前，此方面的學術著作可謂寥寥無幾。1990年以後，相關研究成果逐漸遞增，但增加的速度頗為緩慢，至2000年以後，有關臺灣古典詩的研究已明顯大增。目前研究臺灣古典詩的學者，研究範圍主要以清領時期為主，研究面向可分為四類：

一、學位論文

(一) 作家作品論：

- 1、明鄭時期重要宦遊文人：有沈光文、徐孚遠、盧若騰…等，其以「遺民」自居，詩人們貶謫來臺，生活貧困，鬱鬱寡歡，詩作多慷慨吟詠、率性吟哦，詩人們寫詩互訴心繫家國的悲苦。此方面的學位論文如下：林煜真：〈沈光文及其文學研究〉（中山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8）；顏伶真：〈沈光文之懷鄉詩研究〉（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論文，2009）；盧志鎮：〈金門先賢盧若騰研究〉（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碩士論文，2010）；蕭鈺婷：〈盧若騰詩作研究〉（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論文，2000）。
- 2、清代重要宦遊文人，如孫元衡、劉家謀、郁永河、楊廷理……等，孫元衡喜用僻字奇句，郁永河的風土詩俚而不俗，劉家謀寫實詩可歌可泣、但多與本

研究主題無關，故存而不論。此方面的學位論文如下：李佳樺：〈楊廷理《知還屋書鈔》研究〉（逢甲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9）；陳虹如：〈郁永河《裨海紀遊》研究〉（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2001）；郭宥欣：〈憂鬱的亞熱帶：郁永河《裨海紀遊》中的臺灣圖像及其衍異〉（靜宜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吳玲瑛：〈孫元衡及其《赤嵌集》研究〉（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2）；張永錦：〈孫元衡詩探析〉（中興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4）；黃淑華：〈劉家謀宦臺詩歌研究〉（東吳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0）；蔡寶琴：〈海音詩俗語典故分析〉（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1）；賴麗娟：〈劉家謀及其寫實詩研究〉（中山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2005）。

- 3、臺灣本土文人：臺灣本土文人日益增多，詩作漸以關懷臺灣視角出發，此時期詩人有章甫、施瓊芳、鄭用錫、林占梅、陳維英、李逢時、施士洁、許南英等等，章甫重聲律美感，陳肇興的本土關懷，鄭用錫、陳維英知性平淡的宋詩風格，林占梅的園林文學等，可謂各具特色與風格。此方面的學位論文如下：張月女：〈章甫生平及其《半崧集》詩歌研究〉（逢甲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7）；林翠鳳：《陳肇興及其《陶村詩稿》之研究》（弘祥出版社，1999）；顧敏耀：〈陳肇興及其《陶村詩稿》研究〉（中央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4）；謝志賜：〈道咸同時期淡水廳文人及詩文研究——以鄭用錫、陳維英、林占梅為對象〉（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1995）；薛建蓉：〈清代臺灣仕紳角色扮演及在地意識研究——以竹塹文人鄭用錫與林占梅為探討對象〉（成功大學臺文所碩士論文，2005）；范文鳳：〈鄭用錫暨其《北郭園全集》研究〉（中央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7）；徐慧鈺：〈林占梅先生年譜〉（政治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1990）；徐慧鈺：〈林占梅園林生活之研究〉（政治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02）；謝碧菁：〈陳維英生平及其詩歌研究〉（東吳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6）；楊添發：〈陳維英及其文學研究〉（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碩士論文，2006）；余育婷：〈施瓊芳詩歌研究〉（東吳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5）；向麗頻：〈施士洁及其文學研究〉（東海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07）；陳淑美：〈施士洁及其《後蘇龕合集》〉（政治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7）；楊明珠：〈許南英及其詩詞研究〉（文化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9）；賴筱萍：〈許南英及其窺園留草研究〉（逢甲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2）。

研究上述詩人的生平，可得知文人社群的交遊網絡，交友狀況、加入詩社，與文人互動，唱和酬贈等情形，流傳許多值得參考研究的詩作。

（二）、區域文學史

第一部臺灣區域文學史為施懿琳與楊翠在1995年合著的《臺中縣文學發展史》，兩年後，兩人又合著《彰化縣文學發展史》，此後區域文學史的研究漸成風氣：有江寶釵《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龔顯宗〈安平文學史〉，陳明臺《臺中市文學史初編》、黃美娥的博士論文〈清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2006年龔顯宗又撰《臺南縣文學史》等等研究論文或專書陸續問世，上述區域文學史的著作，均討論到清代臺灣各地區的古典詩歌發展情形，即使關涉友誼主題的程度並不明顯，但仍可將清代臺灣的古典文學完整勾勒。之後，區域文學的學位論文如雨後春筍般問世，澎湖、鳳山、南投、基隆、苗栗、宜蘭等地均有相關論述可見撰寫區域文學史有其必要性，對整體文學發展基礎有貢獻。此方面的專著或學位論文如下：施懿琳、楊翠：《臺中縣文學發展史》（豐原市：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5）；施懿琳、楊翠：《彰化縣文學發展史》（彰化市：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7）；江寶釵，《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臺北：里仁書局，1998）；〈安平文學史〉收入龔顯宗：《臺灣文學研究》（臺北：五南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8）；陳明臺：《臺中市文學發展史初編》（臺中市：臺中市立文化中心，1999）；黃美娥：〈清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臺北：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9）；龔顯宗：《臺南縣文學史》（臺南縣：臺南縣政府，2006）。葉連鵬：〈澎湖文學發展之研究〉（中壢：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王俊勝：〈清代臺灣鳳山縣詩歌研究〉（文化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2）；張淑玲：〈臺灣南投地區傳統詩研究〉（文化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3）；吳淑娟：〈臺灣基隆地區古典詩歌研究〉（文化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4）；高雪卿：〈臺灣苗栗地區古典詩研究〉（文化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5）；林麗鳳：〈詩說噶瑪蘭，說噶瑪蘭詩——清代宜蘭地區古典詩研究〉（政治大學國教所碩士論文，2006）；陳麗蓮：〈蘭陽地區傳統文學研究（1800-1945）〉（佛光大學文學系博士論文，2008）。

（三）、階段文學史

清領時期，共經歷康、雍、乾、嘉、道、咸、同、光等八個時期，本土文人的崛起皆以「道咸時期」為分界點。道咸以前，臺灣古典詩歌的發展趨勢幾乎由大陸來臺宦遊文人為主；道咸以後，本土文人在科考上漸漸嶄露頭角，在地方上也佔有一席之地。階段文學史的學位論文有兩部，一是吳毓琪〈康熙時期臺灣宦遊詩之研究〉，（成功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06），以康熙時期為研究範疇，著重在康熙年間的宦遊詩歌。二是許惠玟〈道咸同時期（1821-1874）臺灣本土文人詩作研究〉，（中山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07），因「道咸同時期」乃本土文人崛起之重要階段，故文中強調臺灣的「在地性」與「本土性」。

（四）、詩歌主題研究

明鄭和清領時期，臺灣古典詩有幾個特殊的主題，如風土的竹枝詞、八景、自然、民變、宦遊、詠茶……等題材，這些不同主題研究豐富了臺灣古典詩歌的樣貌，但是相對的，在眾多議題中也不曾見到臺灣古典詩作友誼主題的探討。此方面的專著或學位論文如下：翁聖峰：《清代臺灣竹枝詞之研究》（文津出版社，1996）。劉麗卿：《清代臺灣八景與八景詩》（文津出版社，2002）。陳佳妉：〈清代臺灣記遊文學中的海洋〉（政治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1）。許玉青：〈清代臺灣古典詩之地理書寫研究〉（中央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5）。蔡清波：〈臺灣古典詩自然寫作研究——明鄭時期至清朝時期〉（中山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5）。楊淑惠：〈臺灣古典詩中的玉山書寫〉（成功大學臺文學所碩士論文，2008）。黃惠鈴：〈清領時期臺灣古典詩山岳形象研究〉（中興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8）。戴雅芬：〈臺灣天然災害類古典詩歌研究——清代至日據時代〉（政治大學國教班碩士論文，2001）。吳青霞：〈臺灣三大民變書寫研究——以古典詩文為主〉（成功大學臺文學所碩士論文，2006）。蘇奕瑋：〈明鄭時期臺灣遺民詩研究〉（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所碩士論文，2011）。翁宜：〈臺灣茶文化之研究-以《全臺詩》中的詠茶詩為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所碩士論文，2011）。吳姿燕：〈《全臺詩》社會關懷詩作研究——明鄭時期至清領時期〉（南華大學文學所碩士論文，2012）。陳書：〈《全臺詩》中的旅遊文學研究〉（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所碩士論文，2012）。

綜觀以上前輩學者的專著或期刊論文、學位論文，發現針對友誼的研究多著重在「友誼觀」的探討，時間範圍也多以先秦或六朝居多；另在臺灣古典詩作中，雖有不同面向主題的探討，個人詩文集、地方區域文學史、階段文學或單一主題的研究，卻也未見以「友誼詩作」為主題的專篇論文。因此，本文欲搭起臺灣古典詩與友誼的橋樑，以友誼為主題，探討《全臺詩》中歌詠友誼的詩作，為臺灣的詩篇的「友誼詩作」找出歷史定位，評估其成就及影響，進而能使臺灣的古典文學能更深入大家的生活中，進而被大眾所接受喜愛，盼能為臺灣古典文學研究盡一己綿薄之力。

第二章 懸念家國

從《詩經》《楚辭》開始，古代詩歌就形成了一個源遠流長的懷鄉主題。《詩經·邶風·東山》：「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¹、屈原〈離騷〉「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史記·宋微子世家》：「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²、《漢書·高帝紀》：「（高祖）過沛，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沛。』」³及古詩十九首之六：「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盛唐杜甫〈月夜憶舍弟〉「戍鼓斷人行，邊秋一雁聲。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李白〈靜夜思〉「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等纏綿溫馨而又感傷的懷鄉之歌，絲毫未因時間的變遷而消失，反被不同的時代，被不同的階層、不同個性的人不間斷地演唱了幾千年，成為文人謳歌不已的題材。⁴

至於描述亡國之痛的作品，《詩經·王風·黍離》：「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鄭思肖⁵〈德佑二年歲旦〉：「力不勝於膽，逢人空淚垂。一心中國夢，萬古下泉詩。日近望猶見，天高問豈知。朝朝向南拜，願睹漢旌旗。」、陳之藩〈失根的蘭花〉⁶：「古人說，人生如萍，在水上亂流，那是因為古人未出國門，沒有感覺離國之苦，萍總還有水流可藉。以我看，人生如絮，飄零在此萬紫千紅的春天。」、「身可辱，家可破，國不可亡。」，亡國的遺民，心中滿是無處著根的淒楚。

自明朝以來，大陸先民陸續遷臺，離鄉背景的結果，在文壇上開始出現不少以懷鄉為主題的詩作。知識份子對於國事的憂心，更是引為己任。這種「懸念家國」的傷痛，詩人們屢屢藉由朋友的交往過程中表露出來。

¹【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頁295。

²【日】瀧川龜太郎著：《史記會注考證》，頁99。

³【東漢】班固撰：《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6），冊1，頁56。

⁴曾香綾：《余光中詩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頁34。

⁵鄭思肖（1241～1318）宋末詩人、畫家，連江（今屬福建）人。原名不詳，宋亡後改名思肖，因肖是宋朝國姓趙的組成部分。字憶翁，表示不忘故國；為了寄託愛國情懷，鄭思肖坐臥必向南，並自號「所南」。曾以太學上舍生應博學鴻詞試。元軍南侵時，曾向朝廷獻抵禦之策，未被採納。後客居吳下，寄食報國寺。鄭思肖擅長作墨蘭，花葉蕭疏而不畫根土，意寓宋土地已被掠奪。有詩集《心史》、《鄭所南先生文集》、《所南翁一百二十圖詩集》等。

⁶原載於1955年7月1日《自由中國》第13卷第一期，後收入1957年6月臺北明華書局出版的《旅美小簡》一書。

第一節 明鄭時期

葉石濤說：

鄉愁是明末流寓臺灣遺老的主要心情，鄉愁的濃烈，凸顯了不屈不降的高風亮節，同時燃燒著悲憤慷慨的愛國情操。⁷

西元 1661 年 3 月，鄭成功趕走荷蘭人，一舉攻下臺灣，結束了荷蘭在臺灣 38 年的殖民統治。鄭氏收復臺灣，建立政權，積極發展臺灣經濟和文教建設，同時跟隨鄭成功來臺的一批明末文士，在臺灣寫下了第一批文學作品，臺灣文學創作出現了繁榮景況。

明鄭時期是臺灣文學發展的初期，這一時期的文學風貌為遺民文學、鄉愁文學和反殖民文學。

(1)遺民文學：明末清初，清軍揮軍南下，占領福建廣東之後，不少人先後渡海到澎湖和臺灣，成為明代遺民，較著名的文人有朱術桂、沈光文、盧若騰、徐孚遠、王忠孝……等。這些文人所創作的文學作品多懷有黍離之悲、亡國之痛，因此人們稱這些作品為遺民文學。

(2)鄉愁文學：明末清初的遺民們，遠離家鄉，渡海來臺。懸念家園之際，他們滿懷的鄉愁藉著文學作品得以抒發。因此，這些作品中往往也蘊含著濃濃的懷鄉色彩，這與遺民文學是具關聯性的。

(3)反殖民文學：長期以來，臺灣、澎湖一直是受外國侵略蹂躪之地。從明萬曆八年（1580）西班牙傳教士登入臺灣、明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日本幕府豐臣秀吉逼迫臺灣人民向其稱臣納貢、明天啓四年（1624）荷蘭東印度公司大舉入侵臺灣，開始其對臺灣長達三十八年的殖民統治。因此，在這種被殖民奴役的情況下，揭露殖民者的兇殘和暴戾、或記錄臺人的反抗與鬥爭的文學作品也因應而生。

在友誼詩中，透過文人彼此書信往來，抒發己志，寄寓深遠，將遺民之悲、懷鄉之愁、反殖民之志這三種文學現象發揮得淋漓盡致。

一、沈光文

沈光文是最早由大陸渡海來臺定居的文人之一，他開拓臺灣文人創作之先

⁷ 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高雄市：春暉出版社，2003 年），頁 3。

河，被譽為臺灣文學初祖。

沈光文（1612~1688），字文開，號斯庵，浙江鄞縣（今浙江省寧波縣）人。少以明經貢太學。明朝滅亡後，沈光文雖曾跟隨福王、魯王、桂王欲延續南明政權，但最後皆以失敗收場。沈光文於永曆五年（1651）欲搭船到泉州，不料卻在海口圍頭洋遇颶風，船遂漂至臺灣。⁸

到臺灣後，沈光文定居臺南。清順治十八年（1661），鄭成功驅走荷蘭人，收復臺灣，知道沈光文在臺灣，於是「以客禮見，不署其官」。⁹第二年鄭成功去世，其子鄭經繼位，更換許多執政大臣，反對其父優待遺老的政策，廢除不合己意的措施，引起人民不滿，軍力也日益削減。沈光文對其行為十分憤慨，常作詩賦諷刺他。他做賦說：「成功物故，鄭錦僭王，附會者言多諂媚，逢迎者事進更張。」¹⁰賦中對鄭經多所批評與諷刺，與鄭經的關係因而決裂。因批評鄭經用人與政策不當，再加上有人對鄭經進讒言，對沈光文不利，以致光文險遭殺身之禍，遂變服為僧。此後，他便離開臺南，移居目加溜灣¹¹、羅漢門等地¹²，教當地原住民認識漢字、讀書以維持生計，不足則行醫看病，替原住民治病療傷，過著極清苦的生活。在各方人士出面緩頰後，稍減鄭經的憤怒，沈光文的處境才漸趨好轉，後仍在目加溜灣居住。

康熙二十二年（1683），鄭氏政權發生內鬩，施琅率軍攻克澎湖，鄭克塽投降，鄭氏王朝垮臺。時任閩浙總督的姚啓聖，¹³為沈光文舊識，他計畫幫助沈光文，籌措資金助其返回故鄉寧波，沈欣然接受。豈知姚啓聖卻「疽發背死」，歸鄉一事就此耽誤，返鄉之夢終成泡影。

幸虧當時諸羅縣令季麒光非常同情沈光文身世，也非常敬重沈光文的人格才學，不斷接濟他的衣食所需，每十天必親自上門問候，表示他的熱誠，對他晚年生活照顧很多。因此，遠近的名流墨客也逐漸聚集在光文門下。康熙二十四年（1685）四月，他們和當時流寓臺灣的文人等同志成立了「東吟社」，成員包括鄭廷桂、華袞、趙龍旋、林起元、陳鴻猷、翁德昌、何士鳳、陳元圖、屠士彥、陳雄略、韋渡、韓文琦等，彼此吟詩唱和，致力於文運振興，詩作合編為《福臺新詠》，沈光文為之作「序」，此時沈光文年七十四歲。

⁸ 關於沈光文來臺時間有多種說法，大致可以分成五種，包括：永曆三年、永曆五年、永曆六年、永曆十五年、永曆十六年，其中以支持永曆五年的說法最多。後來石萬壽先生在 1993 年 6 月發表的〈沈光文事蹟新探〉一文中，根據《斗南沈氏族譜》中記載沈光文來臺時間為辛卯年（永曆五年），至此可以確定沈光文來臺時間。（參見石萬壽：〈沈光文事蹟新探〉《臺灣風物》第四，十三卷第 2 期，1993 年 6 月，輯入龔顯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頁 198。）

⁹ 見【清】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卷十二（臺北市：成文出版社，1984 年），頁 881。

¹⁰ 語出沈光文〈臺灣賦〉。鄭錦，錦是鄭經的乳名，「僭王」乃僭冒名義，瑜越其分而為王。

¹¹ 目加溜灣位址在今善化鎮文正里靠近善化國小附近，現稱為社內。清康熙時為灣里社，同治時改為灣里街，日據時改為善化庄、善化街，民國 34 年光復後改為善化鎮。

¹² 「羅漢門」即今日之高雄縣內門鄉。

¹³ 姚啓聖（1623~1683），字熙之，晚字憂菴，浙江會稽人。

「東吟社」繼承了明末文社的「言志」傳統，將孤臣孽子的流離心境、憂國傷時的悲憤都寄託於詩歌之中。影響所及，使得臺灣古典文學以詩歌創作為主流，並且接續了中國詩歌中的言志傳統。往後清代，詩社活動更是蓬勃的發展。「東吟社」在整個臺灣文學史的發展上，實具有開創之功。康熙二十七年(1688)，沈光文卒於臺灣，享壽 77 歲，計在臺生活了 36 年，過著窮困漂泊的旅人生活。

沈光文一生經歷南明唐王、魯王、桂王興替，居臺灣三十餘年，歷荷蘭、鄭氏三代、清治。回顧其生平則可為臺灣史之見證，後人推為「海東文獻初祖」¹⁴或「開臺先師」。其著作有《臺灣賦》、《臺灣輿圖考》、《流寓考》、《草木雜誌》等，這些著作非皆為文學作品，且多已散佚，只留下一小部分詩文。詩文散見於方志、臺灣詩文總集和筆記雜纂，如連橫《臺灣詩薈》、陳漢光《臺灣詩錄》等。

沈光文離開浙江輾轉南下後，思念故鄉，懷念親人的心情與日俱增，因此寫了許多詩抒發其鄉愁。黃得時指出這個時期的文學特色：「幾乎所有作者，不欲在新王朝的清國做官。其作品都有哀切剝心的鄉愁情念。否則就是吐露對清朝不平、憤懣的激情。」¹⁵所以沈光文詩作多反映漂泊海外的滄桑、無奈與懷念家園，懷鄉詩也是沈光文詩歌中最值得稱道的。

余昭玟在〈沈光文與臺灣的懷鄉文學〉中說：

沈光文由於遠離故國，終老於臺灣，其詩多作於臺灣，少數作於金門、廈門，詩中多懷鄉的詠嘆，或回憶故鄉情景，或感嘆寄居的懷才不遇，種種無奈都由懷鄉而起，以至「懷鄉」成為其詩作的一大特色。¹⁶

因為懷鄉，沈光文的詩作總離不開思家念國，臺灣的一景一物，所至之處皆能觸景傷情，勾起沈光文滿溢的鄉愁。茲將懷鄉種類分述如下：

(一) 因景懷鄉

陶淵明曾說：「羈鳥念舊林，池魚思故淵。」¹⁷說明戀鄉懷土是人情之常。王粲在建安十年秋天登上城樓眺望景色時有感而作了〈登樓賦〉，賦中說：「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與之嘆音。鍾儀幽而楚奏兮，莊鳥顯而越吟。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¹⁸可見思鄉懷土是人的共同心情，不會因為失意或得志而有所

¹⁴ 全祖望推崇沈光文並美譽為「海東文獻，推為初祖」。

¹⁵ 黃得時著；葉石濤譯：〈臺灣文學史：第一章明鄭時代〉，收入葉石濤編譯：《臺灣文學集 1：日文作品選集》，頁 19。

¹⁶ 余昭玟：〈沈光文與臺灣的懷鄉文學〉《中國文化月刊》第 243 期(2000 年 6 月)，頁 90。

¹⁷ 陶淵明〈歸園田居〉，參見丁仲祐：《陶淵明詩箋注》(臺北市：藝文印書館 1974 年 2 月)，頁 48。

¹⁸ 王粲〈登樓賦〉，參見【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臺北市：華正書局，2000 年 10 月)，頁 162。

不同，在外遊子不論窮達，無不鄉愁滿懷，沈光文的〈至灣匝月矣〉亦是如此，

閉門只是愛深山，夢裡家鄉夜夜還。士學西山羞不死，民非洛邑敢居頑。
羈栖塵市依人老，檢點詩書匝月閒。究竟此身無處著，每因散步到禪關。¹⁹

此詩是贈徐孚遠的，沈光文不滿鄭經背離其父鄭成功的做法，作詩文加以諷諫，因此遭受迫害，移居目加溜灣，不得已變服為僧，沈出家隱居，寄託自然景物吐露懷鄉之意。當時沈光文的處境十分困難，但是他忠誠於教育事業，始終堅持在番社教育，進行漢語教學，教授生徒「檢點詩書」。

（二）因秋懷鄉

鄉思，每每是光文在孤獨心態下的特殊情感體驗。這種孤獨，一方面源自於與故鄉在時空上的隔離；另一方面，孤獨源自於異己的環境。置身異鄉，異己的一切會從反面、側面誘發出有關自己的思考，蕭瑟的秋日山水會更讓人聯想到自己生命的起點，因此置身異鄉越會勾起濃濃的鄉愁。²⁰當這般般期盼回鄉的心情無法實現，光文只好轉而將這股鄉愁注入在與朋友的交酬唱和中：

〈秋日和陳文生韻〉

秋聲方動處，怪是客偏聞。東國書難去，西山餓早分。
知還同倦鳥，不礙等閒雲。慚愧故人意，傳言戰血殷。²¹

秋聲是肅殺之聲，孤客對秋聲特別敏感。唐代劉禹錫〈秋風引〉：「何處秋風至，蕭蕭送雁群。朝來入庭樹，孤客最先聞。」²²沈光文是一個孤客，偏聞秋聲，加深自己久客異鄉的悲慨。但他超然物外，與世無爭，人雖如同倦鳥，但是不礙閒雲，這是這首詩中要告知陳文生的。²³

（三）贈詩、唱酬抒寫家國之情

〈贈友人歸武林〉

卻有機緣在，相逢意氣同。來看雲起處，共話月明中。
去去程何遠，悠悠思不窮。錢塘江上水，直與海潮通。²⁴

¹⁹ 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臺南市：國家臺灣文學館，2008年），頁64。

²⁰ 余秋雨：《山居筆記》（臺北市：爾雅出版社，1995年），頁185。

²¹ 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53。

²² 劉禹錫〈秋風引〉詩，參見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網站，全唐詩檢索系統，<http://cls.hs.yzu.edu.tw/tang/database/index.html>。

²³ 劉昭仁：《海東文獻初祖沈光文》（臺北市：秀威資訊，2006年），頁120。

²⁴ 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臺北市：遠流，2004年），頁49。

此「友人」為張煌言。張煌言（1620—1664）²⁵字元著，號蒼水，浙江鄞縣人，和沈光文同鄉。弘光元年（1645），南京戰敗後與沈宸荃、錢肅樂等人起兵抗清，奉魯王朱以海監國於紹興。後清兵攻破錢塘，隨魯王逃至浙閩沿海，入據舟山。之後，鄭彩奉王到長垣，光文隨之，張煌言回浙江，立浙東山寨，光文作詩送他。

他們共同面對失去家國的愴痛，承受著異族侵略的創傷，使得此詩充滿民族意識與家國之思。詩題只說「贈友人」，未點名特定對象，是因為時局緊張而不能明說，內心欲傳達的情感是在「亡國」之際，失去家園的椎心刺痛與保家衛國的民族意識。沈光文和張煌言同是反清復明的志士，意志相同，因此懷著共勉抗敵的勇氣和決心。雖然張煌言回去浙江，光文仍在金廈，然而故鄉錢塘江的江水，和海潮仍然是相通的，表示兩人反清的目標依然不變。盛成〈沈光文自著詩文中之自述〉云：「此詩乃光文流離初期之作，極其平淡，而希望無窮，根機與因緣仍在。」²⁶。

〈謝王愧兩司馬見贈〉

廿載仰鴻名，南來幸識荆。忘機同海客，尊義締寒盟。
霖雨時需切，東山望不輕。流離誰似我，周急藉先生。²⁷

王愧兩司馬就是王忠孝（1593—1666），字長孺，號愧兩。沈光文扈從魯王，留金門，往來金門廈門時，和王忠孝相識而義結金蘭。在明末遺老中，王忠孝以「孤

²⁵ 永曆五年（1651），清軍攻破舟山，張煌言、張名振等人退避海上，為了保護魯王安全，最後只得前往閩南鄭成功。鄭成功軍隊尊唐王朱聿鍵為正朔，一向與魯王不合，但為了顧全抗清大局，於是仍將魯王安置於金門。之後，張煌言回到浙東組織抗清力量，與鄭成功、張名振等勢力多次北伐南京。永曆八年（1654），張煌言會同張名振北伐，入長江，師抵南京燕子磯。隔年，張煌言、張名振再次攻至燕子磯但仍因兵力薄弱以失敗告終。張名振於兵敗不久後病逝（一說遭到鄭成功毒害），由鄭成功部將陳六御接收其軍隊。永曆十二年（1658），張煌言與鄭成功自廈門出兵北伐，克復樂清、寧海等地，後卻於羊山海面遭遇颶風襲擊，兩軍損失船艦百餘，士卒傷亡以千計，不得已撤軍回到廈門。永曆十三年（1659），張煌言奉南明永曆帝朱由榔（桂王）命，以兵部尚書職，與鄭成功會師北伐，張煌言部收復太平、寧國、池州、徽州等四府、三州、二十四縣。另一方面，鄭成功軍隊沿長江西上，克鎮江、圍南京，反清復明大業一時大好。後因鄭成功中清軍緩兵之計，兵敗南京城，鄭軍乃退離長江出海南下。張煌言軍隊孤立無援，復遭清廷援軍攻擊，一路敗退、突圍，撤回浙東。隔年清廷實施遷界令，斷絕抗清各勢力的聯繫與生計。鄭成功於中國東南沿海多年征戰也始終未有進一步發展，乃決定東進臺灣，以為據點。對此張煌言曾修書勸阻鄭成功，他認為如果鄭軍進入臺灣，則金、廈將不保，而復興大業與人心亦將斷絕。但最後鄭成功仍一意孤行，將目標轉為臺灣。後永曆朝覆亡，鄭成功入臺後亦無力回師閩南，張煌言只得糾集民間各反對力量，繼續於浙東沿海一帶進行抗清行動。及至永曆十七年，魯王朱以海病死於金門，張煌言終於認為復興無望，將軍隊解散，躲避至浙江象山附近的小島隱居，不料後來仍被清軍所俘。張煌言被俘後，斷然拒絕清廷的籠絡，最後在杭州遭到處決，其妻與長子則同樣在鎮江被處死。現在杭州西湖南屏山荔枝峰下建有張蒼水祠，與章太炎紀念館為鄰。與岳飛、于謙一同成為埋葬在杭州的三位民族英雄，被稱為「西湖三傑」。

²⁶ 盛成：〈沈光文自著詩文中之自述〉，輯入龔顯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頁432。

²⁷ 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51。

高亮節」著稱，隱然為諸賢之首。從「東山望不輕」可知王忠孝來臺後，受眾人擁戴，所以沈光文對其「廿載仰鴻名」。前兩聯寫與王忠孝的相識與義結金蘭的經過。後二聯則寫對其雨中送炭的感激，用「霖雨時需切」把獲得友人支援的心情比喻得十分貼切。最後一聯則寫出自己的困境，「流離誰似我」一句寫得極為沈痛，國家遭此大難，時局的動盪使得自己生活貧困，那種無奈之苦表露無遺。最後再度把王忠孝的餽贈，當成「及時雨」般的感謝。沈光文面對故國遇難，他的情感應該是很激動憤怒的，如果在詩歌中出現不平之氣及憤慨的語言是可以理解的，但這首詩卻沒有慷慨激昂的悲傷陳述，而是藉由自己的流離來表達自己的鄉國之情，含蓄而深切地表明自己對於故國的依戀。

〈感懷〉之五

朋來閒話舊，感歎到斜曛。聯袂招新月，分途送暮雲。
梅寒搖夢影，筆凍冷花紋。興倦登樓矣，依劉今未聞。²⁸

通過與好友話舊來抒發身世之感和眷念故國之思。光文將有家不能歸的憂愁，國破家亡的哀傷巧妙地溶在日暮時分之中，景是淡的，情則十分濃厚。中間兩聯善用曲折委婉的景物描寫來表達漂泊流浪生活的感受，體現自己飄零的身世。

〈寄懷莊禮庵〉

別島山川異，傷懷是故臣。同心為千載，分手記初春。
志士尊聲氣，東都重縉紳。寒梅將欲放，折寄不嫌頻。²⁹

盛成云：「此詩作於魯王故臣楊朝東、祝敬被殺之後。」《海上見聞錄》云：「於是人心惶惶，諸將解體。」光文於是在元宵後離城入山，惟恐好友莊禮庵發生意外，故以此詩寄懷。³⁰詩中首言「別島」即說明沈光文將臺灣視為暫時寄居之所，而此處景物迥異於故土，真正美好的仍是故鄉山川，所以觸目盡是傷心事。頷聯則寫與莊禮庵的情誼，卻不禁回想當初分手之時，如今卻已近寒冬，天寒心更痛。頸聯寫鄭氏對明朝遺老之禮遇，自己在此備受尊崇，末則是以寒梅自喻，且欲寄送相思，表示自己對動盪不安局勢的關心，與對社稷生死存亡的憂心。光文透過贈詩言說山河變色，己身飄零的遭遇。³¹

（四）託古言志保赤心

²⁸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47。

²⁹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53。

³⁰盛成：〈沈光文自著詩文中之自述〉，輯入龔顯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頁 429。

³¹張鈺翎：《清代臺灣方志中藝文志之研究》，頁 62。

明末李自成攻陷北京，明朝滅亡，滿清入主中原，又渡水向南，擒殺南明福王。「別島山川異，傷懷是故臣」³²在這民族存亡續絕的重要關頭，光文毅然投筆從戎，跟隨魯王於戎馬倥傯、狂濤落日之間，轉戰各地。後來間關阻隔，為聯絡團結魯王、鄭成功和桂王抗清的力量而奔走，出生入死，前後有七年之久，可謂鞠躬盡瘁。當他由潮陽航海入金門的時候，閩督李率泰以書幣向他招降，他憤而焚書退幣不就，充分表現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³³的大丈夫氣節。

他抱璞守貞，心懷家國的雄心壯志，甘心窮餓，百折不回。沈光文不負明室，不仕二姓，在明朝覆亡後，雖然身處於窮困之中，「驅羊勞叱石，返舍擬揮戈」³⁴仍想興復故國，「謀身尚不足，王業幾時興」³⁵故在詩中詠嘆再三。這類詩與鄉愁主題的詩並看，可發現他懷鄉的對象是往昔的明朝舊山河，並不認同清代政權，仍極欲有所作為。³⁶且看〈與友奕〉一詩：

吟罷客方至，疏枰手自開。不堪觀敗局，聊欲試燃灰。
野竹聲初靜，遙風翠亦來。誰興淝水業，且復共啣杯。³⁷

沈光文在和徐孚遠³⁸下棋之時，仍不忘復興大業。明朝已亡，仍寄望它死灰復燃，用東晉「淝水之戰」來比擬反清復明的勝利。毛一波謂：「不堪敗局，欲試燃灰，光文真有心人哉！」³⁹盛成亦云：「光文與徐孚遠同病相憐，共有『不堪觀敗局』之感，但光文比孚遠樂觀，即在『聊欲試燃灰』即死灰姑且使之復燃。」⁴⁰沈徐二人同病相憐，共有「不堪觀敗局」之感，但是沈光文比起徐孚遠的「我欲往從乏駢駢」⁴¹樂觀，欲圖死灰復燃，以謝安「興淝水業」來安慰老友。⁴²

（五）表露孤高志節

全祖望說沈光文來臺後「受一廬以居，極旅人之困」⁴³。光文從小受其家學教誨，是一位有深厚道德修養的儒士，他處於明末時代中，身為明朝遺臣，一生致力於南明政權的維護，念念不忘的是如何扶助南明君主、如何反清復明，但因時不我與，滿腔報國之志無法實現，在極度懷戀故國的同時，只好藉由肯定自己

³²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53。

³³【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頁 108。

³⁴〈寄跡效人吟〉之三，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52。

³⁵〈寄跡效人吟〉之五，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52。

³⁶余昭玟：〈沈光文與臺灣的懷鄉文學〉，頁 95。

³⁷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54。

³⁸徐孚遠，字闇公，號復齋，江蘇華亭人。崇禎十五年（1642）中舉人。從魯王至舟山、廈門，遷左副督御史；桂王時，晉光祿大夫柱國少師都御史，監鄭延平軍，鄭成功以師禮待之。

³⁹毛一波：〈試論沈光文之詩〉，輯入龔顯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頁 187。

⁴⁰盛成：〈沈光文自著詩文中之自述〉，輯入龔顯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頁 436。

⁴¹徐孚遠：《鋤菜》，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52。

⁴²劉昭仁：《海東文獻初祖沈光文》，頁 122。

⁴³【清】全祖望撰；朱鑄禹彙校集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之《鮚埼亭集內編》，頁 499。

的孤高志節將這份心跡表達出來。歷經各種困境「流離誰似我」、⁴⁴「年年送窮窮愈留，今年不送窮且羞」、⁴⁵「餓已千秋久」⁴⁶，生活窘困的狀況在他詩中時有所見，但「也憐窶空嗟無告，猶欲堅持冰雪操」，⁴⁷寫明他的遠大志氣，即便是生活困苦也要志節堅似冰雪。他經常運用荆軻、張良的典故表示對節操的重視：

〈寄跡效人吟之二〉

分得青天在，盤桓且振裾。行春依雨歇，問月借春舒。
草谷張椎誤，兼之荊劍疏。將傳島上史，末路漫躊躇。⁴⁸

他對張良椎擊秦始皇於博浪沙及荆軻刺秦王的事蹟寄予仰慕之情，他心懷反清復明的壯志卻難伸，空有鴻鵠之志，卻無用武之地，自然相當扼腕。

〈寄跡效人吟之六〉

煙霞島上滿，落日鬼豪侵。支命全虧骨，包愁總在心。
徑荒陶興淺，袍吝范寒深。起舞徒虛事，頻年聽翰音。⁴⁹

光文引用「范叔袍」的典故：「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他送行，因此敝衣訪須賈（以表坦誠相見），須賈見之，為范雎披袍。」⁵⁰蘇軾〈崔文學甲攜文見過〉：「敝衣破冠履，可憐范叔貧」、趙蕃〈大雪詩〉：「鶉衣百結不蔽勝，戀戀誰憐范叔貧？」都是以范叔自況生活的艱困。陶淵明曾得意地說：「三徑就荒，松菊猶存。」然而光文的處境既如此貧困，無怪乎他會說：「徑荒陶興淺」，一點退隱的雅興和快樂都沒有。光文希望效法晉代祖逖，半夜聞雞啼便起來舞劍，勉勵自己及時奮發努力。這種意志跟「返舍擬揮戈」⁵¹相似，戰國時楚國魯陽公會與韓激戰，時值黃昏，魯陽公為挽頹勢，舞戈令太陽逆升的傳說。斯庵也期望自己跟魯陽公一樣能挽回頹勢。

〈大醉示洪七峰⁵²〉

⁴⁴ 〈謝王愧兩司馬見贈〉，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51。

⁴⁵ 〈己亥除夕〉，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38。

⁴⁶ 〈山間〉之七，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48。

⁴⁷ 〈己亥除夕〉，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38。

⁴⁸ 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52。

⁴⁹ 同上註，頁 52。

⁵⁰ 參見【日】瀧川龜太郎著：《史記會注考證》卷七十九〈范雎蔡澤列傳〉（臺北：大安出版社，1998 年 9 月），頁 952。

⁵¹ 〈寄跡效人吟〉之三，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52。

⁵² 《臺南縣志稿》文化志學藝篇沈光文傳：「臺灣大學教授盛成荷蘭據臺時代之沈光文云：七峰即洪升之字。詩小雅天保：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因其行七，故字七峰，為芝龍舊部留臺者。」

今日蠹休文，大不合時宜。只知作桀犬，降表竟莫為。
蹈海苦不死，患難徒相隨。信友本事親，絕裾悔難追。
家亦有薄田，棄之來受饑。何敢與人爭，志氣似難隳。
天水有名臣，北海使節持。厥孫居此地，堅操更標奇。
我欣與之交，廿六載于茲。兔園誰賦雪，平原會可期。
欲學樊將軍，卮酒安足辭。浮白笑難老，醉言自覺痴。
問途已若此，且讀谷風詩。⁵³

首數句便佯責自己愚蠢，願作吠堯之犬，而今離開親人，放棄田產，來到此地忍受著飢餓，仍志氣不減。後又盛讚其友之操守。光文寫此詩時，年事已高，一生懷抱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使命感。「天水有名臣，北海使節持。」他感佩甘肅一帶漢代有飛將軍李廣奮勇擊殺匈奴的事蹟，也有守節不屈，在北海牧羊的蘇武，但又無奈地說：「何敢與人爭，志氣似難隳」，徒有復國之心，心知復國無望，只好將對故國的牽掛、思念與自己的不仕新朝的心志緊緊交匯在一起。毛一波認為「此一五古，最見光文素志」⁵⁴洪調水（冰如）也說：「此詩西曆一六八八年（康熙二十七），沈公在臺南之作。同年逝世，享年七十七。余謂沈公晚年心情，由此詩，可以燭見其肺腑。」⁵⁵

二、徐孚遠

徐孚遠（1599~1665），字闇公，晚號復齋，江蘇華亭人。崇禎十五年（1642）中舉人。明朝亡後，在松江舉兵抗清，兵敗後，從魯王至舟山、廈門，遷左副督御史；桂王時，晉光祿大夫柱國少師都御史，監鄭延平軍，鄭成功以師禮待之。與夏彝仲（允彝）、杜仁趾（麟徵）、周勒卣（立勳）、彭燕又（賓）、陳臥子（子龍）在浙江結為「幾社」，幾社成立的宗旨為「絕學有再興之幾，而得知幾其神之義」。來臺之前，連橫《臺灣詩乘》云：「闇公寓居海上，曾與張尚書煌言、盧尚書若騰、沈都御史佺期、曹都御史從龍、陳光祿士京為詩社，互為唱和時稱海外幾社六子。」海外幾社六子與幾社一脈相承，六子的詩和社員以道義文章以及忠貞愛國為主，具再興詩學的抱負。西元1661年隨鄭成功渡臺；次年鄭成功、魯王相繼去世，徐孚遠便攜眷墾於新港，過著燒薪煨芋的困頓生活。著作有《釣璜堂詩集》二十卷，收古今體詩二千七百多首，多為眷懷君國，悲歌當哭的作品。後連橫選編《徐闇公詩抄》一卷，收入《東寧三子詩錄》中，《臺灣詩抄》錄有他寫於臺灣的詩作。

徐孚遠以明末遺老之身從事反清運動，屢仆屢起，流離多年後來到臺灣，

⁵³同註50，頁37。

⁵⁴毛一波：〈試論沈光文之詩〉，輯入龔顯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頁186。

⁵⁵洪調水（冰如）〈沈斯庵詩之研究〉《南瀛文獻》第八卷（1962年）；輯入龔顯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頁234。

過著「荷鋤戴笠安愚分」⁵⁶安貧樂道的生活，但難免興「南雲杳杳天路遠，我欲往從乏駒駟」⁵⁷之愁，志在匡復明室卻苦無機會。徐交遊廣闊，又為海外幾社六子之首，其對時局之感懷多寄託於詩中。〈將耕東方感念，維斗、臥子，愴然有作〉

荷鋤東海復何言，回首親交總淚痕。曩歲英華聯研席，兩君名姓各飛翻。
何人為乞王琳首，自古難招屈子魂。獨立蒼茫無限恨，岫雲歸盡掩柴門。⁵⁸

「東方」代指臺灣，臥子即陳子龍，含著眼淚訴說自己在東海荷鋤耕種，表現出了一個依附於明王朝的知識份子，迫於無奈需改變生活方式的難堪處境。所以他在〈陪寧靖⁵⁹集王愧兩⁶⁰齋中〉「飲罷不須愁倒極，還期珍重在中原」⁶¹與〈釣魚歌，壽王先生〉⁶²「功成他日來相迎，指點三山千萬里」，徐仍抱著恢復明室，回到中原的夢想。為了實現此願望，徐對鄭經手下的輔臣，特別寄予厚望，尤其是任東寧總制的陳永華。

〈壽陳復甫參軍【重九壽陳復甫參軍】〉

世事方屯艱，經營賴上材。小心參帷幄，大力運昭回。
入座香風滿，懷人梁月催。笑言通夢寐，杯斝屢追陪。
徐孺沈憂久，元龍爽氣開。旅途雖偃蹇，高義感風雷。
頻有西園賞，無虞江夏災。欣逢瑤海使，新自日邊來。
正值龍山會，兼陳戲馬臺。可令南極老，黃髮倚鄒枚。⁶³

陳復甫名永華，同安人，少負才略，延平授為參軍，官至東寧總制，深得鄭成功的賞識，並譽「永華乃今之臥龍也」，卒葬臺灣，諡文正；治臺功績，推為第一。徐在詩中稱陳永華為長才、上才希望他能「重鼓伯牙琴」，振夷洲於日陞。「徐孺沈憂久」一句，指的是東漢名士徐孺（97—169），也稱徐孺子，他滿腹經綸而淡泊名利，時稱「南州高士」，是當時頗有名望的學者之一，曾受到地方官員多次舉薦，但他都謝絕了。後來，陳蕃到豫章做太守（147），立志做一番大事，一到當地就急著找名流徐孺子請教天下大事，當時徐孺已年過50歲，當陳蕃派人將他從櫛山請來時，專門為他準備了一張可活動的床，徐孺來時放下，走後掛起。因此唐朝王勃在〈滕王閣序〉中說「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因此，「徐孺沈憂久」的句意，是比喻滿腹經綸而淡泊名利的陳永華受到鄭氏的

⁵⁶《東寧詠》，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25。

⁵⁷《鋤菜》，同上註，頁24。

⁵⁸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23。

⁵⁹寧靜王即朱述桂（1617年~1683年），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五皇子遼王朱植的後代，受封寧靖王，為太祖九世孫。鄭成功來臺，朱術桂亦隨之，鄭禮遇朱。

⁶⁰王愧兩就是王忠孝。

⁶¹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24。

⁶²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24。

⁶³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26。

禮遇，勢必有一番偉大的作為。「元龍爽氣開」一句，東漢陳登，字元龍，徐州人。機敏高爽，博覽載籍，雅有文藝。少有扶世濟民之志，年二十五，舉孝廉，除東陽長，養耆育孤，視民如傷，遷典農校尉。興修農業，廣積稻穀。劉備入主徐州，招陳登為幕官，劉備伐袁術，陳登協同張飛治守徐州。呂布襲取徐州，陳等轉投在呂布門下。曹操兵討呂布，陳登在城內配合曹操剿滅呂布，官封廣陵太守，拜伏波將軍。登在廣陵，廣施仁德，明審賞罰，民畏愛之。孫策遣軍攻登于匡琦城。登鮮克周章眾，斬虜萬數。敵舉興眾返向。登以兵不敵，又劃某謀克敵，斬首萬級。遷東城太守。可見他將陳水華比擬成有才華又能幹的陳登。

海德格爾說：「無家可歸是安居真正的困境。」⁶⁴鄭成功將南明遺老帶進臺灣，這些人在臺灣的生活相當艱苦，可說是貧病交加，他們懷抱著有一天重回故國的節操，所以能寒辛茹苦，忍受飢寒。在南明政權覆亡之前，他們所以甘於貧苦「寓」於臺灣，主要是心裡對明朝復興、返回中原、重回原鄉，重返祖國和原鄉的夢想是重疊的。鄭克塽投降滿清後，滿人入臺，他們的希望已經完全徹底破滅，明朝復興無望、返回中原無望，對他們而言，支持著他們生存下去的力量無疑地同時徹底的被摧毀。⁶⁵

第二節 清領時期

乾嘉以前，臺灣地理尚未開發，仕臺並非官員所願，加上思念親眷，使來臺仕宦在心情上總是左遷，對他們而言相當陌生的臺灣不但地處偏遠，與中國內陸重洋遠隔，必須乘風過水才能抵達，且過水有性命之虞，仕宦憚忌，來到自己不願意出仕的地方，對宦遊文人而言同樣是異域神遊，仕宦一方面要離鄉背井，來到新關疆地，一方面又要忍受政治上不遇謫遷臺灣的心理煎熬，是真實與虛幻的雙重遠遊。

一、張湄

張湄，生卒年不詳，字鷺洲，號柳漁，浙江錢塘人。乾隆六年（1741年）任巡臺御史，兼理提督學政。在臺任職期間，設海東書院，親自講課，極為注重文化建設。其《瀛壖百詠》乃在臺期間吟詠風物之作，每首皆為絕句。劉登翰認為其詩最有價值的是吟詠花草果木之作⁶⁶。劉家謀在《海音詩》中的一首詩提到

⁶⁴ 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 (〔德〕海德格爾)著、郜元寶譯、張汝倫校：《人，詩意地安居》（山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3月），頁69。

⁶⁵ 許玉青：《清代臺灣古典詩之地理書寫研究》，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頁44。

⁶⁶ 參見劉登翰《臺灣文學史》（福建，海峽文藝出版社，1991年），頁157。

「鷺洲草罷瀛需詠，已恨無人繼福臺。」，認為繼沈光文「東吟社」後最值得推崇的人即張湄《瀛壖百詠》。

張湄的〈二十一夜何尙敏總戎劉省齋觀察暨文武諸君同集使署四疊前韻〉詩云：

宦轍休誇涉歷多，一經觀海藐江河。茫茫大地東南滿，落落同人旦晚過。
花趁暖風春有信，酒盈衰面老迴波。漏遲燭跋他鄉夜，怕聽艱難行路歌。⁶⁷

詩中詩人與同袍共酌，直至深夜。詩人感嘆置身茫茫大洋上的孤島，似乎蒼老得特別快，「花趁暖風春有信，酒盈衰面老迴波」為「老酒迴波盈衰面，春花有信趁暖風」的倒裝，以春花和衰面作對比，深刻的描繪出滄桑之感，因此在他鄉（臺灣）的夜裡，愁苦滿懷，害怕聽到艱難行路歌，說是怕聽其實是不敢聽，怕聽了會勾起客居他鄉的孤獨落寞。

另於〈荅書楸村病懷六疊前韻〉詩云：

疊浪層巖相間多，夢歸不獨阻關河。思家念慮勞安頓，習靜工夫易錯過。
蕙葉生煙籠藥鼎，梅花和月落簾波。老來陶寫惟絲竹，莫負靈瓏子夜歌。⁶⁸

由「思家念慮勞安頓」詩句可知詩人對家鄉的思念殷切，希望在睡夢中就能夠歸故里，但是「疊浪層巖相間多，夢歸不獨阻關河」，有許多阻礙使得詩人不能成行。在現實中不僅無法實現回家的願望，連夢中也不得返家，對想念家鄉的詩人而言，只能說是鄉愁焦迫。

在〈楸邨惠鴿卵戲賦短句為謝〉詩云：

日日開籠放雪衣，海天難得寄書歸。
祇教早脫將雛苦，化作詩腸白鳳飛。⁶⁹

本首詩為戲答、聊以排遣煩悶之作。友人贈送鴿卵，欲待其孵化，盼鴿長大可當信差，就可一解鄉愁，但是難道海天相隔遙遠，縱使日日放鴿也難通音訊。不如現在索性就將鴿卵吃下肚，化作詩心文采，更高蹈飛揚呢！「白鳳」引用了晉·葛洪《西京雜記》卷二所載「揚雄著《太玄經》，夢吐鳳凰，集《玄》之上，頃而滅」之典故。此詩雖是遊戲筆墨，但也是反筆襯托心境：一方面表現了詩人對家鄉的思念，另一方面「祇教早脫將雛苦，化作詩腸白鳳飛」則是通過雛鳥和鳳凰的對比隱喻其志，「雛苦」也說明了仕臺之路倍嘗艱辛。

⁶⁷施懿琳：《全臺詩》第二冊，頁 162。

⁶⁸施懿琳：《全臺詩》第二冊，頁 163。

⁶⁹施懿琳：《全臺詩》第二冊，頁 159。

二、朱景英

朱景英，生卒年不詳，字幼芝，又字梅治，號研北，湖南武陵人。乾隆三十四年被拔擢擔任臺灣海防同知，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調任北路理番。著有《海東札記》，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在擔任臺灣海防同知任內所作，主要內容，在記述當時臺灣的氣候、物產與山川、海洋等地理形勝等。在〈秋晝苦熱，與李槎寄、施袞堂坐澹懷軒，即事有作〉寫到：

兼旬金序木延涼，苦盼西風阻瘴鄉。歲閱四時皆夏令，候當七月劇秋陽。
雁鴻音斷書千里，蘆荻花稀水一方。底不遙天動愁思，楚人生性愛沅湘。⁷⁰

臺灣屬海島型氣候，所以即便是俗稱「秋高氣爽」的秋日，也容易在太陽及水氣的蒸潤下，讓人有悶熱黏膩不舒服感受。就像南方的瘴癘，如影隨形，讓人覺得恐怖。在這裡的「苦盼西風阻瘴鄉」，卻帶著雙關意涵。一方面，朱景英期盼風急天高的西風可以吹散這裡的悶熱，另一方面，從西方吹來的風，是來自於他朝思暮想的中國，是他最熟悉安心的故里，他的「苦盼」讓人看見了他望眼欲穿的期待，那種不得不的痛苦，只能透過對西風的殷殷企盼，微微的展露。當詩人面向西方，內心的呼喚，是那近在眼前，卻又千里迢迢無法回去的家。他想說的、想吶喊的，只有單純的一個「愁」字罷了。在這樣的企盼裡，西風代表的是中原的氣息，是那個熟悉且文明的感知啊！

三、楊廷理

楊廷理（1747~1816），字清和，一字半緣，號雙梧，又號甦齋。他是乾隆嘉慶時期，廣西柳州府人。乾隆四十二年（1777）拔貢生，四十三年（1778）朝考一等一名。他分別於乾隆五十一年（1786）九月初奉旨實授臺同知，十二月十一日赴臺就任知府、嘉慶十一年（1806）、嘉慶十四年（1809）八月，奉命赴臺。前後將近十六年，其間遇上林爽文、莊大田事件、淡水械鬪事件、擊潰海盜朱瀆。楊廷理浮沉於宦海幾十年，嫻熟臺灣事務，可以說他的一生與臺灣的政治有極緊密的關係。清文學家孫衣言說他「仕閩三十年，始終不離臺灣。臺灣有事，大吏即依君以辦」⁷¹。乾隆六十年（1795）夏因案將大辟⁷²。嘉慶元年（1796）八月，改戍伊犁。嘉慶八年（1803），戍滿釋放回籍。嘉慶十一年（1806）九月因「捐

⁷⁰施懿琳：《全臺詩》第三冊，頁44。

⁷¹楊廷理《知還書屋詩鈔》，頁7，（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年6月），劉漢忠〈前言〉。

⁷²清廷清查福建庫款虧空案。因福州府府知鄧廷輯以楊廷理原在侯官知縣任內「交代未清」之款，捏開首先虧空之名，院司上奏，奏旨革職拿問。其間，又因「敘刊年譜」，語侵鄧廷輯，後被劾參問，擬大辟。

資」再宦，重仕臺灣知府。搜集此事之後的作品，是他捐資降官後的心情寫照，名之為《再來草》，詩作中的最前面有二首詩是楊廷理自己解釋為何詩名取為《再來草》的原因。

剩有餘生說再來，軟紅塵上幾徘徊，浮雲富貴誰遺此，遲暮心情尚懋哉。
屈指七千鄉路遠，籌貲二萬禮錢該。因人事業誠非偶，風使帆輕又起桅。
十一年中三詣京，吉凶福禍與誰評？兩朝雨露施恩溥，萬里風霜歷却輕。
老馬敢言能識路，罷官重喜得專城。休明幸際真何補，擊筑吹竽負壯情。⁷³

此詩很明顯的敘述楊廷理想利用他剩餘的人生，為報兩朝皇帝的隆恩，再次為皇帝效命的心願，雖然已是遲暮之年，但心情尚好，願能幸運地不辜負豪情壯志。

楊廷理被流放到新疆，於嘉慶八年（1803）戍滿回籍。此時楊廷理已是垂垂老矣，經濟相當拮据。而清朝官吏本就薪水微薄，一旦無官可做，幾不能糊口。而楊廷理加上有「官逋」之累，其窮困潦倒更甚。當楊廷理從伊犁回來，欲至臺灣守臺時遇到來自官吏的阻力，他在失望之中，卻能夠時時自我惕勵、策勉，自稱：「更生臣」，號「甦齋」。在〈生日道中〉詩中道：

堂開來復再來人，檢點光陰六一辰。老卻鬚眉驚歲月，剩將皮骨走風塵。
心懷坦蕩思閒壽，境遇炎涼感舊新。末路豈能當重任，差堪自信是精神。

以詩抒發感慨。道盡自己已六一高齡，要來維持臺灣的社會，自己感受到年歲已老去，只剩下老皮瘦骨到處奔波，還受到阻力，讓他感受到世態的炎涼，新舊境遇的不同，詩最後勉勵只要自己心懷坦蕩，以閒為自在，有自信，年老不一定體衰。

嘉慶甲子年（1804）冬，楊廷理得到臺灣仕紳寫給他的慰問之信，臺灣仕紳希望楊廷理能復任臺灣，於是楊廷理決定「捐資」再宦。但因要捐資降官之錢沒有著落，希望仕紳朋友幫忙。因此臺灣仕紳集資捐助，幫他渡過生活窮困的難關。所以楊廷理寫詩〈十月十九日得臺灣公助信至感〉⁷⁴表達對仕紳的捐助紓困銘記內心不敢忘記，盼能重新再來為百姓服務，詩中表達了他當官的態度和理念，絕不是為了貧窮才想要再求仕宦。

楊廷理一生宦途坎坷、升沉無定，曾三至臺灣，從協助平定林爽文事件、追捕海盜朱瀆，到促成噶瑪蘭設官，清代乾嘉期間在臺的重要大事其都親自參與，可謂功在臺灣。

臺南在地文人章甫亦與楊廷理交好。章甫，字申友，號半崧，曾作多首詩恭賀楊廷理復任臺灣知府，林爽文事件發生期間，章甫曾協助募兵並參與防禦工

⁷³ 楊廷裡（《知還書屋詩鈔》，頁 315）

⁷⁴ 《知還書屋詩鈔》卷 1，頁 248，（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 年 6 月）

事，深知楊廷理於整起事件的貢獻。詩人與詩人之間會有酬唱應答之作品，你吟我和，彼此以詩相贈，章甫也喜歡這樣。而和詩的方式是採取「步韻」的方式，也就是與原詩所用韻之字和位置均相同，這種情形在章甫和楊廷理之《再來草》詩時，特別明顯。楊廷理為「降捐」之事而做了四十一首名為《再來草》的詩集，述說他的心聲。章甫對這位 老朋友的詩集內容有所感悟，寫了十六首和《再來草》詩，不論形式、韻腳，都脫離不了《再來草》的形式；更有甚者，連詩歌內容也以回應《再來草》為主。

楊廷理之詩以及章甫和楊廷理之詩歸納為二類：一為其進京路線（為要北上捐資降官求職），二為歲時感懷。詩人間作詩往來唱酬是極為平常之事，然而從目前所見到的楊廷理詩集中，所提及往來對象、友人，卻沒有與章甫彼此唱和的詩作，因此將《全臺詩》所提及章甫的〈次韻甦齋再來草〉⁷⁵三首和〈次甦齋再來草元韻〉⁷⁶十三首詩置於此節討論，我們或可從章甫詩所吐露之言，剖析章甫之絃外之音。

楊廷理於嘉慶八年（1803）從伊犁回到京城後，就放舟南下，但經濟相當拮据，得到 了臺灣仕紳集資捐助。之後楊廷 理想要捐資再宦，所以在嘉慶十年（1805）楊廷理已五十九歲時，決計北上，希望捐資得到知府一職。於是他從廣州出發，經過福建、廈門抵達福州，楊廷 理離開福州有一段很長的時間，福州也改變不少：如人口增加、開了不少茶肆，這些他都寫在詩中。

表一：楊廷理《再來草》與章甫和《再來草》對應表⁷⁷

楊廷理《再來草》		章甫〈次甦齋再來草〉	
詩名	內容	詩名	內容
進京路線類			
過江山縣	濯濯烏柏樹，青青松嶺松。 感時驚歲晚，憶舊覺情濃。 煙鎖石三片，雲封路萬重。 江山饒暖意，渾忘際窮冬。	過江山縣（頁323）	晨裝過異縣，策馬歷虯松。 酒力霜威減，詩情雪意濃。 石頭排鼎峙，柳眼睡煙重。 記取江山勝，行行度晚冬。
入閩省城口占（其一）	竊喜人猶識故侯，却離宦海十經秋。 江山如舊吾將老，城市依然民更稠。 解渴茶香薰客坐，相生花發動釵頭。 征衣窄袖肩輿穩，莫訝天涯獨遠投。	入閩省口占（頁338）	三山父老半閩侯，記得絃歌幾度秋。 八面金湯終古在，萬家煙火較前稠。 縱無舊宦留青眼，尚有故交共白頭。 榕樹環陰都是蔭，休嫌鴻指再來投。

⁷⁵施懿琳：《全臺詩》第三冊，頁 323。

⁷⁶施懿琳：《全臺詩》第三冊，頁 337~340。

⁷⁷參閱張月女：《章甫生平及其《半崧集》詩歌研究》，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7 年，頁 53~55。

出仙霞嶺	輕裝此日出仙霞，宦轍重尋兩鬢華。 事到飢驅難自主，身經憂患易爲家。 停車靜對干霄竹，落驛閒看耐雪花。 堪恨老來無腳力，苔深石滑畏傾斜。	出仙霞嶺（頁338）	登峰造極踏仙霞，帝座天中爛日華。 雲路鶴盤誰作主，雪痕鴻印即爲家。 分關劈斷雙流水，越嶺衝開六出花。 遙望長安西北去，幾番落驛夕陽斜。
渡錢塘江	幾回夢裏過錢唐，日暖風恬仔細量。 萬頃波濤歸漲海，一帆煙霧駛飛航。 粉牆屋宇依微辨，翠嶂峰巒縞素妝。 強弩三千今在否？靈潮猶自吼殘陽。	渡錢塘江（頁338）	乘風發棹渡錢塘，過客何須費揣量。 一自潮頭回射弩，至今江上穩飛航。 雲山遙展圖中畫，煙水新磨鏡面妝。 武肅靈光何處現，流波終古送斜陽。
將抵都門 （其一）	離家恰廿旬，歲序又更新。 餐自加來健，衣從敝後親。 稚孫當解語，幼子定應人。 翹首皇都近，欣逢浩蕩春。	將抵都門（頁323）	程途計廿旬，倏忽物華新。 旅館渾賓主，慳囊破友親。 一庭森玉樹，萬里慰勞人。 直上長安道，行看九陌春。
高郵舟次	平頭六十感勞人，馳逐浮名慣苦辛。 細雨孤舟當歲晚，綵箋比戶慶新春。 交游寂寞知音少，骨肉睽離入夢真。 未信香醪能解渴，持杯聊以酌芳辰。	高郵舟次（頁339）	孤舟夜泊一勞人，六十年來半苦辛。 水水山山多異地，風風雨雨又新春。 炎涼世態隨時變，離合鄉心結夢真。 要破愁城應酒力，傾杯且莫負良辰。
歲時感懷類			
歲暮寄里中親友	春鷓秋蟀歲云徂，落寞柴門一事無。 萬里歸來仍作客，卅年別後尚猶吾。 金消陸賈橐囊澀，鳥去羅含筆硯枯。 豈果深杯長在手，遂忘嘉會樂粉榆。	歲暮寄里中親友（頁337）	海內天涯共歲徂，故鄉憶得異鄉無。 霏霏雨雪傷今我，僕僕風塵悔始吾。 祇剩空囊都是澀，且拈寸管未全枯。 維桑與梓餘霞照，可有天星爛壽榆。
臘盡日書懷，並勉兒輩	青雲橋畔掩柴關，門對披雲遠市闌。 信美江山容小住，忘機鷗鳥耐知還。 息休頗覺黃冠樂，偃仰誰憐白石頑？ 但有犁鋤供一飽，人生難得是長閒。	臘盡日書懷（頁338）	歸鄉終歲掩雲關，雅愛幽居不市闌。 來日逢春隨處好，頻年送臘幾時還。 破癡要解拈花笑，覺悟曾聞點石頑。 萬態升沉渾是夢，千金難買一身閒。
蘇州小除夕詠懷	他鄉作客亦尋常，佳節相逢興滅狂。 搗藥自期來歲健，張燈猶記去年忙。 煙花春動真娘句，懊惱詩煎刺史腸。 好是天公能慰祝，晴光爛漫轉高廊。	蘇州小除夕詠懷（頁339）	姑蘇佳節異尋常，客地繁華亦興狂。 送臘且容驢背懶，逢春暫息馬蹄忙。 笙簧歌曲斑斕舌，詩酒風流錦繡腸。 可是吳宮金粉剩，煙花無處不臺廊。
清江浦除夕書懷	躑躅河干待渡人，江南江北芳正春， 瓊英欲改梅花舊，紅雨爭添爆竹新。 掌上杯擎柏葉酒，筥中衣浣馬蹄塵。 功名原向艱難得，幾箇青雲穩致身。	清江浦除夕書懷（頁339）	清江浦上宦遊人，待渡河干恰值春。 今夕思鄉千里遠，來朝改歲一番新。 依依柳絮曾垂岸，點點梅花不染塵。 此去晴光行處好，漫嗟坎坷尚纏身。
立春日獨酌	獨酌何爲者？言尋佳節歡。 八年沉卯醉，一飲感辛盤。 羈旅愁難解，清貧慮未寬。 故人有真意，催我祝彈冠。	立春日獨酌（頁323）	四時今第一，獨酌且言歡。 節莫忙中過，途經險處盤。 催人霜鬢老，容我酒腸寬。 幾日班聯上，朝天又正冠。

病起	無端臥病海雲邊，孤負風光十月天。 霜熟香橙虛釀酒，塵封土鏹枉投箋。 求田問舍憑他去，攬轡登車聽自然。 但把官逋勤料理，莫教進退一身懸。	病起（頁337）	小春倦倚北窗邊，虛度陽和好景天。 籬菊別情慵對酒，嶺梅索句待題箋。 采薪畢竟應無恙，擊柱由來豈偶然。 壽世有丹先壽己，何須買藥覓壺懸。
適讀放翁「清時有味是歸來」句，因憶牧之「清時有味是無能」句，偶成二律，並以志感	清時有味是歸來，況自天山萬里回。 滿載羈愁清塞雪，十分春意上庭梅。 困眠饑飯容吾懶，策馬懸車聽彼猜。 多少故園餘地在，黃蕉丹荔好添栽。	讀放翁清時有味是歸來句誌感（頁338）	清時有味是歸來，幾度風霜老大回。 耐冷猶存三徑菊，衝寒且看一庭梅。 但將世態琴心淡，莫把人情劍氣猜。 好是故園森玉樹，靈芝秀草又新栽。
自哂四律	辛叨天佑出蓬蒿，請貸從心敢憚勞。 捷徑可通非射策，兼金能助豈遺袍。 窮邊歲月詩藏拙，宦海風塵酒養高。 回首平生還自哂，持竿何處釣鯨鯨。	自哂（頁339）	自哂身名滯野蒿，天山踏遍不勝勞。 冷風十載攜雙袖，毒瘴千重敵一袍。 幸荷君恩涵海闊，獲寬臣罪戴天高。 絲綸再付持竿者，得水還看釣巨鰲。
題粵西老館萬選堂壁（其一）	京邸誰開萬選唐？剩名利不須忙。 籌貲竟上司農庫，適褐從新結綬章。 椿茂東軒邀庇蔭，門臨北斗耀光芒。 者回如我真行險，畢竟輸他本分香。	題粵西老館萬選堂壁（頁340）	長安久建粵西堂，好憩同人走馬忙。 自昔會來膺鳳詔，而今還仰錫龍章。 軒詩雅愛吟花勝，壁劍高懸射斗芒。 雲裡帝城今即是，天風時度御爐香。
夢覺口占	去就真如一羽輕，夢魂何事夜頻驚？ 累緣千緜財知重，年到六旬氣覺平。 夏雨春風憐往跡，南轅北轍悵虛情。 祇今身勢同騎虎，肯把心為好爵榮。	夢覺口占（頁340）	走遍天涯匹馬輕，黑甜鄉裡也頻驚。 夢中蝶翅機終幻，覺後羊腸路始平。 肝膽誰憐磨劍氣，頭顱自顧老詩情。 燈花未落爐煙剩，且把心香一縷縈。

〈過江山縣〉是楊廷理寫沿途所見景象，柏樹和嶺松，明亮清綠無比。看到這些景物感嘆自己已老去，舊友對自己情深義重，雖然煙霧迷漫，封鎖了此去的路途，季節雖已是冬天，但江山依舊充滿暖意，讓自己忘記了身處在嚴寒之際。此處有暗喻自己的前程如寒冬，舊友之情如江山般的暖冬一樣。

此詩章甫也是藉景物抒懷，他寫楊廷理一大早經過江山縣，雖然要面對崎嶇的山路、寒冬霜雪，雖然煙霧迷濛，沿途的美景還是美不勝收，要楊廷理記住江山縣的美，堅強的度過晚冬。絃外之音不言而喻。

〈入閩省口占〉詩寫楊廷理離開福州已有一段時間，在他離開官場十來年，竟然還有人識得他，他甚是欣慰。感慨江山依舊，而人卻垂垂老矣，福州城改變了不少，街道往來比以往熱鬧，也開了不少茶肆，高朋滿座；沿街婦女均戴像生花的釵飾。最後提到自己穿著寒酸，但步履平穩，倒是獨自一人進京，孤獨無奈之情溢於詩中。

而章甫也以老朋友的立場，表達故里舊識對楊廷理念念不忘，安慰楊廷理江山堅固長久，城市較以往繁榮許多，即使那些官府同僚及知心好友忘記你，也還有我這個老朋友與你共白頭。「榕樹環陰都是蔭，休嫌鴻指再來投。」引用蘇東坡的〈和子由貺池懷舊〉：「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鴻指」是指舊日所留下的行跡，因為楊廷理往日曾在臺做官，這次章甫歡迎他「再來投」這個樹蔭，寫出他對楊廷理的憐惜和歡迎。

〈出仙霞嶺〉是楊廷理北上經仙霞嶺所寫。詩前二句寫爲了重尋仕宦機會使得兩鬢斑白，簡單裝備行經仙霞嶺。第三、四句寫爲了擺脫窮困，不能自由的北上求官，自己經歷憂患，可到處爲家。雖然面對「干霄竹」、「耐雪花」給人一種氣定神閒的感覺，不過想到年邁體衰、雙腳無力，卻還得踏上苔深石滑的路，令他內心憤恨不平。

而章甫以「仙霞」雙關語，安慰他求得高官如登上仙霞嶺，帝王如上帝坐在天上，恩寵如陽光燦爛無比。是仕途高位或隱居閒適誰作主？暗示一切關鍵都在自己。咬緊牙關，這一切都是磨練，長安之路雖然不好走，但走得順利就如同夕陽般的美好。這也是章甫哀嘆自己沒有燦爛的「晚景」吧！

〈渡錢塘江〉則是楊廷理在風和日暖渡錢塘江，回憶起錢塘江在大潮汐期，浪濤高過天際，聲音大如雷霆，震撼激射之情形。現在雖非大潮汐，船在煙霧迷漫的江上行走，依舊能感受到萬頃波濤。而江旁的粉牆屋宇依稀可辨，青翠的山巒層層疊嶂，在大雪過後天氣剛放晴時，有如化了淡淡的妝，景色這麼柔和，讓人不禁懷疑，強弩般的浪潮是否還存在。

章甫對楊廷理這首詩的看法，有另一番見解，他認爲乘風發棹渡過錢塘，不需想這麼多。一上船，船行走平穩快速，四周的山巒遠遠地展開如一幅畫，煙霧繚繞的水面似面新磨成的妝扮，不過看到這樣的景觀，不免令人遙想那五代吳越王，景色依舊，人事已非，吳越王的德澤在哪？只能看到流水，終年目送斜陽西去罷了！章甫看似有意要楊廷理向前看，不要理會過去如何，未來才是重要的。

在〈高郵舟次〉一詩中，楊廷理感嘆自己已六十歲了，還到處奔馳追逐虛名，習慣了辛苦。《詩經·小雅·巷伯》：「驕人好好，勞人草草。」勞人草草，是形容生活辛勞忙碌、地位卑賤。當歲末時天空飄著微微細雨，自己獨自一人守在船上，岸上卻是家家戶戶正熱鬧慶祝新年，何等令人心酸啊！這時體悟到知音好友寥寥無幾，至親骨肉也只能在夢中相見，不相信香酒可以解得了愁，不過只好姑且端著酒來獨自乾杯慰藉自己。

寫此首詩時，章甫和楊廷理大約已五、六十歲了，楊廷理寫「細雨孤舟當歲晚，綵箋比戶慶新春」不只是寫楊廷理，也很像章甫自己的寫照，「孤」字襯

托出年老的孤寂，六十歲的老人，該是在家含飴弄孫了，怎麼在異地踽踽獨行，令人不勝唏噓。世態炎涼，如人飲水，還是家鄉的一切讓人感覺溫暖。最後奉勸楊廷理要消除愁意，要有好酒力，趕快乾杯，勿辜負了美好良辰。「炎涼世態隨時變，離合鄉心結夢真。」把景物與求官之心願結合，表達求官之路如此次路程崎嶇難行，但還是給予滿懷的期望，希望最終能如願達成。

另外〈將抵都門〉是楊廷理經過約二百天的旅程，終於要抵達京城，時序推移，又是一年的開始。楊廷理認為要保有健康需多加餐飯，衣服雖破舊了，卻讓家人更加親近。不禁想起家人，當時剛出生的孫子現在應該能理解大人的話了吧，幼小的兒子現在也應可以與人說話互動了。舉頭看看皇都就在眼前，欣喜之情如春意蕩漾。楊廷理認為自己寒冬已過，暖春即將到來，一切磨鍊終將有代價。

章甫此首和詩，前四句呼應楊廷理詩的前四句。第五、六句再轉入主題，滿庭的森玉樹，慰問萬里奔波的旅人。走上長安的道路，眼前所見到的，均是都城的大道和繁華的鬧市。章甫之意，是告訴楊廷理都已經排除萬難到長安了，所以對降官之事要樂觀看待。

上述六首均為從地點的轉移，來抒寫每個地方的景物給楊廷理的感受，而章甫的和詩，除了詩題、韻腳一樣外，內容也是呼應楊廷理之詩句，對詩句加以修改潤飾，另保留原意，只在末兩句用期勉的語氣，為楊廷理打氣。

〈蘇州小除夕詠懷〉楊廷理回想長年當官在外，作客他鄉是很稀鬆平常的，遇到佳節興致自然減少許多。想想自己已近六十歲，又要北上求官，當然希望身體強健。去年此時，與兒孫們忙著檢點舊燈架準備過節，因此有著高昂的興致。今天是小除夕夜，繁華的蘇州是個燈紅酒綠的地方，歌妓所吟唱的詩句，觸動了煩惱不安的思緒。晴朗的陽光照耀在高廊上，處處春意盎然，或許正是老天爺給予的安慰。

章甫未到過蘇州，但是大家都說蘇州是人間天堂，蘇州的佳節特別熱鬧，所以他認為旅人客居蘇州一定會欣喜若狂。他要楊廷理不要急著北上，適逢佳節應讓驢馬休息，享受那曼妙的樂音歌曲，喝著美酒，快活吟詠著詩歌。這些實在是有如六朝遺留下的美女，到處穿梭在臺廊中。展現出一般文人愛美酒、愛美人的心態。

〈清江浦除夕書懷〉楊廷理這首詩寫他等待渡河北上之時，恰好是除夕。江南江北正是春暖花開，各式各樣美麗的花換下了寒梅，爆竹聲在一片春雨中增添了喜氣。手上端著酒杯喝著柏葉酒，竹筐中有被馬蹄揚塵污染的衣服。想想求取功名原來如此艱難，自古以來又有多少人能獲得高官顯爵？

章甫讀楊廷理這首詩，也是心有戚戚焉，他也為楊廷理希望來年除夕時能有

新的氣象。輕柔披拂的垂柳，妝扮岸邊，點點的梅花高傲得不沾染塵埃。此行雖然晴光清朗，但是前途坎坷不順遂是可預知的。

〈立春日獨酌〉：楊廷理寫這首詩，是在佳節中尋找歡樂。八年的流戍生活，藉著一飲，讓自己沉澱在酒意中。羈旅時因為生活貧困，憂慮無處獲得抒發，感受到老朋友誠摯的友情，希望自己再一次能獲得官位。

章甫在和詩中，依舊勸導開解楊廷理適逢佳節，勿使自己太忙碌，歲月不饒人，暫時放寬一切把酒言歡，最後一定可以列位朝班。

中國的歲時節令是歡欣、團圓的日子，對楊廷理而言，他早先已孤獨地度過個人窮極潦倒的邊疆生活，等到戍滿回鄉，自然可享受溫馨的家庭生活。但是事與願違，在年紀將近六十歲時，卻又要爲了「捐資降官」不得不上京城面聖，風塵僕僕奔馳於未知的官路上，遇到家家團圓的日子，心裡當然頗爲惆悵難過，人生到這地步，只能徒呼奈何。

〈病起〉：一般人在生病時，對名利之事較會看淡，〈病起〉一詩即是楊廷理在此心情下之作品。病中精神不繼，對周遭景物也無心欣賞。秋天最是橙黃橘綠時，炊具擱置已久，對寫作更是提不起精神，誰要議分佃海田之事隨他去，騎馬登車與自然爲伍才正合我意。只想趕快把積欠的公款趕快處理好，心中不要再有牽掛。

章甫對此詩題的和詩，表達出他對楊廷理的疼惜之心，他認爲要以公務擺第一的話，最重要還是先照顧好自己的身體，只要健康，哪需要找醫生尋求藥方呢！詩人常常因爲不得志，又遇到身體不適時，就會發出不平之鳴，吟詠著不如歸，但只要身體恢復，想法馬上改觀，「功名」二字真是害人不淺！

〈讀放翁清時有味是歸來句誌感〉：楊廷理寫這首詩，是以愉快的心情寫戍滿回籍。滿載羈旅的愁苦和塞上雪，頓時成爲庭上戴著春意盛開的梅花。而困頓的生活也不影響自己的心情，騎馬乘車倒成了一種逍遙事。想著家鄉的田地，可以栽種好吃的香蕉、荔枝，心情不由得輕鬆愜意起來。

相較於楊廷理愉悅慵懶的筆調，章甫的和詩顯得拘謹多了。楊廷理用「十分春意上庭梅」，章甫用「衝寒且看一庭梅」。楊廷理用「黃蕉丹荔好添栽」章甫用「靈芝秀草又新栽」來和。楊廷理表現在寫實，寫出心中的真正感覺，而章甫因不是身歷其境，故令人有隔靴搔癢之感。

〈自哂〉：詩題有自我解嘲之意。楊廷理在詩一開始寫出承蒙老天的佑助，才能平安的從荒鄉僻壤歸來，更小心翼翼地說，相望能順從心願得到寬容，在多勞苦也不畏懼。第三、四句寫自己想要再當官，當然不是經過應試，只要有錢

相助就能達成希望。再回憶謫戍的日子，只能默默地創作一點詩，官場的紛紛擾擾，自己只能藉酒來保持自己的高尚品格。回頭看看自己一生走來的路，不由得笑自己的頑癡，到現在還奢望再求取官位？

看到楊廷理自我解嘲的詩，章甫照樣跟著楊廷理之詩意，抒寫楊廷理能平安歸來，是承蒙皇帝的浩恩，恩及邊塞，寬恕罪臣。接著，對楊廷理求官之事消遣一番：只要有水，終會釣得巨鰲。

自古以來騷人墨客，若經過一段不得志的折磨，便會產生不如歸去之念頭。楊廷理謫戍伊犁八年之前，先被羅織「貪污」罪入監，差點被擬大辟，之後謫戍伊犁，伊犁氣候惡劣，狂風捲起漫天的砂石塵土，生活苦不堪言。再加上漢人受到滿人歧視，在官場上受到很多不平等的待遇，楊廷理在治臺的政策上沒有實權，常被滿人官吏刁難。面對這些不堪的遭遇，宦海的無情，竟然打擊不了楊廷理為官的念頭，在這部分的每首詩最後，皆流露出眷戀宦海的心思。

章甫本就熱衷功名，至老不渝。他讀楊廷理抒發情懷的詩，站在朋友的立場當然會給楊廷理激勵一番，可是他激勵的內容是呼應楊廷理的「祇今身勢同騎虎，肯把心為好爵榮」，要他「燈花未落爐煙剩，且把心香一縷縈」，身為朋友，了解對方內心深切的期盼，為楊廷理求官之路打氣。在這一唱一和之情形下，對「功名」的態度，兩人默契十足。

從章甫給楊廷理的這些詩，足可見證，章甫對朋友可稱得上纏綿的情義。雖然楊廷理之詩作中未能找到二人彼此唱和之詩，但不能否定二人交情是極深厚的。

四、胡承珙

胡承珙（1776~1832），字景孟，號墨莊，安徽涇縣人。嘉慶十五年任廣東鄉試副考官，不久，遷任御史，轉給事中，負責朝政之進諫。嘉慶二十四年授福建延津邵道。道光元年（1821）調補臺灣兵備道。《清史列傳》謂其：「力行清莊弭盜之法，在臺三年，民番安肅」，道光四年（1824）離臺。究心經學，特專意於毛氏詩傳，為清代詩經三大家之一。在臺期間，公暇之餘，完成《儀禮古今文疏義》十七卷，訓詁極為精詳。另著《毛詩後箋》三十卷，獲得評價頗高，奠定其在清代經學史上的地位。胡氏一生所作古今體詩共一千五百多首，依編年方式編為《求是堂詩集》二十卷，道光十三年（1833）出版。其中第十七卷《東瀛集》，為在臺期間所作。

從胡承珙的〈新得荔枝一盤即夕邀客食之〉觀察：

山雨頻催梅子熟，海風新送荔枝香。試看神女肌如雪，休問麻姑鬢欲霜。
窮髮加餐聊自慰，攢眉勸客且須嘗⁷⁸。天涯豈易逢尤物，未害風流在瘴鄉。⁷⁹

清領初、中期，臺灣並未引進荔枝⁸⁰，若是文人一時嘴饞，勢必要等待由中國內地運送過來，才能一解味蕾之苦。因此可想而知，得到一盤荔枝並非易事，另外，這盤荔枝勢必所費不貲，胡承琪便是在這種情況下，記錄這一次得荔枝並且邀友共食的經驗。

詩文一開始，便寫到新梅成熟季節已來到，嶺南荔枝開始初產之時也是在這個季節。在鹹鹼的海風氣味中，引頸期盼下，終於，嗅到一股令人振奮、荔枝專屬的酸甜氣息。這樣的期盼與等待，雖不像孫元衡充滿傻氣，坐立不安的不斷往高臺探望⁸¹，胡承琪卻以另一種方式，表現出自己對這些荔枝的漫長等待，他把對於荔枝的念念不忘，比喻為在〈神女賦〉裡，那一見神女便魂不守舍、悵然若失的楚襄王，那美麗的容顏、白皙的肌膚，只要見過一次，便叫人朝思暮想，再也無法忘懷。爲了等待這新鮮荔枝，胡承琪就像麻姑經歷三次滄海桑田般的漫長等待，就連看似不老的麻姑，也會把鬢髮給等成飛霜，更何況是胡承琪這等的凡夫俗子呢！

偏偏望穿秋水盼來的，是才剛剛開始產出的荔枝，此時的果實卻還不夠成熟，泛著微酸澀味。胡承琪與友人，在品嚐過荔枝後，皺起了眉頭，難掩心中的失望與憂傷。但是在失望之餘，胡承琪卻還是殷殷勸朋友多吃一些，因爲在此天涯之外的異地，荔枝已屬極品珍饈，更是他們對於中原的思念上，最具體鮮明的寄託對象，這是與中原故里間僅存的少數聯繫。這樣的環境下，即使是還未成熟的荔枝，與異地的任何一物相比，也是無可替代的絕佳尤物。由這點可看出吃荔枝的習慣，是一種屬於文人間的風流⁸²，且是中原文化底下特有的傳統。面對距海迢迢、離家日久的現實，宦遊士人意識到自己必須找到一種符號作爲認同的標記、與家鄉的連結，讓他能夠分辨自己與他者的不同，更要找回某種身分記號。所以，在這個沒開發的荒蠻野地裡，在這個充滿詭異風俗的番族世界裡，能保有這些「文明人」吃荔枝的風流習慣，也許是值得叫胡承琪欣慰的一件事吧！

⁷⁸作者註：「時未甚熟，味尚微酸。」

⁷⁹施懿琳：《全臺詩》第四冊，頁 26。

⁸⁰郁永河的《裨海紀遊》記錄臺灣植物、物產時，曾提及：「荔枝酸澀，龍眼似佳，然皆絕少，市中不可多見。」黃叔瓚《臺海使槎錄》〈赤崁筆談〉中，談及臺灣物產時，亦有類似記錄：「龍眼，顆小味薄，六、七月熟。荔枝皆自內地來。藍總戎廷珍每貽漳州狀元紅，紫綉玉膚，甘如醴酪；每以海上風阻，不得日食三百，殊為憾事。」

⁸¹孫元衡在其《赤崁集》中，寫過一篇很有趣的詩作，〈累日望荔枝船不到〉：「一年笑口幾時開，一日登臺望幾回。作底使風舟截海，峭帆誰更裏頭來。」看得出詩人爲了盼望荔枝到來，坐立不安，頻頻登上高臺張望的生動心情。

⁸²蘇軾被貶惠州時，曾寫〈食荔枝〉讚美荔枝的特殊美味：「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桔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

五、施士洁

施士洁，原名應嘉，字澣舫，號芸况，又號喆園、楞香行者、鯤泮棄毗，晚號耐公、耐公道人，或署定慧老人、鯤海逸民、七鯤逸民、東海遺民。臺灣（今臺南）人，原籍晉江西岑（今福建省石獅市永寧鄉），生於咸豐五年（1855）十二月，道光進士施瓊芳之子。施士洁弱冠補博士弟子員，縣、府、院三試皆第一，號稱「小三元」。光緒二年（1876）年方二十三歲即登進士，點內閣中書。清朝臺南出身的文進士僅有十二人，而施氏父子佔其二，父子同為進士，傳為美談佳話，臺南鄉里並以「進士父子」稱之。

然施士洁生性放誕不羈，不嗜仕進，不久即乞養回籍。歸里後，先後主講彰化白沙書院、臺南崇文書院。光緒十二年（1886），任「海東書院⁸³」山長。光緒廿年（1894），中日爆發甲午戰爭，雙方訂定馬關條約，將臺灣割讓予日本。乙未（1895）割臺，施士洁當時正值四十歲的壯年，倉卒離臺，內渡大陸泉州晉江縣西岑故里，人生從此困頓飄泊。歷短暫經商後，即往任同安縣馬巷廳長。民國六年，應聘入閩省修志局，但不久便去職，寄居鷺江鼓浪嶼，牢騷滿腹，困頓頹唐，鬱鬱而終。民國十一年（1922），病逝於鼓浪嶼寓所，享年六十八歲。

施士洁詩文著作豐富，計有《喆園吟草》、《鄉談聲律啓蒙》、《後蘇龔草》（詩）、《後蘇龔稿》（文與詞）、《後蘇龔泉廈日記》、《後蘇龔詩鈔》、《後蘇龔詞草》以及《後蘇龔文稿》，其中後三者輯為《後蘇龔合集》出版，餘皆不傳。王松在《臺陽詩話》：「澣舫進士，占籍臺南，鄉人敬慕弗衰。乙未移住泉州。有詠史七絕云：『百勝豈能當一敗？拔山蓋世亦粗材。淮陰胯下圯橋履，負重都從忍辱來。』著有全集，惜未能見；然吉光片羽，亦自足珍矣。」⁸⁴ 其對於未能見到施氏全集表示遺憾。

施士洁之著作在當時詩壇備受推崇，著作多與臺灣鄉土有關，乙未臺灣割讓後，歸籍福建故里，續與內渡的臺灣文人酬唱，留下大量作品，成為極具代表性的臺灣詩人。連橫《臺灣詩乘》：「光緒以來，臺灣詩界群推施雲舫、邱仙根二公，各成家數。」⁸⁵其《臺灣詩社記》又云：「而施耐公、邱仙根尤傑出，二公各有全集，不特稱雄海上，且足以拮抗中原。」⁸⁶認為施士洁和丘逢甲並為詩界翹楚，且作品之水準不只稱雄臺灣，就是與中國當時的詩家相比，也毫不遜色。施士洁與許南英、丘逢甲被譽為清末臺灣詩壇三大詩人。另外，當施士洁職掌海東書院時，許南英、丘逢甲和汪春源皆問學於海東，所以此四人又被稱為「海東

⁸³海東書院地點在現在的臺南，成立於康熙五十九年，是南臺灣最重要的文學中心。（參考趙阿南〈臺灣書院考畧及我對書院之意見〉《臺南文化》二卷四期，1953年一月，頁305。）

⁸⁴王松《臺陽詩話》，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年，頁31。

⁸⁵連雅堂《臺灣詩乘》（連雅堂先生全集）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2年3月，頁215。

⁸⁶連雅堂《臺灣詩社記》《臺灣詩薈》第二號民十三年三月。收入臺北市文獻委員會出版《臺灣詩薈》上冊頁96-97。

四子」。⁸⁷在臺灣近代文學史上，以施士洁爲首的海東書院師生形成了「東海文章」的作家群，在清末民初的臺灣詩壇引領風騷，影響深遠。

光緒二十年（1894），中日因朝鮮問題發生戰爭。清廷因戰事不利投降，割讓臺、澎給日本。丘逢甲率人民成立「臺灣民主國」，推唐景崧爲大總統，但臺灣的自保行動在唐景崧、劉永福陸續離臺後宣告失敗。日本佔領臺灣，准許臺灣住民留下來成爲日本子民，或是在期限內可攜帶家眷財產遷離臺澎。

臺灣其中一部分人選擇了離開，即歷史學者所稱的乙未割臺。當年爲了討生活的大陸沿海居民，以及清朝派駐臺灣的文官武陸續渡過黑水溝來到臺灣，參與了臺灣的發展。而乙未割臺，唐景崧、劉永福、等遊宦來臺者及丘逢甲、許南英、汪春源、林爾嘉等仕紳文人陸續離臺而去，臺灣住民逆流回大陸，在大陸形成了臺灣文人集團。

施士洁在這波乙未內渡的逆流潮中離開臺灣，在舟楫中「痛哭東流水」⁸⁸，並寫下「逐臣不死懸雙眼，再見英雄縛草鷄。」⁸⁹的悲憤詩句，希望有一天能有如鄭成功這樣的英雄好漢，帶領大家重回這片土地！其後期作品充滿民族、家國悲痛，正代表了當時文人走過臺灣這一段歷史關鍵期的心情。

（一）易順鼎

易順鼎（1858~1920），字實甫，又字中碩，自號眉伽、哭庵，湖南漢壽人，二品頂戴按察使，河南候補道。臺灣民主國成立時，易順鼎奉命令來臺視師。等他抵達臺灣，唐景崧已逃亡，他與劉永福談論防衛問題，得知武器、軍費都缺乏。他回大陸，請求提供支援，但是清廷下令停止援助臺灣，因此他的努力宣告失敗。當臺中淪陷時，易順鼎再度搭船到臺灣，但劉永福無法接納他用兵的建議，停留九日後就徒勞無功的回到大陸。

易順鼎在臺停留期間，除了和劉永福討論軍事戰略，也和許多愛國士紳共商大計，並有詩文的唱和，語多激昂。乙未割臺的風雨中易順鼎作寓臺詠懷臺州感懷諸作，其中他離臺時在舟中作〈寓臺詠懷〉六首：

玉門何路望生還，恍惚長辭天地間。黃耳音書隔人海，紅毛衣服共雲山。
亡秦歃血今三戶，適越文身古百蠻。皂帽遼東龍尾客，獨慚無術救時艱。

田橫島上此臣民，不負天家二百春。中露微君黎望衛，下泉無霸檜思郇。

⁸⁷楊明珠：《臺灣海東四子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年，頁2。

⁸⁸〈痛哭〉，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93。

⁸⁹〈別臺作〉，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94。

誰忘被髮纓冠義，各念茹毛踐土身。痛哭珠崖原漢地，大呼倉葛本王人。

愁上高樓望戍烽，東南佳氣幾時鍾。水遮王母三千里，山隔劉郎一萬重。
故壘陣圖夔府石，荒城碑字象州松。鯨鯢京觀分明在，何事天驕訪舊蹤？

延平祠宇鬱岿嶢，割據英雄氣未消。見說杜鵑啼蜀帝，不妨桀犬吠唐堯。
廿年賜姓空開國，再世降王已入朝。十二銀山掀鹿耳，神靈猶作伍胥潮。

漳海虞衡覽物華，南方卑濕勝長沙。鉤輞格磔山山鳥，苔雜離支樹樹花。
寂寞炎洲棲翡翠，荒涼壤壁走龍蛇。采風番社何人事，唯見蒲桃載滿車。

寶刀未斬郅支頭，慚愧炎荒此繫舟。泛海零丁文信國，渡瀘兵甲武鄉侯。
偶因射虎隨飛將，苦對盤鳶憶少游。馬革倘能歸故里，招魂應向日南州。⁹⁰

當時負責辦理臺南團練局的許南英〈和哭龔道人易實甫觀察臺舟感懷原韻〉⁹¹及劉永福軍門幕客吳彭年〈和易實甫寓臺感懷〉⁹²等和詩者眾。在臺南協同募軍並隨同行軍的施士洁也作〈和同年易哭菴觀察「寓臺詠懷」韻〉：

滄海桑田一往還，真仙泥爪尚人間。妖欃五百童男壘，瘴霧千重鬼子山。
俠客騰蹤龍變化，參軍學話鳥絲蠻。痛君墨經從戎去，我亦椎心值母艱！

兩字頭銜署棄民，避秦羞見武陵春。梓桑脈絡關泉、廈，棠黍恩膏失召郇！
誰向南天撐赤手？那容東海變文身！紛紛灞棘都星散，淒絕田橫島上人！

赤堞如霞照夕□，□□□□帥龍鍾。亂民競識黃天立，弱國難□□□□。
□□□□□□□，□□□□□張松。何人更灑□□□？□□□□□□□。

鼓浪山前片石嶢，□□□□幾時消？鵑猶有魄終思蜀，狗已無家枉類堯！
劍恥生降劉北地；書憑和議宋南朝。泣呼靖海先襄壯，千載英靈起怒潮！

擊楫瀛壖訪法華，佛光燐影七鯤沙。虎貔帳下窺詩草；鬼蜮波間避劍花。
鍔甲藏胸驅怪鱷，寶珠在手握靈蛇。易言空應籌邊詔，奉使今歸八月槎。

黑子彈丸海盡頭，漂搖誰與念同舟？風聲鶴唳千村驛，火色鳶肩萬戶侯。
戍婦刀頭難夢到；居人釜底且魂遊。扶餘尚有虬髯客，況我堂堂赤縣州！⁹³

⁹⁰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 485。

⁹¹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一冊，頁 188。

⁹²《全臺詩》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 <http://xdcn.nmtl.gov.tw/twp/b/b02.htm>。

⁹³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 96。

臺灣割讓時，施士洁和易順鼎正值母喪期間，國難當前，加上家中變故的雙重煎熬，易順鼎卻仍接受南洋大臣的命令來臺視師，對於易氏墨經從戎，施士洁格外痛惜，體會特別深刻。易順鼎離開臺灣後不久，施士洁也離臺內渡，遽失家園的悵然及悲憤充溢胸中。易順鼎的〈寓臺感懷〉及施士洁等臺灣詩人的和作，見證了臺灣人爲自己命運奮鬥的一頁，最後終於不敵大時代局勢，而不得不向命運低頭的血淚歷史。

易順鼎回到大陸後曾在泉廈停留，並作〈續寓臺詠懷〉，施士洁也有和作：

此邦難近虎狼秦，黔首雖愚性自均。辟紂居濱非得已；吞吳轉石又何人？
赤留百堞狐能據，黑徧雙溝鬼與鄰。遙酌天球墳上草，幾莖殘髮有餘春！⁹⁴

表達對於臺灣的割讓無法接受，對時局的逆轉仍抱存一絲希望。只是這樣的希望沒有延續很長的時間，施士洁在〈感事和哭菴韻〉一詩中，就流露出遺民由憤慨而希望猶存，由希望猶存到承認現實的微妙心理變化：

壞雲片片壓城陰，十萬遺黎九死心。糧饟大難和戰守。滄桑小劫去來今。
趙佗窮相逃黃屋；李勣衰年愧綠林。銅鼓聲沈銅柱朽，枉夸瀘水縱還擒（瀘水今越南宣光地）。⁹⁵

對於遭受清廷割棄，並斷絕援助的臺灣人而言，在最無助最危急的時刻，有人慷慨熱烈爲臺事奔走，這一段烽火友誼彌足珍貴。

（二）林鶴年

林鶴年（1847-1901）字謙章，號鐵林，福建安溪人。光緒八年（1882）舉鄉試，隔年應禮部試，敘以知縣即選，授道員加按察使銜。

光緒十八年渡臺，來臺辦理茶釐船捐等局務。當時臺北建省會，巡撫唐景崧，頗好風雅，游宦寓公，常常和文人士大夫舉辦聚會。有一天林鶴年以海運送來牡丹花數十盆，唐景崧非常歡喜，遂將詩會名爲「牡丹詩社」。施士洁也因爲入唐景崧幕僚，到臺北赴任，因此參與了牡丹詩社的活動，和林鶴年建立了深厚情誼。

乙未割臺，林鶴年西渡廈門，築「怡園」於鼓浪嶼，自號怡園老人。這時施士洁也內渡離臺，將家人安置於故里西岑後，來往於泉州、廈門之間，和林鶴年時有往來，常作詩相和。內渡之初，兩人在廈門鼓浪嶼的葉樓相聚，施士洁有詩〈贈林斃雲孝廉〉五首之四：

⁹⁴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 487。

⁹⁵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 101。

匣底龍泉不敢鳴，亂離奔走可憐生，妖氛十丈纏懷抱，到此憑君一掃清。⁹⁶

林鶴年回贈以〈施澧舫殿校同避亂廈島以詩見投次韻〉五首之一：

同是天涯話夙因，眼中東海正揚塵，那堪淪落相逢夜，垂老浮梁學嫁人。⁹⁷

一場戰爭，讓兩人同成爲天涯淪落人，在異鄉與老友重逢，內心既安慰又心酸。情緒起伏不能平復，詩人再度發而爲詩。施士洁作〈疊前韻答篋丈〉五首之二、之三：

海天南北晤無因，□□□□□劫塵（君權比茶，僕課南鹽，先後入唐帥幕294），此後□□天□□，□□□□□人。

詠觴苦憶永和平，□□□□□主賢（唐薇帥）。□□□□園獨樂，置身鼓浪□□天。⁹⁸

林鶴年又回贈〈疊澧舫韻再酬兼呈灌陽中丞〉：

龍華舊會證靈因，散盡天花不染塵，一杵詩鐘殘雪夜，程門寒立幾傳人？牡丹詩社鬥新年，官閣梅開主客賢（同參唐維帥幕府）惆悵堂前兩飛燕，烏衣門巷夕陽天。⁹⁹

昔日兩人同在唐景崧幕下，一位在北負責茶稅，一位在南負責鹽稅，在巡撫唐景崧的官署聚會時，眾人銜觴賦詩，牡丹詩社的熱鬧景象猶歷歷在目，今日卻只能悲苦滿腹，在葉樓一起回憶過往。前塵往事充塞胸中，施士洁又有〈再疊贈林篋雲孝廉韻〉五首之三，詩中有

獨聳吟壇二百年，□□東閣□招賢。□□名士新亭淚，彼□□□□天。¹⁰⁰

「□□名士新亭淚」一句，兩人今日真如新亭對泣，只能遙望故土，哀嘆不絕！

施士洁和林鶴年的深厚友誼，促使施士洁和林鶴年的兒子林輅存也成了忘年之友。

⁹⁶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 99。

⁹⁷《全臺詩》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施懿琳：《全臺詩》第十冊目錄，頁 182，實際文本並未收錄。

⁹⁸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 99。

⁹⁹施懿琳：《全臺詩》第十冊，頁 183。

¹⁰⁰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 101。

施士洁和林輅存兩人的密切來往，是在林鶴年辭世之後。林輅存在父親過世（1901）後，聘請了施士洁等十數人為林鶴年的詩集重新校編。兩人在為林鶴年整理遺稿的過程中有較多互動而建立了情誼。

有一年，林輅存送了號稱「茶王」的安溪騎虎巖茶給施士洁，並向施士洁邀詩回贈，施士洁贈〈景喬以安溪騎虎巖茶相餉俗稱茶王並索償詩口占塞責〉¹⁰¹之後，林輅存馬上以和韻詩回贈，並模仿鄭板橋，用「門下走狗某」落款。施士洁以〈景喬和韻，復以鄭板橋鐫印語自署款曰「門下走狗某」。疊韻答之，時除夕前一日也〉¹⁰²答之，取笑他「板橋調語休輕引，恐惹門生笑嘻堂。」。當時正逢除夕，林輅存和韻不止，施士洁再疊韻〈除夕景喬和韻不已再疊前韻答之〉¹⁰³：「自悔敲門偶用甌，詞場今等戰場看。天仙疊疊陽春唱，那管塵寰和者難。」，林景喬不管施士洁有休兵之意，又作三疊韻詩，施士洁作〈景喬復和韻，有「師恥」、「國恥」之語，三疊前韻答之〉¹⁰⁴大嘆：「老去江郎才已盡，乞和求戰兩為難。」。當時正是歲末年初，施士洁在正月元日又有四疊韻詩〈丁未（1907）元日四疊前韻答景喬〉：

麈詩累我作降王，歲盡春來發老狂。今日敢為豪壯語，小邦旂鼓自堂堂。

珍重吟榭過漢甌，依然片羽吉光看。驚江名士多於鯽，不過鍾期識曲難。¹⁰⁵

從兩人鬥詩的情形，可看出傳統詩人舞文弄字以聯絡感情的互動模式，極為特殊有趣。

（三）林爾嘉

林爾嘉，幼字眉壽，字叔臧，一作菽莊；晚年自稱百忍老人。臺北板橋望族林維源的次子，臺灣割讓後，隨其父離臺內度，寓居廈門鼓浪嶼。民國二年，築於鼓浪嶼的別墅落成，命名為「菽莊別墅」，逢年佳節，召集名士於此聚會。隔年更在別墅中成立「菽莊吟社」，社員達三百多人，雅集、修禊、文士宴飲唱酬，不計其數。施士洁當時就是「菽莊吟社」的社員之一。

菽莊別墅落成之時，施士洁作〈菽莊序言〉，另施士洁的摩崖作品「避暑洞天」仍保存在菽莊別墅中，彌足珍貴。菽莊主人在此聚會、賞菊、修禊、作壽……施士洁均參與其中，並且留下大量作品，和菽莊主人相關的作品，如〈菽莊主人

¹⁰¹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 204。

¹⁰²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 205。

¹⁰³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 205。

¹⁰⁴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 205。

¹⁰⁵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 206。

閏五月十四初度重慶〉、〈林菽莊侍郎和陳魯村方伯韻寄詩索和如韻答之〉、〈林菽莊京卿招同陳威季太守汪艾民司馬龔叔翊主政鄧舜農少尉游南普陀巖寺攝影〉等多首詩記錄此地的活動，也寫出了離開臺灣後的心境和處境。如〈庚申除夕，菽莊主人爲饋歲會，同吟社諸子作〉，：

菽莊回首幾除夕，花作主人我作客？園中歲歲萬花黃，客裡匆匆雙鬢白。
邇來到處風鶴聲，寓公鼾睡心太平。不知有漢有魏晉，桃源一角真蓬瀛。
昨詠黃花詩八首，與花主人聯壽友。安得酈潭不老泉，釀成今夕屠蘇酒。
菽莊隨例舉屠蘇，洞天觴詠無時無。主人饋歲我除歲，翻恐羈愁不可除！
眼底神州正蠻觸，杞人何暇憂沈陸？百年三萬六千場，除夕已過六十六！
隔江鷺市燈光紅，債臺十丈高摩空。青蠅逐臭蟻旋磨，門前剝啄驚癡聾。
我幸屠蘇招我醉，菽莊是我尋詩地。醉歸得句入奚囊，權抵床頭錢壓歲。

在菽莊吟社，菽莊主人爲社友們提供居所，也月給津貼若干，施士洁和眾詩友吟咏酬唱，每多眷念臺灣故里，盼望江山家國統一。

「詩社」在施士洁的生命中佔據重要的地位。從斐亭詩社、牡丹詩社、到菽莊吟社，施士洁在詩社中建立人際網絡，情感有所依託。尤其是在經歷戰火的蹂躪，進入菽莊吟社，林爾嘉爲晚年貧病失意的施士洁提供了安居之所和文友唱酬的舞臺，讓他的文彩得以重新綻放，使得他漂泊無依的生活告一段落，施士洁最後在1922年卒於鼓浪嶼菽莊吟社。

六、許南英

許南英，號蘊白或允白，又號窺園主人¹⁰⁶、留髮頭陀、龍馬書生、毗舍耶客、春江冷宦、蘊叟、崖岸、齋雲。咸豐五年十月五日出生於臺灣府城西定坊武館街。

光緒四年，許南英廿四歲，在「窺園」創建聞樾學舍，收徒授教，並成立「崇正社」，以「崇尚正義」爲主旨，常和詩友在竹溪寺雅集，切磋詩藝。光緒十二年，許南英被選入海東書院就讀，當時山長爲施士洁。光緒十六年，許南英三十六歲，第三次上京會試，中恩科會元，授兵部車駕清吏司，加員外郎銜，然以家貧不能留京供職，同年即請假回本籍。

許南英回臺後，仍居故宅「窺園」，日與朋輩觴詠，閒暇時也畫些梅花、書法自娛。另許南英也投入墾土化番的工作，教育番民。辦理墾化事業之餘暇，邀蔡國琳、胡殿鵬組織浪吟詩社。¹⁰⁷光緒二十年，唐景崧聘他入「臺灣通志總局」

¹⁰⁶許南英父親許特齋，在自家後院空地數畝，任草木自然滋長，號爲「窺園」，取董仲舒「下惟講誦，三年不窺園」之義，並在園口開館授徒。

¹⁰⁷黃典權《臺南市志·卷七人物志·趙鐘麟傳》臺北市成文（據民國四十七年至七十二年排印本

所屬之「臺南採訪局」，協修臺灣通志，凡臺南府屬的沿革、風物，都由他彙纂。

中日甲午戰爭爆發，「臺南採訪局」改為「團練局」，舉許南英為統領，募集兩營兵勇。此時施士洁因為母喪，回到臺南，也加入協助募軍。¹⁰⁸

光緒二十一年（1895）四月，許南英率團練至阿里關，冒瘴得病。聞臺北失陷，連夜趕回臺南。劉永福出海口佈防，命許守臺南。《臺灣通史》記載此事：「其義民則進士許南英之臺南團練、吳湯興之新竹義軍、林得謙之十八堡義軍。」¹⁰⁹後來日本軍隊攻入臺南，到處緝拿許南英，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鄉人先將送他到安平港，由漁夫以竹筏送出港，再乘船內渡廈門。

許南英離開前，吩咐眷屬遣散積產五萬餘金給部下，携家眷避居汕頭。自廿四歲以後所積金錢及所置產業，此時蕩然無存。到大陸後，因日人懸像捉拿他，於是南走新加坡，輾轉到了暹羅。兩年後（1897）回國入京，改任官知縣。歷任雷州徐聞縣、陽春縣、陽江軍民同知、三水縣。辛亥革命後許南英回漳州，被舉為漳州民事局長。

民國二年，任龍溪縣知事，但因禁止私鬥和勒拔菸苗，為當地豪紳所忌，汙控侵占公款，雖經省府查無其事，但許南英因此不再從政。民國四年，廈門鼓浪嶼菽莊主人林爾嘉組菽莊詩社，聘他入社，每月給予津貼，但許南英窘困的經濟仍無法改善。

民國五年，林爾嘉推薦他到蘇門答臘棉蘭，為華僑市長張鴻南編輯服官三十五年事略，許南英迫於無奈下搭船前往。在棉蘭時期因隻身遠行，時念鄉里，鬱鬱寡歡，直至完成《張君事略》，擬束裝回國，不料歐戰開打，船期無定，南英縱飲，大啖水果，竟得痢疾，在民國六年病逝棉蘭。

南英雅好書畫和吟詠，所畫的大都以梅蘭為主，詩中常見有題畫作品，著有《窺園留草》。¹¹⁰

清朝末年，國勢積弱不振，列強環伺，許南英也因避難內渡，或至國外尋求經濟支援，窮途潦倒，有感於家國的頹敗，詩作多發喪志消沉之鳴。

（一）施士洁

影印）1983年臺一版。

¹⁰⁸施士洁有〈同許蘊白兵部募軍感疊前韻〉、〈瀛南軍次再前疊韻示同事諸子〉。

¹⁰⁹此事載於連橫《臺灣通史》臺北市：臺銀經研室民1962年2月，頁96。

¹¹⁰以上許南英的生平介紹，根據廖春金：《臺灣先賢先烈專輯·許南英張我軍合傳》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年，頁1~54。

許南英與施士洁都住在臺南，「予與允白，生同歲、長同里，處同筆硯，出同袍澤；凡所遭際，科名、仕宦、兵革、羈旅，舉一生安樂憂患，蓋亦未嘗不同。」¹¹¹兩人年輕時就認識，一生的安樂憂患與共。

許南英的兒子許贊堃在其所撰寫的〈窺園先生詩傳〉中指出：「二十四歲，先生被聘去教家塾，不久，自己又在窺園裡設一個學塾，名為聞樾學舍。當時最常往來的親友是吳樵山（子云）、陳卜五、王泳翔、施澧舫（士洁）、丘仙根（逢甲）、汪杏泉（春源）、陳省三（望曾）、陳梧岡（日翔）諸先生。他的詩人生活也是從這個時候起。」¹¹²許南英成立「崇正詩社」，開始其詩人生活，即邀施士洁參與，並與吳樵山、陳卜五、王泳翔、邱逢甲、汪春源、陳省三、陳梧岡等人吟詠賦詩，和詩不已。

施士洁擔任海東書院山長時，許南英獲唐景崧選拔入海東書院就讀。兩人同在海東書院，年紀相仿，施士洁將同年紀的許南英視為切磋詩作的文友，不僅著詩唱和，編訂作品集時，「手自編訂未梓行，先將稿本示南英。」¹¹³許南英也可先睹為快。

乙未之時，兩人曾一同招募義勇軍，割臺之後，兩人先後內渡，曾在廈門短暫晤面。後來因許南英避走東南亞、流離各縣之間，兩人分隔，但仍詩文往返不斷。光緒三十四年許南英有〈寄懷鄭養齋（臺北廩生，北郭園鄭祇亭先生之孫）〉：

北郭園林黯夕暉，主人搖落景全非。看詩我不藏人善，入世君真與俗違。
冰雪青操新皂帽，風流文采舊烏衣。鷓鴣（養齋能詩時有小鄭鷓鴣之號）本是中原鳥，
變調常啼去不歸。

臺灣割讓給日本已過了十餘個年頭，清廷仍無力收回故土，家國淪陷是許南英等人無法抹滅的傷痛，他們也永遠成了只能啼哭「去不歸」的孤鳥了。在許南英擔任三水縣令時贈施士洁〈施澧舫山長在廈用「寄鄭養齋原韻」作詩二首寄贈，並索和章；仍用原韻奉呈〉，訴說兩人情誼及當時的處境和心境：

疏林暮景挂斜暉，轉悔今非似昨非。一別真成遊子恨，十年竟與故人違！
重來彭澤陶元亮（時予復任三水），遙憶遼東管布衣。我已無家長在客，守松三
度去來歸（三水官廨有堂名「守松」）。

滄溟東望日含暉（「滄溟曉日」為臺南八景之一），城郭人民嘆已非！亂世功名無所用，
平生心迹不相違。詞章應世東洋體，婦孺還鄉大襖衣。我愛鷺江師與

¹¹¹許南英：《窺園留草·施序》「臺灣文獻叢刊第一四七種 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年，頁1。

¹¹²這段文字收入許南英《窺園留草》同前註，頁235。

¹¹³〈讀施澧舫山長詩草，恭擬題詞〉，同前註，頁16。

友，獨存風骨忍言歸？¹¹⁴

乙未割臺，許南英匆匆內渡，在臺灣仍有一大片棄置的田產尚未處理。民國初年時，他回臺掃墓探親，有人勸他入日本籍，以領回田產。雖然許南英的生活已窮無分文，但文人的風骨猶存，許南英還是不願成爲殖民地的子民，將其所剩分給族人，自己仍回到廈門。後復任三水縣令，故曰：「重來彭澤陶元亮」，說自己就像重新復任彭澤縣令的陶淵明。但從「遙憶遼東管布衣」，知道許南英非常淡薄名利。據《三國志·魏書·管寧傳》、《世說新語·德行》的記載，管寧（西元158-241年），字幼安，東漢北海朱虛人。管寧年少時與華歆、邴原一起四處遊學，管寧曾與華歆共同在園中鋤菜，見地上有塊金子，管寧照樣揮鋤視金與瓦石一樣，華歆卻拿起來瞅了瞅才擲到一旁去。又兩人曾同席讀書，外頭有坐著軒車、穿著華麗冕服的人經過，管寧不作理會，繼續苦讀，但華歆卻放下書本出去觀看，管寧便把席子割開兩邊，分開來坐，說：「子非吾友也！」。此即爲「割席斷交」的典故。管寧一生，戴皂帽、穿布衣，其處亂世而不同流合污的高士節操，頗受人們愛戴。管寧的教化，風行整個遼東，老百姓也都受到了管寧崇高道德的影響而移風易俗。魏文帝曹丕及魏明帝都曾下詔徵管寧爲官，管寧都固辭不受。由此可見許南英的胸懷與志趣。

民國二年（1913），許、施兩人在廈門相遇。經過十幾年的分離，歲月的摧殘、生活的磨難，老友重逢，心中百感交集。施士洁有〈許允白、汪杏泉 兩君，勞燕分飛，條逾十稔。今日薊江萍水，天假之緣。讀允白『壽杏泉詩』，感憾係之；走筆次韻，用質吟壇〉：

汝南許劭存鄉粹，潭水汪倫識友心。不分辭官效彭澤，依然寄食類淮陰。
此生薇蕨仍周土，吾道荆榛遍孔林。安得薊江都化酒，三人邀月影同斟。¹¹⁵

當初因爲避難而離開鄉里，匆匆十數年已過去，身爲「遺民」的無奈與悲哀，只有對方才能體會。在這一年的秋天，施士洁特地去拜訪擔任龍溪知事的許南英，與許南英、關介堂、汪琛笙等人唱和。¹¹⁶「汝南許劭存鄉粹」，是仰慕東漢許劭「月旦評」的盛名。東漢時，許劭、許靖兩人爲堂兄弟，平輿（今臨泉）縣人，節操高尚，觀察敏銳，愛好在一起評論鄉黨人物。因每月初一日更換一個評論題目，所以稱爲「月旦評」。許多學子一旦受到好評，便聲名遠揚。曹操年輕時也曾備禮求見，許劭評論說：「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許劭清高自負，不趨炎附勢，汝南太守聘他爲功曹，清正廉潔的官吏十分歡迎，而品質不端者都很害怕。至於「潭水汪倫識友心」，則是出自李白〈贈汪倫〉：「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

¹¹⁴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一冊，頁240。

¹¹⁵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278。

¹¹⁶這一次的聚會之後，許南英有〈和耐公送關介堂原韻〉四首，《全臺詩》第十一冊，頁309；施士洁亦有〈送別關介堂明經其忠歸莆陽（癸丑十一月同客龍溪邑署）〉《全臺詩》第十二冊，頁279、〈感事書懷，再疊前韻寄介堂，並質琛笙、允白〉《全臺詩》第十二冊，頁280。

倫送我情」，可見彼此友誼之深厚。「此生薇蕨仍周土」出自《史記·卷六十一·伯夷列傳》：「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陷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指商滅周興之時，伯夷、叔齊不忍故國之亡，隱居山野，義不侍周的故事。「吾道荆榛遍孔林」則是許南英等人本想奉行孔子至道，無奈荆榛滿地，阻障難行。

民國四年，許南英應菽莊主人林爾嘉聘為鐘社詩友，施士洁也在前一年參與菽莊吟社。彷彿回到崇正詩社時的互動，兩人日夕酬唱，只是物換星移，從〈和允白韻兼示菽莊主人〉已透露出此時心境已從往日的意氣風發轉為悲涼滄桑：

北海琴尊坐上人，不堪回首舊鯤身。粵東仙吏歸來也，又見詩豪許奉新。
到此寧然已死灰，得宗天賦是樗材。相逢剩水殘山裏，私幸鬪詩汐社來。
風流浪說老黃湄，塗抹年來不入時。一百八聲鐘夢醒，賺人幾句菽莊詩。¹¹⁷

兩個步入暮年的臺灣人，既病又窮，在異鄉溫習著家鄉的一景一物、安慰彼此暮年孤寂的心。

這樣的相聚只維持一年，隔年許南英便因經濟窘困，至蘇門答臘棉蘭為華僑張鴻南先生編輯生平事略。再隔一年，就因病逝世於棉蘭，享年六十三歲。

施士洁和許南英，同年出生、同地成長，二十幾歲建立情誼一直到晚年依然不變。這中間經歷了戰亂的生死關頭，歷經了棄家逃亡的血淚變動，這一對一起成長、一起護臺、同時陷入各自漂泊的患難之交，又再聚首時，昔日的雄心抱負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衰老之音、黍離之痛。痛失家園，貧病交加，晚景淒涼，唯有經歷同樣生命歷程的彼此最能體會。許南英和施士洁在唱和的文友中，延續時間最長，也是最頻繁的一對，安樂憂患與共，見證彼此的生命！

¹¹⁷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 289。

第三章 切磋砥礪

詩能抒發情志，也能與友人彼此敦勉。朋友之間有「切磋砥礪、互勉互助」之道，詩人不見得有金錢能力救助他人，但精神上的撫慰，其成效有時勝過金錢援助。晉朝陶淵明〈移居〉二首之一：

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
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敝廬何必廣，取足蔽床席。
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陶淵明柴桑里的老家不幸毀於祝融，他移居到南村居住，那應該不是偶然的，因為南村住著忠厚誠摯的君子如顏延之、殷晉安等。陶淵明〈移居〉描寫他住在南村之後，和好友過從甚密，「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可見他和好友常常「切磋砥礪」，是多麼愜意的生活。

唐朝韓愈和孟郊友誼甚篤，彼此留下不少互相勸勉的詩篇，例如韓愈〈江漢答孟郊〉：

江漢雖云廣，乘舟渡無艱。流沙信難行，馬足常往還。
淒風結衝波，狐裘能禦寒。終宵處幽室，華燭光爛爛。
苟能行忠信，可以居夷蠻。嗟余與夫子，此義每所敦。
何為復見贈，繾綣在不諼。

前半首，意謂：人處世間，難免遇到許多困難，但可能有種種因應之道。後半首則認為，在交朋友方面也一樣，「苟能行忠信，可以居夷蠻」。因為他相信《論語·衛靈公》篇，孔子所言：「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最後則強調：我和你都深明此理，而我還是再次提出來互勉，目的是為了反復叮嚀，才能確保不遺忘這番大道理。

第一節 明鄭時期

明鄭在臺二十三年期間，當時流寓臺灣的明朝遺老懷抱一種延續明朝正統，恢復明室的希望。這些遺老們「躬遭國恤，漂泊海隅，冒難持危，齋志以沒。緬

懷大節，超邁時倫。振民族之精神，揚芬芳於異代。」¹，爲了反清復明，忍受飢寒交迫、餐風露宿，因此在此一時期，詩作多是在生活困頓、貧病交加中彼此安慰，相互砥礪。

（一）沈光文

全祖望說沈光文來臺後「受一廬以居，極旅人之困」²，程頤曾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³沈光文是明朝的遺老，從他自紹興出奔，就窮災厄運接連不斷，間關輾轉，漂泊到海島臺灣。他的處境艱難，生活窮愁，這種種複雜悲鬱的情緒，交織成沈光文的心靈世界。「窮」、「餓」、「饑」等字眼，是他生活苦況的忠實告白，也是他不服異族統治的意志力的象徵。⁴這種意志力造就了沈光文高尚的人格，讓他充滿志節，如龔顯宗所言：「沈光文在桂王時只當了個太僕少卿，位卑權小，卻能拒絕閩督李率泰官祿的誘惑；受鄭經壓迫，亦不改其志。」⁵

可從詩作的描寫了解其困頓的生活，從三則他與曾則通的詩可見其當時落魄處境。〈曾則通久病以詩問之〉：

子固今能詩，恨其多病耳。豈疑聖人徒，乃踵吾家美。
買藥則無錢，受饑偏不死。揮毫但苦吟，應即霍然矣。⁶

曾則通也是明末來臺遺民，有如曾參和聖人徒，滿腹經綸，才華洋溢。雖久病在床，卻沒有錢可買藥醫，因此只能揮毫並苦吟；此詩勸慰曾則通病應很快即可痊癒。

沈光文餐風吸露，海天久滯，忍辱饑寒，生活艱困，乞食無處，只好向曾則通借米。〈柬曾則通借米〉：

邇來乞食竟無處，饑即驅我亦不去。甌中生塵興索然，飧風吸露望青天。
窮途依人仍不足，自顧已忘榮與辱。何當稚子困餓啼，絕不欲我作夷齊。

¹語出〈東寧三子詩錄序〉，見連橫《雅堂文集》（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年3月），頁41。

²〔清〕全祖望撰；朱鑄禹彙校集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之《鮚埼亭集內編》，頁499。

³郭齊、尹波點校：《朱熹集》（成都市：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頁1127。

⁴劉昭仁：《海東文獻初祖沈光文》，頁107。

⁵龔顯宗：〈論沈光文研究〉《第二屆臺灣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1999年12月18日），收錄於廖美玉主編：《臺灣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市：成功大學中文系，1999年），頁352。

⁶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38。

勉學魯公書新帖，呼庚未免為臣妾。嗟，嗟，苦節尤難在後頭，一日不死中心憂。⁷

雖然家中的米桶佈滿灰塵，一粒米也沒有，只能吃著風、吸著露水、看青天。走到窮途，即使找人依靠，還是不夠維持生計，我已經忘掉所謂的榮與辱。但是稚子因餓肚子大聲哭鬧，使我無法像伯夷、叔齊，清高亮節，無畏窮困。只能勉強自己，學習唐朝顏真卿〈與李太保乞米帖〉，向人乞討食物；向人討乞，未免成為弱者了。預料這樣苦難的日子只會越來越難熬。一首向曾則通借米的詩，足見沈光文已捉襟見肘，窮困至極。

〈答曾則通次來韻〉

海天滯跡久，世受國恩同。事業饑寒後，身名忍辱中。
困當堅骨力，閒足老英雄。握手相憐處，何須怨谷風。⁸

盛成謂：「此詩當在成功逝世，鄭經繼位，則通來臺之後，曾則通來詩，安慰故太僕，光文答之。」⁹詩中〈谷風〉出自《詩經·小雅》，詩寫道：「將安將樂，女轉棄予。」「將安將樂，棄予如遺。」「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依照《詩序》的解釋，〈谷風〉是描寫「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的作品。沈、曾兩人握手相憐，徒傷俗薄，雖然年老，英雄無用武之地，仍然和曾則通有不忘明室的同感共鳴，兩人窮病相連，以詩相互告慰，深具遺民重氣節的情操，卻無力扭轉時局的悲傷之感。

在〈盧司馬惠朱薯賦謝〉¹⁰

隔城遙望處，秋水正依依。煮石煙猶冷，乘桴人未歸。
調饑思飽德，同餓喜分薇。舊德縈懷抱（盧昔為我郡兵憲），于茲更不違。

陳丹馨《臺灣光復前重要詩作家作品研究》：「沈光文有與盧若騰¹¹來往詩作〈盧司馬惠朱薯賦謝〉中自註：『盧昔為我郡憲』。光文為浙人，若騰為浙江提刑按察司事，本詩之司馬當指盧若騰。」，盧與沈不僅是舊識，且同為復社成員兼師友（盧長沈十五歲）。沈光文短暫停留金門時窮困至極，收到盧送的朱薯，高興至極，詩中除了表現饑貧的困頓生活，更表達了沈對盧司馬的感恩之情。

⁷同上註，頁 39。

⁸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53。

⁹盛成〈沈光文自著詩文中之自述〉，輯入龔顯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頁 426。

¹⁰同註 7，頁 46。

¹¹盧若騰（1598-1664），字閑之，又字海運，號牧洲，晚號留庵，自稱“自許先生”，福建浯嶼（今金門）人。

另有〈貸米於人無應者〉：

同是窮途同作客，飽得煙霞煮得石。但使清虛腹裡存，詩瘦偏多新意格。
也知詩瘦恰隨秋，高飛秋色入浯州。蒼狗浮雲倏變幻，老我狂愚我自羞。
西山尚有中子在，周全應盡性天愛。乃竟二餓千載垂，旅處寡親益增愾。
我來避世如避秦，上下無交餽贈屯。倘能屈曲為小賤，何妨白日竟驕人。
驕人者流世所敬，不辨笑邪反笑正。大家勢利正營營，誰向此中審究竟。
昨夜夢中誰贈雲，醒時拾得似紛紛。人間世事尚難料，如何天上獲相分。
感此高誼思所報，木瓜何以投永好。今日幼安固如何，卻亦未曾除皂帽。¹²

此詩乃清順治十八年作答於張煌言的〈得故人書至自臺灣〉。邵笠在《和夫子貸米詩》¹³一詩中：「莫以貧為病，吾儕本寂寥。瓶罌雖久罄，意氣不全消。張子仍存舌，陶公肯折腰？有鄰雖貸米，相對慰清宵。」寫的是貧賤夫妻向鄰人借米度日的窘境。而沈光文則以此詩極言全家饑餓之狀。「乃竟二餓千載垂」道盡朝不謀夕，「大家勢利正營營，誰向此中審究竟」，訴說人情冷暖的境況，充滿沮喪失意和絕望心情。「昨夜夢中誰贈雲，醒時拾得似紛紛。人間世事尚難料，如何天上獲相分。」他說昨夜夢見有人以雲彩相贈，醒來後，發現世間的生活都難以打理了，獲贈雲彩有何用處？不過，正如《詩經·衛風·木瓜》：「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他還是表明懂得感恩圖報。這一無人救濟的艱難時期，對於沈光文而言，並未生怨。「同是窮途同作客，飽得煙霞煮得石」取用《神仙傳》卷一的典故：

白石先生者，中黃丈人弟子也，至彭祖時已二千餘歲矣，不肯修升仙之道，但取不死而已。初以居貧，不能得藥，乃養羊牧豬，十數年間，約衣節用，置貨萬金，乃大買藥服之。常煮白石為糧，時人故號曰白石先生。彭祖問之曰：「何不升仙之藥？」答曰：「天上復能樂比人間乎？天上多至尊相奉事更苦於人間。」故時人呼白石為隱遁仙人，其不汲汲升天為仙官，亦猶不求聞達者也。¹⁴

用仙人煮石的傳說以喻自己的心志。「今日幼安固如何，卻亦未曾除皂帽。」最後更以經常戴黑帽，穿短衣布裙的管寧自比，肯定自己清寒自處的節操。另在〈陪飲賦懷〉中也透露其志向，

問余東向亦何為，屢與王侯泛酒卮。夙昔襟期空自許，於今行跡有誰知。
年衰難入驅羊夢，衣敝常多捫蝨時。明歲土膏應早發，好隨陶亮共扶犁。¹⁵

¹²同註 7，頁 39。

¹³《國朝閩秀正始集》：二十卷，附錄：一卷，補遺：一卷，又附題詞：一卷（清惲珠輯）。

¹⁴〔晉〕葛洪撰；周啓成注譯：《神仙傳》（臺北市：三民出版社，2004 年 1 月），頁 27。

¹⁵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25。

有關「驅羊夢」一語，漢魏時代的皇甫謐在《帝王世紀》中記載：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群。醒後黃帝自我分析：「風為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鈞弩，異力者也；驅羊萬群，能牧民為善者也。」於是，遍訪天下，終於在海邊遇到風后，在大澤求得力牧，成為他治理天下的賢臣。「年衰難入驅羊夢，衣敝常多捫蝨時。」道盡年老力衰，難有作為，只能穿著破舊的衣裳，捫蝨閒談而已。既不聞問國事，惟有效法陶淵明務農去了。

第二節 清領時期

一、孫元衡：

孫元衡，生卒年不詳，字湘南，貢生出身，安徽桐城人。孫元衡曾四次出仕，歷任山東新城知州、四川漢州知州兼攝綿州、臺灣海防同知、山東東昌知府。康熙四十四年（1705），臺灣發生旱災，米價居高不下，人民苦於饑荒，孫元衡令所有商船運米，多者重其賞；否則罰，於是南北客艘雲集，米價頓減，臺民得免於饑餓。康熙四十五年，奉令兼攝諸羅知縣，興修文廟，建義學。康熙四十六年，署臺灣府符，設置學田，資助清貧寒士，嚴緝捕法而使宵小收斂。秩滿，遷山東東昌府知府。慈惠愛民，縣民建坊立碑以示愛戴。¹⁶

孫元衡於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與王啓洙一同纂修《新城縣志續志》，現收藏在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另有兩本詩集刊行：《片石園詩》及《赤嵌集》。孫元衡任漢州牧時，每對房公片石就想起家鄉舊園，因此將詩集命為《片石園詩》，全書計有323首詩作。《赤嵌集》是孫元衡宦臺時所作，舉凡臺灣山川、風物、蟲魚、草木，均寄情詩歌，志在移風易俗。共計詩歌360首，王漁洋加以評點，合為《赤嵌集》。

甲贈詩予乙，乙再回贈甲詩，這種你來我往的形態叫贈答詩。贈答詩和唱和詩相似，不同之處在：贈詩是專為一明確對象寫作的，答詩則必須針對別人贈詩的內容作回應，不必考究音韻上的應和；而有時只有贈詩，受贈一方並無答詩，這些特點和唱和詩是不相同的。孫元衡交遊之中，能彼此以詩會友。一般人認為交際應酬之作，比較缺乏真情，但值得一提的是，孫元衡此類詩作，亦直抒胸臆，以內心的真情相對，並未流於草率，論析如下：

（一）官宦好友

¹⁶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251。

仕宦多年，孫元衡結交了不少同僚好友，他們或以文交往，或舉杯相邀，因此也留下一些贈答作品。在孫元衡得知奉調臺灣之時就曾寫道〈除臺灣郡丞，客以海圖見遺，漫賦一篇寄諸同學〉：

中原十五州，無地託我足。銜命荷蘭國，峭帆截海腹。披茲瀛壖圖，島嶼紛可矚。回身指南斗，東西日月浴。颶風怒有聲，駭浪堆篷幅。滌汔終古心，瀟瀟萬里目。毫釐晰舟輿，稊米辨巖谷。道莽裸體人，市莽連雲竹。覽者睫生芒，聞之肌起粟。寄語平生親，將毋盡一哭。¹⁷

對於一個生於陸、長於陸的人來說，海外是一個絕對陌生的國度。作品一開始，孫元衡抒發出沈痛到無語問蒼天的哀傷，天地之大，遼闊的十五州中卻沒有一地容得下自己。海上的颶風一旦颳起，會發出彷彿是含恨愠怒般的怒號；那些「道莽裸體人，市莽連雲竹」街頭巷語傳說的恐怖景象，大概是指臺灣的原住民不太穿衣服，這些訊息都會令人好像眼臉生芒般不舒服，聽到就令人冒雞皮疙瘩。早期清人對臺灣的認識並不完全，在他們眼中，對於臺灣氣候、自然景觀和生活習慣是陌生的，尚未開闢的荒蠻景象，也使一般人對臺灣存著畏懼的心理。在還沒有親自走訪臺灣之前，光從一幅客人贈送的海圖，就能發抒出這樣龐大且無力的惶惶不安的惴惴情緒。孫元衡僅將這一篇作品，獻給親友同學們，希望大家不要爲了他這樣悲慘的境遇而同聲哭泣，頗有留下最後隻字片語的遺言意味。

在這首詩中，臺灣的山水風土在想像中被描繪成野蠻雄奇、險怪獨特的亞熱帶異境，足見作者的生花妙筆，王漁洋先生評點曰：「跌宕英奇，造物將以湘南此行補張融、木華所不逮，非偶然也。」張融與木華皆曾寫〈海賦〉，但王漁洋認爲，孫元衡有關臺灣奇幻海國的創作，並不遜於張融、木華等先人摹寫海洋的詩篇。而事實也證明，臺灣的險異山水，觸發詩人的詩興巧思，《赤嵌集》的藝術成就有口皆碑，可見王漁洋這句評論並沒有過譽。

〈寄耀州牧陳二濂村有序〉：

余與濂村同作吏西蜀，暇則詩酒盤桓，榮辱得失澹如也。茲予南渡海而濂村西入關，感秦、閩之間隔，不無慨焉。

分塗恰類罷參僧，五斗奚由覓上乘。寶梵奇懷歸袂裊，魚蠶幻夢入鯤鵬。宦情應共詩情瘦，吾道難禁吏道能。四十八言離恨切，九迴為置一條冰。¹⁸

¹⁷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252。

¹⁸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253。

此詩是孫元衡來臺途中所做，同樣展現了不願來臺的無奈。寫詩給舊日同僚陳濂村，孫元衡即將南下渡海至臺，而陳濂村將往西到陝西，兩人在途中分道揚鑣。

孫元衡來臺之前，擔任漢州知州一職，為地處偏僻，漢人、原住民雜處的地方。沒想到卸下漢州之務，離開四川，反而要渡海到更偏遠的海隅。海象的變化與海上的航程，對安徽人孫元衡來說，是相當大的磨難。任邊陲地區的地方官有許多不悅和無奈，「宦情應共詩情瘦」，為官的工作態度消沉，甚至也不想寫詩。因此興起「五斗奚由覓上乘」，感嘆為五斗米折腰，身不由己，「吾道難禁吏道能」，更是孫對自己治理人民，為地方首長應承擔的政治責任失去了信心，認為自己無法勝任臺灣海防同知之職。末聯「四十八言離恨切，九迴為置一條冰」言離愁猶難解，離愁雖難解，但詩人仍言「魚蠶幻夢入鯤鵬」抱持著揚志而進的仕宦心理。鯤鵬是來自《莊子·逍遙遊》：「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¹⁹李白的詩中亦常以大鵬神話表現心志，盧明瑜說道：「大鵬的威猛，象徵的正是李白不可一世的才情，唯有在廣闊的天宇中才能迅飛疾奔，通過對『大鵬』這個藝術形象的描繪，那股石破天驚的氣勢，把詩人在神話奇誕的世界中極欲掙脫現實桎梏的企圖、廣遠宏大的思想境界展現了出來。」²⁰詩人以鵬鳥自喻，表現了和莊周、李白相同的情感。此詩除了寄託相思之情，也是抒發孫來臺前懷著一展鴻圖的抱負。

（二）文人雅士

孫元衡在交友贈懷方面，也善於結合古人今事，以古喻今。在贈答詩中更大量用典，例如：〈贈許秀才遠〉

傲骨凌霜迥出塵，閒拋詩畫與鄰鄉。韓康賣藥梅生隱，道是尋常行路人。²¹

詩中引《文選》卷三一江淹的雜體詩〈左記室〉：「韓公淪賣藥，梅生隱市門。」也算是引用人事典故。韓康賣藥於長安，三十年，口不二價，童叟無欺，就憑著正直，使其名字入《後漢書·逸民列傳》，名流千古。《漢書·梅福傳》中記載梅福於王莽篡政時，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此典故後用於超脫凡俗，避世求仙之意。孫元衡引用這兩個典故，旨在突顯許遠秀才超凡脫俗的風骨，說

¹⁹莊周著，黃錦鉉註譯：《新譯莊子讀本》，（臺北，三民書局，1983年），頁51。

²⁰盧明瑜：「太白喜愛以神話中非梧桐不棲、非琅玕不食的鸞鳥自比，而以凡庸的群雞、燕雀喻群小，其筆下自喻之鳳鳥，經常處於饑困無依的窘迫中，四處尋覓琅玕佳實、梧桐瓊枝，這反映出詩人仕途落寞的景況，在主觀意願上雖有安邦定國之志，而客觀現實生活中卻屢遭窮困，同時也展現『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傲骨，畢竟太白對於小人蒙蔽、排擠忠良極為憤慨，始終不願與雞鶩同群。」（〈李白神話詩歌自我象徵之探討〉，《德明學報》，1999年1月，第十四期），頁133。）

²¹同上註，頁308。

明其人雖身處市井，卻難掩高遠出眾的人格。詩中使用典故後，對友人的誇讚，更具說服力，意境也更加高超。這類贈答詩將勉勵之意隱含在典故中，以古人來頌揚今人，是孫元衡常用的一種手法。

二、熊學鵬

熊學鵬（1715～1779），字雲亭，號廉村，江西南昌人。清雍正八年進士，授兵部主事，乾隆五年任山西道監察御史，乾隆七年奉旨擔任巡臺御史，次年，兼提督學政，主歲試，留任一年。九年差滿，陞任太常寺少卿。乾隆十二年因巡臺御史任內「積習相沿，因循滋弊」，革職留任。十三年（1748）充貴州鄉試副考官，於廣東巡撫任內因事革職，籍其家，發往四川省辦理軍需奏銷事務，乾隆四十四年（1779）卒，年六十五。其〈再答六司諫〉云：

思君正詠池塘句，忽接魚箋笑口開。狂態於今猶未減，素心依舊不須猜。
采風已有詩千首，遣興何妨酒百杯。同在天涯懷鳳闕，幾時聯轡入燕臺。²²

此詩與白居易〈與元稹書〉之報三泰頗有異曲同工之處，熊學鵬與友人牽轡乖隔，兩地相思，忽得友人書信，心情頓開，雖居異地，但有友人書信相慰，於是遣興喝起小酒，並敘自己理臺功績（采風已有詩千首），談到報國心志，詩人說「素心依舊」、「今猶未減」，末聯「同在天涯懷鳳闕，幾時聯轡入燕臺」深深說出對金鑾殿的想念，以及與故人重回鳳闕的殷切盼望。

三、章甫

章甫字申友，又字文明，號半崧。章甫是當時第一個擁有個人詩集付梓的臺邑文人，詩集名為《半崧集》。在那宦遊文人充斥，本土文人缺乏的乾、嘉時期，《半崧集》的出現，特別引人注目，章甫為臺灣文人在臺灣文學版圖上佔了一席之地。臺灣府臺灣縣學教諭熙臺梁上春為《半崧集》作序，《臺灣歷史人物小傳》²³引用《半崧集》之序：「章甫，號半崧。…性嗜古，天份甚高，凡經史百家無不採其精神醞釀之…尤詩人俱佳」。《臺灣才子》²⁴、《臺灣文學史》²⁵亦云：「章甫是乾隆年間文學成就最高的一位詩人」。這些書皆一再推崇章甫天份極高，不僅精通經史百家，詩學上更有極大的成就，是清乾、嘉時期臺灣第一人。

（一）籍貫的考證

²²施懿琳：《全臺詩》第二冊，頁230。

²³盧錦堂，《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時期》，（臺北：國家圖書館，2001年6月），頁231。

²⁴陳貽庭，《臺灣才子》，（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年8月），頁7。

²⁵劉登翰，《臺灣文學史》，（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1年6月），頁175。

有關章甫之籍貫眾說紛紜，歸納起來有二種：其一認為章甫為福建泉州人，三十二歲始來臺；另一認為章甫祖籍福建泉州，是土生土長之臺邑詩人。

認為章甫三十二歲來臺的有：學者江寶釵在其著作《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言：「章甫，字申友，別號半崧，福建泉州人，以歲貢設教里中，三十二歲遷臺，設帳郡治（今臺南市）²⁶。」，把章甫視為遊臺詩人；盧錦堂著的《臺灣歷史人物小傳》寫章甫是泉州人，三十二歲遷臺²⁷；陳貽庭的《臺灣才子》，也以為章甫原籍福建泉州，三十二歲時由福建來到臺灣，定居於當時的臺灣縣，也就是今日的臺南市²⁸。

認為章甫為臺邑詩人有：連雅堂著的《臺灣詩乘》卷四只說，章甫是臺邑人²⁹；《全臺詩》第三冊標示，章甫是臺灣縣（今臺灣省臺南市）人³⁰；陳昭瑛的《臺灣詩選註》裡簡明地說，「章甫，臺南人」³¹；劉登翰主編的《臺灣文學史》亦認為章甫是臺南人³²。

就《半崧集》來考證，章甫在《半崧集·自序》中談到「惜航海登舟，嘔迷輒甚；三次勉赴棘闈，遂不復西之度。當是時，年三十有二；今老矣…」³³。其〈輓亡友李瑾卿〉詩中提及「鹿島分舟送遠行，舟南舟北不勝情。可憐望斷帆檣影，即是離情判死生。」，乾隆四十八年（1783）章甫年約二十九歲，他西渡赴福建考試，李瑾卿送他至鹿耳門。二人乘坐的船剛好一南一北，豈知，此一別即成死別³⁴。另有〈丙午（1786）林逆之變予募義堵禦戊申（1788）中堂福公奉命平臺誌慶〉³⁵一詩，丙午（1786）年林爽文事變時即乾隆五十一年（1786），是時章甫三十二歲，他組織義軍對抗林爽文的軍隊。

另章甫〈哭父〉詩十二首之十「每把雙闈動輒思，肯因白首墜青雲。傷心遺訓隨流水，空樹文壇早冠軍。」³⁶詩中章甫自註：「父攻舉子業，至老不倦。逝前數日，嘗曰：『來年壬子（1792）科，嘗航海同赴棘闈。』」今據章甫〈先考妣行略〉一文中所述一切，及由其詩作之內容，再加上章甫母舅吳必達是臺郡的恩貢等種種說法及事由，可證明章甫於三十二歲始來臺的說法並不正確。因此據章甫詩作及雜文之說法，章甫在其父親那一代，早已在臺灣居住，其證明可謂明

²⁶江寶釵：《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嘉義市：嘉義市立文化中心，1998年6月），頁110。

²⁷盧錦堂：《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時期》，（臺北：國家圖書館，2001年6月），頁231。

²⁸陳貽庭：《臺灣才子》，（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年8月），頁7。

²⁹連橫：《臺灣詩乘》，（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2年），頁150。

³⁰施懿琳：《全臺詩》第三冊，頁304。

³¹陳昭瑛：《臺灣詩選註》，（臺北：正中書局，1996年2月），頁70。

³²劉登翰：《臺灣文學史》，（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1年6月），頁304。

³³臺灣文獻叢刊《半崧集簡編》原序五，（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年5月），頁11。

³⁴施懿琳：《全臺詩》第三冊，頁399。

³⁵同上註，頁358。

³⁶同上註，頁392。

矣！

（二）生卒年考證

章甫的生卒年也有不同的說法，《續修臺灣縣志》簡述：「章甫，嘉慶四年（1799）歲貢。」³⁷餘未再說明。《全臺詩》認為章甫生於乾隆二十五年，卒於嘉慶二十一（1760~1816）³⁸。但《臺灣詩選注》³⁹、《臺灣才子》⁴⁰、《臺灣歷史人物小傳》⁴¹、《臺灣文學史》⁴²都認為章甫生於乾隆二十年（1755），卒於嘉慶二十一年（1816）以後，以上兩種說法有出入。

在《半崧集》裡，章甫的〈自序〉作於嘉慶二十一年（1816）三月，有云：「余少耽詩歌，長多題詠，老不廢吟，六十年來不知何以一往情深也⁴³。」再者詩集裡有〈甲子(1804)五十感懷〉一詩，「甲子」即嘉慶九年（1804）。由此推斷，章甫約生於乾隆二十年（1755），並非《全臺詩》所謂生於乾隆二十五年（1760）。至於章甫何時逝世？前〈自序〉已提到嘉慶二十一年（1816）章甫已有六十二歲了，其詩集裡亦有〈六十春詠〉一詩：「老天開泰亦陽三，奈我官骸漸不堪。吾輩幾曾周甲子，故人半已盡丁男...」，因此足以證明，章甫逝世之年紀已超過六十二歲，而《全臺詩》中章甫的年紀算算也不過五十六歲，顯然《全臺詩》的說法有誤。

（三）章甫的功名路

明清時期臺灣的讀書人，欲實現仕宦之路的夢想，必得渡海赴閩參加科考，但海上的交通，不比陸地，稍不留慎，便淪為波臣。章甫一生三次赴福建應考，每次搭船嘔吐的經驗，令他難忘。雖有三次赴棘闈，但都落榜，從此再也不赴試，並把心聲寄託於詩歌之中。章甫〈放洋〉一詩：

鹿島駛飛航，橫衝大小洋。耳聞催發棹，背指遠離鄉。
風便波無力，潮平月有章。澎峰奇六六，畫界水中央。⁴⁴

此詩說明當時來往臺灣島與內地的船必須借助風力。如果風力不足，往往會遲滯洋中，得等到風力強盛，始可揚帆。凡往內地的船，都在黎明時出鹿耳門揚帆出

³⁷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第二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年6月），頁204。

³⁸施懿琳：《全臺詩》第三冊，頁304。

³⁹陳昭瑛，《臺灣詩選注》，（臺北：正中書局，1996年2月），頁70。

⁴⁰陳貽庭，《臺灣才子》，（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年8月），頁7。

⁴¹盧錦堂，《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時期》，（臺北：國家圖書館，2001年6月），頁231。

⁴²劉登翰，《臺灣文學史》，（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1年6月），頁171。

⁴³臺灣文獻叢刊《半崧集簡編》原序五，（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年5月），頁11。

⁴⁴施懿琳：《全臺詩》第三冊，頁321。

海；清明後，南風起，從鹿耳門直去；白露後，北風漸漸盛發，就要到鹿耳門外北邊的隙港口，才可開始航行。船往西北航行至澎湖，再由澎湖至鷺江（廈門）約有三百里，再至榕城（福州），舟車勞頓，非常不便。

另臺灣海潮流分爲南北，從臺灣抵達澎湖爲小洋，從澎湖抵達廈門爲大洋，所以亦稱作重洋。但臺灣至內地之洋稱爲黑水洋，潛藏危機，每年六、八月；十一、二月及正月，時而颶風狂掃，時而颱風肆虐⁴⁵。從臺灣渡海到內地的過程，多變的氣候，使得文人在渡過黑水洋時，多了不安的情緒，在海上究竟會遭遇多少困難又會有多少人葬身在這海域，因此文人遠赴福建科考是一項極危險的艱巨考驗。

從章甫詩〈次廣文吳友山臺陽懷古雜詠元韻〉六首之二，稍可了解臺灣和內地交通之險惡，渡海之人，上船之後便將生死交付命運了，其詩云：

紅毛據海鎮王城，蠻語埋冤舊日名。錯認打貓為射虎，驚占來鱷即奔鯨。
若尋戰壘經燒劫，或泛仙槎可步瀛。借地牛皮何處是，漁翁指點渡安平。⁴⁶
作者註：「原漳泉土音讀臺灣，字與埋冤同，故改臺灣城為安平鎮。」

詩一開始即反映出渡海的難度和危險，「埋葬冤魂」是「渡海」移民困境的隱憂。而章甫父親章廷剛三次赴棘闈⁴⁷，一次在乾隆乙酉年（1765）返臺時泊船澎湖遭遇颶風，倖免於難。〈次海東書院山長宋荔卿歸粵西兼赴禮闈留別元韻〉四首：「老大久已業荒荒，聞道先生返故鄉。下里敢聯高曲妙，小言愧和大聲長。南來吾道傳薪火，北上公車飽劍霜。便挂雲帆閩海去，波臣效順渡重洋。⁴⁸」，功名對古時讀書人而言，是一條不歸路，對臺邑文人而言，更是如此。

儘管有形和無形的路都是那麼不平順，即使是博學如章甫者也很難跳脫功名的桎梏。從章甫勉勵兒子章采〈示采兒〉一詩中更可看出其對功名的嚮往，詩中對兒子殷殷教誨，期勉其兒光耀門楣。「人無百歲身，形骸難長保⁴⁹」他體會到人生壽命有限，需留名千載，爲使名留千古，當以讀書爲最重要的方法。章甫一生三次赴福建應考，但都落榜。章甫未能在科考上如願以償，於是他把希望寄託在兒子身上，盼望他成名要趁早。

章甫對自己的天分頗爲自豪，所以想要有一番的作爲以展現自己的長才。他

⁴⁵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第一冊）》，頁 27-31，（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年 6 月）

⁴⁶施懿琳：《全臺詩》第三冊，頁 379。

⁴⁷棘闈：科舉時代的考場，以棘圍試院以防弊端。按清代生員分：月給糧食的廩生及不供給糧食的增生暨才入學的附學生員的附生。

⁴⁸施懿琳：《全臺詩》第三冊，頁 340。

⁴⁹同上註，頁 313。

把這個願望披露在〈困驥歌〉中：

驥稱其德自孔氏，驥稱率馬本楊子。真龍論定古聖賢，萬古凡馬何曾比。君不見呈材自天，西極擅美。見非一毛，行可千里。破塵紅，追電紫。秦關冀野得意時，一發萬夫莫能止。胡為乎伯樂杳然，九方已矣。牝牡驪黃，皮相爾爾。顧影自慚伏櫪號，蹉跎歲月伊胡底。一年頹廢又一年，可憐困驥今若此。驥乎驥乎命何如，老大竟墮鹽車裏。驥乎驥乎心莫悲，黃金臺築為誰始。爾骨還售五百金，死後生前總一理。但能死後骨留香，赫赫生前枉如彼。鵬不飛兮群鳥嗤，鶴不舞兮群雞恥。得時炎附失時涼，世路悠悠本大抵。縱然要作不平鳴，其奈肝膽向誰是。我今為作困驥歌，歌詩者權作知己。知己夫物亦有然，是豈區區感恩已。聞歌駘騁嘶一聲，昂昂又欲空群起。⁵⁰

詩中以「千里馬」自喻「真龍論定古聖賢，萬古凡馬何曾比」，透露出自己對才能學識的肯定，也顯現出他的豪情壯志。但是千里馬需有伯樂發掘賞識，縱使才能「一發萬夫莫能止」，但沒有伯樂，也只能「老大竟墮鹽車裏」。詩裡「顧影自慚伏櫪號，蹉跎歲月伊胡底。一年頹廢又一年，可憐困驥今若此！」是對於無法求取功名的感嘆。畢竟得意仕場是讀書人自古至今亙古不變的目標，一旦仕場失意，有如「鵬不飛兮群鳥嗤，鶴不舞兮群雞恥」、「得時炎附失時涼」，可說是他心路歷程最真實的寫照。章甫一生雖有三次赴棘闈，但都落榜，從此再也不赴試，並把心志寄託於詩歌之中。章甫的〈困驥歌〉可說是反映他對科舉功名的心態。

（四）章甫真摯的友情

章甫的交遊對象包括臺邑詩人、宦臺詩人、遊臺詩人。在其詩集中找不到他和來往對象彼此互動的唱和詩或互贈詩，都是章甫自身以友人的詩的韻腳應和；或是寫出對友人的思念、送別、感懷、悼念、遊歷、婚慶、聚會、祝壽……，儘管題材多樣，不變的就是「情感真摯」，詩中呈現章甫重視友情的特性。

清廷清查福建庫款虧空案，因福州府府知鄧廷輯以楊廷理原在侯官知縣任內「交代未清」之款，捏開首先虧空之名，院司上奏，奏旨革職拿問。其間，又因「敘刊年譜」，語侵鄧廷輯，後被流放到新疆伊犁。楊廷理謫戍邊疆多年，歷盡滄桑，還背了「官逋」之累，窮困潦倒至極，後因「降捐」而能復仕守臺。

聽到楊廷理復仕守臺的消息，讓臺灣仕紳們雀躍不已，因為楊廷理在臺灣仕紳中的聲望極高，美稱其為「三陽開泰」。他任勞任怨，更在晚年為開發宜蘭立下功績。面對誣陷，更坦然處之，即使謫戍邊疆七年，仍不改初衷。在楊廷理回

⁵⁰施懿琳：《全臺詩》第三冊，頁310。

任臺灣知府後，章甫寫了〈聞甦齋還京謝恩復守臺郡次韻〉⁵¹二律，以示對楊廷理作爲的肯定，其一：

衝煙踏雪破風塵，垂老還京剩此身。十一年中三至者，萬千里外再來人。
攜囊貯句雖云富，托鉢償逋未了貧。若問箇中無限意，新銜自署更生臣。

這首詩提及楊廷理被謫伊犁，在寒風暴雪打擊下，回到京城已垂垂老矣。歷經千里之遠，再次回到臺灣守備，囊袋滿是詩作，創作豐富，但是爲償還「官逋」，依舊貧困。歷劫歸來，對楊廷理而言猶如再次復活，故自號更生。此詩寫出楊廷理悲劇色彩的一面及堅定意志的一面，其二：

雙清心跡不沾塵，宦海茫茫自在身。大任仔肩留健者，蒼生引領出斯人。
蹇驢北上誰周急，驛馬南馳不患貧。要地由來關廩念，閩疆重與腹心臣。

這首詩一開始讚美楊廷理的思想、行事皆無俗氣，在茫茫宦海裡，依舊保持他自在自適的個性、作爲。但是對於百姓的關懷卻又付出心力，從中可看出，楊廷理當官是要服務百姓，並非營求祿利。章甫除表達思念摯友的感情外，更推崇楊廷理的人格、思想的不沾塵，其實，章甫自省自己何嘗不也是如此。

另外，章甫對楊廷理的支持還表現在〈甦齋抵任臺郡因憶丙午(1786)臺變保城有感〉二首詩中：

十一更舟五采旂，登臺齊拜使君門。長途老馬知前驛，熟道輕車認故轅。
終是舊勳膺主眷，的應新任報君恩。一麾懸照當空鏡，海日何曾蔽覆盆。

二十年前宦海東，回頭汗馬幾人同。山河伊昔保無害，童叟到今傳有功。
運甓肯辭宏景瘁，據鞍不減伏波雄。桑榆霞照休言晚，天半還標萬丈紅。⁵²

詩中認定對治理臺灣之人選，還是非楊廷理莫屬，肯定他是治臺的大功臣。「二十年前宦海東，回頭汗馬幾人同，山河伊昔保無害，童叟到今傳有功」認爲他的功勞是無人可取代的。也欣喜楊廷理再次獲得皇帝的重用，也希望楊廷理「的應新任報君恩」，不要氣餒，因爲「天半還標萬丈紅」，依然可以在建立新功勳。

由章甫的詩篇中，可看出其寫詩用詞婉約，喜歡用典或引古人詩句入詩，詞句堆砌、辭藻華麗，少白描。海東書院山長曾中立⁵³爲章甫的《半崧集》寫序，

⁵¹施懿琳：《全臺詩》第三冊，頁 355。

⁵²施懿琳：《全臺詩》第三冊，頁 355~356。

⁵³曾中立廣東省嘉應人，來臺居住在鳳山縣，其生卒年不詳。乾隆四十四年（1779）爲恩科舉人，乾隆四十九年（1784）掌教海東書院，乾隆五十一年（1786）林爽文事變時，曾招募粵莊義民，

談到章甫的詩文時評道：「其興到時，一氣卷舒；其語真處，不假修飾；其精鍊，炊金爨玉；其細膩，馬跡蛛絲」，意謂章甫寫詩，興到之時舒展、卷縮自如；用語真切誠摯，毫無造假修飾；遣詞造句精鍊，字字斟酌推敲；感情表達細膩有跡可循，絕非只注重形式。對章甫可說給予崇高的評價。

四、施瓊芳

施瓊芳（1815~1868），原名龍文，字見田，一字昭德，又字星階，號珠垣。道光十七年（1837）中舉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登進士，也是清代臺南第一位進士。原籍泉州府晉江縣西岑鄉，嘉慶二十年（1815）在臺南出生，同治七年（1869）病歿，享年五十四歲。施瓊芳祖父施邦切，來臺經商，由安平登陸，在米街（今臺南市民族路、成功路之間的新美街）開設米店，多往來西岑與臺南之間。⁵⁴施瓊芳父親施菁華，承接臺南米店，經商致富，家境十分優渥。瓊芳有二子，長子士沅（邑廩生），次子士洁在光緒三年（1877）科考中進士，臺南唯一父子進士，名噪全臺。

瓊芳年少即為諸生，餼府庠，恬淡好學，經史典籍、諸子百家，無不通貫。瓊芳早年為求取功名，在道光十七年舉為拔貢，隨即渡海至福州參加秋季鄉試，順利考上舉人。隔年，到京參加會試，落榜。瓊芳回臺，在家攻讀。道光十九年冬，再次赴京參加道光二十年的庚子恩科會試，未中，遂留京讀書，準備道光二十一年的辛丑科春試，亦未獲登第。道光二十三年，第三次赴京，參加甲辰（二十四年）科春試，結果同門生蔡廷蘭名登金榜，瓊芳則再留京以待翌年的乙巳（二十五年）恩科會試。由於瓊芳的勤奮讀書，最後終於登乙巳恩科進士，時年三十一歲，經吏部分發補江蘇知縣，未赴任，再經銓選為候選六部主事，然其無意仕宦，未赴任便乞養回臺。

咸豐四年（1854）瓊芳正式出任海東書院山長。道光二十八年（1848）至咸豐三年（1853）間，瓊芳與徐宗幹在海東書院提倡教學改革。除制義試帖外，增加詩賦雜作等內容，鼓勵學生對臺灣的風俗民情進行創作。凡論史、說經、及古近體詩作佳者，收集為《瀛洲校士錄》。因瓊芳與徐宗幹提倡賦詩雜作不遺餘力，文人學子競相吟詠，大大提升臺灣學子的詩文水準。同光年間，南臺灣士子考中舉人進士者漸增，詩文水準也能與內地相提並論，實應歸功於道咸時期官員士紳的共同努力。

守備鳳山地區，後以林爽文案軍功，奉旨授職。章甫與他唱和，章甫〈次海東書院山長曾鶴峰秋聲六詠元韻〉一詩，詩題中之曾鶴峰即為曾中立。

⁵⁴參閱盧嘉興〈開臺唯一父子進士施瓊芳與施士洁〉（《臺灣研究彙集》（一）），頁30；王甘菊〈臺南米街父子進士〉（《聯合報》，1992年12月28日17版）；《施氏世界》創刊號（彰化：世界施氏宗親總會發行，1984年10月），頁20。

咸豐三年鳳山縣發生林恭事變，咸豐四年清廷令鄭用錫、施瓊芳、林占梅等協辦團練、勸捐事宜，更與鄭用錫等人共同督團，肅清盜賊。於同年，撰〈育嬰堂給示呈詞〉批評溺死女嬰的惡習，並提倡興建育嬰堂幫助窮苦人家，杜絕溺嬰之風。咸豐末年，又撰〈臺郡募修北條水道序〉，建議疏通渠道、推動水利灌溉，避免臺地水滂之患。同治五年，吳大廷任臺灣道。吳大廷辦節孝總局，瓊芳也大力相挺，凡此種種，可見其關懷民生、積極教化之心。

同治七年，瓊芳病逝赤崁樓畔府第——石蘭山館（現臺南市民族路三十號至三十之七號，為瓊芳榮歸後所建），享年五十四歲。其墓位於今臺南市中華南路南區新都段二七三號地之「南山公墓」，現列為臺南市古蹟之一；此墓乃其子士沅、士洁造於光緒三年（1877），非瓊芳去世當時所造。

瓊芳一生的知交，當屬同門生蔡廷蘭與林鶚騰。澎湖才子蔡廷蘭乃澎湖第一位進士，蔡廷蘭（1802-1859），字香祖，號郁園，學者稱秋園先生，澎湖人，生於嘉慶七年（1802）。廷蘭自小聰穎，受父親薰陶，五歲讀書倍常童，八歲能文，十三歲補生員入府學，凡試皆為同輩之冠，旋補廩生食餼，文名甚著，尤得澎湖廉吏蔣鏞愛重。

道光十二年（1832），澎湖風災，興泉永道周凱⁵⁵奉檄勘賑，廷蘭上《請急賑歌》，陳述澎湖災後「海枯梁無魚，山窮野無麥」的情況，老弱「半登餓鬼籍」，壯丁「散流離」，情詞懇切。周凱以〈撫卹六首答蔡生廷蘭〉，詳述賑災情形，並云：「蔡生澎湖秀，作歌以當哭，上言歲凶荒，下言民艱獨。」對蔡廷蘭憂民的舉動甚為讚賞。蔡氏得周凱詩，又呈〈巡道周公有社倉之議，言事者慮格於舊例。公慨然力任其成立，賦撫卹歌六章，發明天道人心之應，淋漓淒惻，情見乎詞，因述其意，更為推衍言之，續成長歌一篇〉，周凱再作〈再答蔡生〉長歌一篇回應。周凱在離澎前，詠〈送蔡生臺灣小試〉七律二首，

海外英才今見之，如君始可與言詩。志高元幹空流輩，文愧昌黎敢說師。
大木定邀宗匠斲，小疵先把俗情醫。島中相贈無長物，聊解春裘作饋遺。

獵獵林風欲戰時，一帆準擬廈門吹。翹才有館堪投足，匡鼎能詩亦解頤。

⁵⁵周凱（1779-1837）字仲禮，一字芸皋，自號富春江上撈蝦翁，浙江富陽縣人。其師惲敬、張惠言皆是陽湖派古文鉅子，周凱承其指授，為日後古文學奠下基礎。嘉慶十三年中舉；嘉慶十六年中進士。公餘常精研畫理，其畫以人物最工；而古文最佳，堪稱當代古文學家。道光十三年六月，奉調暫署臺灣道，處理張丙亂後搜捕餘黨事宜，蔡廷蘭師事之，而施瓊芳亦入其門，十月歸興泉永道本職。復原任後，經以詩、古文、詞倡導於閩南，兼治古文；並重修廈門玉屏書院，延請高雨農講學於此，有聲於時。周凱之詩以抒性靈、通諷諭為主，曾纂輯《金門志》、《廈門志》，著有《內自訟齋文集》。

稿束牛腰相論定，氣充鵬翮看飛馳。贈言且慰綢繆意，一夕匆匆惜別離。⁵⁶

詩中周凱不僅對蔡氏的才華予以肯定，並有惜才之意，還親手抄錄讀書作文要訣授之，名曰《香祖筆談》，讚譽蔡氏之心由此可見一斑。因為周凱任福建興泉永道時，早已是古文名家，而蔡氏以海島的一介生員，能受其器重，實屬難得，故當時臺灣府當道名流士紳，無人不知澎湖有位蔡廷蘭。

道光十三年，周凱奉調暫署臺灣道，蔡氏師事之，而施瓊芳亦入其門。十四年，蔡氏受聘主講臺南引心書院，此時瓊芳亦在引心書院就讀，兩人既是同門，也是師生，雖相距十三歲，但友誼十分深厚。

於道光十七年，施瓊芳與蔡廷蘭被舉為拔貢，相偕至福州應試，皆順利中舉，故二人又成了同年生。及至道光二十四年，廷蘭先中進士，隔年，瓊芳亦中乙巳恩科進士。師生二人同登金榜，一時傳為佳話。

道光十七年考中舉之後，赴京參加道光十八年的戊戌會試，原先和同年約在浙西江山縣青湖鎮(位於福建與浙江省界北邊，距仙霞關北部不遠)集合北上，但瓊芳等到十八年正月六日，計偕友未至，遂作〈清湖鎮待計偕友未至正月六日無聊偶成〉一詩，

春林扇惠和，鳥鳴求其友。感此微禽情，征夫嘆無偶。
適越喜鄉音，斯言憶莊叟。幸叨劍篋陪，故人意何厚。
期我吳越間，征帆共楊柳。期我燕齊間，風雪共樽酒。
初程尚閩疆，路暫分鷗口。水陸因梯航，參商轉卯酉。
同是離家人，天涯復分手。春光五日期，重逢訂浙右。
竭來蓬腳羈，石尤合任咎。一番花信風，來期空記取。
朝看下水船，飄江竹箭走。人涉我印須，匏歌厲所守。
張賀昔同舟，新知盟不負。況此素交言，有孚自盈缶。
嗟嗟行路難，濡滯亦時有。訂君在春前，待君落雁後。
只恨我行速，敢道我行久。客心有火然，小住成白首。
何當舊雨來，望京共依斗。詰朝人日佳，魏公知到否。⁵⁷

瓊芳與友人一走陸路，一走水路，因而分開，當時往北的交通分成「航路」和「驛路」，瓊芳顯然選擇了「驛路」：「航路：廈門、福州、三都澳。驛路：北逾仙霞嶺，達浙江江山；西南達廣東黃岡。」這一次的進京應禮闈，和蔡廷蘭均不幸落榜。在瓊芳與廷蘭唱和詩中，除流露自己淡泊名利之思外，還有對這位良師益

⁵⁶施懿琳：《全臺詩》第四冊，頁 342。

⁵⁷施懿琳：《全臺詩》第四冊，頁 354。

友的景仰之心。以下引錄二首觀之。

〈次蔡郁園同年述懷韻〉：

羈路光陰荏苒來，槐花黃盡又黃梅。酒酣燕客浩歌市，家近楚王垂釣臺。
碑碣看餘添史論，江山到處長詩才。故園小別花無恙，閑對清淮泛卯杯。⁵⁸

作者在自註將動機與時間交代清楚，云：「見其述懷一首，心傾慕之，郁園同年，次其韻成兩首，予不揣固陋，亦附二公韻後，思效顰焉。戊戌(1838)南旋時作。」，詩中點出春試已畢，轉眼又是黃梅季節。舉目望去見有志之士們正開懷暢飲，飲酒高歌，但內心卻有濃濃歸去之思。雖然施瓊芳此次赴試落第，但並無頹廢之語，反而說：「碑碣看餘添史論，江山到處長詩才。」實無須感慨，還不如對著家裡園裡的小花細酌，聊以自樂。

〈再次前韻和蔡郁園同年〉

都門雪往柳時來，離曲應教譜落梅。夢裡風潮過碧海，望中雲樹別金臺。
唱酬淮北皆名輩，紀載蠻南亦史才。澎島由君培桂種，聞香齊上碧螺杯。⁵⁹

此詩就是作於戊戌放榜後等待南旋時所作，詠述對蔡廷蘭同年的景仰之心。此詩上半言春天已至，又到了離別的時刻。詩中提到「唱酬淮北皆名輩，紀載蠻南亦史才」則指出廷蘭的一段奇遇。道光十五年秋，廷蘭到福州參加鄉試，考後與其弟蔡廷揚由金門搭船回澎湖，卻突遇颶風襲擊，在海中漂流十一日，最後漂到越南的思義府菜芋汛，幸為越南漁夫救起。廷蘭在越南期間，備受國王禮遇對待，與當地人士亦有詩歌相互唱和，藉以採風問俗。後由陸路回閩，歷經重重艱難，共行四個多月，走萬餘路，始抵廈門。這段越南奇遇雖逢險難，但異域風俗卻也令他大開眼界，後來廷蘭還將親身經歷與越南風俗，撰述為《海南雜著》一書，分述有〈滄溟紀險〉、〈炎荒紀程〉、〈越南紀略〉。此段遭遇，在當時蔚為奇談，而《海南雜著》也被視為奇書，故瓊芳以「史才」稱譽之。廷蘭乃飽學之士，更是澎湖第一位舉人，其一生講學不倦，培育出的學生也多人中舉，可謂當代名師。最後，詩人云：「澎島由君培桂種，聞香齊上碧螺杯」實是誠心讚揚這位良師益友的典範。

五、李逢時

⁵⁸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357。此詩原作闕題，編者施懿琳擬此題，從之。

⁵⁹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357。

李逢時(1829-1876)，字泰階，生於道光九年，逝於光緒二年，得年四十八歲，清噶瑪蘭城(今宜蘭市)人。⁶⁰咸豐九年春，應故友之聘，於山齋授徒。咸豐十一年辛酉科拔貢生。年少時和黃鏘、陳學庸、李春波結為金蘭兄弟，號為蘭邑四公子，而後，四位皆中式貢生舉人，一時傳為佳話⁶¹。同治元年，孔昭慈任臺灣道兼學政幕，逢時為其幕僚，但李逢時的個性與當時的官場文化不合，所以此幕僚工作時間並不長，平生雖遊歷郡縣，也曾遠至福州，但始終抑鬱不得志，最後回到故里選擇耕讀生活，歸隱林泉。

以逢時作於咸豐九年(1859)〈己未之春作〉一詩為例，詩云：

少時好遊藝，奔走府州縣。風塵多業冤，辛苦真嘗遍。歧路悲蹭蹬，客遊亦云倦。衡廬暫休息，搜篋讀殘卷。吟詠聊自娛，舉業廢烹鍊。邇來三十載，賢書不獲薦。半世猶蹉跎，忽忽如流電。故人謬推許，請以束脩見。延我坐山齋，殷勤為安硯。從遊十數輩，朝夕授經傳。嗟予生不辰，白屋安貧賤。舌耕得蠅利，錙銖何足羨。褊性愛幽居，立錫地未便。籬落架薔薇，小庭當芳甸。此處堪棲遲，鷓鴣一枝戀。⁶²

詩開頭「少時好遊藝，奔走府州縣。風塵多業冤，辛苦真嘗遍。」年輕時，李逢時就到過許多地方，詩中自述的是一位年輕的讀書人，對自己充滿信心，對未來懷抱希望，但進入社會後，種種現實與無奈，讓他嚐遍「辛苦、冤屈、勞倦」。「邇來三十載，賢書不獲薦。半世猶蹉跎，忽忽如流電」看著自己過往人生，這忽忽三十年，自己蹉跎時光、一事無成，著實讓他悲憤交加、感慨萬千。雖不得志卻又忘懷不了科舉功名路，最後回到家鄉隱居。在朋友的推薦下，選擇入主書院講課，設帳授徒。「從遊十數輩，朝夕授經傳」寫到現在的自己，終日浸淫在與學生講授聖賢經傳裡，讓他忘卻俗世紛擾。雖生活環境不如意，卻是自身之福，雖然有時不免感嘆自己生不逢時，然本質「褊性愛幽居，立錫地未便」、「舌耕得蠅利，錙銖何足羨」在一方小天地裡教書維持生計，也頗為悠閒自得。經友人為他找著一份謀事後，「此處堪棲遲，鷓鴣一枝戀」，自己真心感到滿足，質樸歸真、安於平淡的生活才是他安身立命的所在。

李逢時雖高中舉人，但不幸的是，他未能擔任一官半職，且登榜二年後即離開人世。他擁有遠大志向，寒窗苦讀，一生為功名所困，只有輕嘆自己時不我與，命運多舛。清領時期，在宜蘭一地較為耳熟能詳的人物為開蘭進士楊士芳，對大

⁶⁰陳長城：〈蘭陽鄉賢列傳(二)〉二十李逢時，收錄於《蘭陽》雜誌冬季第八期，1976年12月29日，頁64。

⁶¹陳長城〈蘭陽鄉賢列傳(二)〉十四黃鏘，《蘭陽》雜誌冬季第八期，1976年12月29日，頁62。

⁶²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33。

多數宜蘭人來說，同年代的李望洋是較陌生的，更遑論也是同年代的李逢時最是被忽略，確有「生不逢時」之慨。地方耆老陳長城先生提及李逢時在官場的失意，曾寫下「天高難訴苦，詩拙貴知真」的註腳。⁶³

（一）遊宦至友

1、周焜

周焜字恆甫，廣西人，為遊宦文人，逢時與其往來詩作頗多，可見兩人友好情誼。有詩〈贈周巡檢恆甫⁶⁴〉云：

竹院蒼涼日閉荆，羅東無事理閒情。聽琴吏倚弓刀立，索畫人攜酒脯行。
蝴蝶上階春草碧，蝦蟆當部午風清。詞人強半出貧宦，作宦能貧始有名。⁶⁵

周焜來到宜蘭擔任巡檢司一職。此官職在明清時期，為州縣之屬官，管理次要事件，又稱為「巡簡」。由詩中可看出這似乎是一份閒職，羅東一帶景色怡人，沒有擾民之事，因此周巡檢可以鎮日繪畫飲酒、聽曲談琴，豈不快活！後句「詞人強半出貧宦，作宦能貧始有名」，用「貧」字點出顯示出周巡檢家境並不理想，也道盡仕宦的心聲。另一首詩〈和周恆甫言懷〉云：

酒盡床頭撫臥瓶，眾人方醉我方醒。機多木偶皆能活，性定錢神不効靈。
五十憐君頭欲白，三年識我眼終青。貧交誼比黃金重，願借陳雷作發硎。⁶⁶

此詩刻劃出兩人之間情深意重，雖然是「貧賤之交」的好友，但這份情誼卻有如陳雷膠漆般極為深厚堅定。據說東漢陳重與雷義為友，兩人交情甚為深篤，鄉里讚為「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逢時便引用此典故，襯托兩人友情非凡堅定。不過從詩裡也隱約可以發現周恆甫在臺為官的心境似乎未如人意，常抑鬱寡歡。從〈甲子人日與周九兄恆甫小飲詠懷〉也可看出周焜的宦臺心情，

有此年芳慰寂寥，盤蔬那得不相邀。春如過客花難壽，日正逢人酒可消。

雖就一官非熱血，便饒五斗亦伸腰。朱絃操罷翛然遠，撥盡閒愁落碧宵。⁶⁷
舊時稱農曆正月初七為「人日」，在這春暖花開的佳節是值得喜悅、慶祝的，逢時與好友恆甫選擇藉酒澆愁，不料這一飲，卻飲出更多的憂思，特別是周恆甫點

⁶³同註 61。

⁶⁴作者註：「名焜，廣西人也。」

⁶⁵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65。

⁶⁶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67。

⁶⁷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70。

出了自身不得志的心態，沒有陶潛「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清高，有的只是自己「便饒五斗亦伸腰」，道出作官的無奈，唯有寄情於音樂，才能抖落愁緒，沒有牽掛。周恆甫似乎喜歡彈琴消愁，就如詩中所言，詩中說其「朱絃操罷倚然遠，撥盡閒愁落碧宵」正是一個很好的證明。而〈恆甫周九兄來索琵琶即成短句附寄以助彈餘一噓〉一詩，也可看出周恆甫是善於琵琶，常以音樂解愁，特別是詩中所敘：「君才不合異時流，海外飄零一葉舟。寂歷羅東無個事，琵琶借與撥春愁」⁶⁸，說明恆甫的才學並未在當時受到重用，身在臺灣也是孑然一身，無限愁思。在詩中又再次說明在羅東為官是一份閒差，無事一身輕，他才因此得以在閒暇之際遊歷山水，再見一詩〈與周恆甫乘醉尋梅醒後操琴一闋而散〉云：

欲飲須呼酒友來，濁醪相對壯懷開。公餘帶雨拖山屐，醉後扶筇看野梅。
枕可曲肱尋樂境，琴雖焦尾識奇材。緣知大器成偏晚，潦倒閒曹志不灰。⁶⁹

既醉酒又賞梅，即便是曲肱而枕，也能自得其樂，連東漢蔡邕用尾端燒焦的桐木所做成的名琴，也能當成人、琴互為知音的奇材，突發奇想的點子讓生活充滿樂趣。但話鋒一轉，詩後末兩句「大器晚成」、「潦倒閒曹」也許正是暗指周恆甫和李逢時兩人是滿腹才華，卻有志難申，只能期許來日真的能為世所用。

同治四年李逢時著〈賀周恆甫卸篆羅東巡檢〉一詩，由詩題中可以明瞭這年周恆甫卸下了羅東巡檢一職，正是無「官」一身輕，有感於好友今後卸下身上的大石的喜悅，李逢時用了「賀」字來恭賀周恆甫，詩中云：

明月清風不要錢，與君消受亦奇緣。官閒轉覺頭銜好，客久還誇骨肉完。
稱快文章拍案讀，絕佳睡法抱琴眠。當時未得伸腰處，八斗才為五斗纏。⁷⁰

「明月清風」比喻擺脫世俗羈絆，過著悠閒生活，已有好久未過這般閒適的日子，如今可以恣意創作，著墨文章，伴著幽幽琴聲入夢鄉，人生至此，夫復何求。詩中末段言「當時未得伸腰處，八斗才為五斗纏」，和之前的「便饒五斗亦伸腰」相互應照，空有才華卻為了區區一職、微薄俸祿低聲下氣，同時也暗示了來臺仕宦的不得志與不得已。

在逢時的詩中，有多處談及「琵琶」、「鼓琴」，想必是周恆甫是精通音律的，除此，他也擅繪畫，逢時有詩〈走筆索周恆甫畫山水〉便是一個例子。詩云：「萬壑嶙峋一幅收，丹青隨地起煙樓。儒家好手錢難買，畫祖傳心筆自道。絕域山川看聚米，嘉陵風景想題秋。君能假我滄洲趣，合掛齋頭當臥遊。」⁷¹可看出

⁶⁸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75。

⁶⁹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69。

⁷⁰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78。

⁷¹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67。

此畫中的峽谷巖壁全都是聳峭突兀，彷彿身歷其境，一幅潑墨山水畫就如此栩栩如生展現在眼前。另一首〈與用霖何山長恆甫周巡檢景崧葉茂才儀桐蕭少君用前韻留別李鏡湖〉⁷²詩，也可看出周恆甫和何用霖、葉景崧、蕭儀桐及李鏡湖等人士有所交遊往來。

2、李東周

對另一位巡檢李東周，逢時亦有贈詩，〈贈李巡檢東周〉詩曰：

官舍蒼涼似野廬，弓刀小吏賦閒居。門原近市心如水，署有空園手自蔬。
閣閣蝦蟆當鼓吹，飛飛蝴蝶上階除。憐君敬枕紙窗下，雨灑芭蕉綠葉舒。⁷³

首聯即點出巡檢李東周因閒賦在家，導致如今官舍就像「野廬」一樣，「門原近市心如水，署有空園手自蔬」也寫到了因為心態上的改變轉換，所以他能遠離名利，潔身自愛過著儉樸生活，就好比陶潛「心遠地自偏」的味道。「憐君敬枕紙窗下」看得出逢時相當重視李東周這位朋友，而「雨灑芭蕉綠葉舒」也帶有期許，希望李巡檢能夠泰然處之，終會有抒懷的一天。前四句為記事，後四句為寫景，雖為一首贈詩，卻絲毫無應酬之語，平靜中見著一抹真摯關懷之友情。

3、王修業

在臺灣方志中，關於王修業的資料，並無詳細記載，而李逢時的〈贈袖海王縣佐〉一詩的詩題註解中寫著「名修業，安徽六安人也，咸豐十一年署頭圍縣丞」，由此可之王修業字袖海，同時也點出王修業為外地宦遊人士，並於咸豐十一年(1861)時任職頭圍縣丞。詩作如下：

握手登樓日，傾觴興不孤。憐君廉俸薄，飲我酒錢粗。
湖海自豪氣，塵寰多腐儒。衙齋聊寄傲，安步捫吟鬚。

後衙構茅舍，風味逼林泉。帶鶴官如水，來鳧令是仙。
吟窩隨處樂，宦隱此時然。欲定蒼生計，東山未有權。

海內俱戎服，無妨藉用茅。管寧方皂帽，王粲尚青袍。
伏櫪駒千里，棲笈鳳九苞。屈君為小吏，識我是貧交。⁷⁴

⁷²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71。

⁷³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84。

⁷⁴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59。

從第一首詩的「憐君廉俸薄，飲我酒錢粗。湖海自豪氣，塵寰多腐儒。」看得出王袖海是個健談豪爽的人，再從「衙齋聊寄傲，安步撚吟鬚。」也表達了他安適自在的一面。第二首的「後衙構茅舍，風味逼林泉。」、「吟窩隨處樂，宦隱此時然。」也顯示出其心境的灑脫豁達，甚至有著「欲定蒼生計，東山未有權」的遠大理想，想像著將來要東山再起，並把宰相謝安對天下蒼生的奉獻精神奉為圭臬。第三首詩中，李逢時也將王修業和「管寧方皂帽，王粲尚青袍。」、「伏櫪駒千里，棲笈鳳九苞」來相比，就如同遼東管寧「方皂帽」，王粲雖官位卑下，但兩人仍高風亮節，即便是如老驥伏櫪或鳳凰在笈那樣英雄無用武之地，無法施展抱負，也不願愧對蒼生，因此才会有第三首詩末句的「屈君為小吏，識我是貧交」除說明王袖海是一個操守廉潔的官吏，也是對他品格的讚賞。與王袖海交遊往來，盛讚王袖海之才學，對其屈居小吏而心有不捨，而「識我是貧交」，彼此雖粗茶淡飯也安適自在，雖為小官，但住在此僻地也可擁有「隨處樂」，也算是另一種「因禍得福」。

（二）鄉里好友

1、李春波

李春波(1833~1892)，字鏡如，號心亭，出生於羅東堡竹林莊，著《藝海》十三篇及詩數卷，惜後遭回祿，未能發行。咸豐九年(1859)適逢大比之年，春波與同宗親李逢時、恩師陳維英赴福州秋闈，以第一百一十二名中式舉人，同榜還有淡水廳李望洋、彰化蔡德芳(籍晉江)、陳培松、陳肇興(廩生，原籍平和)、李文元(府學，原籍安溪)、陳維英(維藻弟，府學廩生，原籍同安·官內閣中書四品銜)等人。⁷⁵回臺後，恩師維英力薦春波掌教仰山書院，時年二十五，著力培育英才。高足陳望曾進士，弟春瀾、春潮兩舉人等皆出自門下，咸謂桃李盡在公門。同治七年，參加戊辰科禮部會試及格，挑取國史館騰錄官，不幸因父仙逝，返鄉守喪三年，遂無意仕宦。弟李春瀾，字澄如、蘭人，光緒二年(1876)丙子科中式舉人，不仕，回籍設帳授徒；至於李春潮為春波與春瀾之胞弟，字信如、邑人，同治十二年(1873)中式癸酉科舉人，時年二十六，光緒元年(1875)，由噶瑪蘭廳選舉「孝廉方正」。後考取庚辰大挑一等，籤制陝西試用之縣，未赴任。李春波、春瀾、春潮兄弟三人前後均科舉中式舉人，為文學家族，一時傳為美談。⁷⁶

春波曾與逢時既是同宗，也為好友。春波與宗兄，貢生陳搏九、黃佩卿，陳學庸諸氏，在城西枕頭山下，建置「棲雲別墅」，闢園栽植花果。而春波亦另築一亭曰「蘭亭」，每逢桃李盛開的春日，便邀請騷人墨客，秀才張鏡光、陳濟川、

⁷⁵《臺灣通志》(上冊)〈選舉·舉人〉「經歷」，臺灣文獻叢刊第130種，(臺北：大通，1984年)，頁400。

⁷⁶林萬榮編著：《宜蘭鄉賢列傳》，收錄於宜蘭文獻叢刊之一，(宜蘭：宜蘭縣政府發行，1977年)，頁11~12、20~21。

陳以德同儕品酒作詩，排遣興致。其中李逢時的〈贈宗弟孝廉心亭〉一詩，則可以看出兩人間的情誼及對李春波的讚譽。詩云：

自愧非康樂，君吾之惠連。文章貴珠玉，吐納走雲煙。
少時擢高第，藝售十三篇。飛鵬激壯志，健翮凌雲邊。
豈如燕雀群，飲啄籬籬前。人譽在於此，吾意殊不然。
獨立見豪邁，率真見性天。無意投時好，廉隅守益堅。
膠漆結歡久，相知亦有年。吾輩無媚骨，世人徒脅肩。
薰蕕既異器，冰炭情兩懸。違俗令人忌，危言不避權。
關梁猛犬吠，狺狺惡聲連。勢焰日燻灼，烈火來熬煎。
網羅捕黃雀，螳螂伺青蟬。夜光方暗投，道路誰相憐。
春雷奮何日，潛龍辭深淵。⁷⁷

開頭前兩句，可看出李逢時極賞識春波，譽之為謝惠連。謝惠連為南朝宋人，乃謝靈運族弟，據說十歲能屬文，曾為雪賦。謝靈運認為他的文章，即使張華重生，也未必能贏過他。由此可見李春波聰敏過人，年紀輕輕就考取舉人，還有著述流傳，相當令人稱羨。然話鋒一轉，「無意投時好，廉隅守益堅」，乃逢時讚其品行方正不阿，不諂媚世俗之人。即便當時時局混亂，謠言滿天，仍不隨波逐流，獨善其身，但也迫於現實，無法一展長才。雖說此首是逢時贈予春波的贈詩，或許也是詩人抒發自己內心的心情吧。

2、楊一滌

〈楊一滌遠病醒以書見示時漏二更已就睡躍起即於燈前草答蓋以志感〉一詩：

日色開新霽，春風換舊年。君真重識面，我尚聳吟肩。
健將楊無敵，詩狂李謫仙。二公今已矣，後輩有誰憐。⁷⁸

本詩寫作於咸豐八年(1858)，李寫此詩的時間點乃因好友楊一滌大病初癒，與之討論著述，於是有興誌之感。詩中「健將楊無敵，詩狂李謫仙」二句，應用了北宋名將楊業及詩仙李白的故事，一文一武相映成趣。

《宋史》〈列傳·楊業〉曰：

楊業，并州太原人。父信，為漢麟州刺史。業幼倜儻任俠，善騎射，好畋

⁷⁷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50。

⁷⁸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27。

獵，所獲倍於人。嘗謂其徒曰：『我他日為將用兵，亦猶用鷹犬逐雉兔爾。』弱冠事劉崇，為保指揮使，以驍勇聞。累遷至建雄軍節度使，屢立戰功，所向克捷，國人號為「無敵」。⁷⁹

北漢時，楊業為大將軍，屢屢立下汗馬功勞。北漢亡後歸屬宋朝。由於他熟悉邊疆情勢，被指派戍守代州。楊業智勇雙全，作戰身先士卒，人稱「楊無敵」。

依據《新唐書》〈文藝傳中·李白傳〉曰：

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羹，有詔供奉翰林。⁸⁰

又根據《本事詩·高逸》：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舍於逆旅。賀監知章聞其名，首訪之。既奇其姿，復請所為文。出《蜀道難》以示之。讀未竟，稱歎者數四，號為「謫仙」，解金龜換酒，與傾盡醉。期不間日，由是稱譽光赫。⁸¹

李白約四十歲時來到長安，賀知章讀了他的〈蜀道難〉灑脫飄逸，大為懾服，連聲讚嘆為「天上謫仙人」，有感於他如天上被謫居人世的仙人，從此以後「謫仙」就為李白的專屬代名詞。

驍勇善戰的楊業曾號稱「無敵」，才情高超的李白被稱為「謫仙」，但如今物換星移、人事已非，難怪逢時會說「三公今已矣，後輩有誰憐」，頗有得意日短、失意苦多的之感。深夜時分，腦中思緒卻非常清晰，本詩可以感受到逢時既無奈又憤恨不平的心情，憑藉這隱喻傳達心中難以言喻的情思，感嘆在時空推移裡人類顯得如此渺小。

3、黃秀才

再看〈九日年伯石次炳邀飲黃秀才家有作〉：

黃花又放重陽節，幾眼疏籬新補綴。天氣微晴秋氣深，此間風景自清絕。

⁷⁹【明】馮琦、沈越、陳邦瞻等撰：《新校本宋史》卷二百七十二〈列傳第三十一·楊業〉，（臺北：鼎文，1978年），頁9303。

⁸⁰【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卷二百二〈文藝列傳中·李白〉，（北京，中華出版，新華發行，1975年），頁5762。

⁸¹【清】徐鉉編輯：《本事詩》十二卷〈高逸〉，（臺北：新文豐，1987年），頁558。

登高無伴寂寥甚，父執忽來邀我飲。提壺挈榼赴城東，喚個庖人略烹飪。
水陸既嘉已欣幸，賓朋畢至不煩請。綠蠟香杯夕照傾，烏紗小帽秋風冷。
秋風冷兮木葉飛，家家刀尺催寒衣。去年今日容易過，酒杯在手安可違。
瓶將罄矣盤狼籍，且倒飲樽勸嘉客。人言似紙抹雄黃，世事如棋爭黑白。
方今海內日多故，欲避桃源更無路。事業勳名亦偶然，古人盡是草頭露。
得一日閒且自閒，得一日醉且自醉。裹足長辭荊棘枝，棲身莫近冰山地。
君不見曠達孟參軍，龍山落帽風猶聞。又不見風流陶靖節，栗里歸田名不滅。⁸²

重陽佳節，秋風吹起，樹葉凋零，在這季節家家戶戶忙著裁製冬衣。在此氛圍，不禁想起古人孟嘉及陶潛的故事。《晉書》〈桓溫列傳·孟嘉〉：「……後為征西桓溫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燕龍山，僚佐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歎。」⁸³孟嘉當時為桓溫參軍，有次於重陽節時，隨侍桓溫遊龍山，不巧一陣風吹拂而來，吹落了孟嘉帽子，被另一位文人孫盛作文嘲笑，孟嘉即時回文應答，立馬而就，讓大家佩服不已。逢時用「落帽」典故，實有其深意。孟嘉落帽原為失禮之事，卻能化危機為轉機，發揮他的長才，終成一段佳話。

另「風流陶靖節」，指的就是陶淵明。陶年少時懷有「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的大志，但因「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故授印去職。任彭澤縣令，到任僅八十一天，不願再為五斗米折腰，卸職歸田，寫《歸去來兮辭》，決心不願與世俗同流合污。陶淵明辭官歸里，雖生活困頓，卻能安貧樂道，後人無不欣賞他的高風亮節。

咸豐九年(1859)春，李逢時應故友延聘，授課於鄉里，生活看似平穩安定，無奈在詩人心中對自己無法考取功名、一展抱負而深感遺憾。由重陽佳節登高一事，聯想到孟嘉落帽的典故，文人間不拘小節，縱情詩文的神態，進而體認到陶潛辭官歸里，於貧窮困頓生活環境裡，仍能守節自持，樂天知命的超脫。作此詩目的除了安慰友人黃秀才外，不免也有自抒胸懷、勉勵自己之意。

六、李望洋

李望洋(1829~1903)，字子觀，號靜齋，又號何州。清噶瑪蘭廳頭圍堡人(現

⁸²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31。

⁸³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九十八〈桓溫列傳·孟嘉〉，(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2580。

爲宜蘭縣頭城鎮)。咸豐四年(1854)入泮，九年(1859)中式舉人。嗣以父母喪，家居守制讀禮，與楊士芳、李鏡如、陳搏九、黃佩卿等人請將噶瑪蘭廳與淡水廳分學，並與楊士芳倡仰山書院，創建五夫子祠、孔聖廟，爲蘭陽文教建設貢獻心力。同治十年(1871)，入都會試，考取大挑一等，分甘肅試用知縣，開始宦途。歷任渭源、安化、何州、狄道等縣州，在任頗著名聲。光緒七年，李望洋卸除狄道知州職務，次年始賦閒遊宦山水名勝，十年(1884)辭官。自同治十一年束裝奉檄前往甘肅，至光緒十一年遊宦異域長達十三餘載。光緒十一年，奉准回籍辦理團練，協助劉銘傳抗法及善後事宜，並兼掌仰山書院。臺灣割日後，曾任宜蘭支廳參事。⁸⁴

《西行吟草》記錄李望洋遠征甘肅時的心境、所見奇景、民生狀況、以及與長官同僚或文人雅士間的詩作，也可說是李望洋遊宦生活實錄。在《西行吟草》中，李望洋以「日記體」的方式寫詩，詩題中直接標名寫作的年、月、日，並註明所至地名，如此不但可說明遊宦時間，也可明確知道行程安排。詩作包含日常瑣事、生活雅趣、世情寫真等，以簡單的詩句，記錄平實的生活，沒有過度的鋪設與修飾，質樸無華卻不失韻味。

李望洋與宦宦雅士、文人好友往來頻繁，寫詩相贈。十數年遊宦甘肅，親人只能在夢中相見，生活上只剩友情陪伴，與友詩歌唱和成爲異域生活空虛寂寞的最佳良藥。

〈丙子（1876）十二月初旬訓導魏克卿典史冒麗川二君以詩自矜互相倡和並錄索和於余余因題一絕以應之後二君竟不復作矣〉：

讀罷諸詩好欲仙，句中字字選青錢。方知白雪人難和，勉強題成韻兩聯。⁸⁵

此詩寫於光緒二年，詩題已提到魏克卿、冒麗川兩人因才華聞名而自滿，作品完成後，向李望洋索詩，李望洋寫了絕句回贈，兩人自嘆弗如，竟然就不寫了。詩中李望洋對兩位的詩歌創作評價頗高，對自己則抱持謙讓的態度，認爲自己無法與魏、冒的白雪相唱和，只能勉爲其難題贈而已，因爲謙和的態度，李望洋的詩文才有進步空間，不因驕矜自滿而停滯。

〈九月二十七日馬小唐廣文題余西行吟草詩二章因作此以答之〉

老手工夫著斲輪，順時循分不言貧（作者註：「余自履任抱罕迄今半載有餘，未聞先生言及學中清苦，令人欽佩。」）。世居秦隴家風舊（作者註：「先生籍隴甯遠縣，係秦秦階道所屬。」），鐸振河

⁸⁴賴貞羽：《李逢時及其詩歌研究》，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年，頁35。

⁸⁵施懿琳：《全臺詩》第十冊，頁134。

州士氣親（作者註：「先生司鐸抱罕，深得士子之心。」）。

吟到窮時何似我（作者註：「先生和李瀛濤重陽飲酒賞菊詩中有『人到窮時氣倍雄』之句與余暗合。」），
得一奇語便驚人。於今始見廬山面，面目原來肖性真。

數首新詩合體裁，知君自是不凡才。昔年也共登雲去（作者註：「先生與余戊午科鄉榜同年。」），老到同歸此地來（作者註：「余牧抱罕時，而先生早已司鐸此間，有不期遇而遇者焉。」）。
心蕊每從空處結，筆花好向夢中開（作者註：「先生題余西行吟草詩二首，足見學養兼到。」）。
陽春贈我難為和，一字推敲費幾回。⁸⁶

馬小唐為〈西行吟草〉題詩，李望洋以此首詩回贈。詩中讚揚馬小唐不因貧困而志短，平日也「不言貧」，讓人欽佩。「秦龍家風舊」又能延續家風，官任司鐸，深得民心。「吟到窮時何似我」與馬小唐和李瀛濤〈重陽飲酒賞菊詩〉的「人到窮時氣倍雄」呼應，頗有人窮志不窮之意，除讚賞馬小唐外，也透露自己不因窮困而喪志。李望洋回憶起與馬小唐同年考取鄉試，如今「同歸此地來」，年老又相遇，有著他鄉遇故知的感動。「筆花」一句讚揚馬的學識涵養兼具，馬小唐總能妙筆生花，李則自謙才識淺薄，一字須推敲好幾回，實在難以附和。另外，詩中的夾註也有助於了解三人的關係與整件事情始末。

七、施士洁

（一）祁徵祥

祁徵祥，（生卒年不詳）雲南通海人。⁸⁷「年十五廢學，習賈布肆。年十九，人勉其讀書求富貴，由是十載寒窗，終成進士。」祁徵祥、施士洁皆登三甲進士，兩人往來以「同年」相稱。考取功名後，施士洁點內閣中書，不久即辭官回鄉；祁徵祥則是出為縣宰，一路往官場發展。施士洁光緒二年（1876）辭官回鄉，接下來五、六年間，在彰化白沙書院、臺南崇正書院執教，輾轉飄忽，生活未能安定。光緒八年（1882）祁徵祥任臺灣知縣，面對昔日同榜友人，施士洁多有頹喪不得志之音：「人生行樂耳，身世兩悠悠。」⁸⁸、「壯心今覺不如初，老我塵緣逐漸除……怕讀昌黎毛穎傳，頭銜無用一中書。」⁸⁹

⁸⁶施懿琳：《全臺詩》第十冊，頁 136。

⁸⁷此節祁徵祥生平資料及未加註出處的引文均出自《臺南市志·卷七人物志》臺北市：成文出版社，1983年，頁 246。

⁸⁸〈辛亥招同江子儀孝廉、李叙卿廣文飲紅毛樓下寓，用前韻〉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 59。

⁸⁹〈感懷用前韻答辛亥〉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 62。

祁徵祥在臺停留一年就被調任福建，光緒十年（1884）因為中法戰爭，再度到臺灣協助軍務。施士洁時常到祁徵祥的住所相聚，⁹⁰有時「日來相聚在二酉，一段新詩一杯酒」⁹¹，祁徵祥也和友人到施士洁的「二酉」齋共吟共飲，「赤崁城西五畝宅，往來不見名利客。祇有騷人互唱酬，庶幾情性無閼隔。」⁹²志趣相投的朋友聚合，有許多的「聯句」作品產生，在施士洁的作品集，只有這個階段有聯句作品的收錄，其他時期都未出現過。

「狼烽正起越南城，蜚語流傳海外驚。絕島妖 暮紛霧氣，遙天唳鶴動風聲。」⁹³這時聚會的話題常常是圍繞越南的戰況。後來戰事告捷，施士洁和祁徵祥有〈越南聞捷，與祁莘垓同年夜談聯句（作者註：甲申六月初二日）〉：

狼烽關外飛，忍令英雄老？劉（三宣副提督永福）、馬（建威將軍培之忠）與吳（建威將軍鏡堂永安）、丁（振威將軍衡三槐），毅然申天討。太原兵出奇，殺敵如斬草。法夷膽盡寒，勢潰壓山倒。去甲復拋戈，淒風動蒼昊。燕雀處幕中，豈足供一掃？遠涉笑徒勞，所性實輕燥。虎視久眈眈；宸謨見獨早。樞秘慎邊防，萬邦冀和好。主戰伊何人？楚、粵兩宮保（彭雪琴、岑彥卿大帥）。憤極王鐵槍（廣西提督德榜），報國碎肝腦。整旅到蘭桑，偏師截糧道。殘卒四百餘，霎時遁孤島。電音海外來，我輩紓懷抱。夜雨話青燈，夢魂繞旗阜（劉軍舊號黑旂。雲起莘結）。⁹⁴

兩人挑燈夜話，細數在戰場上建下彪炳戰績的提督、將軍；揣摩想像法軍潰堤逃竄的景象，為這場已來到的勝利而雀躍不已。

劉銘傳到臺灣後，寫了一封信給法國人，義正詞嚴，痛斥法國人所作所為。施士洁和祁徵祥兩人在閱讀了劉銘傳的「與法夷書」之後，千讀萬閱，決定作和韻詩：「三宣爵督劉現後，叱咤能使洋鬼走。腰間劍氣射牛斗。將帥連營士裹糗。歷盡關榆與塞柳，疏屬峰前縛貳負。議績應居頗、牧右，燕然勒篆文蟠蚪！」⁹⁵兩位莫逆之交，志趣相投，不僅以詩酒相互往來，還一同關心國家大事，一起為中法戰事寫下了歷史見證。

⁹⁰有〈疊與江子儀孝廉、李洪九廣文同集星皆明府旅館小飲聯句〉〈再疊與江子儀孝廉、李洪九廣文同集星皆明府旅館小飲聯句〉〈三疊與江子儀孝廉、李洪九廣文同集星皆明府旅館小飲聯句〉，是四人共同創作的聯句作品。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 390。

⁹¹施士洁〈疊莘垓明府、敘卿廣文、子彝孝廉與侯漢卿上舍同過敝齋，晚飯後乘興聯句疊前韻〉詩有「敝齋舊號『二酉』」註語。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 392。

⁹²〈閏五月十九夜復大風雨，和萃翁韻〉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 392。

⁹³〈閏五月十九夜大風雨和辛陔韻〉。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 61。

⁹⁴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 388。

⁹⁵〈讀劉爵帥與法夷書，和星皆韻〉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 393。

八、許南英

(一) 身世之嘆

易順鼎後來任廣西龍州兵備，有「龍州賢大吏」的美稱；1909年，改放廣東欽廉兵備，和臺灣詩人許南英、汪春源及丘逢甲等人仍有書信詩作往來。許南英有〈和易實甫觀察原韻〉之二：

昨於汪辛伯同年處讀易實甫觀察原唱，辛伯與邱仙根各有和章。易公於甲午（1895）渡臺，思挽危局，曾與酬唱。今讀其詩，悵然有感；即步其韻，率成二章。

宦況蹉跎氣轉醇，隨緣五嶺看青春。不知避地依然我，始悔趨時不若人。
士本長貧終自好，官如此苦向誰陳。還山無處思山隱，夢斷桃源世外民。⁹⁶

光緒三十三年，許南英卸下陽江軍民同知職務，因為許南英在陽江任職時，習藝所發生犯人越獄，並劫走監倉羈所的犯人。雖然許南英在三個月內追捕回過半的逃犯，但仍受到懲處。光緒三十二、三十三年間是許南英宦途上最不順利的時候，這首詩即是吐露當時受冤的苦楚。

另從詩題註可知汪春源及丘逢甲也有和作。許南英擔任三水縣令時曾去拜會易順鼎，他仍殷殷垂詢臺事，並且贈送許南英叢刻奏、詩歌十卷，其中多為割臺感憤之作。⁹⁷

民國二年，許南英剛辭去龍溪縣知事的職務，話說在龍溪縣擔任知事任內，因為禁止私鬥和勒拔菸苗一事，引起當地劣豪不滿，遂誣告許南英侵占公款。後雖經省府調查並無此事，但對許南英而言，平白受到屈辱，在心中已留下不可抹滅的陰影，因此作詩〈和施耐公感興原韻〉之四感嘆著：

未肯清泉混濁流，長安換取爛羊頭。啣杯倦眼天何醉，擊劍雄心氣已秋。
不舞已成羊子鶴，無文自笑鄭家牛。肚皮不合時宜久，傲骨狂名到處留。⁹⁸

⁹⁶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一冊，頁240。

⁹⁷許南英〈上易觀察實甫〉詩題後註：「觀察於乙未年秋間渡臺，思挽危局，晨夕過從，相與唱和，為患難中詩友，前簡放廣西龍州兵備，「龍州賢大吏」之稱。今年改放廣東欽廉兵備，來署廣肇羅。予以屬吏謁見，殷殷垂詢臺事，並送叢刻奏疏、詩歌十卷，中多為割臺感憤之作。今讀是書，振觸舊事。」

⁹⁸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一冊，頁318。

根據明人曹臣所編之《舌華錄》記載，一日東坡飯後散步，撫著肚子問一旁侍婢：「妳們說說看，我這肚子裡都裝了什麼？」一名婢女回答：「都是文章。」東坡聽了不以爲然，另一名婢女則回答：「滿肚子都是智慧。」東坡也覺得不夠恰當，愛妾朝雲則說：「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東坡這才捧腹大笑。許南英在詩中說明世態炎涼，自己的雄心壯志早已一點一滴消失殆盡，雖已顯老邁的心態，但仍強調不與世同流合汙，不爲濁流所吞滅的傲骨。另外，寫於民國三年的〈再疊陳丈劍門見贈韻〉也一再表明自己的立場：

一官已挂西山笏，自逐西風薄笨車。赤炭廿年思故里，紅塵十丈冷京華。
湘中蘭芷伊誰贈，江上芙蓉自怨嗟。早識窮通原有命，十年悔不讀書賒。⁹⁹

民國五年的〈和林少眉見贈原韻八疊原韻〉：

到底迂儒一介輕，少年悔不列商行，搢紳自足官僚派，祿米徒繁仕宦情。
自昔管城無肉相，從來貨殖有規程。欲追端木為師範，結駟連騎講治生。¹⁰⁰

許南英對於自己「肚皮不合時宜」的個性相當執著，即使環境再險惡、艱難，依然堅持「傲骨自嶙峋」，表現出特有的堅毅、耐苦，擇善固執，堅持自己做人做事的原則，絕不妥協。但這首詩對於貨殖、營生之道稍感興趣，表明要學習子貢（端木賜）善於理財的本領。

（二）勉友砥礪

身爲「遺民」的悲哀是許南英無法揮去的夢魘。除了對時局的喟嘆外，有時許南英也會打起精神與友相互勉勵，在〈贈陳子模明府（時自山東請假回閩，來粵寓陳省三觀察廣州府署。）〉之二云：

拔劍當筵斫地歌，萬方多難奈時何。山雲未作崇朝雨，海水翻生鼓浪波。
士會遊秦般贈策，宣尼望魯悵無柯。相看莫下新亭淚，買棹端陽泛白鵝。¹⁰¹

陳子模是許南英同鄉故友，共同經歷了家鄉淪陷的無助。光緒二十五年，陳子模從山東南下，在廣州與老友們相聚。朋友們一同爲國事憂心，一同爲家鄉悲痛，茫茫前途令大家惶惶不安。「士會遊秦般贈策」，西元前 621 年，晉國名臣士會到秦國迎接公子雍，準備讓公子雍回國即位。但晉國國內情勢改變，士會於事敗之後，滯留在秦國。多次在秦晉戰爭中，有爲秦康公獻策的機會。「宣尼望魯悵

⁹⁹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一冊，頁 322。

¹⁰⁰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一冊，頁 347。

¹⁰¹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一冊，頁 211。

無柯」，宣尼是孔子。西漢平帝元始元年（西元1年）追諡孔子為褒成宣尼公，後因稱孔子為宣尼。《孔叢子·記問》：「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孔子想要砍掉路上的荊棘，卻感歎沒有斧頭。至於「新亭對泣」，語出劉義慶《世說新語·言語》：「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渡過長江的各位人士，每次遇到美好的日子，就互相邀請在新亭這個地方聚集，邊賞花邊飲酒作樂。周侯在中間坐著，歎道：「風景跟往昔一樣，江山卻換了主人。」大家聽了都相視流淚。只有丞相怒氣豪邁，說：「應當共同合力效忠朝廷，最終光復祖國，怎麼可以相對哭泣如同亡國奴一樣。」在這短暫的會晤中，許南英難得打起精神，勉勵好友們「相看莫下新亭淚」，除了表示懷念祖國，同時也要大家把握此時此刻難得的相聚。

在〈寄懷林致和〉詩中

才人不偶亦尋常，況是諸難歷備嘗。烏鳥私情依老父，杜鵑餘淚哭慈娘。
一錢不值登科記，數口交縈續命湯。轉語告君希自愛，江山終古屬文章。¹⁰²

詩中除了勉勵故友林致和，即使現在家鄉淪陷，處境困頓，民不聊生，在愈艱難的環境下，仍要惜才自愛，不忘創作，這是勉人同時也是自我勉勵。

在贈詩給擔任教職的朋友時如〈贈楊季芬（季芬，梅縣人，日里華僑學校教員。）〉

南來猶見存吾道，清白關西有祖風。問學淵源曾立雪，談詩格調欲凌虹。
興亡共與書生責，陶鑄思參造化功。絃誦一堂珍國粹，莫因頭腦笑冬烘。¹⁰³

對於新任官的友人，許南英則勉勵他們要能發揮長才、貢獻所能，如〈贈彭華絢茂才〉：

映座丰神獨冠儔，長安子弟太原裘。羅浮郡縣經流寓，豐鎬家山作夢遊
（華絢原籍陝西，流寓惠州。）才士文章唐太白，女人容貌漢留侯。布衣坐鎮將軍幕，定策能教占上籌。¹⁰⁴

在這些勉友詩中，有些是稱頌的語言，但許南英的情感是真誠的，他對朋友懷著深切的期待與勉勵，正是他愛友的表現。

¹⁰²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一冊，頁207。

¹⁰³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一冊，頁351。

¹⁰⁴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一冊，頁232。

第四章 喜慶酬唱

人不能脫離群體而獨立，因此喜慶酬唱往來便成爲人際關係之必然所需。文人相互寄贈酬唱的風氣，由來已久，有切磋詩意，交流情感的作用。本章所要探討的爲喜慶酬唱之詩，屬寄贈類，指因應人情之需往來酬唱的各類作品。

古遠清於《詩歌分類學》一書中，對唱和詩有詳細的說明：

所謂唱，是指吟詠歌唱，即一個人先寫了一首詩；和，是指聲音相應，第二個人依照第一作的詩詞的體裁、題材、原韻，或針對第一個人「唱」的思想內容，作詩詞酬答。¹

詩人互相唱和風氣，由來已久。最初，僅有和詩，在詩意上應和酬唱；到了唐代，元、白、皮、陸在往來唱和之際，著力於音韻上的技藝表現，因而有和韻、用韻、次韻等作品的產生。清朝，詩人群聚一堂，同時進行詩歌創作時，也有限韻的遊戲藝術，限韻是古典詩歌創作中，在用韻上因難見巧的作法，即是面對在場之眾位詩家，從聲律形式上限定詩作所用的韻部、乃至韻字，其目的在取得鍛鍊詩藝及自娛娛人的雙重效果。

《瀛奎律髓》²卷四十二對寄贈類下了定義：「遠而有寄，面而有贈，有寄贈則有酬答。」「贈答」之名源於《文選》詩部之子目，收錄王粲以下至齊梁之詩共七十二首，爲數之多，僅亞於雜詩一類，備受時人所重視。若溯其淵源，詩三百的「贈詩形式」與先秦的「賦詩言志」風氣，可視爲濫觴，兩漢諸作則在社交性質之外，另開抒情詠懷的表現；降及建安，彬彬之盛的局面，是奠基的典範時代；爰至西晉則達到創作量的第一次高峰。南朝之際，文學繁榮發展，所謂「英華秀發，波瀾浩蕩，筆有餘力，詞無竭源」³出現了山水、詠物、宮體、邊塞詩等類型化的創作現象，不可忽略的是，贈答詩數量亦在梁代攀升爲魏晉六朝之冠。⁴除受政治變革、思想興衰與風尚變遷等影響外，承繼著前代之基礎，在高舉「新變」⁵的文學氛圍中，南朝贈答詩自有其獨特的審美趣味。

¹古遠清：《詩歌分類學》（高雄：復文書局，1991年），頁369。

²【元】方回：《瀛奎律髓》，全書分49類49卷，專選唐宋兩代的五、七言律詩。

³【唐】魏徵等著，《隋書·文學傳序》（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卷76，頁130。

⁴據江雅鈴統計，東漢至隋贈答詩數量以梁代194首爲冠，西晉138首次之。若就百分比來說，南朝四代爲45%，勝於魏晉的42%，可見創作量持續增長。詳參江雅鈴《文選贈答詩流變史》第二章第三節，頁50-51。

⁵劉宋文人對日益僵滯的東晉玄言詩進行變革，南齊永明對聲調的講求，梁宮體艷情詩的出現，反映出新變的文學觀念被接受並實踐，即如蕭統在《文選·序》中所言：「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

「贈答」一詞，顧名思義即是一方先有贈詩，接受者根據來詩內容而酬答，互為往來，具有社交應酬的現實作用，亦有交流情意，抒發感懷的藝術效果。以詩歌創作做為人際交誼的方式，其中便流露出對個人或時代風氣對文學品味之要求，也展現出酬贈雙方群體的特色。如建安諸子集結於鄴下，共相游宴，「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⁶彼此酬贈唱和之篇什體現了「梗概而多氣」⁷的文風。從中，藉由群己雙方的交流，進而獲得對自我的肯定，尤其在以文學取才，崇文之風盛行的南朝，贈答詩可成為文化優勢的「象徵符號」，即如鍾嶸在《詩品·序》所言：「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驚焉。於是庸音雜體，人各為容。至使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⁸可知高門士族極重視文學表現，將之視為一種文化標記。但自劉裕建宋，四代帝王皆出於寒族，士庶間政治權力地位間的升降，必然牽動原先由士族所引領的文化形態，文學的審美觀念也因此產生變革，一來影響酬和詩作之表現，另一方面，士人則藉贈答詩歌的回還往復，流露出文學審美之意趣，以突顯其所代表的文化階層與品味。

一、楊廷理

楊廷理從初宦福建到首度過臺，以協助平定林爽文事件為其武功，然而，後來卻因侯官縣任內的虧空案衍伸出私刻年譜一事，在嘉慶元年（1796）遭謫戍伊犁至嘉慶八年（1803），渡過八年投閒置散的遣員謫戍生活後，他展開了一段東歸、南還的返鄉旅程，或自念體力尚佳，不甘潦倒，或為經濟所困，在備嘗人情冷暖下楊廷理終於得以「降捐」⁹知府，並以此再度踏上治臺之路。嘉慶十一年（1806）十二月楊廷理二度抵達臺灣，在圍捕海盜朱瀆的過程中深入噶瑪蘭，實地勘查後更堅定其開蘭決心，然隔年十月卻因楊幸逢京控案撤回內地而中輟；直到嘉慶十四年（1809）朝廷派遣他三度過臺，處理械鬥案，事成領空銜滯留臺灣，這段時間其以籌劃開蘭事宜為文治功績，至嘉慶十六年獲補建寧職缺，然因開蘭事宜未臻完備，遲遲不許內渡，最終在苦思家園的情緒下，於嘉慶十八年（1813）辭世。其一生宦海浮沉，但從其坦蕩無懼的態度、坦然的心態可看出他的「處世」原則，〈仍用前韻贈胡小山〉詩云：

才華鼎盛日方中，逸聽循聲偃草風。于役幾經除稗種，從公三度闢蠶叢。

⁶ 【南朝梁】劉勰著，范文瀾註《文心雕龍·時序》，卷9，頁673。

⁷ 同上註，頁673。

⁸ 【南朝梁】鍾嶸著，陳延傑注，《詩品注》，頁5。

⁹關於清代降捐制度，其成因及發展非常複雜，始於康熙，歷經雍、乾、嘉、道，咸豐、道光後流於氾濫，捐納的官職種類也非常多，而楊廷理在此屬於「捐復」，這是一種清代常例，是指「凡官員降革離任留任、原資、原銜、原翎，具得捐復。」倘若經過批准後，便在限期三月內交銀完結，逾期無效，又「殆清乾隆以後，併入常捐，捐途既廣，則捐復一項，幾等恒河沙數，人皆視作固然，不以為恥。」許大齡：《清代捐納制度》（哈佛燕京出版社，1950年6月），頁91。

升沉運轉乾坤磨，鞅掌塵隨日月籠。遠到功名從此始，相期好惡與民同。¹⁰

這首詩前尚有〈胡小山（桂）贈素蘭四盆，詩以謝之〉¹¹一詩，作於嘉慶十五年（1810）中秋過後，雖是贈詩，但其中亦表達了自身為官的心態，枵腹從公的辛勞，披荆斬棘的過程與升沉無常的運途，他沒有無盡的怨懟，雖然難免對命運的磨難感到無奈，但他卻能始終秉持「相期好惡與民同」的理念，如此愛民、親民的真摯態度，也確實感動人心。不僅如此，清廷也熟知其在臺灣人民心中的地位，屢有紛爭總是派遣他前往協處理，而嘉慶皇帝更予他以「熟手」美稱。對國家盡忠、對百姓盡心、對自我盡責，表現於私的是「率真待人」，表現於公的則是「實心任事」。在坦蕩率直的處世原則下，不論是對同宦親友、庶民百姓，他總是以誠相待，這便是楊廷理「真」的性格。

楊廷理自幼便受漢學教育，詩歌對他而言是一種才能亦為一種愛好，故時常以文會友，利用詩作與好友交流情感並互相鼓勵。楊廷理早年有幾位同鄉好友，如彭映堂、龍雷塘、嚴相亭。他曾作〈送彭映堂（人杰）同庚之京師〉¹²一詩，祝賀友人赴京任職。另一名好友龍雷塘，字振河，拔貢生，曾任教諭，著有《雷塘詩草》，與楊廷理感情甚篤。早年常與楊廷理交遊、賦詩，如〈春日登天馬山次龍雷塘韻〉¹³一詩描繪兩人出遊情形。此外，楊廷理於戍守伊犁時曾作〈懷龍雷塘〉¹⁴、〈次龍雷塘寄慰之作〉¹⁵組詩數首，回憶彼此的情誼。楊廷理還有一位結為親家的好友陳松亭，多首詩作中皆提及兩人交友關係，如〈題陳松亭親家懷新小照〉¹⁶。兩人交遊甚早，應是長年的官場同僚，亦為其長子立先之岳父。

楊廷理於嘉慶六年（1801年）後所作的詩中，時常出現張夢廬、繆申浦兩位戍友的姓名，相關詩作數量高達40首以上。由詩作觀察三人交情頗篤，常齊聚一堂飲酒賦詩，如友人餽贈楊廷理兩條來自渭水的鯉魚，因伊犁地區少有河鮮，故其欣喜萬分，後邀夢廬、申浦同於伊犁住所小酌、食河鯉¹⁷。另外，楊廷理與伊犁將軍松筠亦有私交。松筠，字湘浦，嘉慶七年（1802年）任伊犁將軍，任內開闢伊犁屯田的灌溉水利設施，深受皇帝重用¹⁸。楊廷理由伊犁返回原籍途中曾作〈寄呈湘浦將軍〉¹⁹一詩，感念其眷顧。

¹⁰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227。

¹¹同上註。

¹²楊廷理：〈送彭映堂（人杰）同庚之京師〉，《知還書屋詩鈔·卷九／拾遺草》，頁289-290。

¹³楊廷理：〈春日登天馬山次龍雷塘韻〉，《知還書屋詩鈔·卷九／拾遺草》，頁290。

¹⁴楊廷理：〈懷龍雷塘〉，《知還書屋詩鈔·卷一／西來草》，頁14。

¹⁵楊廷理：〈次龍雷塘寄慰之作〉，《知還書屋詩鈔·卷一／西來草》，頁25。

¹⁶楊廷理：〈題陳松亭親家懷新小照〉，《知還書屋詩鈔·卷六／南還草》，頁206。

¹⁷楊廷理：〈謝惠雙魚並預約夢廬申浦兩先生臘八日小飲〉，《知還書屋詩鈔·卷二／西來草》，頁61。

¹⁸趙爾巽等編撰：《清史稿·列傳》，頁11113-11116。

¹⁹楊廷理：〈寄呈湘浦將軍〉，《知還書屋詩鈔·卷五／東歸草》，頁151。

楊廷理於臺灣任官期間亦結交不少好友，大部分因公務而熟識，如：

（一）吳鎔

吳鎔，生卒年不詳，浙江嘉善人，清嘉慶年間入噶瑪蘭，實際任官經歷不詳。曾作詩〈楊雙梧太守相度築蘭城賀之〉祝賀噶瑪蘭城興建，

跡寄空山暑亦寒，身負重鉅涉艱難。峰嶇歷盡千巖險，相度周行一騎單。
獨向閭閻諮疾苦，每於村落任盤桓。民番自有敦龐意，擁篲歡迎舊日官²⁰。

又吳鎔曾輔佐楊廷理籌備噶瑪蘭設治事宜，嘉慶十五年，多雨的噶瑪蘭於中秋喜見明月，居民視爲開蘭以來祥瑞，以〈噶瑪蘭中秋見月呈楊太守〉一詩頌揚廷理開蘭之流風遺韻：

共說青天霧氣開，歡迎天上福星來（註：太守召見，上命馳譯來蘭）。十分清影橫霄漢，萬姓歌聲淨土埃。
珠貫呈輝同朗徹，桂香垂象仰栽培。大開海外文昌運，月朗風清詠幾回。²¹

由詩作透露的資訊觀察，兩者應爲舊識，吳鎔可能曾擔任楊廷理的幕僚且有不錯表現，故受其召見前往噶瑪蘭。

（二）謝金鑾

謝金鑾，字退谷，福建侯官縣人，生於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卒於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於楊廷理侯官縣任內已熟識，曾任嘉義縣教諭，並參與平定蔡牽事件。他曾作〈紀捷〉四首描述楊廷理的治臺功績：

太守將西渡，其言未必真。天聰明絕域，海國賴斯人。
隱懾無形患，初回有腳春。瀛壖百萬口，造物豈非仁！

昔日王巢賊，頻年赤嵌城。竹圍堅似鐵，壯士喜爲兵（林爽文之亂，
守城義勇皆從楊司馬）。
馬首惟予望，牛皮不戰平。至今楊大眼，南北有威名。

東轉雞籠外，其名蛤仔難。蠶叢驚地裂，蛇瘴逼天寒。

²⁰施懿琳：《全臺詩》第四冊，頁91。

²¹吳鎔：〈噶瑪蘭中秋見月呈楊太守〉，收錄於柯培元：《噶瑪蘭志略·卷十三／藝文志／詩》，頁188。

蠻獠春旂出，兒童竹馬看。崑崙三鼓奪，未似此行歡。

羽檄傳天外，須臾離海東。舊棠依召伯，新稻賦張公。
天意無私覆，邊防有異功。誰將軍國事，為達帝王聰。²²

此詩作完成於楊廷理二度來臺討伐朱瀆之時，其中所稱「楊司馬」、「楊大眼」皆指楊廷理，詩中提及昔日他在林爽文事件中的建功，而「壯士喜為兵」則具體地闡述他在臺灣人民心目中重要的地位。透過內容可知謝金鑾對其事蹟的了解，包括林爽文事件過程中，守城義勇皆聽命於楊廷理；並支援福州將軍福康安平定林爽文，使其無後顧之憂；並以「至今楊大眼，南北有威名」對其稱呼；楊大眼是南北朝時期北魏孝文帝、宣武帝時名將。此外，楊廷理對於噶瑪蘭的經略亦使謝金鑾相當佩服。聽聞楊廷理力陳開闢噶瑪蘭，即以《蛤仔難紀略》六篇詳述該地之利害，楊廷理亦為之作序²³。

（三）章甫

（楊廷理與章甫酬唱之作，詳下，茲不贅）

二、章甫

在康熙、雍正時代，本土作家文人尚未出現。那時的郁永河、黃叔瓚、藍鼎元、陳夢林、江日昇，甚至到乾嘉時期的朱士玠、張湄等宦遊人士，這些人的作品還不能算是真正代表本土人士的作品。所以第一個擁有個人詩文集本土作家的章甫，就成為一顆亮眼的星宿。

臺南文人章甫亦與楊廷理交好，在酬唱詩方面，曾作多首詩恭賀楊廷理復任臺灣知府，其詩〈壽郡守甦齋〉云：

十年化被十閩東，扇海曾薰鼓俗風。選璞琢開千嶂白，網珊羅起一江紅。
即戎齊效三軍力，奏凱頻加百戰功。造福蒼生咸託命，天教矍鑠老來雄。²⁴

楊廷理過去鎮守府城期間曾任學政，致力提升臺灣的文教風氣，並在許多動亂事件立下顯赫戰功。又於第二首詩提及：「……河山如故環城郭，父老相隨

²²施懿琳：《全臺詩》第三冊，頁 298~299。

²³陳壽祺：〈敕授文林郎安溪縣學教諭謝君金鑾墓誌銘〉收錄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碑傳選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6 年），臺灣文獻叢刊第 220 種，頁 569-571。楊廷理：〈蛤仔難紀略序〉，收錄於柯培元：《噶瑪蘭志略》，卷十三／藝文志／文，頁 179-180。

²⁴施懿琳：《全臺詩》第三冊，頁 372。

認鶴琴。甘露兩朝天子德，寒冰一點老臣心。白雲嶽降誠非偶，噓氣長施傳說霖。」²⁵林爽文事件發生期間，章甫曾協助募兵並參與防禦工事，深知楊廷理於整起事件的貢獻。

章甫祝賀遊臺詩人蔡希敏〈蔡希敏重登行〉云：

昨宵天上雙星燦，今夕人間花燭爛。人間花燭爛天紅，河橋莫漫隔西東。
天河橋上接天臺，前度仙郎今又來。來時仙樂再吹彈，依舊聲聲奏合歡。
舊時絃斷今時聯，瀛海巧聯奎海緣。若問菱花郎已試，畫眉深淺可曾記。
記來添畫遠山筆，認取破題還第一。羅帷幅幅繡鴛鴦，六六仙娥七七郎。
七七衍虛四十九，其中妙用君知否。六六春宮三十六，天根月窟往來復。
是誰作合故遲遲，大造瑞應此大奇。²⁶

此詩用詞輕快活潑，充滿趣味性，筆調戲謔詼諧，俏皮中卻不失風雅。內容描寫蔡希敏再婚的情形，詩一開始即已充滿喜氣洋洋的氣氛。先把古人詩句俏皮改變，「前度仙鄉今又來」來解說蔡希敏是二度當新郎；再用新郎、新娘的年齡「六六」「七七」和天上的星宿「天根」、「月窟」組合成奇妙的、虛虛實實的活潑詩句，喜樂之氛圍洋溢詩中。章甫〈蔡希敏重登行〉詩中數字表現不僅具協調性，也表現有畫龍點睛的作用，「六六仙娥七七郎。七七衍虛四十九，其中妙用君知否。六六春宮三十六，天根月窟往來復。」這些數字活絡了詩的氣氛及精神，使整首詩充滿喜氣洋洋，詩人的筆調，數字帶給整首詩的情境，可說是饒富情趣的。

三、施瓊芳

施瓊芳為臺南著名詩人，淡泊名利，雖不喜浮華之事，但當地士子或宦臺文人常慕名而至，爭相與之交友，故唱和、品題、慶賀、慰勉、送行、悼輓等詩篇，數量頗為可觀。此類酬酢詩歌，固然不乏純為交際的應酬之作，但也有真情流露、勸勉期許的詩篇。

瓊芳與親族、同門酬贈之詩，率多語言真切，自然流露出內心的情感。瓊芳同門中，年紀最長者，應推呂世宜。呂世宜（1784-1860），字可合，號西村，福建同安縣廈門人。呂氏以書法、金石聞名當世，乃臺灣金石學之先聲，著有《愛吾廬文集》三卷、《愛吾廬題跋》一卷、《古今文字通釋》十四卷、《筆記》一卷。

呂世宜書法絕妙，名聞當世，臺澎名流皆知呂西村之名。呂氏於《古今文

²⁵同上註。

²⁶施懿琳：《全臺詩》第三冊，頁311。

字通釋·自序》曾云：「宜自二十讀書，三十學隸，四十學篆，迄於今七十矣。」由此可知其學習書法的歷程。現廈門南普陀山後庭蒼崖，勒有呂氏所題的漢隸，是道光某年周凱和呂氏遊該山寺廟時所題，後來日本漢學家尾崎秀真氏遊歷該山，一見呂氏漢隸極為推崇，並讚呂氏為臺灣流寓名士的書法第一家。

呂氏亦嗜好金石，收藏碑版之事，亦是眾所皆知，每見有真蹟，常傾資蒐求；曾以三十金買一銅鏡，乃西漢平津侯之物，便自作《古鏡記》並函同門好友施瓊芳作《西漢古鏡歌》長詩一首。瓊芳在詩中先寫銅鏡的由來及其狀貌，再言及呂氏愛好金石之心與收藏之富，深明呂氏嗜古之情。

〈西漢古鏡歌〉：

蟾規倒影落影娥，靈銅孕魄騰光華。洪爐出冶兩千載，陽鑄鏽綠填其窪。
滎陽居士精鑒別，為披苔篆拭土花。徑圓七寸符漢尺，其鈕盤龍文斗科。
中露平津侯數字，餘畫禿落無枝柯。惟侯布素貌恭儉，斯鏡之值應非奢。
一朝聲價忽兼兩，千金敝帚理則那。豈知古器傳日少，瓦銘磚隸皆足誇。
居今得睹漢時製，便同漢世追羲媧。先生嗜古良有意，關情故物殷摩挲。
購以重貲傳以記，遭逢勝在相君家。……

秦懸唐鑄尊庫物，尋常家用誰搜羅。沽藏靡定關眼福，清漳人去歸嘉禾。
平津之傳龍門刺，古鏡之記先生嘉。博古非同論史例，斯篆猶足圖宣和。
世人耳食好訾議，以人廢器評何苛。忽經明眼斬新出，空花色相理不磨。
今人已去古人遠，古物還照今人多。不管興亡管妍醜，劫灰雖積如鏡何。
遙遙東閱追舊事，鏡不能言我代歌。²⁷

此詩前有序文：「鏡為漢丞相平津侯故物，舊藏漳郡一故家，廈門呂西村先生以三十金得之，作〈古鏡記〉，並來索詩。」同門好友前來索詩，瓊芳當然樂於從之。此詩先言這面古鏡的來歷非凡，乃是兩千年前洪爐出冶的產物，刻紋中尚有綠鏽的痕跡。在經過鑒別後，「徑圓七寸符漢尺，其鈕盤龍文斗科。中露平津侯數字，餘畫禿落無枝柯」可知此鏡原屬漢朝平津侯所有。不過，平津侯雖貴為丞相，但為人十分恭儉，因此瓊芳推測此鏡應非奢華之物。然而，過了兩千年後，「一朝聲價忽兼兩，千金敝帚理則那。豈知古器傳日少，瓦銘磚隸皆足誇」其身價已不可同日而語。今有西村先生愛好古物，以重金購得，並作〈古鏡記〉傳於後世，這面銅鏡能得如此知己愛護，其風光想必勝過昔日。漢代古鏡的價值雖高，但若無人賞識，它也只是一面老舊的銅鏡罷了，哪有今日的地位。由此看來，難能可貴的應是這位明眼人——西村先生。最後，詩人對此鏡亦有感而發「今人已去古人遠，古物還照今人多。不管興亡管妍醜，劫灰雖積如鏡何。」這面古鏡，不知映證歷史上多少興亡成敗，遙想當年舊事，實令人不勝感慨！

²⁷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361。

施瓊芳在此古詩之後，尚有二首絕句〈前題餘意在書兩絕〉，其一云：

古色焜煌擅照形，迴殊金鑑奏彤庭。如何一代鈞衡手，只作青銅數字銘。²⁸

漢朝的平津侯，在當時擔任多少國家重責大任，但如今除了這面銅鏡上鑄刻了他的名字外，又有多少人知道平津侯是誰呢？當年看似不起眼的事物，最後卻成了印證歷史的證據，世事的變化，真是難以預料。

四、李逢時

（一）同榜友人

拔貢，是清代選拔人才的制度。由學政選拔秀才中之文行兼優者，貢入京師，稱為「拔貢生」。拔貢的社會地位相當崇高，也許就是因為如此，李逢時能夠與官宦朋友有所交遊往來，有雅興與同儕把酒言歡、吟誦詩賦。逢時為清咸豐十一年(1861)辛酉科拔貢，是以其〈榜後與諸同年閒敘〉詩，榜後和諸同年有詩相賀：

多士操觚六藝陳，分廊坐舍等魚鱗。文逢急處千言就，詩到忙時一字貧。
落第厭看登第榜，得名休耀失名人。而今幸托錐刀來，更染龍池柳色新。²⁹

所謂「同年」，乃同年拔貢。³⁰本詩所贈之同年為張策六、葉雨洲（名孚甲，臺灣縣人）、顏崇其（名廷鏞，臺灣縣人）、蕭士千（名文鳳，鳳山縣人）、吳子青（名存仁，臺灣縣人），皆係咸豐十一年辛酉科拔貢。科考結束後，逢時與幾位同年好友聊到當日考試情形。首聯先寫文人各擁長才，大家同赴考試求取功名；頷聯「文逢急處千言就，詩到忙時一字貧」，則寫實地描繪「書到用時方恨少」的感覺，用數字「千」及「一」相對，描繪出考試的臨場感，字斟句酌，才能成詩為文！頸聯寫到考試後放榜的心情，「落第厭看登第榜，得名休耀失名人」，慶幸自己並非名落孫山之人，但也自我警惕一番。

李逢時曾著詩贈其同年，像張策六、顏崇其、葉雨洲、蕭士千、吳子青等人，其中以張策六最多。在〈贈同年張一策六〉詩題註解寫到張策六，名登鼇，

²⁸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362。

²⁹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43。

³⁰高志彬：〈泰階詩稿抄本識語〉，收於《泰階詩稿》（臺北：龍文出版社，2001年），頁 4~5。

嘉義縣人，此詩句中云：「諸羅七十二峰秀，君是蓬萊第一仙」，更是間接印證策六為諸羅人。張登鼈的生平資料極少，只知他於咸豐五年(1855)做過羅山書院齋長一職。³¹陳肇興的〈懷人詩〉有七首，七首之五為〈張策六拔元〉³²，可見張登鼈與陳肇興是有所往來的。

〈贈同年張一策六名登鼈嘉義縣人〉

文字由來萬選錢，喜看鵞鷺共班聯。諸羅七十二峰秀，君是蓬萊第一仙。³³

詩中稱讚張策六文筆才華皆備，特別是「諸羅七十二峰秀，君是蓬萊第一仙」，把他滿腹經綸，更是鰲裡奪尊的形象給呈現出來。

再看〈贈同年吳一子青名存仁臺灣縣人〉一詩：

嘉陵三百里，落筆有神奇。張鷺青錢品，曹娥黃絹碑。
伊人秋水外，朗我玉山時。古道照顏色，斯言誠不欺。³⁴

逢時大力讚揚同榜吳子青滿腹文采、才氣十足。「張鷺青錢品」，原指唐朝張鷟文才極佳，有如青錢般人人喜愛，萬選萬中。見《新唐書·張薦列傳》曰：

張薦字孝舉，深州陸澤人。祖鷟，字文成，早惠絕倫。為兒時，夢紫文大鳥，五色成文，止其庭。大父曰：「吾聞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鷟鷟也。若壯，殆以文章瑞朝廷乎？」遂命以名。調露初，登進士第。考功員外郎鷟味道見所對，稱天下無雙。授岐王府參軍。八以制舉皆甲科，再調長安尉，遷鴻臚丞。四參選，判策為銓府最。員外郎員半千數為公卿稱「鷟文辭猶青銅錢，萬選萬中」，時號鷟「青錢學士」。³⁵

因此後人用「青錢萬選」來形容文才出眾。而「曹娥黃絹碑」則自《世說新語·捷悟》，暗喻「絕妙好辭」，文曰：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修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齏白」八字，……修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為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為妙；外孫，女

³¹許惠玟：〈李逢時生平交遊及其《泰階詩稿》初探〉，收錄於《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第 48 卷，2007 年 7 月，頁 155。

³²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291。

³³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44。

³⁴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45。

³⁵【宋】歐陽修、宋祁著：《新唐書》〈張薦列傳〉，（臺北，鼎文書局，1985 年），頁 4979。

子也，於字為好；齏白，受辛也，於字為辭，所謂絕妙好辭也。」³⁶

〈捷悟〉篇乃利用碑上的八字解成絕妙好辭，並以三十里路比較才學之高下，後世則借用「絕妙好辭」來形容極佳妙的文辭。

另一首〈贈同年顏一崇其名廷鑄臺灣縣人〉

妙齡才藻大名馳，橫掃千軍筆陣奇。上苑無邊春色麗，阿誰先占鳳凰池。³⁷

一開始即讚美顏崇其，誇他年紀輕輕卻文采過人，打敗所有對手而且聲名遠播，「上苑無邊春色麗，阿誰先占鳳凰池」即藉著「上苑」、「鳳凰池」等暗指古代禁苑、皇宮內城，期望著來日兩人能榮登金榜建立功業名望。

（二）官宦好友

李逢時除了與親族友人來往緊密外，和當時的官宦人士也頗有交遊，例如秀才、仰山書院山長、頭圍縣丞、羅東巡檢等紀錄，彼此有所往來。下列引詩可見逢時與他們的交誼：

1、王衢

王衢，生卒年不詳，字小泉，甘肅涇州人，咸豐八年任臺灣知縣，曾任宜蘭頭圍縣丞、噶瑪蘭通判，同治二年(1863)陞任本縣鳳山縣知縣。李逢時在〈辛酉贈王小泉通判有序〉詩序中說明：「主公名衢，甘肅人也。咸豐三年癸丑(1853)，董公正官捕賊梅州遇害，公以頭圍縣丞權廳篆，明年辭去，庚申(1860)十月再署于蘭」，此詩作共有四首，依次如下：

一別蘭陽去，七年懷舊恩。櫂槍前日掃，草木至今春。
烏化雙鳧幻，符分五馬新。黃堂初贊賤，重仰布經綸。

玉山開繡壤，龜嶼起文峰。表海絃歌盛，遐陬雨露通。
緋魚新賜袋，白馬舊降戎。績懋官具懋，梅州破賊功。

印綬礪溪解，旌旗赤嵌來。馬頭遮父老，驥足展雄才。
宦況隨黃葉，吟窩長綠苔。不知詩卷裏，錦繡定成堆。

³⁶【南朝宋】劉義慶著，【民國】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中卷下〈捷悟〉，(臺北市：華正，1989年)頁580。

³⁷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44。

君子衣冠正，人言永令譽。銀鈎鑲玳瑁，水玉嵌碑礪。朝制六品官，朝帽起花金，頂上銜碑礪，中嵌水晶，帶用玳瑁，圓版四片銀鑲邊。孔道題輿筆孔名昭慈時，為臺灣道，洪公薦剡書洪公名毓琛，時為臺灣府，佩刀無可贈，應不呂虔疏。西帖呂虔為刺史，有佩刀相者，以為三公服，虔乃贈別駕玉祥曰：以卿有公輔之亮，故以相贈。³⁸

第一首點出王衢在宜蘭為官的官職與時間，這一離別就是七年的時光，而從「五馬」、「黃堂」的典故也知其擔任太守的官職。從二、三首知王衢擔任公職的政績佳，能「舊降戎、破賊功」。詩中提及前些時候，才有櫓檣星宿掃過，被視為不祥之兆，但目前暫且無害，蘭地仍是草木逢生的好地方。而從其「緋魚新賜袋」也顯示他功績彪炳，官銜中帶「賜緋魚袋」，足可證明王衢任噶瑪蘭通判治績卓越、豐功懋烈。至於第四首提到「君子衣冠正，人言永令譽」，可見李逢時對其評價高，詩中也點名王衢為六品官職，另也提及孔昭慈、洪毓琛兩人在臺官職，可見他們做官的時間重疊，詩末李逢時用「呂虔佩刀」³⁹的典故將呂虔與王衢相比，證實王衢確有能為「三公、輔相」之才能。而另一首詩〈上巳日王海防小泉王縣丞袖海邀同人修禊於神農壇上葉亭適余別出不與斯會〉屬遊觀玩賞，於第五章詳述，在此不再贅言，依其詩題推斷王衢與王修業曾同在蘭地作官，並與逢時交遊甚歡。

王衢在臺任官時間並不算短，除與李逢時交遊外，他與查元鼎也有所來往，查元鼎⁴⁰曾著一詩〈王小泉（衢）權頭圍貳尹，寄詩代東，依韻答之〉⁴¹，詩中前段所述兩人情義相挺、感情深厚，下段則敘述王衢至蘭地為官一事。相對的，王衢也有詩作〈賀查少白五十初度七律四則〉⁴²闡述兩人間的情誼。王松《臺陽詩話》裡有記載：「王小泉明府，甘肅人，與少白交頗厚，作七律四則和之……」⁴³乃記述王衢送查元鼎的七律四則，也描述兩人是心意相投的知己，契合金蘭之情意。另有〈權頭圍貳尹寄詩代東示查元鼎〉⁴⁴、〈和查元鼎佛手原韻〉⁴⁵等詩作。

2、姚秀才

丁巳年間(1857)，姚又之秀才來到噶瑪蘭，親以白雲親舍圖加上陳孝廉宗璜

³⁸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49。

³⁹《晉書》卷三十三〈王祥列傳·(弟)王覽〉：「初，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強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矣。」，頁 991。

⁴⁰參閱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 293，查元鼎（1804~?），字小白，浙江海寧人。出身門香世家，其祖為清初著名詩人查慎行。道光末年，遊幕來臺，個性耿介。居竹塹，著述不輟，亦長於刻石，與擅長治竹的徐木叢並稱，有「查石徐竹」的美稱。

⁴¹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 313。

⁴²施懿琳：《全臺詩》第十冊，頁 25。

⁴³王松：《臺陽詩話》卷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4 年），頁 70~71。

⁴⁴施懿琳：《全臺詩》第十冊，頁 23。

⁴⁵施懿琳：《全臺詩》第十冊，頁 25。

所贈之詩，請逢時予以指教，李氏相當喜愛，是故作詩〈次韻題白雲親舍圖贈又之姚秀才^{有序}〉相贈，詩序文言：「又之諱寶年，閩縣人也。家貧能詩，素以孝聞。乙卯富公謙判鹿港。姚以布衣從遊焉。鹿有孝廉陳宗璜者，工於畫。與姚交，善之。一日見姚有憂色，詢之，知其有白雲思親之感也。數日携一畫指姚曰：『此白雲親舍圖也。』姚感之，因紀以詩。丁巳入闈，姚以圖竝原作諸詩見示，余愛其佳，因作是詩以贈之。」

太行回首望庭闈，萬里家山兩地違。春草王孫今日路，浮雲遊子幾時歸。
精誠隱有千秋感，血淚渾如一様揮。尺幅摹成新畫本，又從海外悵孤飛。

一撮晴雲海上飛，離情落筆不停揮。蘭城遠與榕城隔，雁信難將旅信歸。
悅士使君能賞識，思親孝子念睽違。秋風擬挂蒲帆去，拜罷庭闈赴省闈。

省闈遙隔大瀛東，咫尺天涯片念通。入幕久從金馬客，置身深在蓬萊宮。
懷君夜月三更後，坐我春風一席中。藹藹堪親兄若弟^{介弟寶書性情忠厚}，合將詩酒話幽衷。

伯仲壘箎見素衷，先生杖履駐蘭中。元龍意氣高天下，司馬文章重漢宮。
詩寫四言溫厚見，圖披一幅孝思通^{圖中又有思親詩八章二四句，乃集詩經成語者}。祥雲曾為梁公現，又布氤氳瀛海東。⁴⁶

「庭闈」原指父母所居住的房間，在此引申為父母。詩中也化用王維〈送別〉的詩句：「山中相送罷，日暮掩柴扉。春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道出姚秀才與雙親家隔萬里，如今寄客他鄉，如浮雲飄浮不定，不知何時才能返回故鄉？第二首詩中言及蘭城與榕城相隔遙遠，魚雁往返困難，如今只能等到秋風起時搭蒲帆，返回家鄉拜別父母，再赴省闈。第三首詩寫道兩人相距雖近，卻無緣相見，如同相隔千里，畢竟一人身在「入幕久從金馬客」，一人身在「省闈遙隔大瀛東」，深夜時分遙想故友，「藹藹堪親兄若弟^{介弟寶書性情忠厚}，合將詩酒話幽衷」，描述到逢時與姚又之的胞弟姚寶書兩人共同飲酒互訴幽衷的情形。第四首詩「伯仲壘箎見素衷」，即《詩經·小雅·何人斯》：「伯氏吹壘，仲氏吹箎。」壘、箎皆為古代的樂器，二者合奏時音調和諧。誠如孔穎達《正義》：「其思亦當如伯仲之為兄弟，其情志亦當如壘箎之相應和。」用來比喻兄弟友善和睦。而「元龍意氣高天下，司馬文章重漢宮。」更是借用豪氣萬千的東漢陳登與深得皇帝賞識之司馬相如，來隱喻姚秀才的氣慨及文氣。頸聯寫「詩寫四言溫厚見，圖披一幅孝思通。圖中又有思親詩八章二四句，乃集詩經成語者。」則提到舉人陳宗璜相贈予姚寶年之詩歌及白雲親舍圖，最後提到祥雲又現、氤氳霏鬱，此為祥氣之兆，因此輾轉著祝福姚秀才。

⁴⁶施懿琳：《全臺詩》第十冊，頁30。

(三) 歌詠畫中人

題畫詩是為畫而作的詩，雖不一定題詩在畫面上，但它的內容必須與畫有關係，或詠畫、抒情、記事、說理，可以由詩人依照時間、地點、人事物，寄情發揮。⁴⁷其內容上或就畫論畫；或者是先論畫，而後引出新意；或者發一些與畫意並無直接聯繫的議論，基本而論，這些詩均屬緣畫而作，所以通稱為題畫詩。⁴⁸李逢時題畫人物詩作僅有三首，其中有為個人觀畫而題，也有他人來畫所題。

1. 黃學海

李逢時最著名的題畫例子是〈題黃拔元匯東學海小像〉²⁵⁴這首七言古詩，乃逢時觀看過黃拔元之肖像後所題。黃學海(1806~1846)，名巨川，字匯東，號少軒，生於嘉慶十一年。道光十七年，科考中式拔貢生，為開蘭以來第一位錄取貢生之士子。曾擔任仰山書院教授、山長及明志書院山長數年，並任《噶瑪蘭廳志》的「彙校」一職，生平著述，曾彙集成冊，並有知縣丁承禧為之題耑作序。⁴⁹

李逢時〈題黃拔元匯東學海小像〉一詩，對黃學海生平有完整的的紀錄，詩云：

先生於我為前輩，小像之間想姿態。姿態儼如美少年，我於此圖見遺愛。前有荷花水殿開，旁有白鷺窺魚隊。先生坐在湘簾間，手執黃庭說三昧。三昧說與美人聽，美人隔簾露眉黛。說罷呼兒洗硯池，墨花繞水作煙鬢。此圖留與兒孫看，六竹居中我曾睽。先生容貌工能圖，先生肺腑工不載。大小嗣君才本高，避嫌囑我陳其概。先生大概氣豪邁，嗜酒嗜詩更善誨。得錢擲與當壚人，會飲不妨來作對。腹是酒池拇戰強，若箇何能敢置喙。酒酣耳熱發高歌，三寸毛錐供感慨。長篇短章隨手揮，略不思索清如濯。有時旗鼓登文壇，大儒小儒各引退。才技既精品亦高，羞向侯門圖鼎鼐。憶昔弱冠游燕京，南逾吳越北登岳。天不憐才抑不售，從此蘭中養時晦。地拓一弓時灌園，容膝之外種蔬菜。舌耕心織坐山齋，胸次蕩然了無礙。還把舊業課諸兒，卻羨諸兒俱俊乂。有子皆能讀父書，先生何憾騎鯨背。⁵⁰

詩開頭道出黃學海的外形、模樣，也針對黃學海性格、才氣來描述。透過詩中敘述，可見黃學海是一位傲骨嶙峋、具有學者風範之士。詩裡也提及畫像的目的為留與兒孫。此外，黃學海的性格非常豪邁，嗜酒且嗜詩，由詩可窺見先生

⁴⁷李栖：《兩宋題畫詩論》，(臺北：學生書局，1994年)，頁2。

⁴⁸沈謙：〈詩與畫的結合--題畫詩〉，《明道文藝》第289期，1990年4月)，頁139。

⁴⁹陳長城：〈蘭陽鄉賢列傳(二)〉十三 黃學海，收錄於《蘭陽》雜誌冬季第八期 1976年12月29日，頁61。

⁵⁰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58。

的人品，詩裡說他「才技既精品亦高，羞向侯門圖鼎鼐」，是指黃學海不只才高八斗，才識更是能媲美宰相的職位，不過他卻非常謙卑。只可惜「天不憐才抑不售」，顯示他懷才不遇之處境。但仍憑藉教書，作育英才，是一位淡泊名利的學者，無怪乎詩尾言他「胸次蕩然了無礙」，對照其磊落曠達的胸襟，逢時是推崇備至的。

雖仕途不順遂，幸好家中子侄輩皆能以讀書為業，文風昌盛，想必黃學海也了無遺憾了。據陳長城的記錄載明，在前清之際，宜蘭縣衙舊址附近，有兩座大宰院，就是黃大宅院，也叫做「老貢生、新貢生大厝」，當時土名叫做「大厝兩座，前後九進」可見宅院之大。其左為大夫第，及奉直大夫歲貢生黃鏘宅第。其右為明徑進士第，即拔貢生黃學海府第。其中，「黃學海：道光丁酉科拔貢生。黃鏘：道光庚戌科歲貢生。黃元祈：光緒壬午恩科貢元(貢生第一名)。黃大邦：道光丁未科例貢生。黃居廉：同治甲子科例貢生。黃元茶：咸豐丁酉科秀才。黃元清：咸豐癸丑科秀才。黃元琛：同治甲子科秀才及同治乙丑科廩生。黃秋華：光緒壬午科秀才。黃啟華：光緒癸巳科秀才。黃宗岱：光緒丙戌科秀才。黃挺華：光緒丙戌科秀才。」這五貢生、七秀才都是一門同胞兄弟、叔姪、祖孫的關係，由此可見噶瑪蘭在前清的文風與黃氏的科名。⁵¹

2. 胡醫士

另一首詩〈題胡醫士小像代作〉，由於詩題下方有極小「代作」二字做註解，應是他人來畫所題，詩云：

君有酒，邀我飲，君有圖，邀我看。與君交遊東海上，感君高誼結深歡。
君業醫，活人計，我業儒，斯文繫。操剗瓢，隨遇安，富貴從來蒼狗例。
君心一，久相向，還把此情題君像。君之狀貌工能圖，君之肺腑我獨賞。
嗚呼，君之肺腑我獨賞。⁵²

這是一首雜言古詩，詩裡前前後後共用了十個「君」字，除了指稱胡醫士外，也可以看出用「君」字表示尊敬之意。詩作開頭即可看出胡醫士與逢時間友誼的深厚，不論是酒、或圖，這位朋友都樂於分享。接著敘述到兩人交遊的過程，由「感君高誼結深歡」一句也表現出彼此的相互敬重、惺惺相惜之情。接著再提及醫士以「救人」為要，讀書人以成就文章為「經國之大業」，這些詩句的敘述更再一次點明醫生與讀書人的天職。接著又云「操剗瓢，隨遇安，富貴從來蒼狗例」說明富貴就像是白雲蒼狗，不值得留戀，胡醫士嚮往的隨遇而安、恬淡平和的生活，

⁵¹陳長城：〈蘭陽鄉賢列傳〉(二)二四、衙門前黃氏，收錄於《蘭陽》雜誌冬季第八期，1976年12月，頁67~68。

⁵²施懿琳：《全臺詩》第十冊，頁63。

即便手拿著剗瓢，生活貧困，仍本著初衷，不改變原來的心意。逢時將此份情感寄託在題畫詩上，在詩末更刻意加強語氣，兩次的「君之肺腑我獨賞」，顯示出他對胡醫士激賞萬分。

令人玩味的是，無論是在〈題黃拔元匯東學海小像〉或是〈題胡醫士小像代作〉裡，逢時都喜愛用「先生狀貌工能圖，君之肺腑我獨賞」這二句來顯現出他對畫中主人公的敬佩。由此可知，對於人物的題畫詩，李逢時注重的是突顯這個人的內在神韻，往往會大篇幅描述畫中人物的生平事蹟，表揚其德行風範，外在的容貌反而不是他第一時間最著重之處。逢時此舉不僅拓展了題像詩的範疇，也讓畫中人物逝而不朽。

五、陳維英

陳維英（1811~1869），字碩芝；號迂谷；又字實之，淡水廳大龍峒港仔墘（即今臺北市大同區大龍峒）人，原籍福建同安。嘉慶十六年生，卒於同治八年。曾任閩縣教諭，凡事盡心盡力，施惠於民。道光二十九年，陳維英掌教仰山書院，也曾出掌學海書院山長及「保安宮」內的樹人書院。咸豐元年，臺灣道徐宗幹薦舉「孝廉方正」，特旨恩賜六品陞銜，以備召用。自此以後，陳維英在社會上的地位更加受人尊重，清代北臺士紳中，被尊稱為「陳老師」，對北臺文教有諸多貢獻。同治元年，彰化戴潮春民變事件，起事抗清，林占梅辦理團練，保衛地方，淡水廳士紳們也紛紛響應，陳維英與竹塹鄭如梁各募巨資助餉，事後因功賞帶花翎⁵³。

陳維英築太古巢、棲野巢兩別業，晚年大都住在太古巢。太古巢約在咸豐十年建築完成，「太古」的閩南音近似「癩哥」，而癩哥是麻瘋病的意思，或言此處原為麻瘋病者集體居住所在，時人稱「癩哥寮」。最為幽靜之處，竟命如此粗鄙之名，反襯托此地的清幽脫俗，又可見維英之特立獨行。《淡水廳志·卷十三·考三·古蹟考·園亭》太古巢下：「在劍潭前圓山仔頂陳維英建」，今「臺北市兒童育樂中心」右側山坡就是太古巢舊址。中山二橋下方豎有民國七十二年「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立的「太古巢舊址」碑一座。⁵⁴「棲野巢」在今日新北市觀音山獅子頭西雲巖寺附近，約建於咸豐五年，兩別業都是幽靜雅致的遊覽勝地。

陳維英以獨擅聯文及執掌文教聲名遠播，但其詩作也頗有可觀者，詩作除《偷閒錄》外，尚有《太古巢聯集》。臺北帝國大學（今臺灣大學前身）東洋文

⁵³ 參見吳德功《戴施兩案記略·戴案記略卷中》收於《臺灣文獻叢刊》第四十七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頁 27。

⁵⁴ 楊添發：《陳維英及其文學研究》，銘傳大學應用語文研究所中國文學組碩士論文，2006 年，頁 42。

學系主任神田博士在《太古巢聯集》序文中云：「余嘗讀迂谷詩，託興遙深，庀才宏富，而宮商繁會，尤有琴笙逸響，非浸淫於三李二杜者不能，意在東寧詩人中，當首屈一指矣。」⁵⁵

陳維英為北臺名儒，舉凡官紳、文人、隱士等皆有往來，所培育的門生更是不計其數，交遊廣闊。

（一）鄭用錫

鄭用錫（1788~1858），字在中，號祉亭，生於乾隆五十三年，卒於咸豐八年。道光三年考取進士，是臺籍文人第一位登進士者，故有「開臺進士」、「開臺黃甲」之稱，也因為如此，鄭家在地方上的社會地位也急遽上升。

鄭用錫關懷國家大事與家鄉民眾生計，〈禁米運出口〉表示，輸出臺米援助內地飢荒，造成竹塹地區民眾無米可食、搶奪擄掠事發生件頻繁；面對官方不合理的政令，或影響民眾權益，他便發聲議論，在〈感事〉中表示政府重賦，造成百姓負擔，人民苦不堪言；英國人來到滬尾（淡水）港賣鴉片，〈鴉毒〉告誡臺民不可沉迷於危害健康及財務的鴉片。另外，因有感臺灣內部漳泉械鬥持續多年，動盪不安，鄭用錫於咸豐三年(1853)，撰〈勸和論〉勸解民眾，需放下地域偏見，大家親如手足，應攜手為鄉里做事，成為好國民。

鄭用錫曾與族人成立祭祀公業「鄭振祖公」，回浯江興建「鄭氏家廟」，參與鹿港「浯江會館」重建等；其次，他秉持著人飢己飢的精神，參與興建竹塹石城、東寧宮、文廟等地方公益，對鄉里的樂善好施，為他贏得「鄭善人」的稱號，並在明志書院主講授課。鄭用錫建進士第、春官第、竹塹鄭氏家廟和北郭園，以作為其族人聚會場所。晚年家族力量的凝聚力，使鄭氏家族成為淡水廳的望族，對地方展現充分的影響力。

用錫晚年居住在北郭園，「北郭園」興建於咸豐元年，後又因擴大重修續建，完竣於咸豐四年；此園之規劃督建者，乃用錫次子鄭如梁。「北郭園」，除維持家族的地位，累積了家族的象徵資本外，其使得人文薈萃，帶動竹塹文風，成立詩社，促進當時文人集體創作，實功不可沒。尤其，將自家北郭園樓、亭、臺、橋等景比擬為遊覽雅勝的「八景」，更是提增竹塹地區的文人雅趣。《北郭園全集》內容多為鄭用錫解職歸田後所作，其作品除了可見鄭用錫晚年感嘆國際局勢之外，也看得出鄭用錫對於家族盛衰的運勢頗為操心。

鄭用錫長子如松之妻陳紫燕，是維英伯兄維藻長女；次女吉娘嫁給維英三兄

⁵⁵陳維英撰，《太古巢聯集》，田大熊、陳鐵厚編輯，臺北：無聊齋，1937年。

維菁長子鷺升；姪孫步梯娶維英四女為妻。故知雙方情誼深厚，一再聯姻，關係匪淺。用錫晚年與陳維英結為忘年之交，陳維英在獅子巖附近築棲野巢別業，用錫以詩贈之，〈陳迂谷中翰(維英)移居獅子巖，齋額曰棲野巢，賦此贈之〉詩：

四面青山爽氣浮，何人卜宅最高頭？此墩終屬謝安石，勝地今為陳太邱。
古寺鐘沈獅子吼(自註：「地近獅子巖寺。」)，疏林日暮鳥聲幽。分明一幅倪迂畫，合與先生雅號留。⁵⁶

從內容與夾註來看，可知此詩乃是祝賀陳維英棲野巢落成，除描寫此別業秀麗的景觀，並讚美陳維英的高尚人格。另有〈游棲野巢訪迂谷，留飲賦詩〉：

谷飲巖棲物外閑，今朝何幸得追攀！牙籤架上書千卷，錦纜門前水一灣。
底事移居嫌近市，何心挂笏共看山？知君胸次饒邱壑，一任白雲自往還。

山中世界本清真，兼味盤餐笑語親。北海開樽逢此日，西窗剪燭話前因。
衣冠相對人希古，風月為鄰我是賓。甚欲勾留窮一覽，江潮催夢又歸津。⁵⁷

詩中敘述拜訪棲野巢，與維英把酒言歡，銜觴賦詩的歡樂景象。棲野巢遠離俗世煩囂，除了主人擁有千卷詩書外，棲野巢坐擁綠水青山，與風月為鄰，景緻僻靜幽雅，自然天成的景色，讓人心曠神怡，深得兩人喜愛。末句的「催」字更透露出鄭用錫的不捨，其實要不是為了會晤好友前往棲野巢，年事已高的鄭用錫已經很少出門遠遊了。

在太古巢聯集中也有陳維英為鄭用錫新居所寫的賀聯，提到鄭用錫考取進士的事，也讚揚鄭用錫高超的品格。〈鄭祉亭新居〉：

堂啟尚書門前如市 第稱進士柱上生槐

自謂羲皇以上 所居廉讓之間

所謂伊人羲皇以上 何取於水廉讓之間⁵⁸

《全臺詩》中亦收錄多首陳維英賀鄭用錫家族的賀婚聯文，如〈鄭祉亭孫少波完婚〉、〈鄭祉亭春部令姪壽田完婚〉、〈鄭祉亭姻翁姪孫完婚〉、〈鄭祉亭進士令咸瞻淇由聽案首入學〉等等，可見兩人來往的頻繁。

⁵⁶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 61。

⁵⁷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 63。

⁵⁸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230。

六、鄭用錫

鄭用錫的生平資料，已見前述。據連橫《臺灣通史》記載：

晚年築『北郭園』自娛，頗有山水之樂。好吟詠，士大夫之過竹塹者，傾尊酬唱，風靡一時。⁵⁹

北郭園園內不僅美景傳遍內地，當時文人雅士、官紳來到竹塹皆會到此一同品酒吟詠、社交應酬，來往出入的人士，上自政要官員，下至地方雅士文人，可謂風靡一時。

（一）官宦好友

1、丁曰健

丁曰健，字述安，京師宛平人。道光二十七年來臺任鳳山縣知縣，後升為南路海防同知，於咸豐四年調淡水同知。咸豐年間，淡水廳發生了許多大規模的械鬥，民不聊生。丁氏上任後，積極整頓淡水廳治安，後來平了小刀會，且升任福州儲糧道。面對淡水廳接連不斷的天災人禍、民生凋敝，能有個用心拯治地方的良吏，大家莫不歡迎。後丁曰健即將升任福州儲糧道，離開淡水廳，鄭用錫在〈頌述安司馬德政〉中，表達了他對此位用心治理地方的人才且同為好友的不捨感慨，其云：

盤根錯節獨恢恢，兩載需公保障才。每為鞭長防遠道，卻愁火滅更燃灰。
櫛風沐雨知誰苦，臥轍攀轅盼再來。如此劬勞真父母，替人召杜許追陪。⁶⁰

詩中表達著鄭氏對丁曰健的讚揚，也隱含官更多泄泄沓沓，因循苟且。「如此劬勞真父母，替人召杜許追陪。」即中國成語所謂「召父杜母」，出自《漢書·卷八十九·循吏列傳·召信臣》及《後漢書·卷三十一·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杜詩》。召，指西漢召信臣；杜，指東漢杜詩。召信臣與杜詩先後任南陽太守，行善政，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以稱讚地方官政績顯赫。所以，在〈有感，寄述安司馬〉鄭用錫才會有如此的憤慨：

水懦何如火烈強，養癰終見逞鴟張。伏戎已長三年莽，聚嘯難通百里糧。

⁵⁹連橫：《臺灣通史》「鄉賢·鄭用錫傳」，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年。

⁶⁰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75。

馮婦君原羞臂攘，庖丁我最歎刀藏。新村無樹憑誰伐，小憩令人憶召棠。⁶¹
詩中感嘆當時淡水廳內治安敗壞，人民苦不堪言，卻無人設法解決的感慨。此詩前四句描述盜賊已十分猖狂，百姓的生活受到嚴重的迫害。「馮婦君原羞臂攘」，馮婦：人名。比喻再做舊行業。《孟子·盡心下》：「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表示那麼善於搏虎的人怎麼會不再為人民出手打虎呢？「庖丁我最歎刀藏」，出自《莊子·養生主》，庖丁在完美解牛之後，就將刀子擦拭乾淨，然後珍藏起來，這樣的藏刀動作，也是令人感歎的，因為這樣善於解牛的人才實為罕見。至於「新村無樹憑誰伐，小憩令人憶召棠。」則出自《詩經·召南·甘棠》，召地的百姓在召公離開當地之後，互相告誡不要砍掉召公平日休息其下的甘棠樹。現在的人民要找個像周朝召公那樣令人感念的好官員，很難呀！另外，從〈丁巳春日柬述安司馬〉可知，丁曰健雖調回內地已三年，兩人還持續通信來往，詩云：

無分攀轅愛日瞻，音書一紙到閭閻。暮雲春樹三年別，流水桃花兩度兼。
淮老臨行曾乞霸，趙人戴德尚思廉。知君到處蒼生祝，指顧康侯錫馬占。
遙聞卜宅又新遷，宦海勞勞暫息肩。聽鼓轉蓬仍走馬，登車攬轡好先鞭。
風塵未了三千牘，樾蔭長留十萬塵。我愧青氈還自守，頭銜如水度衰年。⁶²

杜甫〈春日憶李白〉：「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詩中使用「暮雲春樹」，可見鄭用錫對丁曰建之間就像李、杜的好情誼。丁曰健曾向鄭氏報告過近況，所以，鄭氏才回答「知君到處蒼生祝，指顧康侯錫馬占」。《周易·晉卦》：「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高亨注：「康侯，周武王之弟，名封，故稱康侯或康叔。」「錫馬蕃庶，晝日三接」，是祝福丁曰建多受大賜，而常被君王接見和禮遇。而在〈聞丁述安司馬郡城購園亭多植花木亦分八景書此寄之〉祝賀丁曰健購園之事，此詩云：

勞薪暫息閒無事，新修廡舍三弓地。隔斷紅塵境自清，先憂後樂心心寄。
山房雙桂苦栽培，小山招隱非公志。榴花豔照眼中明，五月開軒應獻媚。
松生書屋？地陰，此是公家夢所致。埽徑吾亦愛吾廬，廣廈誰作萬間庇。
惟公邱壑足胸中，不拘於吏為仙吏。故山猿鶴不須愁，數笏石存歸岫意。⁶³

詩題中提到丁曰健將修築園亭，並將景觀分成八景並命名。詩中為丁曰健趁公餘時修築一個遠離紅塵俗世的清幽之地感到高興。「先憂後樂心心寄」，是丁曰建隨時心繫范仲淹所言：「先天下之憂之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訓。

⁶¹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 58。

⁶²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 97。

⁶³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 30。

「埽徑吾亦愛吾廬，廣廈誰作萬間庇。」出自陶淵明〈讀山海經〉：「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以及杜甫〈茅屋爲秋風所破歌〉：「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鄭氏認爲丁曰建修築園亭，除了有陶淵明避世之樂，並且時時不忘以天下蒼生爲念。由此可知，即使丁述安在離開淡水後，二人還是持續地往來。透過詩作可了解二人私交甚篤，已非只有公務往來。

2、汪昱

汪昱，直隸清苑人，道光十一年任竹塹巡檢⁶⁴。鄭用錫的仿古之作〈和汪韻舟少尉元日詠梅菊作〉，寫出與汪昱一同行樂的心境：

世人競羨春花早，我說秋花遲更好。春花從無百日紅，惟有秋花偏耐老。
花花相對換新年，觀者一時齊稱妍。當筵不惟菊度歲，寒梅一樹相比肩。
此物何為同位置，老圃孤山爭獻媚。留此孤標傲世姿，化工指點非無意。
君不見西湖處士家，水邊籬落枝橫斜。又不見五柳先生宅，葛巾大醉歡今夕。
撫時且共霜中守，乘興看花兼把酒。勸君暢飲延齡盃，勸君小試調羹手。⁶⁵

二人的交情另外可以透過鄭用錫爲汪昱寫的《閩游詩草·序》來觀察：

汪韻舟先生以辛卯(道光十一年)東調來臺，為淡廳尉，與余交最久、知最深，每於公餘謁其丰采，聆其議論，援古證今，瞭如指掌，蓋吏而儒也。⁶⁶

可知二人是一同吟歌頌詞，談古論今、一同賞花遊樂的知己。

3、富樂賀

富樂賀，字益齋，正藍旗人，同治七年任淡水同知。他是鄭用錫當年同科榜的同窗，於〈同年富益齋別駕枉顧賦贈〉云：

北轍南航四十春，翦燈一夕話前因。篋中新檢同年錄，海上欣逢聚首辰。
治譜如君聞已久，高軒今日始相親。天涯握手嗟何晚，回憶苔岑尚幾人。⁶⁷

嘉慶二十三年，二人皆爲同榜的恩科舉人。詩中鄭氏感嘆著，當年同榜時，二人

⁶⁴道光二十一年(1841)回任竹塹巡檢。參見《淡水廳志》，臺叢本 172 種，頁 205-228。

⁶⁵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 32。

⁶⁶鄭用錫〈汪韻舟少尉(昱)閩游詩草序〉，參見《北郭園全集》臺北：龍文，1992 年，頁 39。

⁶⁷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 99。

並未碰面，自此南北分隔四十餘年。如今有機會竟然在海上相聚，一起話說當年，面對如此志同道合的朋友又有幾人呢？「苔岑」語出晉郭璞《贈溫嶠》詩：「人亦有言，松竹有林。及餘臭味，異苔同岑。」異苔同岑，是指不同的青苔長在同一座山上。後世因以「苔岑」比喻志同道合的朋友。另外，在〈又之茂才客游鹿港富益齋司馬邀同赴蘭廳道經塹垣贈詩即和元韻〉⁶⁸可知，鄭用錫曾在富益齋來噶瑪蘭廳任職時，找機會再與富益齋一同出遊敘舊。

（二）文人雅士

1、曾驥

曾驥，(?-1863)，字籥雲，廣東鎮平人。有腳疾，是頗富才氣的文人，曾四處遊歷，南至吳苑，北達燕臺。雖考取生員，但宦途不順，道光中葉，來臺客居北埔。與北郭園主人鄭用錫，詩酒酬唱；有多首與其唱和之詩篇。在鄭用錫眼中，曾籥雲是個頗具英才之人，在〈讀籥雲詩寄贈〉他說道：

卓犖英才願未償，饑驅無力赴名場。長途屢蹶蹉羸馬，修脯無多漸餓羊。
挾策能伸三寸舌，憂時空結九迴腸。匡廬嘯詠終何補。恐有旁人笑汝狂。⁶⁹

雖擁有滿身的才華，卻因為家境貧苦無法順利赴試場，赴闈途中因為長途跋涉，體力消耗殆盡，無法考個好成績進入官場一展抱負。在〈籥雲將歸里應秋試〉中，描述他對曾籥雲的同情與祝福：

莫嗟鬢影幾成霜，籬菊當秋亦擅場。誰贈綈袍憐范叔，曾燒丹鼎學淮王。
函藏寶劍光難掩，爨剩良桐遇定償。且暫樊籠同野鷺，一經奮翮便飛揚。⁷⁰

當時，曾籥雲即將內渡赴試，鄭用錫寄予無限祝福，希望曾氏在沉浮多年後能遇見欣賞他的伯樂。很遺憾的，此願未能實現，曾驥終究還是鎩羽而歸。面對曾驥的失意，鄭用錫也為之不平，〈軍興世變納粟營官古今同慨讀籥雲稿即申其意依韻奉酬亦以歌代哭也〉呈現出當時求才不問學問，僅論金錢的亂象：

瘴霧昏天黑未收，西南半壁盡刀矛。國財告匱瓴傾水，名器濫膺海聚漚。
入座衣冠慚狗尾，求官面目到獐頭。也知拯亂需才重，幾個旂常紀壯猷。⁷¹

內憂外患下，朝廷極需要錢，藉由鬻官紓困，財力雄厚者可謀得官職，而具真才

⁶⁸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 62。

⁶⁹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 100。

⁷⁰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 101。

⁷¹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 231。

實學如曾籥雲之輩卻無官可做，鄭用錫在閱讀了籥雲的稿後，為這種是非顛倒的亂象相當感嘆。

2、竹塹七子

道光年間的「竹塹七子」是竹塹地區最早的文人集團組織，該集團成員有：鄭用錫、鄭用鑑、郭成金、鄭用銛、鄭如松、劉星槎與鄭士超七人。其中，鄭用錫、鄭用鑑、鄭用銛、鄭如松四人同為鄭氏家族，而郭成金、劉星槎與鄭士超同是竹塹本地人。郭成金曾於嘉慶廿四年領鄉薦舉人，道光三年與鄭用錫一同赴京考進士，並在明志書院主講，據《百年見聞肚皮集》記載：

郭孝廉成金者，其人乃竹塹最著名青年才子，自幼有神童之稱，由進幼童而領賢書，聲名藉甚，是為竹塹屈指俊逸優秀第一人。⁷²

郭成金自小天資聰穎，怪我氏相當讚賞之，郭氏回鄉後便展開他在明志書院的任教生涯，任教期間曾指導過陳維英⁷³。另外，鄭用錫堂弟鄭用鑑，道光五年，以第一名考取拔貢，翌年五月到禮部複試，取為第二等第一名，以教職選用。鄭用鑑一生以學術聞名，在明志書院執教三十餘年，培養才俊無數，陳維英就是其門下優秀門生之一²²³。鄭用銛為鄭用錫四弟，道光二十四年恩貢；鄭士超為道光年間進士、鄭如松道光二十六年舉人，用錫之子，府學優貢，獲藍翎候選員外郎，主講於明志書院。至於，劉藜光，字星槎，為竹塹的秀才，惜英年早逝。在鄭用錫詩作中有〈次許蔭庭明經及劉星槎茂才吟贈北郭園原韻七律二則〉⁷⁴一作，此詩約作於咸豐元年（1851），所以當時劉星槎應仍在世。

鄭用錫〈誌懶〉曾回憶少年時期「結社集良朋，為期三五六。慚愧老斲輪，推我為耆宿。」⁷⁵回憶七子平日一起吟詠唱和，閱讀詩書。竹塹七子皆為臺灣本土科舉士子的身分，此文人集團的出現，顯示竹塹地區文學約在道光年間已漸入成熟期的階段；另外，Charles Taylor 針對「社群文化」產生的原因說明：

社群文化的產生，即是被他人承認，能在自己的文明與社群中享有自尊，複製自己的社群，形成自己的團體，擁有自己的權利⁷⁶。

泰勒所言及的「社群文化」的狀況，對應到當時竹塹七子形成的原因，其在在地

⁷²怪我是著，林美容輯校，《百年見聞肚皮集》，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5年，頁25。

⁷³陳維英〈郭治醇秀才入泮〉一聯之下聯為「治醇世兄，我師貢南先生次子。」證明陳維英曾受業於郭成金。參見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222。

⁷⁴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65。

⁷⁵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4。

⁷⁶ Charles Taylor, "Philosophical Argument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36

顯示這是臺灣本土文人自我意識的萌芽，更有著急於被他人（內地文人）認同的意涵。⁷⁷

七、林占梅

林占梅(1821~1868)，字雪邨，號鶴山（一作鶴珊），又號巢松道人，淡水廳竹塹(今新竹市)人。據《淡水廳築城案卷》紀錄⁷⁸，林家至林紹賢一代已經頗有資產，當時林紹賢就積極參與地方上公共事務，建文廟或參與修築竹塹城等，在竹塹一帶頗具聲望。林占梅父祥瑞在林占梅六歲時就過世，故占梅幼時為五叔祥雲所撫養，林氏在〈悲歌行〉中曾憶及他無人管教的幼年：

嗟余少日性莽魯，六歲伶仃痛失怙。結納少友事嬉遊，一班牙爪利如虎。
王母寡母雙倚閭，幾度呼來復絕裾。暗中痛切淚凝枕，我家生兒破我車。
三世伶仃寡弟昆，忍心將母置之死。易子而教古有方，割將塊肉托舅氏。
舅氏部曹值北行，余乃從之遊帝京。⁷⁹

直到十四歲時，林母將其托付給岳父黃驥雲，「易子而教」，遂利用職務之便，隨行前往北京。詩中提到，這段北上的經歷不但讓林占梅開了眼界，更讓他認識不少京城人士。

婚後，占梅仍一如年少時的荒誕不羈，在〈自傷感〉中說道，「結交輕黃金，千萬付一擲。用之如泥沙，揮霍不知惜。」⁸⁰直至「道光丙午桂之秋，羸叔沈疴旋去世。」⁸¹家族長輩陸續過世，才痛定決心挑起家中重擔。當時，一直以來漫無目的的他，開始意識到，「始悟無學難自立，一篇三絕暮連朝。」⁸²，因而立志讀書向學，並開始參與家族事務的經營。

道光二十年中英鴉片戰爭爆發，英船屢犯雞籠（今之基隆），林占梅及時捐銀一萬兩做修築砲臺、戰具之用，並獲貢生賞加道銜。道光二十三年，捐資以助防八里坌口（今新北市八里區），二十四年，因嘉義、彰化各邑漳泉械鬥事件

⁷⁷ 薛建蓉：《清代臺灣本土士紳的角色扮演與在地意識研究--以竹塹文人鄭用錫與林占梅為探討對象》，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年。

⁷⁸ 《淡水廳築城案卷》，臺叢本第171種，頁3。

⁷⁹ 〈悲歌行〉參考《林恆茂家族譜稿》，收錄於徐慧鈺等校著《林占梅資料彙編—潛園琴餘草》，新竹市立文化中心出版，1994年，頁627。

⁸⁰ 〈自傷感〉一作是附在〈歲暮雜感〉中最後一首，爾後，由徐慧鈺以李清河版本校對出之詩題，該詩參考《林恆茂家族譜稿》，收錄於徐慧鈺等校著《林占梅資料彙編—潛園琴餘草》，新竹市立文化中心出版，1994年。

⁸¹ 該年指的是，「道光二十六年（1846）」。
〈悲歌行〉參考《林恆茂家族譜稿》，收錄於徐慧鈺等校著《林占梅資料彙編—潛園琴餘草》，新竹市立文化中心出版，1994年，頁581。

⁸² 〈悲歌行〉參考《林恆茂家族譜稿》，收錄於徐慧鈺等校著《林占梅資料彙編—潛園琴餘草》，新竹市立文化中心出版，1994年，頁581。

蔓延，林占梅募勇扼守大甲溪，並護送難民歸莊，獲頒賞戴花翎。咸豐三年，林恭事變，且該年水災荒年不斷，林捐助津米三千石，並會同臺灣道辦理團練，任命他為簡用浙江道。咸豐四年，平復雞籠艇匪黃位之亂，加鹽運使銜。同治元年，戴潮春事件，招募義勇隊，會同臺灣道丁曰健，克復大甲、彰化，加布政使銜，連橫《臺灣通史》更讚許林占梅毀家紓難，保障北臺。

林占梅是透過捐納、軍功得到士紳榮銜的異途士紳，其參與地方事務大多與捐功、團練有關。事實上，林占梅亦精通詩畫、絲竹、騎射諸藝，為臺灣史上罕見的文武奇才，著《潛園唱和集》二卷、《潛園琴餘草》八卷，晚年卻因官司纏身，抑鬱而終。

道光二十九年，林占梅興築潛園，在《新竹縣采訪冊》將「潛園探梅」定為新竹縣八景之一，文中描述，潛園勝景，以及當時文酒雅集來往過客絡繹不絕⁸³。林占梅喜附庸風雅，樂於交友，平日招集名士，賦詩吟詠，以文會友，藉此園林空間，提供文人們到竹塹有遊賞品評、切磋詩意的地方，於是促進竹塹地區文學風氣的推展。林氏詩作約有一千九百多首詩，內容多詠骨肉親友、園居、遊歷、時事、興懷之作。其風格多樣，創作手法近似白居易，感時憂國又近陸放翁，臺澎道徐宗幹評其詩「和靜清遠、古澹恬逸」、「詩味多琴味」。

自咸豐元年（1851）修築潛園後，林占梅連年舉辦大大小小的雅集吟宴活動。這些來潛園參加雅集的官員、紳商、作家和藝術家彼此間互相切磋，互通聲氣。這類大大小小的雅集吟宴活動成為林占梅創作歷程中的重要活動。詩人們透過醇酒美食，依據四季時節的變幻，對潛園中的名花及園景，抒發才人的敏思，同時也達到溝通情誼的目的。

（一）政要官員

與林占梅來往的政要官員中有徐宗幹、丁曰健、吳大廷、朱材哲、恩煜、秋曰觀、寧長敬、宜泉與白驥良。其中與林占梅交情最好的是徐宗幹、宜泉太守；秋曰觀則留有參加潛園雅集聚會的詩作、並丁曰健一同平定戴潮春事件，其餘的為一般官紳應酬來往，並無特殊的交情。

1、徐宗幹

徐宗幹，（1795~1866），字伯楨，號樹人，江蘇南通州人。道光二十八年（1828）四月任分巡臺灣兵備道。此時，林占梅參與平定黃位之亂，保衛地方，故前往府城（臺南市）謁見徐宗幹，兩人在公務上有了接觸。由林氏寫給徐宗幹

⁸³ 《新竹縣采訪冊》「山川：新竹縣八景」，臺叢本第 145 種，頁 58。

的詩作〈呈臺澎道徐樹人廉訪宗幹四首〉寫下兩人首次相見的情景，摘錄之二與之三：

黃初七子仰前基，廿載廉勤受特知。講學堂高施絳帳，宣威部肅擁朱旗。
人瞻北斗欽風度，我向龍門愧品題。最羨聯輝花萼貴，阿連並侍鳳凰池。

辭章經術兩超然，海內聞風亦有年。文信豚魚韓子檄，恩調粟麥范公船。
東南任重屏藩寄，教化功深禮樂宣。愧我駑駘無報處，惟將椿樹祝青天。⁸⁴

詩中稱揚徐宗幹是個在文學、軍事上相當有才幹的人物，其重視人才的培育，廉政愛民，洪紀賊匪謀逆時，坐鎮指揮以防堵禍事蔓延；澎湖大飢時，還專運粟米以救濟澎湖飢荒。徐宗幹對林占梅頗為賞識，故收為門生。實際上，關於官員收錄「門生」的名目，非實收為弟子，而是地方長官是「士紳座師」的用語，僅適用於士紳⁸⁵。對由捐納得到例貢生頭銜的異途士紳，在地方上的地位不如以科舉考試得到頭銜的正途士紳地位高，想要一蹴登天，還需藉由成為某官員的門生來提升自己的地位。

《潛園琴餘草》中收錄徐宗幹在咸豐四年為林占梅的詩集寫的序文，可見二人友好情誼：

今讀鶴山「琴餘草」而得之。家青山之論琴況也，曰「和靜清遠，古澹恬逸」。琴心也，即詩心也。鶴山善琴，手揮目送，別有會心。⁸⁶

徐氏由林占梅的琴聲中感受到一份恬逸靜遠的情懷，欣賞之情溢於言表。咸豐四年夏，徐因職務須回到內地，直到同治元年戴潮春事件之時，二人才又再度合作。當時徐宗幹已升任福建巡撫，不但於最短的時間內，獲准林氏組織義勇團練，給予林占梅全面的支持、協助。另有〈得徐樹人師撫閩信，賦此誌喜〉、〈樹人師在浙，去官後八十日杭城即陷，吉人天相信非偶然，賦此以誌欣幸〉、〈聞徐大宗丞樹人師訃音，集諸同人為位哭奠，餘痛縈懷，賦成哀輓〉等相關詩作皆收錄在《全臺詩》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⁸⁷

2、宜泉

宜泉，名興廉，漢軍旗舉人。咸豐八年至咸豐十一年任鹿港同知，同治三

⁸⁴施懿琳：《全臺詩》第七冊，頁 192。

⁸⁵參見戴炎輝《清代臺灣之鄉治》，臺北：聯經，1979 年，頁 38。

⁸⁶咸豐四年夏五月徐宗幹所作，〈潛園琴餘草〉內文原序，參見徐慧鈺等校著《林占梅資料彙編—潛園琴餘草》，新竹市立文化中心出版，1994 年，頁 1-2。

⁸⁷《全臺詩》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 <http://xdcm.nmtl.gov.tw/twp/b/b02.htm>。

年再度回任，曾參加潛園雅集，太守回任鹿港時寄山查膏、乳酥卷與良琴名譜贈予林占梅，可見二人私交甚篤。在〈宜泉太守以名譜良琴見惠，賦詩答贈並誌感衷三首〉之一云：

三絕君同老鄭虔，暇時袒腹露便便。耆卿詞曲真名士，曼倩談諧本謫仙。
畫出非常奇乃正，飲能不亂聖而賢。天公有意相成就，重結潛園慧業緣。⁸⁸

唐朝鄭虔擅長書法、繪畫、作詩，號稱「三絕」。林氏一開始就以鄭虔稱頌宜泉。二人結緣於雅集聚會中，在「文章臭味同揮筆，道誼交情始贈琴」之下，情誼就此展開，直到宜泉轉調鹿港，還寄贈古琴、名譜、山查膏、乳酥卷給林，投林氏所好，可見二人交情不淺。林氏另有〈次雨夜與宜泉太守廉留飲園齋見贈，原韻以答〉、〈宜泉太守同諸韻士雨後雅集小園分韻得迷字〉、〈宜泉太守回任鹿津，由滬尾口登岸，遣伴函示一切，復以乳酥卷、山查膏見饋，喜作長篇代柬寄謝並速其來〉等詩作收錄在《全臺詩》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

（二）流寓文人

1、陸翰芬

陸翰芬，生卒年不詳，字少海，浙江山陰人，郡城名師。來臺期間，每經過竹塹，林占梅必設宴款待。他曾在集會時作過一首題為〈分詠羅漢松七排〉⁸⁹，據王松言：「潛園吟社偶賦一題，裒然成集，四方文士，趨之如鶩，以主人愛才如命，雅有玉山顧阿瑛之風。噫！亦豪矣哉！今錄山陰陸少海(翰芬)分詠羅漢松七排，運用典實，雅與題稱，落落寫來，能合生枯為一筆，於詠物題中可稱作手。」⁹⁰林占梅曾寫下〈山陰陸少海翰芬浙東名下士也，每過從潛園，潛園待之逾於常客，促膝論文，口占以贈〉云：

腹筍便便學問充，機雲想克嗣宗風。筆鋒秀穎蘭亭近，文境恢奇禹穴通。
略有牽情方杜牧，竟無識字類揚雄。醇醇儒者彬彬質，賞曲聆音自不同。⁹¹

「機雲想克嗣宗風」，西晉文學家陸機、陸雲，並稱「二陸」。阮籍，字嗣宗，是竹林七賢之一。林占梅稱讚陸少海的文才宛如二陸勝過阮籍一般。又盛讚其為文秀奇，抒情如杜牧婉約，用奇如揚雄；因為西漢揚雄是編字典的專家，總喜歡將

⁸⁸ 《全臺詩》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

⁸⁹ 施懿琳：《全臺詩》第八冊，頁323。該詩內文為：「羅漢何年化古松，西來佛祖剩遺蹤。散花天女梅為友，玉版禪師竹正宗。竺國原留尊者號，秦官曾賜大夫封。卻因華蓋留纓絡，慣向寒山聽鼓鐘。霜雪不移真色相，煙雲長護怪形容。三千世界同瞻象，十八名中此伏龍。頂上圓光明月照，半空梵語好風從。和南禮拜無量壽，乞與人間作頌恭。」

⁹⁰ (清)王松著：《臺陽詩話》，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年，頁44-45。

⁹¹ 《全臺詩》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

冷僻的難字寫入作品中。林占梅如此稱讚陸翰芬的文采，相對的，陸翰芬也對林占梅的詩采讚譽有嘉，陸翰芬為《潛園琴餘草》序言中云：

何必爭追唐與宋，能言情性即詩人。十年泉石常懷國，千首詞章半憶親。
殘月曉風皆寄託，春花秋柳亦精神。卿雲未出欣先睹，定有靈山香火因。

東瀛梅鶴繼西湖，好向孤山認故吾。海國幾人扶大雅，蠻鄉從此獲驪珠。
虛心下問君師竹，盲目隨聲我濫竽。傳到洛陽應紙貴，騷壇處處識林逋。⁹²

陸氏對林占梅的作品相當讚賞，同時也稱讚其人，說他好像竹子一般謙虛為懷，並自嘲只是一個「濫竽充數」而無真才實學的人。說他不但稱他繼承傳統，更表示見過其詩文者，皆搶著傳抄，爭相閱讀。

（三）文友

潛園座上客除了林占梅的師長外，曾到此一同交往的不乏流寓文人或竹塹本地人等，文人們更是常來此吟詠風月，撫琴弄畫，或遊園賞玩，或是烹茶聽雨，潛園的雅集活動更是帶動當地文風發展。

1、曾驥

曾驥，字籥雲，於四十歲之時寓居於臺，家住北埔，後居潛園，與潛園主人林占梅相交甚密，兩人亦師亦友，經常一起在涵鏡軒納涼、賞荷，彈琴煮茗、文酒交遊20年，在這群文友中，就屬二人交情最為深厚。在〈邀曾籥雲先生驥偕諸同人涵鏡軒納涼烹茶賞荷分韻得嬌字〉中提及二人同諸友聚會的景況：

半畝淪漣趣已饒，芙蕖更喜綻今朝。如臨寶鏡凝妝靚，似浴溫泉出水嬌。
玉柄風生含麝馥。翠盤露滴愛珠搖。熱塵即此銷除盡，暑氣何緣到綺寮。⁹³

詩中描述當時潛園聚會的樂趣，見園中景色優美，眾人們在歡聚的氛圍下，暑氣全消。〈閒吟奉籥雲先生〉說出兩人交知之情：

嶺表閩中自各天，交因翰墨信前緣。花間愛我琴三弄，月下欣君賦一篇。
共洗馬肝評硯譜，曾焚鵲尾對香筵。有時攜手登臨去，踏盡青山綠水邊。⁹⁴

⁹²施懿琳：《全臺詩》第八冊，頁323。

⁹³施懿琳：《全臺詩》第七冊，頁14。

⁹⁴施懿琳：《全臺詩》第七冊，頁51。

詩中提及二人常相互邀約一同出遊，品評詩賦。曾驥在咸豐八年（1858）也為林占梅《潛園琴餘草》寫的序言裡提到兩人的交往情景：

一日，詣其齋，流連茶話，偶及風騷，雪村色飛眉舞，若急欲即趨青蓮、浣花之室者。從此喜與余作玉屑談，遂言余為老馬，然余猶有慮焉！

序言描述二人一見如故的過程，以及林占梅是如何的欣賞曾驥的學問造詣。曾氏在序文的後半段提及林占梅的作品特色：

其構思下字，如五丁開山，別通蹊徑；如李臨淮軍客壁壘一新，旌旗變色；又如少翁奇術，？營致魄，使李夫人活現帳中。⁹⁵

曾氏大力讚賞林占梅的寫作功力，並認為他下筆迅速，文字有其高妙之處。雖然林占梅一生交遊者無數，在作品中真正感受到交情深厚者，曾驥當屬第一人。曾驥過世後，林占梅極力幫其詩作付梓一事奔走，然終未完成，他為曾氏一生懷才不遇感到悲痛惋惜。另作有：〈同籥雲先生園池夜步即景分韻〉、〈次曾籥雲先生聽鼓水仙曲元韻鳳答〉、〈上巳日張筵池軒，邀曾籥雲先生、葉松潭廣文、內弟黃翼南孝廉暨諸同好，詩歌射奕，作修禊韻事〉、〈北村訪曾籥雲先生歸途口〉、〈伏後天氣多爽，與籥雲先生露坐中庭，隨筆成十韻〉等等多首詩。⁹⁶

2、林維丞

林維丞（1822~1895），初名星垣、字薇臣，號亦圖等，福建人，寓居竹塹數年，著有《潛園寓草》。林維丞與林占梅的交遊始於他寓居竹塹到林家擔任記室開始。在其〈題潛園琴餘草中〉描述當初居住在潛園、與林占梅相處，以及閱讀林占梅作品的觀點：

少陵已老謫仙去，此境茫茫向誰語。唯有先生風雅人，扶持壇坫作盟主。推敲十載成巨觀，五言七言宜今古。編年紀月敘行藏，詩佛詩仙且詩吏。昔曾航海走燕京，人物山川欣瞻睹。歸來萬卷羅心胸，揮掃如風疾莫禦。有時變幻若游龍，駕霧騰雲快飛舞。有時精銳若孤單，大戟長鎗見旗鼓。清新俊逸兼有之，忽而參軍忽開府。方知此道半天資，才學膽識真艱苦。東瀛多少名公卿，合拜潛園為詩祖。讀完齒頰盡留芬，附草題詞來弄斧。⁹⁷

他寓居潛園的時間很長，因此對林占梅的事蹟相當了解，詩中提到其寫作技巧高

⁹⁵ 〈曾驥序〉，徐慧鈺等校著《林占梅資料彙編—潛園琴餘草》，頁 4-5。

⁹⁶ 請參見《全臺詩》第七冊或《全臺詩》知識智慧庫。

⁹⁷ 該詩轉引自黃美娥〈清代臺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9 年，頁 444。

妙，如詩佛詩仙，並四處遊歷觀察，對山川人物描寫生動；更提及林占梅及長才自學寫詩，卻能成爲許多文人的圭臬。他對林占梅的作品評價極高，尤其在咸豐十年間，他爲林氏詩作出版事宜，四處奔走。林占梅曾在〈松潭廣文愆患拙草舟梓，即托薇臣到省鑄板，率成三絕句以示歉懷〉寫出他將作品託付林維丞，請其帶往省城復刻的心情，詩云：

觀天井底夜郎誇，荒陋無聞在海涯。今日反災梨與棗，甌瓶難免覆蒙沙。

學吟詩句類塗鴉，高閣頻年束亂麻。寸鐵不持臨敵去，恐終貽累似濤斜。

吟詠聊當喚奈何，半生村野俗言多。刪詩雜取看宣聖，敢比滄浪孺子歌。⁹⁸

從詩中了解到林占梅非常期待作品出版，卻又擔心作品出版受阻。早自咸豐四年起，林占梅就打算將自己作品出版，從咸豐九年楊慶琛的序文中可知林占梅的詩作已有內地文人閱讀過，可見當時林氏作品已具知名度。但是至咸豐十年，林維丞仍爲林占梅作品出版到處奔走，顯見當時出版實非易事。儘管，在林氏生前未見到自己的作品出版，但林維丞的確花費極大的努力協助林達成其遺願，林維丞這份友誼情分，林占梅或許可得到一些安慰。另有〈元宵延陳榕士、葉松潭、鄭貞甫茂才、家薇臣上舍，晏賞龍燈煙火諸戲，竟爲風雨所阻，不勝懊悶，漫成一律，並示諸君子〉、〈予四十有三初度日家薇臣以詩見贈即步原韻答之〉〈步家薇臣歸赴秋闈原韻送行〉數首⁹⁹。

從上述林占梅交遊對象及其交遊性質的分析得知，其所交往之官員、文人對其文化階層、地位有相當的提升。他藉由資助文人或地方官員的互利關係，保障了他以異途士紳之身分的文化資本，以及維持其不墜的優勢地位。

八、李望洋

李望洋與好友詩文往來，有時對方創作，要求李望洋以同韻相和；或一同出遊，見好山美景，興發詩性，相互唱和，都能拉近彼此情誼，增添生活樂趣。

（一）賞花贈詩

〈恭次 欽憲石泉楊大人薇垣賞牡丹元韻〉：

⁹⁸請參見《全臺詩》知識智慧庫。

⁹⁹請參見《全臺詩》知識智慧庫。

我公杖策自南來，恰好名花兩度開（作者註：「公於光緒四年冬奉旨來甘幫辦新疆善後事宜，客秋欽賜三品頂戴兼署藩司印務，今春又蒙恩旨賞賜頭品頂戴，統計纔經兩歲，此牡丹花正開二度矣。」）。艷奪唐宮成畫錦（作者註：「藩署內有畫錦亭。」），香分吳苑到春臺。
風流獨擅無雙譽，富貴當推第一才。料想牡丹亭下客，相看應醉酒千杯。¹⁰⁰

此詩寫於光緒六年（1890），與楊石泉賞牡丹並以詩互相唱和。在自註中說明，光緒四年冬天，楊石泉奉旨至甘肅幫忙辦理新疆善後事宜，因有功欽賜三品頂戴兼署藩司印務，今春又蒙恩旨賞賜頭品頂戴。兩年兩升官，牡丹花開兩度，牡丹是富貴的象徵，李望洋將兩件事聯結，楊氏連續升官之喜，象徵楊石泉是吉人富貴。

另一首〈二十八日早少府劉君萼樓贈我數種秋菊余喜甚因題此謝〉云：

河州一劉君，知我性愛菊。贈我數名花，勝如珠一斛。
晨露尚綴英，割愛何太速。置之少府中，可以娛吏目。
移秋到堂上，冷艷發幽馥。惜護倍尋常，勿使烏鵲啄。
君勞培植功，我受賞花福。引我入淡來，奈身羈作牧。¹⁰¹

此詩寫於光緒四年，值李望洋五十大壽，因李深愛菊花，好友劉萼樓贈送名菊，李感動不已。名花比珠寶更珍貴，早晨露珠還綴在花瓣上，不忍心將它摘下，遂放置在大廳，任其恣意散放幽香。需要更細心呵護，勿使烏鵲將花啄傷了。劉君辛苦的栽種，李望洋作享賞花之福，心中既歡喜又感激，而寫了此詩，以詩相贈，聊表謝意。

（二）壽詩唱和

李望洋作〈次韻和瀛濤兄贈余壽詩二章敬步原韻〉於五十歲壽誕，因友人贈詩祝賀而和之：

準擬今秋設薄筵，依然馬齒嘆加年。生辰不遇三皇世，作吏渾忘九月天（作者註：「賤辰九月二十四日，避若忘之。」）。笑裡有刀須遠害（作者註：「宦場人情陰險叵測，心甚惡之，因有告退之想。」），胸中無甲媿籌邊（作者註：「河州係秦邊塞，古稱巖邑，余牧是邦，心常抱歉。」）。孤松佳菊盤桓後（作者註：「是日先遊大拱北寺賞菊。」），隨到靈霄問老仙（作者註：「是夜宿城西玉皇上帝殿山房小樓。」）。

南山佳氣聚銀河，蓮幕風清詩思多。百尺元龍頻托足（作者註：「是夜余宿山房小樓。」），三秋寒雨滯催科（作者註：「晚秋雨澤連綿，額糧徵收不甚起色。」）。關中羌笛悲殘月（作

¹⁰⁰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146。

¹⁰¹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139。

者註：「河州有 巖關二十四，西連番界。」，塞上紅旂唱凱歌（作者註：「口外軍務，今春一律肅清。」）。老到知非驚白髮（作者註：「賤齒今年正逢五十。」），光陰迅度媿虛過。¹⁰²

李望洋生日時準備以粗茶淡飯宴請賓客。於「九月天」夾註說明「賤辰九月二十四日，避若忘之。」李望洋生於道光九年（1829），異鄉仕宦雖非經三朝皇室，¹⁰³但也在異地生活十數年，爲了避免觸景傷情，總是刻意忽略自己的生日，「宦場人情陰險叵測，心甚惡之，因有告退之想。」多年的官場生活，李望洋也嘗盡人情冷暖，笑裡藏刀，虛偽不實，心生萌退之意，方能遠離煩憂禍患。又深覺治理邊塞要地需要良策，自覺無所作為，深感愧疚，故云：「余牧是邦，心常抱歉。」李望洋與一行友人於生日當天至大拱北寺，一同欣賞孤松佳菊，夜宿玉皇大帝殿旁的山房小樓，更能「隨到靈霄問老仙」，解答心中的疑惑。這些詩中的夾註說明，可讓讀者了解傳統士人的一面，當心中有疑問無法得到解答時，總不免求助神力，祈得幫助，獲得靜心之效。

另一首賀壽詩〈丁丑（1877）八月中秋後潘蓉江郵寄壽詩七律二章〉：

蓉翁名文鏡，號蓉江，四川人也。由舉人部選甘肅藩司照磨廳握篆數年，素稱交好，今歲六旬壽日，一家聚首，吉慶堂開，甚樂事也。翁自敘天倫樂事，驛寄枹罕示余，並索和章，因思賤齒今年正逢五十，棄家萬里，作嫁西甘，天倫之樂，未卜何時，薄宦羈人，誠可嘆也，公餘之際，敬步元韻。

嵩山呼祝福駢臻，為問春秋長一旬。若弟迂才羞後進，羨君芳躅步先人。
吾徒出宰休辭富，我輩為官莫怨貧。時事縱然無定局，廬山面目貴求真。¹⁰⁴

這首詩寫於光緒三年中秋過後，潘榮江郵寄壽詩兩首。詩題中介紹潘榮江生平事蹟，潘榮江是四川人，與李同在甘肅遊宦多年，交情甚篤。潘榮江六十多歲告老還鄉，全家團圓，在大壽之日慶賀，盼能與李望洋分享快樂，特地寄詩作到枹罕（枹罕是地名），並索詩唱和。李望洋見朋友正享天倫之樂，心雖祝福，但想到自己的處境，年歲已高，離家多年，隻身異域，舉家團聚之日遙遙無期，甚為感嘆。

九、施士洁

（一）呂敦禮

¹⁰²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139。

¹⁰³據「李望洋年譜」顯示，李望洋自同治十一年壬申，遠赴甘肅任職，至其五十歲那年，正是光緒四年戊寅，歷經二任皇帝，於是才在詩中提及「不遇三皇室」。

¹⁰⁴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134。

呂敦禮（1871~1908），字鯉庭，號厚菴。臺灣三角仔庄人（今臺中縣神岡鄉三角村），筱雲山莊莊主呂汝玉的長子。

呂氏是中部望族，家境富裕，喜好宴客，除了亭臺樓閣、花木扶疏外，筱雲軒藏書數萬卷，吳子光曾爲此作藏書記，有題聯：「筱環老屋三分水，雲護名山萬卷書。」又云：「新築第宅一區，樓臺花木，壯麗甲於海東。」富麗堂皇，可見一斑。

父親呂汝玉和叔父呂汝修是施士洁的舊識，因爲父執輩的情誼，呂厚菴乙未內渡後，曾到泉州拜訪施士洁，並帶宋 林和靖、明高 清邱兩本詩集送給施士洁，「厚菴遺我宋明詩，沆瀣林、高想見之。蚤歲冠軍驚小呂，老顰同里愧東施。」¹⁰⁵施士洁對於呂厚菴也非常欣賞，其中〈疊客感和厚菴韻柬厚菴〉一詩，施士洁對這忘年之友道出內渡後的心情和處境：

生不能作督九州位牧伯，肯與越秦較肥瘠？又不能披髮入山恣所適，狂來一笑棄冠幘。今我咄咄胡爲者？八口之家五畝宅！王粲荆□□信北，如魚□□□鍛翻。倏然鏡此雪頭顱，寒意漫空歲華迫。客中十事九無賴，誰慰窮途老阮籍！讀君一字散千鬱，何啻盧仝風兩腋。惜我瞬將萬里去（作者註：擬遊泰西），歐塵亞霧東西隔。想□隔面不隔心，桑梓由來系一脈。萬人如海兩寓□，無邊臘鼓催除夕。故鄉回首好湖山，赤嵌無恙人□昔。烏頭不白馬不角，不及鯤身有歸汐。病中何物可斷□，誓到健來醉千石（作者註：時予因病戒酒）。¹⁰⁶

施士洁回到故里後，既無法施展志向抱負，又不能率性而爲隱居出世，遭逢劇變再加上奔波勞苦，因而大病一場，因此正想往泰西發展。這首寄贈厚菴的詩，切切實實展現詩人拋家棄子，隻身內渡，面對現實生活的煎熬和無奈，忍受身心煎熬，生活失去安頓，既不能在官場尋求發展，又不能遁入空門尋找解脫，生活並不順遂。

（二）唐景崧

唐景崧（1841~1903），字維卿（或書薇卿），號南注（生），又號請纓客。廣西灌陽人。咸豐十年（1860）中解元，同治乙丑（1865）登科進士。光緒間因越南之役，以翰林身份請纓出關，說服劉黑旗效順，遂授臺灣兵備道，後陞布政

¹⁰⁵施士洁有〈泉垣旅次，呂厚菴文學自臺中三角莊來，贈與日槩宋林和靖、明高 清邱二詩集。厚菴父汝玉上舍、叔汝修孝廉，予二十年前友也〉一詩。

¹⁰⁶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 127。

使，光緒二十年署巡撫。

光緒十二年（1886）臺灣兵備道唐景崧因雅好文學，與施士洁結為文字之交，進而聘施士洁任海東書院山長。「海東書院」在當時號為全臺書院之首，能掌任海東山長，對他而言，意義更是重大。「山長」由當時的文化菁英擔任，具有崇高的社會地位。對於施士洁而言，滿腹經綸因此得以施展；辭官蟄居的鬱悶更可得以紓解。

唐景崧「好吟詠，輒邀僚屬為詩，臺人士之能詩者，悉禮致，扃雅揚風，蜚聲文壇。」¹⁰⁷他修葺道署舊有的「斐亭」，閒暇時便邀請同僚部屬為文品酒，號為「斐亭吟社」。當時斐亭的聚會累積了大量的詩鐘作品，唐景崧收集當時斐亭吟社吟詠作品為《斐亭詩畸》。¹⁰⁸後再成立「牡丹詩社」，施士洁吟詠其間，與名士迭相唱和，留下大量詩作。

除了任兵備道，唐景崧同時也掌管海東書院督課，不僅對海東書院大力補助，他特別聘請施士洁擔任海東書院山長，當施士洁在海東書院課日時，邀唐景崧作詩鐘會：「消寒坐上小鑪紅，滿院吟朋集海東（「海東書院」課日。予每邀公作詩鐘會）。怒罵笑嬉無不可，騷壇公是滑稽雄。」¹⁰⁹一位是詩壇領袖，一位是駐臺高級官員，兩人因喜好吟詠而相知相惜，往來密切。

光緒二十年（1894），唐景崧升任臺灣巡撫，這段期間唐景崧曾入京述職，施士洁便隨唐景崧入朝謁見帝王。¹¹⁰施士洁從唐景崧的文友進一步成為他倚重的僚屬。施士洁在臺北時，有寄和邱逢甲等人的詩作，〈臺北唐維卿方伯幕中補和臺南「淨翠園」韻〉，原作品有十二首，這裡只收錄其中幾首：

經營花木不論錢，隨地春光在眼前。一處衙齋一邱壑，使君胸有小山川。

匣劍囊琴冷不鳴，公車舊夢憶春明。曾聞覓句堂前唱（公官吏部，所居有「覓句堂」），飛到瀛東倍有聲。

相隨鞭鐙入詩場，一粟如何望太倉！況有門生兼幕客，兩行旂鼓更堂堂。

一園「淨翠」幾經過，客燕廂中侍燕多（廂在園中）。記聽元戎談往事，漢家

¹⁰⁷連雅堂《臺灣詩乘》，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2年。

¹⁰⁸中華書局曾重新出版，納入《臺灣先賢集·第五冊·詩畸》。臺北市中華書局中華民國建國六十年紀念。

¹⁰⁹〈臺北唐維卿方伯幕中補和臺南「淨翠園」韻〉第十首，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73。

¹¹⁰〈都門重晤宋佩之編修〉，《全臺詩》第十二冊，頁91，「都門」指京城，留下這一趟上京述職的記錄。

兵甲越關河（公治兵越南，有「請纓日記」）。

詩作中施士洁談到擔任唐景崧幕僚及他對唐景崧的感激：

鯁生活計舊牢盆（公命予司安嘉鹽筴），鹿耳鯤身裊客魂。不是公門桃李樹，在山
小草亦沾恩。

小人有母慰饑寒，膝下萊衣一了單。今日板輿鈴閣裏，為公獻頌賦斯干¹¹¹。

施士洁對於受到唐景崧的提拔與照顧，讓他原本漂泊不定的生活，能安定下來，心懷感激；讓他的才華能有揮灑的空間，感到滿足。在〈感事呈顧緝庭廉訪，即送之任臺南〉詩序中提到「薇署清嚴，借鷓枝以託羽」¹¹²，施士洁借用《莊子·逍遙游》的典故：「鷓鴣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表示自己的慾望有限，對目前生活感到安適與滿足。

（三）山吉盛義

日本據臺後，赴日留學的臺籍人士大為增加，臺灣文人和熟悉漢文的日本仕紳間交流也日漸頻繁。施士洁是內渡臺灣仕紳中的文人領袖，地位崇高，免不了和廈門及臺灣兩地的日本人有所互動往來。

山吉盛義，字米溪。是日本友人中和施士洁往來最頻繁，也是施士洁最推崇的一位。曾在廈門任書記，他前後在廈門共停留了五年的時間，於1903年返回日本。當時施士洁寄居在鄭毓臣位於廈門的「澗謬」別業，因為鄭毓臣的關係而結識米溪，兩人志趣相投，時常一起酌酒論文。

在〈毓臣席上次米溪韻〉，施士洁吟詠兩人的忘年情誼：

滴盡銅駝淚，於今又幾年？自憐香案吏，一謫不成仙！
卅兮城在否？古國已千年。聞說秦方士，曾求海上仙。
中東互唇齒，君我兩忘年。絕好同舟誼，人間李郭仙。¹¹³

《後漢書》卷六十八〈郭太傳〉：「郭太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皋屈

¹¹¹ 〈臺北唐維卿方伯幕中補和臺南「淨翠園」韻〉，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73。原作品有十二首。

¹¹² 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75。

¹¹³ 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161。

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神仙焉。」米溪雖然是日本人，但是漢文程度頗佳，兼以雅好文藝，喜和施士洁飲酒論詩。施士洁以李膺、郭太同舟共濟，眾人以為神仙的典故，比喻兩人間的異國忘年友誼。

第五章 遊觀玩賞

「山川之美，古來共談」¹，大自然不僅提供豐富資源，滿足生活所需，又以開曠空間，美麗景致，供人行觀居遊，流連玩賞。《詩經》已出現不少寫景名句，寫山高風迅，水廣流急之貌，如「河水洋洋，北流活活」²、「南山烈烈，飄風發發」³；而「蒹葭蒼蒼，白露為霜」⁴、「瞻彼淇奧，綠竹猗猗」⁵，則以蒹葭彌渚、綠竹繁岸，點染水邊風致，已見詩人摹景技巧與體物能力。《楚辭》中對山水花木有更多描繪，意象經營用心，如「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⁶，傳神繪出風起波泛，葉落愁生之態。而「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又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⁷，則以風聲雷鳴，木搖猿啼的聲音，渲染山鬼未見公子之悲苦，使客觀山水與主觀情意互相映照，融合為一。陸機〈文賦〉言：「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懍懍以懷霜，志渺渺而臨雲，…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⁸一旦走入大自然，山水的四時變化，引人逸興遄飛，情思萬端，遊觀玩賞詩文遂由此而生。

劉鐵冷在《作詩百法》中指出「隨地紀遊法」：「詩為遣興而作，興至則託之於時，而以遊興為佳，故古人紀遊，往往有詩。或述其山川，或詳其風土，務求詳實，仍須悠遠」⁹，認為紀遊詩須詳實，交代出遊始末及出遊的時、地、景、情。

「遊」包括「形遊」與「神遊」兩種型態，就前者言，「遊」乃強調主體在自然山水中之實踐活動；就後者言，「遊」是心物契合，遊於無窮之精神境界。就「形遊」而言，如《詩經·鄭風·溱洧》¹⁰，即描繪上巳春遊，男女相偕，樂遊溱洧之歡樂景象。〈鄘風·桑中〉¹¹則記載男女在桑間濮上、水邊社前之幽會情景。而《論語·先進》也有：「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

¹ 陶宏景〈答謝中書書〉。見【清】嚴可均編、陳延嘉等校點《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十冊），（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七冊），頁460。

² 《衛風·碩人》。見王靜芝《詩經通釋》，（臺北：輔大文學院，1981年10月），頁144。

³ 《小雅·谷風之什·蓼莪》。同註2，頁439。

⁴ 《秦風·蒹葭》，同註2，頁267。

⁵ 《衛風·淇奧》，同註2，頁138。

⁶ 《九歌·湘夫人》，見傅錫壬《新譯楚辭讀本》，（臺北：三民書局，1984年12月），頁63。

⁷ 《九歌·山鬼》，同註6，頁73。

⁸ 陸機〈文賦〉，見王德華注譯《新譯陸機詩文集》，（臺北：三民書局，2006年9月），頁3。

⁹ 劉鐵冷編纂：《作詩百法》（臺北：廣文書局，1971年5月），上卷，頁54-55。

¹⁰ 原詩首章云：「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次章換韻重唱首章之義。見同註2，頁206。

¹¹ 《詩經·鄘風·桑中》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浴乎沂，風乎舞雩」¹²之春郊遊樂。

「形遊」強調形體在空間的實際位移，但因時間長短不同，目的亦迥然有別，包含《文選》中遊覽詩及行旅詩兩大部分，故可分為「行旅」與「遊覽」兩類。行旅詩部分如《詩經·王風·黍離》以來，描寫詩人在赴任就職、去職告假或因公出巡的過程中所見所感的作品，以仕宦經歷為題材，或為執行王命而出使他鄉，或為實現理想而遊走列國，或因受誣流放而遠赴異地，皆與政治相關。其揭示內心的情志，表達的情緒並非全是愉悅的，可視為廣義之「宦遊」。遊覽詩則為登臨攬勝的作品，於日常閒暇之餘，遊人主動遊覽，透過短暫出遊，以自然山水為題材，優遊行樂，暢快自適，以達舒懷心志玩賞怡情之效。

南山選注《紀游詩》時曾說：

「紀游詩」者，顧名思義，是記錄旅游所見所感之詩。所見無非山川風物，所感無非人情世事。然則，以詩之內容而言，則無所不包，征行羈旅，登山攬勝，出任游宦，隱遁求仙，弔古傷時，均可囊括其中。¹³

梅新林、俞樟華主編之《中國遊記文學史》也說：

遊記重在記述『遊』之主體的遊賞經歷與感受，因而紀行是其基礎或者說是出發點，但成功的遊記作品往往以『紀行』為基點依次延伸到寫景、抒情、述志、說理，合之為五項功能。¹⁴

由此可見紀遊詩所包含的範圍極其廣泛，多因長途行旅、登臨攬勝或出仕宦遊等而成。士人或因宦而遊，或思隱而遊，或慕仙而遊，或樂賞而遊，動機複雜而形式多元。在遊觀玩賞中，將浸淫在山水、園林之「形遊」，藉著對行、觀、居、遊之山水景物進行充分描繪，展現其音色姿態外，並觸物興感，抒發情懷，或闡發理思。以實地遊歷為主，描繪沿途所見所聞，除了自然山水風光外，也包含社會人文景象，同時，作者亦因見聞有所感，而抒情寫志，暢發理念。

第一節 明鄭時期

¹²蔣伯潛廣解《語譯廣解四書讀本—論語》，(臺北：啓明書局)，頁 169。

¹³南山選注：《紀游詩》(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 年 4 月)，頁 1。書名及內容用「游」字，故保留原貌。

¹⁴梅新林、俞樟華所主編之《中國遊記文學史》，(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 年)，頁 20。

一、沈光文

明鄭時期詩人多抒發鄉愁與遺老之志，就算是外出踏青郊遊，內心仍滿溢濃濃的鄉愁，心情的高低起伏不斷湧現，與面前的一片美好景色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在詩人的眼裡，臺灣的湖光山色再美再好，仍是異地。沈光文寫下〈郊遊分得青字〉一詩：

和風催我出郊去，好鳥還宜載酒聽。草色遙聯春樹綠，湖光倒映遠峰青。
歌喉潤處花初落，詩韻拈來醉欲醒。逸興強尋豁目處，頽然獨立望滄溟。¹⁵

首聯春日自然界的生命力催動了遊興，而邊喝酒，邊聆賞鳥鳴來訴說春景之美，眼前是一片好山好景，「和風」、「好鳥」、「綠樹」、「湖光」、「青峰」，把春天的燦爛描寫得十分生動。陳昭瑛說：「『歌喉潤處花初落』一句美極，不論是指歌聲起時花初落，或指花落之時歌聲起，此句側重描寫聲音的彩色化一聲如落英繽紛。」¹⁶第三句有視覺之美，對仗工整的七律，來展現「草色、樹綠」，「湖光、青峰」相映，寫出了人與景色的互相呼應。前三聯極聲色之美，令人心曠神怡，而後卻急轉直下，有興盡悲來的感覺。末聯的「強」字點出內心的憂愁，醉欲醒來，強顏歡笑的無奈，本想在繽紛的落英與歌聲中忘卻煩憂，然而映入眼簾卻是「滄溟」一片，大海阻隔回鄉之路，這茫茫無邊際的大海意象，暗示著自己與故鄉有著海峽的阻隔，鄉愁油然而生，無助感深深渲染開來。喜樂喧鬧的景象與「獨立望滄溟」形成明顯的對比，心情的起伏高低澎湃由此可見。郊遊有自然美景，抵不過濃烈的鄉愁，也寫出了流寓在外的心情。

在〈和曾體仁賞菊分得人字〉又云：

孤芳獨出絕纖塵，冷向閒中老此身。賞並高朋懽不極，時當晚季傲為真。
新題遍詠偏催我，半醉高歌欲效人。子夜月明淒絕處，滿叢寒露不知春。¹⁷

曾體仁是曾則通胞弟，沈光文和曾體仁子夜時分一同賞菊，菊花的孤芳與絕塵，為沈光文所欣賞，並以菊花的高傲貞潔自我期許。在傳統的詩歌中，月亮有思遠或相思的意象，沈光文將月亮當成傾訴鄉愁的對象，借用月亮的形象與別離、孤苦相互輝映，月亮的懷鄉象徵，寄寓了他的流離之苦。在這月明的午夜，更覺得自身淒涼，前途茫茫，「不知春」。

¹⁵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59。

¹⁶陳昭瑛：《臺灣詩選注》（臺北市：中正書局，1996 年），頁 18。

¹⁷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64。

第二節 清領時期

一、孫元衡

孫元衡贈答詩的內容有讚美懿德的、有自述近況的、有分享眼前奇景、也有記遊的。每一篇都充滿對友人的真摯情誼。由〈陪憲副王公，總戎張公偕諸僚友往觀禾稼，歸途讌集海會寺，抵暮而返〉：

海國原多稼，年來早病耕。一秋逢十雨，庶類得更生。
綠野稅珍駕，青林枉結旌。斯遊真省歛（原註：時有租糧緩征之請） 田父喜相迎。

民氣經秋靜，風光入野閒。錦鞍牛共馬（原註：從者皆乘黃犢）， 隊仗役兼蠻。
蔗葉青連海，稻花香過山。三農逢樂歲，辛苦念孤鰥。

回轡入禪林，停輿就夕陰。餓鷗鳴斗酒，飛騎致庖禽。
布席山門敞，行廚竹徑深。雙榕亂黃鳥，鐘磬會清音。¹⁸

第一首我們看到詩人對臺灣風候的形容；第二首更描寫遊歷時，眼中所見農民鄉間的日常活動、稻田風光，以及樂歲時的豐足景象；第三首使得觀禾稼也帶上了悠閒的色彩。他們一行人就這樣走著看著，歸途進了海會寺旁的森林，幽靜的大自然與詩人合一，達到恬靜且舒適的和諧境界。全詩三篇首尾貫串，在字裡行間，可充分感受到一行人的情誼，由詩題也可窺見詩人的交遊對象，文人雅士一同恣情山水，也為孫元衡的詩作，提供了素材與靈感。

清政府統一臺灣後，臺灣儒學漸興，臺南、鳳山、諸羅、彰化等地相繼成立書院；到了乾隆年代，已培養了第一批臺灣本土文化人，「此為康雍時期見所未見也」¹⁹，例如陳輝、卓肇昌、章甫、鄭用錫、蔡廷蘭等便是當時較有影響的一批本島詩人。

夏之芳²⁰說：「臺士之文多曠放，各寫胸臆，不能悉就準繩。其間雲垂海立，

¹⁸ 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341。

¹⁹ 《臺灣省通志稿》，頁 14130。

²⁰ 夏之芳，字荔園，號筠莊，江南高郵州人。雍正元年（1723）恩科進士。歷官河南道御史。雍正六年（1728）欽命巡視臺灣御史兼理學政。積極整頓政務，澄敘官方，振興文教，以培養士類為己任。生平廉介絕俗，而待人接物樂易沖和。當其巡視南北兩路時，雞犬不驚，民番皆悅。主歲科兩試，擇其中佳文，編成《海天玉尺編》二集。又著有《理臺末議》一書，輯其在臺為官時之言論及理臺之應興應革事宜。又有《臺灣雜詠百韻》，；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載其〈臺灣巡行詩〉三十八首。其詩對原住民殊風絕俗之描寫，精緻入微，而辭藻優美，至可傳誦。摘自《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臺北：國家圖書館，民國 92 年 12 月），頁 360-361。

鰲擎鯨吞者，應得山水奇氣，又或幽巖峭壁，翠竹蒼藤，雅有塵外高致，其一瓣、一香、一波、一皺，清音古響，以發自然，則又得曲島孤嶼之零烟滴翠也。海天景氣絕殊，故發之於文，頗能各逞瑰異，至垂紳搢笏，廟堂黼黻之器，則往往鮮焉。」²¹夏之芳兩度校閱歲、科考臺灣士子的應試文章，發現這些試卷融入了臺灣自然環境以及人文的特質，深具臺灣特色。雖說臺灣考生欠缺「垂紳搢笏、廟堂黼黻之器」的官僚之氣，卻能表現出臺灣特有風情。

二、陳輝

陳輝，生卒年不詳，字旭初，臺南人。乾隆三年（1738）舉人，乾隆五年（1740）應分巡臺灣道按察使司副使劉良璧之聘任《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分輯；乾隆十七年應臺灣知縣魯鼎梅之聘參加《臺灣縣志》重修工作。據說，他「夙耽風雅，詩文並茂」，「所做詩文甚多」²²，惜多以散佚。連橫輯成《陳旭初詩集》一卷，刊於《臺灣詩薈》。

陳輝現存的詩作多為閒詠遊覽之作，〈買米〉是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描寫當時米價已漲至三百錢，「產米鄉」變成「無米炊」，官吏對農民的剝削，以及民眾對「公庭」的抗議，此詩與宦臺、遊臺文人創作相比，風格迥然不同。友誼的詩作為〈不窳居訪林羽叟〉²³：

羽叟先生不窳居，超然物外葛天初。青山兩度雙花塢，綠野煙消一草廬。
醉倚壺觴閒歲月，吟依几席樂琴書。竹橋秋水相逢處，洗滌煩襟興有餘。

林羽叟為陳輝友人，生平不詳。陳輝在秋天造訪友人羽叟先生。在不窳居中，羽叟先生與世無爭，不受俗事干擾，就好像在葛天氏的時代，不言而信，不化而行。羽叟先生的住處有青山、花塢、綠野、草廬，就像住在不窳居的人，人品高潔。不管是飲酒酣醉或彈琴吟詩，羽叟先生過得如「葛天氏之民」悠閒而愜意。由詩中透露出欣羨之意。

三、曾中立

曾中立，廣東省嘉應人，來臺居住在鳳山縣，其生卒年不詳。章甫〈次海東書院山長曾鶴峰秋聲六詠元韻〉一詩，詩題中之曾鶴峰即為曾中立。乾隆四十四

²¹ 《海天玉尺編二集序》，轉引自《臺灣省通志稿》，頁 14131。

²² 《臺灣省通志稿》，頁 14199-14200。

²³ 施懿琳：《全臺詩》第二冊，頁 199。

年(1779)爲恩科舉人，乾隆四十九年(1784)掌教海東書院，乾隆五十一年(1786)林爽文案變時，曾招募粵莊義民，守備鳳山地區，後以林爽文案軍功，奉旨授職。曾中立曾爲章甫的《半崧集》寫序，其序文云：「余主海東講席兩年，院中課藝欲付梓者，半崧章君申友最多」，又談到章甫的詩文時評道：「其興到時，一氣卷舒；其語真處，不假修飾；其精鍊，炊金爨玉；其細膩，馬跡蛛絲」²⁴，意謂章甫寫詩，興到之時舒展、卷縮自如；用語真切誠摯，毫無造假修飾；遣詞造句精鍊，字字斟酌推敲；感情表達細膩有跡可循，絕無只注重形式。對章甫可說給予崇高的評價。詩作〈夏日偕唐璞亭司馬杜春墅邱瑤圃廣文陳瑤階山長邱愛廬硯長遊鯽魚潭留飲潭上書室〉二首：

東海淵渟別一湖，偕遊竟日足歡娛。微風颭浪清如許，遠岫籠雲淡欲無。
自得錦鱗時在藻，翩然淺瀨起飛鳧。倚闌共詠溪山勝，寫入新詩當畫圖。

一鑑空明泛畫船，淡粧濃抹欲爭妍。綠榕深鎖湖亭日，修竹輕搖野渡煙。
遣興如斯同白傅，移情何用學成連。漁歌晚唱晴霞落，鬢鬢三潭印月邊。²⁵

這二首詩均寫曾中立與諸友遊鯽魚潭時的樂趣及鯽魚潭的景觀。

第一首詩一開始點明鯽魚潭之地點及遊潭的歡樂愉悅，再寫微風輕盪潭面吹皺成一圈一圈漣漪，雲淡風輕，遠山映照水面清淨無比。鯉魚自在嬉戲，水鳥振翅欲飛，這美麗的景色值得把它寫進詩中吟詠。

第二首詩「淡粧濃抹欲爭妍」，來自蘇軾〈飲湖上初晴後雨〉：「欲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把鯽魚潭之美比擬成西湖。寫遊潭的船形形色色，似乎要爭奇鬥艷，續寫潭水周圍蒼翠欲滴的竹榕，搖曳的炊煙，再用二個典故：白居易寫實的自然領會美景的作風及成連對音樂的移情作用。詩中認同白居易的做法，而對成連的移情作用不以爲然，他認爲只要身歷其境，就能享受鯽魚潭黃昏時落照潭面的美景。曾中立這二首有關鯽魚潭的詩，描摹的範圍，雖不脫景觀、人爲所構築的畫面，但加上白居易、成連對文學音樂的態度，對照自己的觀感，比一般寫景詩多一分哲理。

四、施瓊芳

施瓊芳摯友林鶚騰，字晴皋，一字薦秋，福建同安人。道光二十年(1840)，瓊芳庚子恩科會試未中，但同門生林鶚騰金榜題名，考中進士，授翰林庶吉士，

²⁴臺灣文獻叢刊《半崧集簡編》原序三，(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5)，頁3。

²⁵施懿琳：《全臺詩》第三冊，頁59。

授編修。以其居於局口街，故有局口翰林之稱。因俗謂翰林爲太史，故瓊芳皆以「太史」敬稱之。家素豐，不虞生計，喜陶情風月，遊山玩水，年未三十，即請告歸，未幾即逝。師從周凱，方其領鄉試時，曾應聘主文石書院兩年。

林鶚騰學問淵博，詩文清超拔俗，而書法益佳，門師周凱甚重之。周凱因自號富春江上撈蝦翁，因此曾自繪撈蝦翁像，並題〈富春江上撈蝦翁小像〉一篇，由林鶚騰書，目前詩與畫皆存，至今其世族尤視其手澤爲珍寶。

《全臺詩》中，施瓊芳與林鶚騰來往唱和詩有〈和林晴皋太史旅館雜詠〉四首、〈旅寓同林晴皋太史戲詠雜作〉二首、〈吳江舟中偕林晴皋太史馮虛谷孝廉即景唱句和韻〉四首、〈晴皋太史同年以題顏希源百美新詠詩索和勉擬附後〉六十六首，共達七十三首，數量相當可觀，由此可見兩人交情之深。茲選錄數首，以概其餘。

〈旅寓同林晴皋太史戲詠雜作〉

初投貴采慶彈冠，旋博青蚨入手歡。畢竟宦途殊戲局，官箴利孔兩全難（作者註：「陞官圖」。）²⁶

詩人在詩後自註：「陞官圖」，可見是詠陞官圖之作。陞官圖，是古時候博戲用具，以投擲骰子的點數多少，預卜官位的高低。士子文人聚會時，除飲酒賦詩外，不免玩些無傷大雅的遊戲，陞官圖，便是其中之一。從第二句來看，陞官圖不僅預卜官位的高低，還有以金錢作賭注，擲骰子點數越多，錢財與官位也越高。詩人見此，有感而發，故云：「畢竟宦途殊戲局」，功名與利祿未必可兩全其美，正如同宦途也不是戲局便可預測。

〈吳江舟中偕林晴皋太史馮虛谷孝廉即景唱和句韻〉

去去吳江道，扁舟不計程。人家傍岸古，山色蘸波明。
櫓近驚鷗沒，帆低掠燕輕。漫吟楓冷句，無限故鄉情。

去去吳江道，琴書共客船。遮山窗厭小，趁市櫓爭先。
旆颭思村酒，囊傾換估錢。土風旋借問，采擇入詩篇。²⁷

第一首乃於吳江泛舟，見蘇州山水秀麗，民風純樸，而自有閒適之樂。蘇州的山光水色，令人想起家鄉臺南的古樸小鎮與寧靜海岸，故興起了無限故鄉情。描述

²⁶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387。

²⁷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429。

吳江兩岸的美景，第一個「傍」字點出兩岸人家依水而居的景象；第二個「蘸」字則點醒了吳江水色山光的美景，巧妙地描繪出水面倒映山形之樣貌；第三個「驚」字，描繪了優游於吳江邊的鷗鳥安樂與自適之樂，直至櫓聲靠近才驚嚇而走；第四個「掠」字，則使燕子低飛輕巧的身形活了起來。此四字皆非難字，但在瓊芳巧筆之下，運用得極妙，令全詩增色不少。第二首描述吳江民家生活的景象，以及買酒之事。從「土風旋借問，采擇入詩篇」來看，詩人亦有采風之心了。上述二詩紀錄與林晴皋太史吳江泛舟所感，語言樸質，情感真切。

五、陳維英

1、遊西雲巖古寺

陳竹坡，生平事跡不詳。陳維英作〈甲寅正月四日，偕竹坡孝濂秋黃茂才泛舟遊西雲巖古寺〉詩四首云：

載將春色順流奔，細認峰頭覓小村。迎孝廉船花鳥媚，驚夫子鐸木魚喧。
田鋪棋局痕橫直，泉當琴絃韻吐吞（作者註：「寺後有泉。」）。是否龜獅搔首問，山靈一笑石無言。

觀音山抱觀音寺，第一奇觀萬象呈。苔石漫嫌樵足險，風波還較世途平。
客供以茗張癡過（作者註：「遇張癡者邀家款待。」），僧瘦於梅嵇懶成。不是催詩偏擊鉢（作者註：「禮佛僧為擊鉢。」），也能惹動作詩情。

七分霽色三分雨，十里山光五里津。極目方知天地大，此身悔與市塵鄰（作者註：「有遷居山麓意。」）。佛無量壽祈眉壽（作者註：「是日為余五十生辰。」），人為尋春繞腳春。頂禮又因民命重，靈籤慰我假耶真（作者註：「祈禱地方長治喜得吉籤。」）。

樹獨先春草獨肥，俯看鳥在下方飛。呼童掃榻有雲氣，送客下山唯夕暉。
船遇急流知勇退（作者註：「歸路潮急捨舟登岸。捨原作舍。」），燈提暫路辨危微。
錯疑佛火仍無錯，我輩身從佛國歸（作者註：「里人誤認燈籠為佛火，聚觀頗眾，及至方覺。」）。

甲寅為咸豐四年，維英與陳竹坡等友人同遊西雲巖。當日早晨，維英渡河迎接訪客，相偕至西雲巖寺禮佛，途中遇張癡邀至家中作客，再到棲野巢把酒言歡。日暮時刻，維英送竹波等友人下山搭船，不料，事逢潮水漲潮，水流又湍又急，於是只好又回岸上，重返棲野巢。此時夜明星稀，山路幽暗，一行人遂提燈而行，因此被人誤認為佛火，聚眾圍觀，饒富趣味。

維英另有〈補天窗次竹坡兄韻呈和〉、〈陞官圖和竹坡兄作〉諸詩，可見陳竹坡常為維英別業的座上嘉賓、也是唱遊詩友之一。

2、遊劍潭

太古巢是陳維英晚年讀書休憩之地，環境清幽雅致，在其間可觀賞朝陽、欣賞餘暉。當友人來訪時，陳維英就會帶領友人遊覽附近的名勝古蹟。由於劍潭離太古巢近，又是淡北八景之一，所以劍潭是他們常遊玩的地方。同治八年，陳維英與廣東區天民、查元鼎、張書紳、潘永清、連日春等二十餘人遊劍潭，作〈題劍潭古寺〉及次韻二十多首：

〈游劍潭〉 區天民²⁸

一劍躍波去，寶光石上騰。雄心懷壯士，瘦影渡遊僧。
龍化今無跡，螺旋水有稜。還看射牛斗，印月見秋澄。²⁹

〈題劍潭古寺次區覺生韻〉³⁰ 陳維英：

無數生靈濟，蛟龍未許騰（作者註：「此港萬艘必經之地。」）。
潭心空印佛，山頂禿如僧（作者註：「時值嚴冬木葉盡脫。」）。
寺僻雲長鎖，碑荒石不稜。俗腸何日洗，洗法問圖澄。³¹

〈和區覺生游劍潭韻〉 張書紳³²

畫龍龍已去，龍去劍光騰。古跡談名士，空山剩老僧。
迴瀾開寶鏡，斷石露圭稜。夜靜星辰落，江天一色澄。³³

〈和區覺生觀察遊劍潭韻〉 白良驥³⁴

波流旋不定，神物昔飛騰。遺跡尋荒寺，禪心證野僧。
藏形辭玉匣，餘氣露圭稜。明月空潭夜，寒光徹底澄。³⁵

²⁸區天民，生卒年不祥，字覺生，廣東香山舉人。咸豐十年（1860），奉命來臺，與鎮、道會商辦理，督辦北路軍。

²⁹施懿琳：《全臺詩》第十冊，頁 29。

³⁰廖漢臣註：「咸豐十年（1860）臺灣初設海關，廣東區覺生，名天民，奉命來臺，與鎮道會商辦理。同治八年（1869）十二月八日與陳迂谷、張半崖、查少白、白良驥、潘永清、連日春、陳樹監等二十餘人，遊於劍潭，作〈題劍潭古寺〉五律一首，迂谷等均有和韻。」見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166。

³¹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166。

³²張書紳，生卒年不祥，字子訓，號半崖，大龍峒港仔墘人。陳維英門生，善書法與聯文。

³³施懿琳：《全臺詩》第十冊，頁 307。

³⁴白良驥，字少溪，生卒年不祥，咸豐間以候補知縣來臺。

³⁵施懿琳：《全臺詩》第十冊，頁 27。

從「山頂禿如僧」可知出遊的季節正值寒冬，樹葉都落光，童山濯濯。「一劍躍波去，寶光石上騰」、「龍去劍光騰」、「明月空潭夜，寒光徹底澄」指的是「劍潭夜光」，皆引用劍潭當地傳說「國姓爺擲劍」的故事。《臺北市志稿·卷十·雜錄叢編·記物》提到鄭成功擊退荷蘭人後，到達劍潭畔欲過河，忽然狂風作浪，白浪滔天，原來是河裡千年魚怪作亂。於是鄭成功從腰間取出配劍，往潭心一擲，魚怪立刻一命嗚呼，風平浪靜，軍隊安然渡過。爾後只要在月黑風高或狂風暴雨的夜晚，沉入水中的那把劍便會浮出水面，紅光四射，使潭面明亮如鏡。

3.詠梅和水仙

人們愛梅、乞梅、贈梅這些風雅之事，是文人連繫感情的方式之一，同來欣賞陳維英與友人乞梅贈水仙的雅事，〈初三過黃友人乞四枝梅得四句詩〉：

一見梅花便破顏，主人最愛情飛慳。春纏三日何尋處，卻在疏疏數點間。³⁶

〈越日黃友人來訪余昨有贈梅之惠以水仙一本償之〉

梅以為兄淡不華，自然物色合詩家。可堪相值相賞好，並是春風第一花。³⁷

第一首寫尋梅、乞梅之事。梅花開在冬春之際，為百花之首，被稱為「報花使者」，有「第一春」的美稱。石欄杆外冷煙裊裊，數點梅花早已洩漏春光，因此陳維英在「疏疏數點間」尋著春光。索性至友人處乞梅，主人面露難色，當然不是吝嗇，而是因為梅為主人最愛，不忍割捨，但最後陳維英還是如願，乞得梅四枝，並以詩相贈。

第二首寫隔日友人來訪，陳維英以水仙回贈。水仙花有「凌波仙子」的美稱。水仙花是一種球根花卉，只要加水就可以開花，藉著水仙「借水開花」的特性，造就「冰清玉肌」、「仙風道古」的形象。以花相贈是雅事，以花代語更是情誼無限。

六、林占梅

林占梅生性不羈，喜出遊，足跡遍及淡水廳各地；友人極多，一般文人外，也有隱士、方外之士等，其皆樂於走訪。

³⁶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187。

³⁷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187。

葉清華，字松潭，竹塹文士。據〈籥雲先生、松潭廣文清華、若巖上人雅集園即事〉之一描述當時聚會的情形：

陰陰萬綠隱吾家，地僻懷幽靜不譁。滿座春風追北海，一簾秋水讀南華。
塵心滌盡琴同撫，舊釀藏多酒不賒。更愛談禪揮玉麈，何須顧曲聽箏琶。³⁸

與曾驤、葉清華等文人和若巖上人一同在潛園裡讀南華經，品酒、彈琴吟唱，享受著心靈洗滌的寧靜滋味。另外，他們也曾一同前往土地坑登高，並觀賞當年黃驤雲在石上的題字。在土地坑林占梅與葉松潭、陳應元，一同狂歌賦詩，於〈九日偕葉松潭廣文、陳性初應元茂才，土地公坑登高即事〉有云：

長嘯臨風酒半醒，狂歌唱與座賓聽。此遊不亞神仙樂，直把山亭作幔亭。
題罷新詩興未休，一聲去也唱清謳。山靈若不嫌奴放，攜酒明朝訂再遊。³⁹

詩中提及當時大家詩興大發，意猶未竟的景況，並相約來年再來此處登高。上述詩作充分的表現出林占梅好客、豪邁，真性情的一面，這些文友陪著林氏登高，遊賞、吟詩，的確頗能聊慰他內心的苦悶。《全臺詩》知識智慧庫亦收錄了〈上巳日張筵池東軒，邀曾籥雲先生、葉松潭廣文、內弟黃翼南孝廉暨諸同好，詩歌射奕，作修禊韻事〉、〈久旱得雨，霽後週涉園池，乘興吟示松潭廣文〉、〈次韻答松潭廣文園中詠菊〉等多首詩。⁴⁰

另有〈過北勢、內湖再訪林山人題壁〉一詩云：

峰迴流水轉，徑曲小村偏。松竹門庭外，山池几席前。
高吟蟬和韻，罷釣鷺同眠。賞遍幽棲處，吟懷此渺然。⁴¹

詩中清楚寫出山人隱居於僻靜而幽美的地方，「松竹門庭外，山池几席前。」，好不悠閒愜意。頸聯描述隱士與蟬鳴同吟，與山鷺為伴之高雅生活。末聯表示遊觀玩賞後，心思高遠飄渺，不知不覺棲隱之意油然而生。

劍潭為臺灣八景之一，其美景也吸引文人墨客一遊再遊。林占梅曾有〈遊劍潭寺〉、〈同諸友人重遊劍潭寺〉、〈雨後泊劍潭作〉二首、〈偕友人劍潭品茶〉、〈偕友人遊劍潭寺西岩晚泊〉等多首與劍潭有關詩作。今舉〈同諸友人重遊劍潭寺〉之二頸聯為例：

³⁸請參見《全臺詩》知識智慧庫。

³⁹請參見《全臺詩》知識智慧庫。

⁴⁰請參見《全臺詩》知識智慧庫。

⁴¹請參見《全臺詩》知識智慧庫。

放光水族驚投劍，聞筓池龜出伺齊。⁴²

上句藉劍潭夜光傳說，描述寺廟上燈時，水族驚慌失措的景況。下句記錄放生池中龜群聞筓聲出來覓食食物之模樣，以典故傳說與實景而成劍潭，舊潭有把古劍，在黑暗或風雨時輒有紅天燭光，故名「劍潭夜光」。另劍潭寺外的放生池內飼有烏龜，常有信徒於進香後餵食烏龜，久而久之，龜群只要聽到筓聲，紛紛傾巢而出，尋找食物。

七、李逢時

1、王修業

李逢時的〈贈袖海王縣佐〉詩題註解中寫著「名修業，安徽六安人也，咸豐十一年署頭圍縣丞」，由此可知王修業字袖海，為外地宦遊人士，於咸豐十一年(1861)時任職頭圍縣丞。

〈社日邀飲王袖海〉云：

百年真似夢，無負好年華。酒事吾為政，春游請放衙。
白綿綴楊柳，紅雨墜桃花。社鼓村燈外，枝歸處處家。⁴³

立春後五日為祭祀社神的日子，正可趁著春光明媚，百花盛開的好時光，邀三五好友，找一塊好地方飲酒作樂，如此怡然自得的生活，真是閒適輕鬆！而詩〈上巳日王海防小泉王縣丞袖海邀同人修禊於神農壇之葉亭適余別出不與與斯會〉，從其中詩題來看，可知曉王小泉(王衢)和王袖海兩人相識，可能是曾同在宜蘭為官，並同時與李逢時都有所往來。全詩共有四首，依序如下：

城南禪壇亦勝哉，領客登臨出郭來。秀麥平看兼浪湧，新松懸為聽濤栽。
茶鐺酒榼官廚具，碧瓦黃牆古殿開。地有名花終見賞，勒春無事且啣杯。

半日茶瓜醉上方，層陰樹裏好商羊。鶯歌勸酒聲聲巧，花氣薰人處處香。
偏在春風多異饌，便非曲水亦流觴。葉亭韻事添誰氏，放浪形骸說姓王。

不騎欵段不騎羸，踏遍城南行樂窩。山為捲簾留坐久，鳥因添樹聚聲多。
青衫白袷春時服，鐵板銅琶醉後歌。我輩高狂適樂國，可憐中土正橫戈。

⁴²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19。

⁴³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60。

誰家宴集慶良晨，詩酒登壇壁壘新。三月三遲孤客舫，九分九去一年春。
鶯花有恨筵難再，山水無情跡已陳。畢竟永和佳詠在，蘭亭續唱更無人。⁴⁴

漢以前定農曆的三月上旬巳日爲「上巳」，有修禊之習俗，具消災解厄效果。宋吳自牧《夢粱錄》卷二〈三月〉：「三月三日上巳之辰，曲水流觴故事，起于晉時。唐朝賜宴曲江，傾都禊飲踏青，亦是此意。」⁴⁵而第一首詩裡展現的是一幅優美的景象，金黃色小麥如波浪般翻湧著，風吹動松樹發出似波濤般的聲音，詩人們在飲酒的歡愉裡恣意的享受著。第二首詩中顯示這些文人極具雅興，伴著鳥語花香，三五好友坐在河旁，學起古人曲水流觴的韻事，一邊吟詩，一邊喝酒。座中誰最放浪形骸，毫無約束？「姓王者」，究竟是王衢或是王袖海？留給讀者一分想像空間。至於第三首詩的詩句更是承接上述而來，詩人們在如世外桃源般美麗風景及適意順心的生活，但是中土卻正發生著戰事，營造出兩地的反差，以往的歡樂時光現在只能出現在夢中，空留下一縷惆悵，可見得他們彼此間相處是相當愉悅。

2、李玉麟

逢時喜愛邀請親朋好友至他家品茗、享受生活趣味，〈玉麟宗一兄枉駕留飲〉一詩，就是極好的寫照，詩云：

鎮日閒窗與筆談，雅將心事古人參。歡迎稚子巡檐走，笑指先生枉駕探。
煮茗自燒紅葉火，銜尊相對白雲庵。盤蔬略具不嫌薄，隨意來看百尺嵐。⁴⁶

詩題用了「枉駕」二字，是對方來訪的謙詞，可知逢時對於李玉麟降尊來訪是相當驚喜高興。首聯寫詩人平日在家總是筆耕不習、勤於著述，也會將心事與古人言行相互比照參考。頷聯則描寫李玉麟到家拜訪的情形，頸聯寫兩人煮茗品茶、銜觴賦詩，相談甚歡。尾聯提及自家中準備了一些粗茶淡飯，雖不是山珍海味，卻可以感受到詩人接待賓客的誠摯心意，酒足飯飽後隨意走走看看，遠眺山嵐瀟漫山頭的景色，快意當前，人生夫復何求！

3、棲雲別墅

逢時與李春波等人在枕頭山下建置棲雲別墅⁴⁷，詩作〈暮春與同人遊棲雲別

⁴⁴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60。

⁴⁵【宋】錢塘吳自牧著：《夢粱錄》卷之二〈三月（佑聖真軍誕辰時）〉，收錄於《中國近代小說史料續編(三十五)》，(臺北：廣文書局，1986年)，頁 1。

⁴⁶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50。

⁴⁷「棲雲別墅亦名西爽園，爲舉人李春波昆仲所建，今別墅門樓尚在，門樓前面題『山溪清福』。

墅〉詩前序文：「在枕頭山下，離城西五里許，丁巳與族弟春波同置多種果子樹木，土人漁其利而就耕焉，每值春日桃李盛開，足供遊玩，因名之曰：棲雲別墅。」文中提到咸豐七年（1857），亦即丁巳年，與族弟春波等人合蓋棲雲別墅於蘭城西枕頭山下，⁴⁸栽種果樹，每到春暖花開的季節，便邀請同好前來吟唱聚會，以文會友來抒發己志。因名之曰：棲雲別墅。

問余何與俗塵疏，只為尋幽興未除。修竹自村半弓地，小山斜枕數間廬。
鳥穿紅葉聲邊過，雲占青山缺處居。真個涉園多趣事，不妨棲此狎樵漁。

手結衡茅傍水西，護居何必險山谿。川長自種花千樹，果落時聞鳥一啼。
黃葉隔村人叱犢，白雲垂野客扶犁。深耕僅得彈丸地，愁聽邊城課鼓鼙。⁴⁹

此兩首皆為七言律詩，第一首詩中描述「修竹自村半弓地，小山斜枕數間廬。」即這些屋子以竹子蓋成的，乃利用竹子架屋、編茅草以成屋頂、土磚為牆。別墅佔地大約是「半弓地」，「弓」為量詞，是古代計算長度的單位，一弓為六尺，照此推算可知棲雲別墅腹地不大，充其量也只是數間茅草屋而已。接著提到此地雖是「鳥」地，土壤濕鹹且不肥沃，是不利耕種的土地，但周圍的紅葉青山，如此令人心生嚮往，因而才會有「不妨棲此狎樵漁」的讚嘆。

第二首詩謂「手結衡茅傍水西，護居何必險山谿。」雖只是利用茅草搭建的廬舍，但有如劉禹錫的〈陋室銘〉「斯是陋室，唯吾德馨」之感，所以相當受到詩人們喜愛。接著詩中還記述他們在別墅前後種植了許多果樹，花木扶疏，鳥語花香。同時也吸引當地農夫到此耕種牧牛，拽耙扶犁，從事農業活動，即使只是小小之地，土壤也不夠沃腴，即便邊城戰事喧嘩聲讓人愁苦滿腹，但這間文人別墅卻不受影響，完全低調隱居於鄉野間，樂於信守聖賢之道，過著躬耕樂道的生活。全詩帶給人一種安貧樂道、喜樂和諧的逸趣閒情。

另有寫於同治四年(1865)的〈乙丑棲雲別墅漫興〉一詩，記載了李逢時來到棲雲別墅的心境，此詩為七言絕句，共有四首：

一桁青山帶夕曛，數村雞犬日相聞。巖居莫說無供給，有客扶犁耕白雲。

何必窮荒闢草萊，枕頭山下小園開，問余蹤跡在何許，判斷江山去未回。

背面題：『西來爽氣』。別墅之傍有『步蘭亭』一座，並有一聯，聯曰：『盡興亭間天朗氣晴悟其趣。寄情事外風和日盛暢所言。』此聯為秀才陳碧瑤所題並書。」見陳長城編著：〈蘭陽殘墨餘譚(五)〉，收於《蘭陽》雜誌秋冬合刊第十六期 1978 年 12 月 29 日，頁 97。

⁴⁸ 「枕頭山」位於今宜蘭縣員山鄉枕頭山一帶，距離宜蘭市區大約七、八公里，據陳麗蓮訪問當地耆老陳長城先生，得知棲雲別墅舊地就是現今宜蘭員山鄉同樂國小，摘自陳麗蓮：《蘭陽地區傳統文學研究(1800-1945)》，佛光大學文學系，2008 年博士班博士論文，頁 22。

⁴⁹ 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28。

竹間隨意引流渠，日去鋤雲種野蔬。桃李遍開山下路，煙霞自占水邊居。

新釀春雲一甕香，頹然日以醉為鄉。花天絮地自成世，翻覺人間無短長。⁵⁰

八年光陰轉眼間飛逝而去，棲雲別墅依舊沒變，仍然是「一桁青山帶夕曛，數村雞犬日相聞」，青山映照著落日餘暉，阡陌間雞犬相聞；屋舍周圍一樣種滿竹子，山間一樣遍滿桃花李樹。棲雲別墅的生活步調也依稀沒變，仍然是「日去鋤雲種野蔬」，過著以農業為生、自給自足的日子，偶爾來上新釀的一甕香，就能把酒話桑麻，安然淡泊，不伎不求。如此與世無爭的田園生活，閒適自得，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李兆祥⁵¹曾為棲雲別墅題上一聯，聯曰：「得好友來如對月，有奇書讀勝看花。」⁵²或許正可為此白雲出岫、綠水青山的桃花源下一個最佳的註解。

李逢時等人建在枕頭山下的「棲雲別墅」，曾是許多文人聚會的雅築。今日由枕頭山下翹首遠望，早已不見桃李舞春風之貌，而當年飲酒賦詩、吟風誦月的景況也早已不再，留下的只是人事已非、物換星移的傷感罷了。

八、李望洋

李望洋遊宦甘肅期間，公餘閒暇，喜與文士友人到處遊歷，將眼睛所看到、耳朵所聽到、心中所感轉化為文字，躍然紙上，展現邊塞美景、民家閒趣或心情轉折，使讀者能有更深層具體的感應。在〈二月三日滬上鄉友林渭川邀到茶館聽諸女史彈唱〉云：

偶爾尋春到上洋，無邊光景百花場。琵琶遮面彈明月，珠翠纏頭唱別風。
皓齒雲鬟聲嫩嫩，蠻腰蓮步氣揚揚。不知二八嫦娥侶，列在蟾宮第幾行。⁵³

二月三日應友人林渭川之邀到茶館聽歌姬彈唱。「琵琶遮面彈明月，珠翠纏頭唱別風。」，仔細交代歌者的動作、裝扮、彈曲、唱詞，接著描述「皓齒雲鬟聲嫩嫩，蠻腰蓮步氣揚揚。」如雲般的黑髮、聲音嬌嫩甜美、姿態千嬌百媚、自信昂揚的風采，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吸引了全場的目光，惜未評論歌姬的歌唱技巧

⁵⁰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74。

⁵¹李兆祥係同治元年宜蘭縣籍秀才，其先生遷居臺灣，初居臺灣府中港庄(即今苗栗竹南鎮)其祖父亦是為秀才，後才遷居宜蘭。見陳志謙手跋、陳長城編著：〈蘭陽殘墨餘譚(四)〉，收錄於《蘭陽》雜誌春季第十三期 1978 年 3 月 29 日，頁 112。

⁵²有關棲雲別墅對聯，今存於國立歷史博物館。見陳志謙手跋、陳長城編著：〈蘭陽殘墨餘譚(四)〉，收錄於《蘭陽》雜誌春季第十三期 1978 年 3 月 29 日，頁 112。

⁵³施懿琳：《全臺詩》第十冊，頁 171。

優劣，但醉翁之意不在酒，從稱讚體態、外貌、聲音，就透露出李望洋對此次茶館聆聽歌唱甚為滿意。

接下來兩首詩是李望洋與好友們到五泉山賞景，並在雲溪樓宴飲，其一〈九月九日仝吳司馬鶴林曾通守子雲刺史馮桂初惟一亭愨佩雲明府方少修方雲甫朱小唐諸君到五泉山雲溪閣登高宴集〉云：

乘興登高到五泉，賓朋滿座列群仙。放寬眼界迎秋雁，極目雲衢送紙鳶。
未許龍山風落帽，還如滕閣水連天。諸君試看千山樹，葉老枝疏又一年。⁵⁴

此首詩寫於光緒九年的重陽節，李望洋與好友吳鶴林、曾子雲、馮桂初等人到五泉山遊玩，在雲溪閣宴饗，吟詩唱和。五泉山風景秀麗，秋色雁影盡收眼底，放眼所及，雲霧籠罩，紙鳶高飛，彷彿大自然與賓客共享歡樂。但話鋒一轉，樹木逢秋，枝稀葉老，感嘆光陰消逝，轉眼間又過了一年。唱和之中，毫無矯揉造作，呈現出真性情。

其二〈念七日偕王石甫劉星曹諸君在雲溪樓飲酒消夏〉：

四府巷中多暑氣（作者註：「時余寓此巷內。」），五泉山上足清遊。雙松待我為三友，大地鍾靈勝一州。白酒杯中消夏晝，綠楊影裡滌塵愁。榴花正艷君須記，明歲今朝念老頭。⁵⁵

詩人抱怨自己所居住的四府巷暑氣逼人，讚揚五泉山地靈人傑，適合出遊。「白酒杯中消夏晝」和「綠楊影裡滌塵愁」相對，淡「白」、雅「綠」，正可消弭惱人的暑氣。

九、施士洁

施士洁出生在書香門第，曾擔任海東書院山長，施士洁也在廿二歲考上進士，與父親施瓊芳成為臺灣唯一的進士父子。施士洁和當時臺灣重要的家族或因父親的關係或因自己的功成名就而有往來。後來施士洁因為入唐景崧幕，也和當時大陸來臺的官員往來頻繁。以下概述施士洁和文友的往來情況。

（一）鄭如蘭

⁵⁴施懿琳：《全臺詩》第十冊，頁 160。

⁵⁵施懿琳：《全臺詩》第十冊，頁 155。

施士洁和鄭如蘭往來，可追溯到施士洁父親施瓊芳和鄭如蘭伯父鄭用錫的淵源。咸豐三年，臺灣響應洪秀全反清，各地起義，而漳泉、閩粵、新艚上下郊也分類械鬥頻頻，各地騷動，鄭用錫與施瓊芳奉旨協辦團練，兩家因此結為世交。

施士洁在十八歲時曾到訪北郭園，並於鄭用錫入祀典禮上香；在他辭官回鄉赴中北部的旅遊中，又再度拜訪北郭園，受到鄭用錫次子鄭如梁的熱情款待，〈鄭稼田觀察招飲北郭園即席賦贈〉一詩：

主人情重許窺園，坐對紅妝倒綠尊。園內早梅迎客笑，為儂今日始開門。
同上歐亭立竹風，不分高下翠玲瓏。收將幾筆佳山水，半入詩中半畫中。
如屏百雉列當檐，曲榭迴廊處處添。泉石偏饒城市福，春華秋實一身兼！
忝向珂鄉醉綺筵，花晨月夕證因緣。邵窩信有真安樂，豈必楞嚴十種仙？⁵⁶

此詩道出主人的情重，也描繪了北郭園美麗的園林景致。除了和鄭如梁交往外，施士洁和鄭用錫的姪兒鄭如蘭⁵⁷也有往來。施士洁入唐景崧幕之後曾同遊北郭園，鄭如蘭有〈酬施澧舫中翰（士洁）游北郭園和維丞見贈韻二首〉：

三絕家風愧鄭虔，翩翩羨爾獨青年；東瀛島上無餘子，北郭園中別有天。
山館不妨娛歲月，海疆何幸靖烽烟！清談竟日渾閒事，好敘今生未了緣。⁵⁸

稱讚施士洁文采豐富，風度翩翩，在別有洞天的北郭園裡，兩人天南地北閒聊，在山館中早已忘卻俗世的紛爭。光緒廿年（1894），中日爆發甲午戰爭，雙方訂定馬關條約，將臺灣割讓給日本，唐景崧主持民主國敗北逃回內地，施士洁當時倉卒離臺，內渡大陸西岑故里，兩人都還保持聯繫。至 1903 年，施士洁仍有〈壽鄭香谷步郎七十〉為鄭如蘭賀壽：

赤坎耆英會已殘，竹城猶聳舊詞壇。百年手澤丹山穴，兩世頭銜紛署官。
倒啖蔗甜何礙老，後彫松古不知寒。羣兒漫作蚍蜉撼，那識靈根大樹蟠？⁵⁹

感嘆赤崁耆英們已四處逃散，但竹塹城的文人仍在文壇上屹立不搖，顧亭林在《日知錄》運用《論語》的典故：「歲寒，而知松柏之後凋也。」，時節轉寒冷的時候才能真正知道松柏的堅毅不拔，比喻鄭如蘭就好比松柏一樣，在紛亂艱困的環境中依舊保持操守，年紀愈大操守愈顯得好。1910 年臺北報社漢文主筆魏潤菴和觀光團赴廈門參觀，施士洁〈贈魏潤菴詩〉有「竭來潦倒百無狀，憑君傳語故園友（作者註：鄭香谷、蔡曉滄）」⁶⁰，離家在外漂浮十餘載，仍惦記著昔日好友，不忘問

⁵⁶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 25。

⁵⁷鄭如蘭，（1835~1911）名德桂，字香谷，號芝田，清淡水廳竹塹人，是鄭用錫弟弟鄭用錦之子。

⁵⁸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415。

⁵⁹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 178。

⁶⁰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 240。

候。

(二) 唐景崧

唐景崧不僅對海東書院大力補助，且「好吟詠，輒邀僚屬為詩，臺人士之能詩者，悉禮致，迄雅揚風，蜚聲文壇。」他修葺道署舊有的「斐亭」，閒暇輒邀僚屬為文酒之會，號為「斐亭吟社」，唐景崧收集當時斐亭吟社吟詠作品為《斐亭詩畸》。後再成立「牡丹詩社」，施士洁吟詠其間，與名士迭相唱和，留下大量詩作。

唐景崧除了邀集文友擊鉢吟，也常常招待幕僚、文友遊歷古蹟名勝，吟詠唱和。施士洁有〈浴佛前一日，唐維卿廉訪招同倪耘劬太令、楊釋香孝廉、張漪菴廣文、熊瑞卿上舍、施幼笙茂才遊竹溪寺，次廉訪韻〉之一和之四首：

擬敬僧寮訪貫休，肩輿帶雨出城遊。歷千百劫園林古，剩兩三分水竹幽。
境隔紅塵諸佛笑；香埋青塚五妃愁（明寧靖王五妃塚在寺後）！草漫話前朝事（鄭成功有草雞之讖），半日茶禪品趙州。

去年吟社笑紛爭，消夏樽開不夜城（去夏廉訪於署署創「斐亭吟社」）。今雨重招三島客，下風群奉六如名。花前泛蠹新篇出；竹裏歸駒暮靄橫。吏隱分途歌詠合，海天笙磬許同聲。⁶¹

一行人在雨中到竹溪寺遊玩，在五妃墓前話前朝事，更在寺壁上看到施士洁十年前的題壁詩。⁶²「閩、粵謳歌黔、楚詠，同音豈必定同方？」⁶³，這時沿海煙硝暫時平歇，對仕進不在意的施士洁和聚集此地的各省文人們絃歌唱遊，是施士洁人生中最愜意的時刻，也是他的「名士」生活達到巔峰。

(三) 文友

施士洁內渡前的行旅詩多記旅行途中所見所聞，內渡後的二十年間只有六首行旅詩，內渡後則只有文友招遊的作品，旅遊地點全是福建南部一帶的名勝古蹟，內容多帶有酬酢意味，特別記同遊之人，並且多論及詩酒之事或惆悵往事。〈雨後同陳榕士丈訪仁壽上人〉：

⁶¹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 64。

⁶²1875 年，施士洁有〈竹溪寺題壁和韻〉，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 10。這一年施士洁和唐景崧等人同遊是 1887 年。

⁶³〈疊浴佛前一日，唐維卿廉訪招同倪耘劬太令、楊釋香孝廉、張漪菴廣文、熊瑞卿上舍、施幼笙茂才遊竹溪寺，次廉訪韻〉，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 65。

鴿影方歸寺，蟲聲又報衙。快哉三日雨；清絕一甌茶。
對佛呈詩草，呼僧汲井花。憐余狂不減，起舞著袈裟。⁶⁴

鴿影、蚊聲，雨後的清新中，隱約還透著淡淡茶香。詩人充分運用視覺、聽覺、嗅覺、味覺的描寫讓詩作充滿了豐富的意象。而將詩稿呈給佛祖，著袈裟起舞等動作流露出詩人的天真、輕狂。這首詩是施士洁二十歲左右，拜訪方外友之後所寫的作品，心情單純而輕靈。

呼朋引伴同遊又是旅遊的另一種趣味，〈家又六明經、緝庭上舍、玉章太學約友同游鼓山，小憩水鏡亭攝影〉：

篋輿又作鼓山游，水鏡亭前小景幽。賴有傳神阿堵在，者番真個爪痕留。

三五知交正妙年，吾宗風致亦翩翩。蘭亭禊事今猶昔（時逢上巳），豈必今賢讓昔賢。

此日腥羶徧五洲，紅塵無地可埋愁！山靈對我應相笑，帶髮頭陀也白頭。

老癡結癖愛林泉，眼底滄桑別有天。三十年前舊游處，不禁根觸鏡中禪！

這是施士洁內渡後的作品。詩題中標明同遊對象、地點及攝影留念諸事，內容則景色的描寫少而回憶和感慨較多。

〈鷺門重晤盧坦公明府〉是施士洁內渡後，和老友在廈門重逢所作：

海外驚魂定，江干冷夢圓。陸沈雙眼底，霞契廿年前。
鸞鳳同飄泊，蛟夔互愛憐。七鯤莽回首，千里尚鯨煙！
執手嘉禾嶼，相看各老蒼！言旋賦黃鳥，歷劫愴紅羊。
我已鈔瓜蔓；君猶苦稻梁。冶南舊游地，別久憶髯張（履謙時宰侯官）。⁶⁵

老友相逢應該是特別開心，但是此刻詩人才經歷一場生死浩劫，親眼看見家園淪喪，心中的驚懼、悲傷尚未平撫。看到老友，只覺各自都變得蒼老了。這時候的詩人是沈重而無奈的。

⁶⁴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 18。

⁶⁵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 234。

第六章 送別懷念

蘇軾〈水調歌頭〉云：「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悲歡離合是人類社會生活的必然現象。自古以來，人們或為外出謀生、或為謀取功名、或為保家衛國、或為貶謫異鄉……等，總會告別親友，奔走他鄉。因此，在悲歡離合的情境下，送別詩作也就順勢而生。

送別詩，是表現離別場面時人、事、情、景的篇章，抒發當事人在離別時所產生的種種情感。詩題為宴別、贈別、留別、餞別、別某人、送某人、祖餞等，都是送別詩的範圍。因此由詩題可知，送別詩不僅用於親朋好友間抒情言志，還用於官場的社交應酬。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是中國古代許多題材類型詩歌的濫觴，送別詩亦不例外。《詩經·邶風·燕燕》：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燕燕于飛，頡之頡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毛詩序》：「〈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衛莊姜無子，陳國嫁來的戴嬀生子衛完，嗣位為國君，是為衛桓公。魯隱公四年（西元前 719 年）三月十七日¹，衛公子州吁襲殺國君桓公衛完，嗣位，是春秋弑君之始。衛莊姜於是送戴嬀返回陳國，是為大歸。王鴻緒《詩經傳說彙纂》：

按《史記》，州吁襲殺桓公自立，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石碏乃因桓公母家於陳，詳（佯）偽善州吁。至鄭郊，石碏與陳侯謀，因殺州吁于濮。因史以論事，則戴嬀之大歸，正後日石碏用陳以討賊之由也。然則莊姜之越禮遠送，而於戴嬀，為之涕泣不置者，當非尋常婦人女子離別之情，其亦有他望也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立衛完弟衛晉為君，是為宣公。州吁在三月弑其君，九月被殺；三至九月這段時期，是〈燕燕〉詩產生的時間²。《鄭箋》：「婦人之禮，送迎不出門。今我送是子，乃至於野者，舒己憤，盡己情。」可知，這一件「送歸妾」為越禮遠送，十分不尋常，是衛莊姜為了激發老臣護國救國之心，於是促成石碏與陳國合謀，執殺州吁。而〈燕燕〉一詩送歸妾之情，既懷人事，又傷危

¹根據《春秋》，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杜注：戊申，三月十七日。

²陳子展：《詩經直解》，（臺北：書林出版社，1992年），頁 83。

國，讀來真摯動人，纏綿悱惻。³清代王士禛《分甘餘話》讚此詩：

〈燕燕〉之詩，許彥周以為可泣鬼神。合本事觀之，家國興亡之感，傷逝懷舊之情，盡在阿堵中。〈黍離〉、〈麥秀〉未足喻其悲也。宜為萬古送別之祖。

另《詩經·秦風·渭陽》：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根據劉向《列女傳·卷二·賢明傳·4·秦穆公姬》：

穆姬者，秦穆公之夫人，晉獻公之女，太子申生之同母姊；與惠公異母。賢而有義。獻公殺太子申生，逐群公子。惠公號公子夷吾，奔梁。及獻公卒，得因秦立。始即位，穆姬使納群公子，曰：「公族者，君之根本。」惠公不用；又背秦賂。晉饑，請粟於秦，秦與之。秦饑，請粟於晉，晉不與。秦遂興兵與晉戰，獲晉君以歸。秦穆公曰：「掃除先人之廟，寡人將以晉君見。」穆姬聞之，乃與太子螢、公子宏，與女簡璧，衰經履薪以迎，且告穆公曰：「上天降災，使兩君匪以玉帛相見，乃以興戎。婢子娣姒不能相教，以辱君命。晉君朝以入，婢子夕以死。惟君其圖之！」公懼，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君以功歸，今以喪歸，將焉用？」遂改館晉君，饋以七牢而遣之。穆姬死，穆姬之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晉，是為晉文公。太子螢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作詩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⁵（《列女傳》頁84）

秦穆公姬是秦穆公的夫人，晉獻公的女兒，太子申生的胞姊，和庶出的晉惠公⁶同父異母。晉太子申生自殺之後，公子夷吾逃到梁，靠秦國的幫助，回國做晉惠公。穆姬要他接回逃亡的群公子，晉惠公口頭應允而沒實踐。晉鬧飢荒，秦給晉糧食。後來秦鬧飢荒，晉惠公拒絕援助。秦出兵俘獲晉惠公，準備殺死他。穆姬帶著孩子鬧自殺，秦穆公不得已放了晉惠公。穆姬死後，另一個弟弟重耳來到秦國，秦國出兵消滅晉懷公（晉惠公之子），並且送重耳回國即位，穆公太子螢因思念母親的恩德，作〈渭陽〉之詩送舅氏，即「我見舅氏，如母存焉」之義。

此首外甥送舅父的送別詩。詩中描寫外甥送舅父的禮物有「路車乘黃」和

³林葉連：〈試論邶風燕燕的主旨〉，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報》，第三期，2007.3。

⁴《分甘餘話》（北京：中華 1989），〈燕 燕詩〉，頁62。

⁵黃清泉：《新譯列女傳》，（臺北，三民書局，2003），頁84。

⁶晉惠公，春秋時晉國國君，西元前650年～前637年在位。

「瓊瑰玉佩」。第二章的「悠悠我思」在送別的氛圍中，特別顯得情摯意切，哀婉動人，體現作者的無限深情。

《詩經·大雅·崧高》、《詩經·大雅·蒸民》、《詩經·小雅·白駒》等也是送別之作，前二詩作者為尹吉甫。尹吉甫為周宣王大臣，善治國，又具詩才。〈崧高〉是尹吉甫為周宣王之舅送行的詩。全詩無離別之情，也無勸勉之辭，全是盛讚申伯之句。但於末章的「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點出以詩贈行。〈蒸民〉是尹吉甫送別仲山甫之詩。仲山甫奉王命赴東方，督修齊城。全詩是頌揚仲山甫之德才與政績，最後以熱烈的送別場面作結，點出贈別的主題。全詩章法整飭，表達靈活，為後世送別詩之祖。《詩經·小雅·白駒》與〈崧高〉、〈蒸民〉不同，是一首別友思賢的詩：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于焉逍遙？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于焉嘉客？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此詩描寫是主人想方設法地把客人騎的馬拴住，留馬是為留人，希望客人能在他家多逍遙一段時間，讓歡樂時光得以延長，字裡行間流露出主人好客和熱情。主人不僅用盡苦心挽留客人，還勸他謹慎考慮出游，放棄隱遁山林、獨善其身的念頭。在第三章裡，詩人用間接的方式，對客人的形象作了描寫。客人的才能可以入世為官，為民服務，但遭逢亂世，既不能匡輔朝廷，又不肯諂媚逢迎，只好隱居山林、享樂避世。末章寫客人已去而相憶。雖主人再三挽留客人，客人終究還是離去，給主人留下了深深的遺憾，於是就希望客人能再回來，並和他保持音訊聯繫，不可因隱居就疏遠了朋友。惜別和眷眷思念都溢於言表。蔡邕《琴操》就說：「〈白駒〉者，失朋友之所作也。」；曹植《釋思賦》也有：「彼朋友之離別，猶求思乎白駒」之句。蔡、曹二人都認為這是一首有關朋友離別的詩。余冠英《詩經選》云：「這是留客惜別的詩。前三章是客未去而挽留，後一章是客已去而相憶。」

第一節 明鄭時期

一、沈光文

〈別洪七峰〉

鷺島初來便識君，東山又共學耕耘。髮膚無恙悲徒老，著述方成悔欲焚。
忽作閒心同倦鳥，俄（編者按：「俄」，連橫《臺灣詩薈》作「偶」。）焉長揖別高雲。從
今只合言於野，理亂都將置不聞。⁷

洪七峰就是洪升，號日昇，甘肅天水人，是鄭芝龍留臺舊部屬。沈光文來臺就和洪七峰相識，兩人有二十六年的交情，一同在東山⁸耕讀，吟詠切磋，患難相隨。後鄭經即位，更換許多執政大臣，反對其父優待遺老的政策，廢除不合已意的措施，沈光文對此多所批評與諷刺，與鄭經的關係決裂，常作詩賦諷刺他，以致沈險遭殺身之禍，遂變服為僧入東山，此首為與洪七峰的告別詩。

〈別顧南金〉

明知苦節卻艱貞，九載相憐藉友聲。丘壑有情推大老，色言欲避笑愚生。
入山地近區南北，此日情深勝弟兄。安得時時慰依傍，長如鷗鷺得隨行。⁹

光文五十九歲與顧南金往來。連雅堂《臺灣詩乘》提到顧南今浙江黃巖人，曾任江南糧儲道，駐京口，鄭成功北伐時來歸，後來到臺灣。來臺後，沈光文與顧相依九年，「藉友聲」乃因兩人為復社同志，志同道合，丘壑深情，勝過親兄弟，鷗鷺忘機，淡泊名利，隱居不問世事。

〈移居目加灣留別〉

流離相見便欣依，閩粵周旋荷解衣。敢謂魯連深自恥，不知重耳竟何歸。
欲聆佳信頻西望，卻訝離群又北飛。但令雙魚無或間，困窮亦足慰周饑。¹⁰

此首詩是留別徐孚遠兼呈寧靜王¹¹。寧靜王為明先王後代，和沈、徐三人流亡到臺灣，如重耳逃亡，不知何時能回歸家鄉。沈因批評鄭經用人與政策不當，再加上有人對鄭經進讒言，以致光文幾遭不測，沈便不得已離開臺南，隱居目加溜灣。期盼著朋友來信安慰，如比目魚般融洽感情已足安慰挨餓受凍的心靈。

⁷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63。

⁸《臺南縣志稿》文化志學藝沈光文傳：「斯庵欲避荷人之耳目，乃與洪氏深居東山，共學耕耘，東山為大目降番社，即今之新化。」

⁹同註 1，頁 62。

¹⁰同註 1，頁 64。

¹¹朱術桂（1617~1683），表字天球，號一元子，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五皇子遼王朱植的後代，受封寧靖王，為太祖九世孫。南明時期先後在方國安、鄭鴻逵、鄭成功軍中任監軍。明鄭王朝來臺後朱術桂亦隨之，鄭克塽降清時朱術桂與五位妃子殉國自殺，後人於臺南市建有五妃廟祭祀五位妃子，在高雄市湖內區建有「寧靖王墓」，在路竹區有華山殿。

二、徐孚遠

〈懷雪嵩【懷常雪嵩】〉相關詩作〈送雪嵩安置臺灣〉此詩並未收錄於《全臺詩》，但於此一併討論。〈送雪嵩安置臺灣〉¹²：

長日炎蒸碧浪森，雲逐輕帆青嶂杳。滄溟以東更向東，結束乘槎何草草。
一鶴孤鳴徹九皋，狺狺眾吠徒為勞。面折無辭長孺戇，遠遊時詠屈平騷。
相聞徐福有遺丘，不問澶洲與鬱洲。土人佃漁安卉服，客子衣冠對海鷗。
與君同里老相憐，詞察如羅不敢前。莫怪今來閉其口，郊居八載作寒蟬。

常雪嵩即常壽寧，徐孚遠松江同鄉。順治二年，二人同舉兵松江。1658年，察言司官常壽寧接受鄭泰賂款一事，鄭成功大怒，罪當重典處置，但姑念壽寧動功彪炳，憐其年老，乃決定趁通事何斌返臺之際，遂令壽寧幽置於臺灣，¹³此為徐孚遠送別之作。從詩中「結束乘槎何草草」，可知被貶謫到臺灣安置；雪嵩，其將乘浮於海到臺灣。首聯先寫出送別的主題，言雪嵩先生即將乘帆到臺灣；再則為雪嵩先生抱屈，言雖一鶴孤鳴為其力辯，但仍眾口莫辯，無法阻擋小人狺狺之言，愧對雪嵩先生，讓其有如被君王冷落的屈原，只能遠遊至臺灣，委屈的賦詠屈騷；再則寫其所認知的臺灣，是徐福尋仙的餘丘，是土人佃漁安居之所，雪嵩先生客居此地，將獨自面對海邊翱翔的海鷗。末段藉己曾禍從口出，前車之鑑，敬告雪嵩先生來臺後，仍應謹言慎行，以經驗為師，保身立命也。

〈懷雪嵩【懷常雪嵩】〉：

海外之海遷人稀，家人散盡獨居夷。估客疊來懷抱惡，小樓坐去歲華馳。
夙昔嗟君心膽壯，鷹驅鷲擊不相讓。太分清濁保身疏，惠恕譴死仲翔放。¹⁴

明亡後，徐孚遠曾舉兵抗清，魯監國授左僉都御史，明末徐孚遠與盧若騰和陳士京等人重結幾社，號稱海外幾社六子。他們的詩和社員以道義文章以及忠貞愛國為主，這和鄭成功、吳六奇等英雄人生觀和價值判斷不同。由於政治的惡鬥，我們已明白徐孚遠對鄭成功等執政者有所不滿，「詞察如羅不敢前」、「郊居八載作寒蟬」，常雪嵩好友直言進諫也被追蹤猜忌，因此，徐孚遠非常羨慕他可遠離這是非之地到臺灣，已有淡泊名利，有避秦迫害的心境。蓋國破家亡，失意之人，對所處世界充滿無奈之感。

¹² 〈送雪嵩安置臺灣〉，《臺灣詩鈔》（卷七·三）南投市：臺灣省文獻會，1997年。

¹³ 參楊英，《從征實錄》（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32種，臺北：眾文圖書公司，1979年），頁113。彭孫貽：《靖海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35種，臺北：眾文圖書公司，1979年），頁39。

¹⁴ 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24。

徐孚遠與王忠孝交情甚篤，有〈訪王愧兩先生〉〈懷王先生〉¹⁵〈再懷王先生〉三次贈詩，但《全臺詩》皆未收錄。嗟嘆中原板蕩，故國蒙塵，原將復興明室寄託於鄭成功，但鄭不能如人意，「相見勿言人世事，西邊依舊種桃花」，其「紫氣全消」的失望之情正是明末遺老無可奈何的寫照。其〈送張宮保北伐〉

上宰揮金鉞，還兵樹赤旗。留閩紓勝略，入越會雄師。
制陣龍蛇繞，應天雷雨垂。一戎扶日月，群帥奉盤匱。
冒頓殘方甚，淳維種欲衰。周時今大至，漢祚不中夷。
賜劍深鳴躍，星精候指麾。兩都須奠鼎，十亂待非羆。
煙閣圖形偉，殷廷作楫遲。獨傷留滯客，落魄未能隨。¹⁶

徐擅長以滄勁雄渾、豪宕忠義之氣貫穿整首詩，利用壯語寫悲情。此詩是永曆十四年張煌言與鄭延平北伐時，閩公以詩贈之，前半盛讚張煌言的英勇事蹟，稱張宮保北伐為「一戎扶日月，群帥奉盤匱」，氣勢雖壯大，但「冒頓殘方甚」，欲反清復明，自不能無慮。

第二節 清領時期

一、孫元衡

親友離去時，詩人為其所寫的詩叫送別詩。江淹〈別賦〉：「黯然消魂者，唯別而已矣。」正說明離別對人的情感所造成的衝擊與折磨。孫元衡自是不例外，離別時詩人的心情也分外惆悵：〈送抑隅還西泠〉

黑白層洋兩岸秋，天吳好為護歸舟。心隨一片南荒月，送到相思嶺盡頭。¹⁷

西子湖邊有舊居，黃逢橘柚白鱸魚。吳山若見寒潮滿，當是天南萬里書。¹⁸

第一首寫送別友人時，無盡的思念像南荒月般如影隨形，月對離人而言，總暗帶著些許的愁緒，此處用月色襯托出詩人內心的悲涼。第二首，筆鋒一轉，寫友人在西子湖邊的舊居，並想見其家居閒適的生活，詩末「吳山若見寒潮滿，當是天南萬里書」是絕妙的結尾，用「寒潮滿」道出自己的思念，盈滿的寒潮正代表自

¹⁵《臺灣文獻叢刊》/一二三 徐閩公先生年譜/附錄二/交行摘稿。

¹⁶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27。

¹⁷同上註，頁 266。

¹⁸同上註，頁 267。

己萬里外的問候書信，是非常富有感情的說法。再看另一首：〈送方平齋〉

秋在夢中盡，人疑天上行。與君處處別，不似此時情。¹⁹

孫元衡居官於離家偏遠的臺灣，好友的慰藉是重要的支柱，在老友即將離去時，詩人難過之情溢於言表。而過數月仍無友人音訊，孫元衡也會以詩來表白心情，〈方七平齋別去匝月矣，無登岸來音，未卜阻於何地，奉懷一首〉²⁰：

秋冬時改令，上下月更弦。往路惟憑夜，遙情但問天。九瀛人自少，一葉信誰傳。之子非常士，乘風定濟川。

從詩中處處流露的真摯友情，可見兩人交情深篤。詩人對友人非常關懷，心急無奈中，最後以言語祝福道：「之子非常士，乘風登濟川。」實乃性情中人也。

詩人因熟讀萬卷書，習稔古代典籍及前人詩句，故其詩常鎔鑄前人陳言再加以創新，下面這句更明顯看出是內化前人的詩句：〈七弟、沅真、光三、會貞同粥泛海，擬在姑蘇登岸，馳赴秋圍，贈別〉²¹

仙舟李郭去從容，別酒蘭英氣味濃。六月天雲開島嶼，南風海水似吳松。
珠連夜照蟾光合，鵬徙秋程鴈字逢。直到姑蘇楓葉岸，寒山曉寺待鳴鐘。

只要是中國人，想必都對張繼〈楓橋夜泊〉耳熟能詳了，詩人則把這些熟悉的景物化爲「直到姑蘇楓葉岸，寒山曉寺待鳴鐘。」一樣的楓、寒山寺的鐘，此詩卻是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心情、不同的背景。詩人的晚輩及友人們正要從姑蘇登岸赴考場，將踏上光明的前程，所以孫元衡改易轉化〈楓橋夜泊〉的詩句，用破曉待鳴的鐘，表達必定旗開得勝的祝福。姑蘇的景物雖是前人曾寫過的舊題材，在孫元衡的巧思下，化前人詩句爲自己口舌，加上苦心的煉字造語，能精妙地轉化詩意，不落前人窠臼。

二、張湄

臺灣地屬邊陲，清領時期臺灣的地理環境上尙未開發完全，仕臺等同流放，清代仕宦來臺的心境可說充滿悲情意識，希冀忠誠可以重獲君心。熊學鵬〈七里香〉詩云：「雪魄冰姿淡淡粧，送春時節弄芬芳。著花何止三迴笑，惹袖猶餘半

¹⁹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343。

²⁰同上註，頁 345。

²¹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335。

日香。竟使青蠅垂翅避，不教昏瘴逐風狂。靈均莫漫悲蘭茝，正色宜令幽谷藏。」以屈原的潔白不被容於俗世，只能避藏幽谷中。然而，此種懷抱著忠誠表明願意再上進的心情只不過是苦中作樂，是懷著忠信以解憂愁，張湄的〈長歌送吳山輝還浙〉亦如是：

十年遊跡半海內，山高澤大目匪夷。未知漲海以外更何物，夢飛不到身親之。君也豈浪遊，吾寧為飢驅。自開闢以來，環瀛絕島居人稀。章步未經，禹跡所遺，蛟龍雲霧於此晦塞而夔蝼。吾與君，奚以駕鸞帆，乘鵬風，歷水程，十有一更而南為。即今海濤長吼秋宵遲，枕上游雷生客思。雖然斯地不霜雪，奈何盈顛白髮慘淡偏如絲。招來手君錄別句，羈愁離緒不可支。君行有日先我馳，我則誰為苦繫維。日歸不得歸，擊袂相咨嗟。且復進君酒，酒酣贈以詩。重洋四望皆渺瀰，慎勿輕潮狎浪矜吳兒。忠信波濤縱易步，願君且待水天如鑑，月靜風恬時。²²

前六句說明臺灣是自己連作夢都沒想到的地方，而今竟然親身蒞臨；又說到臺灣與其說是浪跡天涯、四處遊歷，不如說是爲了餬口飯吃。接下來五句自古以來臺灣即是人煙稀少的地方，未經教化文治，未開發的地理原始樣貌如同上古時代；「蛟龍雲霧於此晦塞而夔蝼」則是神山的想像，此想像只不過是一種精神寄託。

詩句「吾與君，奚以駕鸞帆，乘鵬風，歷水程，十有一更而南為」十有一指由廈門渡海來臺的水程，²³運用了《莊子·逍遙遊》的神話故事，〈逍遙遊〉云：「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指鵬鳥乘鵬風飛往天池，詩人卻說我們何需學大鵬鳥飛到南溟，意即：何必駕著鸞帆，乘著鵬風，歷水程來到臺灣，藉以嘲諷自己被謫貶臺灣的不幸身世。

由「即今海濤長吼秋宵遲……日歸不得歸，擊袂相咨嗟」寫居住在臺不得回家的苦悶心情。在苦悶之情懷下送友離臺返家，悲憤油然而生，「君行有日先我馳，我則誰為苦繫維」寫送君歸後自身還得留在臺灣，誰來與己排解煩憂？在充滿離愁慘澹的送別中，詩人告誡友人謹慎勿輕狎，一面指渡海行舟之事，一面將潮水擬喻爲政治黑暗，或指奸佞小人，囑託友人小心爲要，「忠信波濤縱易步，願君且待水天如鑑，月靜風恬時」意思爲「縱波濤忠信易步」，言忠信是渡過波濤最好的辦法，此是藉安慰友人來提醒自己，最後兩句是殷切期盼，希望君王明智，天下太平。

三、章甫

²²施懿琳：《全臺詩》第二冊，頁 152。

²³關於渡海來臺的水程，周鍾瑄：《諸羅縣志》載云：「諸羅在臺北，自廈門至臺，隔以重洋，水程十一更。」，頁 180

(一) 蔡希敏

〈送春歌倣梁元帝春日詩重字體爲蔡希敏歸奎海詠別〉²⁴云：

春花春月鬧春嬉，陽春煙景十分奇。報道故人春去也，春江風便送春宜。
春城廿載瀛洲客，春宵剪燭話心知。投囊爭富吟春句，煮酒頻敲春夜棋。
今春忽買歸舟緊，得意春歸信樂之。也知此去春臺樂，其奈留春繫我思。
留春無奈餞春去，鹿島春澄三月時。春草曾題江淹賦，春柳曾吟李白詩。
古來多少傷春別，今日春三忍別離。別春思春春知否，暮雲春樹不勝悲。
春水盈盈秋水興，春情宛在水之湄。春潮有信君須記，重看來春返棹期。

這首詩雖是送別詩，敘寫友人蔡希敏歸鄉，但「奎海」是何地方？這一詞語出現在章甫之詩中二次，都和蔡希敏有關。第一次是章甫寫〈蔡希敏重疊行〉，詩中有「舊時絃斷今時聯，瀛海巧聯奎海緣。」此謂蔡希敏妻子過世，他再續絃。「瀛海」指臺灣，「奎海」和本詩中之「奎海」當指同一地點；章甫既送蔡希敏歸「奎海」，又盼他早日「返棹期」，如此「讒」，「奎海」當指內地蔡希敏的故鄉，惜文獻上缺乏記載。章甫在春天送別友人，春天是百花盛開的季節，如煙似夢的景色，惹得詩人們當作吟詞的主題；但如在春天要送別摯友，鐵定是令人十分難過的。全詩 24 句，共用了 30 個春字，這首詩每一句至少有一春字，春的氣息、春天的影子，充滿詩中，吟春、愛春、送春、念春、留春、別春…，把對友人的情感投射至「春」上，情感合一，物我交融，深婉的情義，融化在一片春意裡。再借用杜甫的詩句之詞「暮雲春樹」，更表明二人情感之深如李白與杜甫，也證明彼此的交情，最後也如杜甫盼李白般，殷殷期盼友人早日歸來。章甫仿重字體方式寫送別友人，有別於一般的送別詩，不僅無礙於情感的抒發，加上對季節的感傷更增添了用詞的繾綣。

(二) 王鴻卿

王鴻卿，由詩中得知他是廣東省清溪人，曾在臺設帳授課，與章甫友 20 年的情誼。從〈春江吟送鴻卿歸清溪〉及〈王鴻卿烹茶鶴避煙照〉這二首詩裡大略窺知他是個安於淡泊清靜之人，個性以及他與章甫之交情。

〈春江吟送鴻卿歸清溪〉²⁵云：

杜鵑啼破綠楊煙，別苦不教柳色妍。同是萱零苦塊者，江亭揮手倍淒然。
追思異地萍蹤合，清溪瀛水兩相連。臭味投兮肝膽照，荊州識在廿年前。
風雨無間清課事，敲棋煮酒又茶煎。父事降為兄事列，從來好友本忘年。

²⁴同上註，頁 318。

²⁵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312-313。

鹿島波平春水綠，故人西望買歸船。萬里晴航送君去，清風明月惹情牽。
天涯此後誰知己，殊嗜酸鹹且自憐。珍重窗西時剪燭，心交記取海雲邊。

詩一開始追憶二人的交往情形，首二句藉杜鵑啼叫的春天裡，王鴻卿要離臺回鄉。第三、四句寫二人的身世境遇相同及分別的地點在江亭。第五、六句道出不管二人分處在清溪、瀛水兩地，心卻相連。第七、八句寫二人的交情深厚，趣味相投，且有二十年的交情。第九、十句言王鴻卿也是設帳教書，二人在課餘的休閒是煮酒、泡茶、下棋，日子顯得輕鬆自在。第十一、十二句寫二人的交情不論輩分、年紀。詩從第十三句開始回歸詩題，敘寫王鴻卿要乘船西歸，章甫送行，二人離情依依。更感慨從此以後，二人天涯海角，不能共同分享甘甜酸苦之事；希望王鴻卿能保重身體更要記得海雲邊有一知己好友。「珍重窗西時剪燭」是轉化自李商隱〈夜雨寄北〉：「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此首詩雖只有十六句，詩句自然表達二人的交情，毫無造作，可知王鴻卿是章甫的至交好友。

〈王鴻卿烹茶鶴避煙照〉²⁶云：

看鶴盤松頂，煮茗月明天。此間得佳趣，翁真地上仙。
心清非學佛，坐久不參禪。養氣遊天地，造化一爐煙。

此首寫王鴻卿的悠閒生活，「鶴」、「松」、「月」、「茗」，襯托出王鴻卿的不俗，章甫讚美他是「地上仙」，更讚美他一身具有自然之氣，不需由學佛、參禪才能涵養得來的。由章甫讚美王鴻卿的淡泊清靜個性來看，襯托出章甫自己亦想要過「看鶴盤松頂，煮茗月明天」的「翁真地上仙」生活吧！。

(三)宋荔卿

和章甫往來的另一海東書院山長宋荔卿²⁷，名不詳，按荔卿二字，係其字號，其生卒年與生平無從考證，只知其為章甫兒之師，廣西省舉人，清嘉慶年間掌教海東書院，後以應禮部試離開臺灣。臨行時有詩〈歸粵西兼赴禮闈留別〉四首。章甫也有詩相贈〈次海東書院山長宋荔卿歸粵西兼赴禮闈留別元韻〉四首。時適逢海東書院重修落成。

小春佳景錢分離，兆應春宮酒滿卮。馬帳正吟留別句，鱣堂恰好落成時。
曾開講席宏來學，忽買歸舟動去思。自計西旋旋北上，文章報國寸心知。

尊酒論文海外緣，兒曹師事已季年。真能有術金都化，直欲無瑕璧乃全。

²⁶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312。

²⁷參見林文龍，《臺灣的書院與科舉》（臺北：常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9），頁98。

驥騁憑教奮平地，鶴盤端合響遙天。力扶大雅相期切，儕輩應思策簡編。

老大久已業荒荒，聞道先生返故鄉。下里敢聯高曲妙，小言愧和大聲長。
南來吾道傳薪火，北上公車飽劍霜。便挂雲帆閩海去，波臣效順渡重洋。

聲價由來十倍論，君才早自擅雄渾。空群萬馬行文勢，掃陣千軍落筆痕。
赤幟任憑壇上拔，紅綾看取閣中存。泥金好寄春潮信，飛渡佳音到鹿門。²⁸

第一首寫宋荔卿要離臺返鄉，再赴京參加禮部考試，章甫設宴為宋荔卿餞別，而宋荔卿正要離開時，海東書院剛好修建完成，章甫稱讚他不藏私推行教育，也祝福他能求得更高的聲名，以文章報效國家。

第二首清楚交代宋荔卿是遊臺文人，更說明章甫的兒子就讀海東書院，讚揚宋荔卿教育學生的態度：欲激發學生之潛力，雕塑成好玉，殷切期盼德高有大才之人能互相扶持，切磋琢磨，在古文下功夫。

第三首是章甫寫自己年紀一大把了，前途仍舊黯淡迷茫，而聽說宋荔卿要返鄉赴考，寫來有羨慕之意。寫詩和宋荔卿之詩帶著自卑之意。最後希望他乘船應試時，能夠平安到達。

第四首更加讚頌宋荔卿的才能，早已稱霸文壇。尤其是寫文章時天馬行空，文思巧妙，下筆氣勢盛。這樣的神來之筆，一定能高中金榜，也希望他藉由春潮把好信息傳回到鹿耳門。

這和詩四首，主旨不外是章甫抒寫宋荔卿欲回鄉北上應試之心情。「應試」是章甫多年的夢想，章甫寫這詩時，年紀也約五、六十歲了，當然感慨年紀老大一事無成，而看到宋荔卿有機會赴京考試，心中自然產生自卑的念頭。想來章甫背負的「功名」枷鎖，至死是解不開的。

(四)方玉華

方玉華，鷺州人，其生卒年與生平無從考起。在章甫詩中唯一出現的女人。章甫在其四百多首詩裡，從未提及其妻如何如何，但對方玉華，其詩中未交代其為何人，但在僅有的一首詩中，卻是至情的表現，〈秋日懷鷺州方玉華〉²⁹：

若蘭臭味醉心香，幾度逢秋幾斷腸。每欲葭蒼還倚玉，那堪露白又為霜。
獨鍾我輩情千縷，所謂伊人水一方。遙想相思同此恨，鯤沙鷺渚兩茫茫。

秋給人的感覺是寂寥的、蒼涼的、蕭條的，在這淒絕的意境中，懷念友人，更是苦上加苦，尤其是彼此情感深厚。方玉華，從詩中僅知其為鷺州人，章甫有〈登

²⁸施懿琳：《全臺詩》第三冊，頁 340-341。

²⁹施懿琳：《全臺詩》第三冊，頁 346。

鷺州)詩，鷺州即今廈門島，四面環海，居民多半以打漁為生「月下漁燈半是家」。蔡希敏章甫把方玉華喻為蘭之香。對他與方玉華的交往是「葭蒼還倚玉」，認為自己高攀了她，但方玉華卻「獨鍾我輩情千縷」。彼此相隔兩地，思念之情是「鯤沙鷺渚兩茫茫」，詩中披露二人的情感含蓄委婉，卻又深情，所以猜測二人的交情非比尋常，章甫形容的「所謂伊人」，究竟是何樣的人，能讓章甫思念她「幾度逢秋幾斷腸」？

四、陳維英

陳維英以方言俗語入詩或狀聲詞等口語入詩，讀來靈活有趣，在〈送及青先生西歸〉中：

春風兩載被人多，忽憶蓴鱸唱別歌。第一無情是舟楫，載將離恨入煙波。
應知爾室妻兒樂，其奈吾家子弟何。焉得鷓鴣能留客，連呼行不得哥哥。³⁰

及青先生，不知何許人也。從內容來看，兩人當為同私塾教師，歸鄉之際，維英賦詩贈別，情感真摯，無矯飾之情。傳聞鷓鴣叫聲似「行不得也麼哥」或「行不得也哥哥」，此詩末句「連呼行不得也哥哥」，連連呼叫，將依依不捨的離情表露無遺。「行不得也哥哥」屬狀聲詞，維英將此入詩，讀來倍感親切，文人創作詩歌力求雅正，維英此作可謂獨樹一格，別開生面。

五、林占梅

(一) 徐宗幹

林占梅保家衛國，在地方上屢屢建功，因此有機會到府城謁見徐宗幹。徐宗幹在文學和軍事上相當有才幹，其重視人才的培育，勤政愛民，洪紀賊匪謀逆時，能迅速督導指揮以防止禍事蔓延。春天澎湖鬧飢荒，還專運粟米以救濟澎湖災民。兩人一見如故，他對林占梅極為賞識，將林收為門生。在〈奉答樹人師復用送別有序〉的序中記錄著徐氏收林占梅為門生一事：

甲寅（1854）之夏，余因公晉郡，并送樹人師內渡。謁見之際，情辭溫渥，繼以詩學受知，益蒙契重，錄置門牆。暇時晤對，談及家常，知先母晝荻維勞，含飴莫逮，矧年逾而立，蘭夢無徵，不勝嘆惋。隨以育麟方見貽，

³⁰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200。

復錫教言法帖諸珍，拜領之下，感愧交深，因賦七律二章，用表微誠，並鳴謝悃。

關於官員收「門生」的名目，非實收為弟子，地方長官是士紳座師的用語，且僅適用於士紳。故知此所謂「師生」不同於一般，而是禮貌客套的用語。對由捐納得到例貢生頭銜的異途士紳，在地方上的地位實不如以科舉考試得到頭銜的正途士紳地位高，還得藉由成為某官員的門生來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咸豐四年（1854）夏天，徐宗幹因職務必須回到內地，林占梅送他內渡時，二人話家常之時相談甚歡，得以入徐氏門下。詩中表現了林占梅的感激之情，：

簫鼓嗷嘈士庶喧，苦留無計共攀轅。推袁志切門牆遠，說項情殷獎譽繁。
未得黃金摹賈島，聊思彩線繡平原。鄉愚此後空翹切，不復慈雲護覆盆。³¹

「推袁志切門牆遠」，《世說新語·文學》載，晉代桓溫曾命袁彥伯作《北征賦》。寫成之後，桓溫拿給大家看，眾人都很讚賞。只有王珣認為還少了一句，若能用「寫」字押韻收尾就更好了。袁彥伯當即增寫道：「感不絕於余心，流風而獨寫。」桓溫於是對王珣說：「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後人遂將對人才的贊許稱之為「推袁」。門牆是來自《論語·子張》：「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林占梅本來渴望能入師門，可是又自歎「門牆遠」。「說項情殷獎譽繁」，唐朝項斯很有才華，卻沒有知名度。會昌三年（843年）前去謁見國子祭酒楊敬之，希望獲得賞識，後來由於楊敬之的大力贊揚，項斯終於在朝廷考試獲得第二名。楊敬之〈贈項斯詩〉：「幾度見君詩總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詩中稱頌能被徐氏器重，收錄於門下，內心不勝感激，更盼能挽留徐氏繼續留下來治理臺灣。

（二）周懋琦

周懋琦，字子玉，號韓侯。同治二年隨丁曰健來臺平戴潮春案³²，在〈寄懷周子玉懋琦部郎〉一作中詳盡二人知交的始末：

是時海外屢徵兵，臺疆鼠子猶縱橫。如君韜略本兼著，壯懷正合請長纓。
乘風一夕破鯨霧，瞬息三山渺回顧。半肩行李竹城來，相攜一笑渾如故。
臭味芝蘭意氣投，當筵借箸為籌布。述安廉訪我召公，謂予一臂堪相助。
君也賞識□倍奉，有心攜我上凌？平生氣概重然諾，請君旦著祖生鞭。

³¹施懿琳：《全臺詩》第七冊，頁195。

³²戴潮春事件，臺灣清領時期三大民變之一，也是歷時最久者，自1862年起事至1865年平定，前後共四年多。起因乃官府鎮壓天地會所致，影響範圍北至大甲，南至嘉義，遍佈整個臺灣中部。

椎牛誓眾向南發，馬蹄風疾無留連。一旦聞予到尺咫，聯營將弁皆歡喜。
已教大師待留餐，更賀監軍迎倒屣。謀定同君虎穴探，執殳竟向前矛徙。
葭投一戰逆魂飛，當道老熊立披靡。積年天塹一宵平，奔竄么魔若狼豕。
彰邑城頭羽扇揮，東北西南盡解圍。連鑣固欲臺南去，轉餉無方乃告歸。
歸時日月思良友，琢句論文數歐九。君雖隔地自同情，說項推袁不離口。
頻聞畫策中機宜，殲厥巨魁滅群醜。邇日欣看入告章，顏色腰間懸紫綬。
何時返旆竹城來，蓬門端得為君開。³³

周子玉奉命剿平戴潮春亂黨來臺。時值林占梅組織團練募勇，協助官方抗敵，丁曰健調派周懋琦與林占梅會合，在彰化城破戴黨勢力，二人對林運籌帷幄的能力稱許有加。當時，三人合力圍剿戴潮春餘黨，並及時遏阻彰化城淪陷。林占梅在軍功上表現突出，與周子玉合作無間；在文學上，周子玉與林占梅兩人是可以切磋詩藝的文友。在〈周子玉部曹軍務告竣後告歸榕省送別二首〉之二描述二人的情誼：

纔經聚首頓離群，執手躊躇袂忍分。子比晉卿真似日，我如吏部願為雲。
才情契重誠知己，道誼交深獨有君。飛鷺亭前惆悵甚，何時剪燭再論文。³⁴

詩中描述對周子玉離開的不捨，二人如知己般相知相惜，而且彼此對文學的熱愛相仿，這一次分別不知何時才能再秉燭夜話。二人知交，無怪乎林氏對周子玉被調往內地流露出一捨之情。

（三）林豪

林豪（1831~1918），字嘉卓，一字卓人，號次通，福建金門人。咸豐九年（1859）恩科舉人，曾為潛園執師。林豪於同治元年（1862）入潛園居住，多年來聚居於此；另一方面，林豪曾指導占梅妾杜淑雅作文賦詩，因此林占梅與林豪相當知交，更可從林豪的詩文中得知二人惺惺相惜之情。同治七年（1868）林豪離開了潛園並前往澎湖文石書院講學，當再度回到彰化時，林占梅已病重，雖如此仍抱病前往彰化會晤，在林豪〈重到彰化與雪村方伯話別，時漏將四下矣〉中記錄了晤面的依依不捨，其云：

此別知何日，相看各失聲；愁添千萬緒，海隔十三更。
文字知交淚，風波故國程；殘燈何黯黯，怕照此時情。

³³ 《全臺詩》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

³⁴ 《全臺詩》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

幾載名園住，談詩喜欲狂；千篇同檢討，隻字替商量。
願飲泉明酒，休搜李賀囊！來春重鼓棹，有約那能忘。³⁵

林豪表示自己忘不了當年住在潛園與林占梅共同飲酒賦詩的美好回憶，並希望將來有機會能再前往潛園重溫往日歡樂時光。見面之時，雪村身體病況已相當嚴重，二人握手相對無言，低泣失聲，後約定來春再相見。「願飲泉明酒·休搜李賀囊。」並約定從今而後，多飲好酒，不要效法唐人李賀，苦於作詩。李賀，字長吉(790~816)，唐代福昌(今河南宜陽)人，英年早逝。李賀20歲那年，到京城長安參加進士考試。因他父親名為晉肅，與進士同音，就以冒犯父名取消他的考試資格。後由於他的文學名氣很高，擔任了一名奉禮郎的卑微小官，留在京城。李賀本來胸懷大志，性情傲岸，如今作了這樣一個形同僕役的小官，感到十分屈辱，就稱病辭去官職，回福昌老家過上隱居的生活。回到故鄉以後，李賀把全部的心血都傾注在詩歌創作上。他經常騎著一頭跛腳的驢子，背著一個破舊的錦囊，出外尋找靈感。他的詩作想像極為豐富，經常應用神話傳說來托古寓今，所以後人常稱他為「鬼才」，創作的詩文為「鬼仙之辭」。長期的抑鬱感傷，焦思苦吟的生活方式，貧寒家境的困擾，使得這顆唐代詩壇上閃著奇光異彩的新星，西元816年過早地殞落了，年僅27歲。他的詩被後世廣為流傳，「黑雲壓城城欲摧」、「雄雞一聲天下白」、「天若有情天亦老」等千古佳句至今傳誦不已，成為唐代詩苑中的一株奇葩。豈知，林豪與林占梅在此一別後，二人竟天人永隔，空留遺憾。林占梅另作〈與家卓人孝廉論詩〉、〈獨卓人孝廉逐疫行走筆率成絕句〉詩作二首。

六、李逢時

(一)、官宦好友

1、周焜

周焜即周恆甫，廣西人，來臺遊宦人士。同治四年李逢時寫〈賀周恆甫卸篆羅東巡檢〉一詩，恭賀周恆甫卸下了羅東巡檢一職，結束多年的宦臺生涯，〈送周恆甫之艤舫〉乃逢時為恆甫送別的詩作：

久閉鄉關作臥遊，六年無夢到離愁。逢君話別江皋暮，對酒長吟海寺秋。

雲傍行人飛過嶺，月隨流水送歸舟。征途欲急不能急，似此溪山要苦留。³⁶

詩中表達了周恆甫離開家鄉廣西，渡海來到千里遠之外的噶瑪蘭，擔任羅東巡檢

³⁵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356。

³⁶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78。

長達六年之久，而如今終可擺脫那百般無趣的官宦生活，回到令他魂牽夢縈的家鄉，想必他心中應是相當雀躍才是。而〈周恒甫作歌留別即用元韻以和〉中的「得米五斗腰不好，直把羅束靴踢倒」³⁷，更帶有濃濃的嘲諷意味，嘲諷著因為腰部不好，難以承受「五斗米」的重擔，「踢倒」兩字更是令人發噱，又急又快，急著擺脫做官的日子，為官的不得意在此表露無疑。

逢時曾撰一詩〈寄懷周巡檢恒甫〉³⁸遙想兩人間的友誼，敘述兩人海外結為知音的情感，特別是春去秋來季節遞嬗中，總不免要多一份關心送給在遠方的朋友，回想往日一起吟詠章句，如今卻難相見，徒流涕淚沾濕了衣襟。

2、李應春

李應春，字境湖，為蘇州人。目前關於其事蹟記載並不多，查元鼎曾著〈題李鏡湖少尹吟稿〉二首之一：「捧檄徵兵到海外，扁舟一葉御長風；風濤天與開胸臆，從此揮毫句益工。」³⁹透過前兩句，點出李鏡湖奉命就任海外，乘船至臺仕宦的紀錄。而今李鏡湖要離開噶瑪蘭一地，是故逢時著詩贈別，〈次韻李縣丞鏡湖留別名應春，蘇州人也〉一詩，詩說：

吾家自古多詩豪，快事真如癢處搔。萬丈文章終有用，四方弧矢敢辭勞。
驥隨駑後神偏逸，鶴立雞群品自高。此去好憑忠信涉，一帆風色壯波濤。

牛刀小試漫隨緣，彈罷瑤琴帶酒眠。詞筆風騷供感慨，宦囊冰冷任憎憐。
宦如秋葉忽搖落，詩與春華欲鬥妍。千古奇文來任俠，至今寶劍續遺篇。

運際艱難合解紛，破人愁塊酒盈樽。閒來捫腹知何物，撚到吟髭斷幾根。
署冷有詩猶熱血，路遙無客不離魂。孤帆遠影掛雲去，夜渡澎湖煙雨昏。

清風兩袖宦囊空，客夢初醒飯後鐘。廡下伯鸞曾識面，謝家蝴蝶想吟容。
行分雁陣去來影，路出貂山一萬重。萍梗不知何處定，茫茫煙水幾曾逢。⁴⁰

第一首開頭即稱讚李鏡湖，「吾家自古多詩豪」，因為彼此都姓李，是故逢時視其為同宗。「驥隨駑後神偏逸，鶴立雞群品自高。」描述鏡湖不僅聰敏過人，出類拔萃，而且品德高尚，這樣不可多得的好友這回就要搭船離去。第二首詩提到「牛刀小試」是指李應春空有十八般武藝，卻英雄無用武之地，加上「運際艱難合解紛」時運不濟，即使有著遠大理想，然「宦囊冰冷任憎憐」，只擔任縣丞專

³⁷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78。

³⁸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84。

³⁹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 334。

⁴⁰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70。

司捕務，大材小用，無法大展長才。還好「署冷有詩猶熱血」，在蘭陽一帶結交許多文友，彼此以詩唱和，抒發己志。「清風兩袖宦囊空」說明鏡湖擔任縣丞非常清廉，並沒有任何貪贓枉法之事，如今「行分雁陣去來影，路出貂山一萬重」，匆匆一別，鏡湖就像浮萍隨水漂流，居處不定，在這茫茫世界裡，這一別離又不知何時才能再相遇？逢時不捨之情躍然紙上。

(二)、宗族同好

1、李望洋

在臺灣本地文人中，與李逢時酬唱最多者為李望洋⁴¹，為〈中秋賞月遇雨與子觀家孝廉分韻〉⁴²、〈有懷不寐復成短章贈別子觀宗一兄〉及〈子觀宗一兄之令甘肅詩以贈別_{十二首}〉等，其中以創作於同治十一年(1872)〈子觀宗一兄之令甘肅詩以贈別_{十二首}〉等一系列組詩為代表作，詩云：

玉關西望路無垠，楊柳東風春又新。今夕一杯留別酒，明朝萬里宦遊人。
宦海茫茫何處行，浮蹤不定是風萍。橈槍已掃甘州道，西路而今有福星。
畫角悲笳霜滿天，胡塵四起漢唐年。祇今一道清風去，烏是飛鳧令是仙。
終隱林泉樂幾何，名山到處是吟窩。天涯莫恨無知己，豪傑從來西北多。
塞月邊霜悵遠征，胡笳羌笛又秋聲。縱然世道多驚險，驥足何愁路不平。
蠻花驛柳滿山谿，別酒離筵長短隄。曾似多情一輪月，照君直到灞陵西。
鞦韆無聲田可耜，勸農行野步遲遲。忽看官道覆楊柳，春到玉門人不知。
轆轤車聲好雨隨，時閒聊自撚吟髭。長官若問籌邊策，民也非蠶畏繭絲。
太華峰前朔雁棲，甘州道上杜鵑啼。茲行本為看山去，石刻應留醉後題。
邊風獵獵雨霏霏，馬上詩成雪滿衣。記否漳南天氣暖，木棉花落鷓鴣飛。
掛席東洋大海湄，揚鞭西塞馬如飛。山程水道重重隔，何日緘情寄雁歸。
家住東瀛天盡頭，萬竿修竹滿城秋。此間自是桃源洞，莫戀他鄉爛熯遊。⁴³

從詩裡字字句句，可以感受到逢時與李望洋間深厚的情誼。而詩句裡出現「明朝萬里宦遊人」、「宦海茫茫無處行」也讓人了解到李望洋此行是離家千里、西行到甘肅為宦。雖為實現理想抱負，然甘肅此刻正是「胡漢西起漢唐年」戰火連天的情況，這部份可與李望洋〈余自去歲壬申正月二十六日出門六月十六日到甘一路所經重洋之險山水之勝車馬之勞欲搆一長篇以紀巔末無如枯腸苦索毫無意思遲至今年癸酉五月十五日在寓悶坐靜裡思家不已因作西行吟平仄七十一韻以自

⁴¹許惠玟：〈李逢時生平交遊及其《泰階詩稿》初探〉，收錄於《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第 48 卷，2007 年 7 月，頁 154。

⁴²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87。

⁴³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99。

解〉一詩互相對照⁴⁴，加以到外地生活如浮萍飄忽不定，因此李逢時心中自然為李望洋擔心不已。不過最終也在詩中祝福李望洋一路上有福星陪伴。

另外，這首詩很值得探討的部分在最後這兩首詩，一為「掛席東洋大海湄，揚鞭西塞馬如飛。山程水道重重隔，何日緘情寄雁歸」，這首點出本土文人的遊歷空間是「西行」，相對於大陸文人來臺的「東渡」，在方位及心態上有著很大的歧異。⁴⁵二為「家住東瀛天盡頭，萬竿修竹滿城秋。此間自是桃源洞，莫戀他鄉爛熯遊」的詩裡，逢時將故鄉蘭城竹籬茅舍的生活比擬為桃花源，可看出他對臺灣這塊地區充滿了喜愛，畢竟遠離家鄉千萬里，最終還是要返回家園、落葉歸根。因此千叮萬囑望洋勿忘記家鄉，早日返歸故里。

深夜時分，逢時想起了望洋即將西行至甘肅為宦，無限憂思溢滿胸懷，無法寬心，寫了另一首詩，〈有懷不寐復成短章贈別子觀宗一兄〉贈別，詩云：

欲把牛刀試，重聞偃也歌。東瀛辭樂土，西塞覓吟窩。
鳥化飛鳧去，帆催畫鷁過。遙看楊柳色，春到玉關多。⁴⁶

這首詩讀來感覺筆調輕盈許多，藉由「飛鳧」、「畫鷁」來代稱船隻，「鳥化飛鳧去，帆催畫鷁過」形容船速很快，彷彿「輕舟已過萬重山」，倏忽即來到「遙看楊柳色，春到玉關多」的景色裡，不再是「忽看官道覆楊柳，春到玉門人不知」的無依無靠狀態，祝福望洋能在舟車勞頓中平安順暢。

2、李玉麟

逢時久居家鄉，但親族友人卻多人離開故里，逢時更常作詩贈別，除記錄當下一景一物外，更隱含了對他們的不捨與祝福，如〈秋夜送玉麟宗一兄西渡〉，詩曰：

莫逆交深越二年，道旁分手更纏綿。蘭江夜月離人酒，石港秋風送客船。
鴻雁一聲煙滿浦，蘆花兩岸水浮天。澎湖蜃氣昏如雨，為屬舟師靜候便。⁴⁷

逢時與李玉麟兩人結為莫逆之交已逾兩年餘，如今適逢玉麟兄欲西渡，站在道路旁訴話分別，離情依依，更顯得纏綿。「蘭江夜月離人酒，石港秋風送客船」點出了餞別的地點在蘭江出口的烏石港，雖有天上的明月與身旁美酒作伴，但想到此一離別不知何時才能再相見，鴻雁嗚咽的聲聲叫著，滿岸的秋天蘆葦更增添離

⁴⁴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120。

⁴⁵許惠玟：〈李逢時生平交遊及其《泰階詩稿》初探〉，《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第 48 期，2007 年 7 月），頁 173~174。

⁴⁶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101。

⁴⁷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31。

愁。這一次李玉麟是要遠渡至澎湖，無論出烏石港或橫渡臺灣海峽之黑水溝都是極大的挑戰，因此詩人殷切囑咐處處小心，「為屬舟師靜候便」，要請船夫不要急切，需等至海象穩定，才能一路順風而行。

(三)、同榜友人

1、張策六

張策六為逢時的同榜友人，在李逢時作詩贈其同年中，以張策六最多，〈中秋夜懷同年張一策六〉：

獨坐山齋月，搗懷托短歌。桂香團玉露，星影澹銀河。
砌冷聞蛩響，沙明照雁過。不知嘉義縣，今夕悵如何。⁴⁸

同榜登科之後，張登鼈任職於嘉義，適逢中秋佳節，本該是團圓共聚的歡樂時光，李逢時卻一人枯坐山齋，想起當年同榜的張登鼈。此時夜闌人靜，與天空一輪明月遙遙相望，只是徒增惆悵罷了。此詩細膩描繪佳節景致，遣詞用字典雅，在景物的烘托下，思念之情尤其深刻。

另一首也是懷念之詩〈懷同年張一策六〉：

憶昔同遊大廟山（作者註：在福州南門外），綠榕千樹噪寒蟬。欵亭客繫看花騎，隔水人搖雪藕舷。
塔寺談禪秋八月，湖山縱酒日千錢。而今烽燧遠相望，魚雁無音又幾年。⁴⁹

此詩作於同治元年(1862)，在第一句詩的「大廟山」下有「在福州南門外」字句，推斷李逢時撰寫本詩是他們同赴福州參加鄉試時的紀錄⁵⁰，「而今烽燧遠相望，魚雁無音又幾年」，局勢動盪，往事卻歷歷在目。多年不見，音訊全無，往日共遊並未忘懷，可見李逢時對友人情意真摯的一面。

2、李喬

同樣與李逢時同榜登科的李喬，逢時也有作詩〈留別蒼官宗一兄喬〉贈別，詩云：

⁴⁸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46。

⁴⁹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64。

⁵⁰許惠玟：〈李逢時生平交遊及其《泰階詩稿》初探〉，收錄於《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第 48 卷，2007 年，頁 155。

念昔為知己，林泉共放閑。豪情孔北海，雅度謝東山。
賞識風塵外，論文萍水間。明朝暫相別，後會在閩關。⁵¹

詩中說明兩人是一塊兒徜徉在山水間的好友知己，彼此相互欣賞，作詩論文也常是文思泉湧，援筆立成。詩中所述「豪情孔北海，雅度謝東山」，是藉東漢孔融的情志豪情萬千與東晉謝安的氣度從容恢弘比擬至蒼官李喬，可見逢時對這位塵世中的知己朋友是相當賞識。詩末說：「明朝暫相別，後會在閩關」，說明此時的暫別是為了將來在鄉試上碰頭，並期許勉勵兩人都要繼續努力。

（四）、書院山長

逢時除與官宦人士、同榜親族來往外，與仰山書院山長也有交遊，如朱珍如、何雲龍等，今分別舉例論之：

1、朱珍如：

述〈庚申之春為珍如朱山長歸里賦〉一詩，詩曰：

昔有朱紫陽，道大不獲試。退休居閩中，遵養辭高位。生平所著述，淵源接洙泗。千古留重名，傳道只四字。家訓貽厥孫，夫子乃其裔。卓犖多英姿，文章自華貴。弱冠游鬻宮，壯年得高第。作客來東瀛，舟揖巨川濟。絳帳開春風，諸羅課制藝。相逢赤嵌城，芝蘭結芳契。就聘趨蘭陽，文旌共凝睇。安硯仰山中，沒以臯比蔽。讀書槐市陰，諸生期勉勵。使君本愛才，讒口來僕隸。自是臺無餽，廩人粟弗繼。坐客嘆無氈，投筆決生計。鴻鵠自高飛，匏瓜安可繫。⁵²

開宗明義即點出朱珍如雖學富五車，卻不受重用，遂選擇隱居閩中。即便如此，朱珍如仍積極著述，宏揚洙泗高風的儒家思想，不僅卓犖超倫，出類拔萃，為文論述也言而有物，終於在壯年時中式。然後乘船東渡來臺授課講學，先到嘉義傳授學問，後在府城與逢時有緣相逢，兩人結交為摯友。之後又應聘至蘭陽仰山書院授課，提拔後進不遺餘力。「使君本愛才」不料「讒口來僕隸」，加以所受之回饋少之又少，所以決定「投筆決生計」，最後「鴻鵠自高飛」提到朱山長有鴻鵠之志，逢時也只好不多加慰留，祝福他早日榮歸故里。

另有一首酬贈詩，為使文章能連貫，故於此一併討論，〈贈珍如朱山長〉，

⁵¹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44。

⁵²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41。

詩言：

仰山山長舊知名，載道清風入竹城。噶瑪蘭停車六月，諸羅縣續夢三更。
丹鉛坐擁都人士，芹藻從遊附學生。釋奠歸來開曉曙，門前桃李已敷榮。⁵³

朱珍如山長壯年中式後，乘船渡海到臺灣授課講學，詩人以「噶瑪蘭停車六月」對「諸羅縣續夢三更」，除言其從諸羅至蘭陽，後到仰山書院傳授學問外，詩句用「六月」對「三更」，點出時間也寫出三更續夢的思緒。朱山長講學嚴謹、誘掖後進不遺餘力，無論是諸羅縣或是噶瑪蘭廳都留下他卓犖英才的事蹟。

2、何雲龍：

另一位山長何雲龍，逢時也有詩〈贈別何山長用霖雲龍之任仙遊縣儒學六首〉贈之，詩云：

紙筆縱橫高會時，仰山書院憶題詩。門牆桃李欲成蔭，卻把春風何別離。

兵火相望行路難，知君此去定思蘭。舊時清夢秋風裏，三里之城竹萬竿。

浮蹤我亦一風萍，送客勞勞長短亭。最是離懷相併處，孤帆影沒暮山青。

朗吟不覺渡澎湖，萬頃波濤一幅蒲。看取清風撥浪去，仙鄉好句欲仙乎。

自從浮海主名山，往事真如夢寐間。他日問君何老健，酒中大是駐紅顏。

當時拇戰破愁城，酒令嚴于細柳營。一自高人歸去後，朝朝夕汐總離聲。⁵⁴

此為一組送別組詩，「仰山書院憶題詩」點出何雲龍的身分為仰山書院山長，「桃李」、「春風」都一再顯示出他積極栽培後進，春風化雨。第二首寫到一路上因戰火連天，行旅恐遇困難，也寫出了雲龍山長要到仙遊縣擔任府廳州縣的教職。第三首描寫兩人送別的景況，「孤帆影沒暮山青」，痴痴遠望，只有孤獨的帆影飄流在茫茫大江之上，表露出對友人座船的關注，亦顯示對友人的依依不捨。第四首提到在不知不覺中，輕舟已過澎湖，又繼續往西前進，「看取清風撥浪去，仙鄉好句欲仙乎」是逢時想像雲龍山長離去後的景況。最後兩首回想過去一同飲酒歡樂的景象。「當時拇戰破愁城，酒令嚴于細柳營」，《史記·絳侯世家》，漢文帝時，周亞夫為將軍，屯軍細柳。帝自勞軍，至細柳營，因無軍令而不得入。於是使使者持節詔將軍，亞夫傳令開壁門。既入，帝按轡徐行。至營，亞夫以軍

⁵³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41。

⁵⁴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77。

禮見，成禮而去。帝曰：「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後遂稱軍營紀律嚴明者為細柳營。在宴會中，大家玩酒令遊戲來助興，但喊酒令則是既認真又嚴肅。「一自高人歸去後，朝潮汐汐總離聲」，自從友人離開後，潮來潮去的浪濤，聽來總是離別聲，詩人運用聽覺上的聯想引出分別的愁思，及對故人離去的不捨。

李逢時的交遊脈絡，相當多元，無論是親族兄弟、鄉里友人、宦官好友、甚至書院山長等，都與他有不少題贈詩篇，大抵來說，詩中總呈現真誠流露、情真意摯、毫不矯情之感。而逢時也喜愛用組詩、長詩來呈現詩作，或許也因他與朋友間情誼相當深厚，所以欲用此來寫盡雙方的情感，當然詩人的心志也在這些詩歌中發抒出來。

七、施士洁

施士洁內渡前的送別作品，多數是為大陸宦臺的官員調職或去職時所作。如〈送別拙菴歸江寧〉：

載將西子到姑胥，僥倖扁舟范大夫。無可奈何都散漢，不如歸去莫愁湖。
老羌狂渴誰相療？小杜風懷祇自娛。此日茫茫千里翼，送君飛入步兵廚。

數載琴尊與我同，臨歧別淚灑東風。金荃落拓詩中誤，墨竹酣嬉海外工。
未免豬肝常累尹，那堪雞肋復留公。赤嵌題遍琅玕紙，此是天涯印爪鴻。⁵⁵

「淚痕」、「酒盞」，是送別詩的標準情調，作為文人往來酬贈的作品，詩中大量運用典故，回憶兩人琴酒詩文的相聚時光，如今卻雪泥鴻爪，描寫送別時的離情依依。

內渡後的送別對象較為多元，除了宦官外，有來往的日本人，如〈□□□歸日本，索詩贈別〉一詩，日人山吉盛義，字米溪，能詩擅文，在廈門擔任書記。施士洁寫給米溪的贈別詩，內容稱讚米溪的詩文足以和林景商及鄭毓臣鼎足而立，並對兩人的往來有詳細的描寫：

角星朗映扶桑水，奇絕米溪一男子！醉中斫劍蛟龜愁，狂來搖筆風雷起。
洞觀六籍談九州，飽讀五車走萬里。書生戎馬隊橫行，使者斗牛查直指。

⁵⁵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49。

鷺門鼓浪洞天雄，節樓百級層霄裏。翩翩書記阮元瑜，斜插華簪曳珠履。
胸羅道德五千文，關吏忻然迎尹喜。人言老子果猶龍，十載東來氣還紫。

年時我作鷺門游，尊酒論文掌互抵。林逋、鄭谷兩詩人（景商毓臣），與君鼎足騷壇峙。蹇子亦復蝨其間，叩蹶岨虛肩可比？鹿耳礁樓秋正中，舉杯邀月三人耳（壬寅中秋，君觴予於鹿耳礁樓，毓臣與焉）。對影江天夜色深，彼此唱酬興未已。竭來勞燕又西東，群離居索百無俚。客冬病臥滯謬中，涸轍欲僵鯉城鯉（客夏移寓鯉城鄭氏別業滯謬中，冬春抱恙兩月，今始愈）。相思月落夢魂飛，屋梁顏色非耶是？忽聞陸賈促歸裝，遙唱陽關送行李。雙魚隔浦遞吟箋，春樹暮雲同尺咫。祝君一路駕長風，布帆安穩錦衣美。重聚萍蹤會有期，他日相看我老矣！⁵⁶

米溪不僅擅詩能文，也雅好文藝，在廈門停留的五年間，收藏了數十方古硯，離臺之前，米溪在鼓浪嶼和施士洁話別，特別展示他收藏的端溪紫石名硯，並寫〈米溪臨別觴予浪嶼公廨，出示所藏古硯數十，詩以紀之；因次其韻〉⁵⁷當作紀念。當時攝影技術剛傳入中國，留影紀念的風氣漸興，文人間延續題畫詩的習慣，在影像上題字以互相贈答。施士洁就曾以〈自題影象贈答米溪〉：「吾友米溪貌如玉，今吾自鏡還自慙。仙之與凡雅與俗，吾以苔岑契於獨。」⁵⁸典出晉·郭璞《贈溫嶠》詩：「人亦有言，松竹有林，及餘臭味，異苔同岑。」足見兩人的交情。

元楊載《詩法家數》說：「七言古詩要鋪敘，要有開合，有風度。要迢遞險怪，雄俊鏗鏘。忌庸俗軟腐，須是波瀾開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復起」。此首送別詩，有抒情、有敘事，高潮迭起、波瀾壯闊，將七言古詩的特色發揮得淋漓盡致。

再來看看施士洁〈季秋上浣病後送別青孺之羅山小築〉這組連章作品：

赤嵌城北送征鞍，一片離情分外酸。初月照人肝膽現，殘秋剩我影形單。
縱然後會心能待，其奈深交別太難！珍重臨歧相勸勉，要君真作弟兄看！

短榻疏燈病體虛，菊花香裏夢移居。千年血氣貞金石，兩地雲天付雁魚。
顧影有誰堪伴侶？擇交從此費躊躇。來春記踐春明約，莫戀青山久結廬！

憶從文字證前因，十載論文汝最親。於笑譚時得風趣，不周旋處見天真。
分金鮑叔為知己，差幸鍾期足解人。此後郵筒千百紙，休填一語及囂塵！

⁵⁶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 183。

⁵⁷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 185。

⁵⁸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 161。

眼底諸羅似奕棋，可憐餘子太卑卑。自然鶴立雞無色；未必鳩居鵲便疑。
終古雲龍惟我輩；尋常車馬即天涯。他年儻獲芸香俸，同上金臺醉玉卮。⁵⁹

第一首的首聯營造出送別的场景，在殘秋初月裡，於赤嵌城北和友人話別。離別後的形單影隻，帶出了送別好友時的依依不捨之情。第二首更添纏綿哀怨，病臥短榻，友人恍惚入夢，離情縈繞胸懷不能揮去，再三叮嚀好友，別忘了明年相見的約定！因為期待著重逢，愁苦的思緒能暫且停歇。第三首回憶兩人共處時的光，「分金鮑叔為知己，差幸鍾期足解人。」兩人情誼之深，如當年鮑叔牙分金子好友管仲，「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知音情況，則似伯牙與鍾子期。最後勸勉好友要能「鶴立雞群」，相信好友此行一定能大展鴻圖。四首七律起承轉合形成一組結構完整的送別詩。在遣詞用字上和一般的送別詩並無太大的不同，但「要君真作弟兄看」一句，近似口語的用法，讓詩作變得親切，流露出詩人真誠而深摯的情感。

民國五年，許南英遠赴棉蘭，施士洁以詩餞之，〈許允叟南遊日里菽莊吟社諸子以詩餞之〉：

出門荊棘遍神州，況掉波斯萬斛舟。夜半伯龍方鬼笑，日南司馬又蠻遊。
催人白髮窮無那，謫宦青衫淚未休。記取陸生歸後橐，相於浪嶼築菟裘。⁶⁰

期許許南英回國後兩人可以再相聚，但這一份期待落了空，民國六年許南英病逝棉蘭，施士洁痛徹心扉寫了〈寄祭許允白文棉蘭日里〉⁶¹一詩緬懷摯友。

八、許南英

民國五年，許南英應廈門領事的邀請，回臺參加「臺灣勸進共進會」活動，在臺停留幾個月。在一次遊關嶺時，因輕便車出軌，許南英因傷待在臺南靜養，不久後就返回廈門，臨行前有〈留別南社諸君子〉：

花滿瓊筵酒滿卮，雙星嘉會我將離。那堪謫宦逢秋日，況復他鄉別故知。
隔座流鶯紅豆曲，大堤駱馬綠楊枝。中原鼎沸心如擣，未卜重來是幾時。⁶²

歷經了仕途的挫折，許南英用「謫宦逢秋日」形容自己他鄉遇故知固然欣喜，但

⁵⁹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 42。

⁶⁰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 317。

⁶¹施士洁：《後蘇龔合集》，頁 433。

⁶²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一冊，頁 344。

「我將離」，雖然感傷，但「中原鼎沸心如擣」，許南英心中所牽繫的是動盪不安的時局，天下太平「是幾何」，對未來感到茫茫然。

在林爾嘉的鼓勵下，許南英到棉蘭為當地的華僑市長張鴻南編輯服官事略。行前，菽莊主人特別為許南英設宴並以詩相贈，〈庚申蘊叟有日里之行事值重陽同社諸君宴集菽莊即席賦贈〉。

（一）林景仁

林景仁（1893—1940），字建人，又字小眉，或蟬窟、蟬窟主人，為菽莊詩社林爾嘉之子。清廷割讓臺灣，林景仁隨著祖父到廈門避難。及長，娶南洋華僑鉅子張鴻南次女為妻。與其叔林柏壽等創立「鐘社」，著《摩達山漫草》、《天池草》、《東寧草》等詩集。

林景仁與菽莊詩社施士洁、許南英等人唱和，林景仁與許南英年齡雖相差近四十歲，但兩人卻是無話不談的忘年之交，舉凡家國大事、身世感慨、個人抒懷等皆能作詩相和。林景仁知道好友窮困，所以常以佳節慶典名義設宴款待，在許南英的〈林健人壽內詩即步原韻並以致祝〉⁶³和〈和林健人壽菊小集原韻〉⁶⁴中提到林景人邀請諸友參加酒宴。林景仁也明白許的內心愁苦，所以常說些趣事替好友分憂解悶⁶⁵。許南英作〈壽蟬窟主人並序〉之四：

予客秋賤辰，承主人以詩見賀，復惠貴重品物，感何可言。今春二日為主人初度，良辰無以為歡，謹用原韻成詩四章，聊當獻曝，即乞郢政。

萬卷琳琅著此邦，馮夷呵護五丁扛。風塵鷹隼翔千里，福祿鴛鴦戲一雙。
自許文章追玉局，若論丰度似京江。五言盤硬長城築，低首南荒我受降。

春燕新泥乍結巢，相依情愫漆投膠。半生人事真蕉鹿，一代詞宗起鳳蛟。
衰朽不堪胡地客，空疏羞作忘年交。人中八寸思彭祖，臣朔談諧作壽嘲。⁶⁶

詩序中提到林景人的饋禮，因此以此詩回贈。詩中再次將自己歸心似箭，卻無法如願以償的鬱悶展現無遺。「人中八寸思彭祖」，根據面相學，人中長短與壽命長短相關，這裡稱林景仁的仁中有八寸長，必當長壽如彭祖；但接著又說：「臣

⁶³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一冊，頁 333。

⁶⁴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一冊，頁 334。

⁶⁵林景仁〈伽曼耶裔觀摩達土人賽會寄蘊叟〉、〈伽曼耶裔時多大風揚塵行者苦之戲效西崑體作五言一首寄蘊叟以博一粲〉，收在《臺灣風物》第二二卷第二期，1972年，頁 18-1、18-3。

⁶⁶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一冊，頁 366。

朔詼諧作壽嘲」，《漢書·卷六十五·東方朔列傳》：「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而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常為郎，與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詼啁而已。……贊曰：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詼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眾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漢朝東方朔以詼諧聞名，許南英在此表示是以效法東方朔詼諧的方式獻上祝壽的心聲。

民國三年，林景仁前往棉蘭，邀請許南英同行，許因有他事未能同遊。在這分別期間，許南英思念起這位忘年之交，因此寫下〈寄南洋林少眉、莊貽華〉：

風急霜天一雁書，奚囊得句近何如。婿鄉知否桃源裡，翹望南雲訊起居

（少眉時往日里探其岳丈，貽華偕行）。

抗手飛吟過七洲，群瞻李郭御仙舟。此行悔不從君後，夢寐滄溟海盡頭

（時欲邀予同遊，因事未果）。⁶⁷

民國六年，許南英病逝棉蘭，林景仁將之安葬在當地，並代許南英後嗣掃墓，也常想起這位亡故知己，對許南英後嗣也多所照顧⁶⁸。

⁶⁷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一冊，頁 327。

⁶⁸林景仁〈秋日過運叟墓〉：「天池草鳴呼，冬郎乃向閩中死，茫茫天道寧論已。貞元進士存者幾，山陽哀笛寧入耳。君不見，昔人碎琴良有以，抽刀試斷東流水。」；〈偶檢敝簾得亡友許蘊白遺詩書感〉：「丁此純陰日，微詞託許衡。王磐空一世，低首是先生。」；〈二十疊贈許贊元〉：「芒鞋踏遍九洲潮，斜日天涯弄短簫。家世清傳箕水犢，田園荒盡赤嵌臬。紀群兩世交情篤，朱郭千秋俠氣消。共學鴟夷三徙計，未羞商賈託周朝。」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
<http://nrch.cca.gov.tw/ccahome/index.jsp>

第七章 弔唁哀思

死亡是人生的終結，斯人已去，此情還在。睹物思人，黯然神傷。兩情殷殷，永駐心中。生者透過祭悼活動追憶逝去的親友。「祭悼活動」發展到一定階段產生了悼祭文學，「悼亡詩」、「哀挽詩」即是伴隨著人類情感和民俗文化發展而來，以哀思為主軸，傾訴對亡者的沉痛思念和永不得相見的憾恨，宣洩生命底層最深沉的情感。時間和空間都難以永恆，惟有經過時空淘汰而積澱在心靈深處的情思，可以留下歲月的蹤跡。

中國早自周朝即有哀挽死者的歌謠，《詩經》的十五國風為先民們思想與感情的真實反映，其中不乏有哀死傷亡的感人詩歌，例如〈唐風·葛生〉為女子悼念亡夫之詩，詩云：

葛生蒙楚，葳蕤於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葛生蒙棘，葳蕤於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於其居。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於其室。¹

《詩序》：「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這是因為戰爭招致死亡之禍，全詩刻畫出女子對亡夫的忠貞不移，深沉熾熱的愛情。「葛生蒙楚，葳蕤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揚雄《法言·重黎篇》注：「死者裹之以葛，投諸溝壑。」陳子展認為古俗如此，就詩歌「葛生蒙楚」而言，葛正是戰時裹屍之物。詩中的戰士已戰死沙場，只剩下女子孤獨的悲歎，勾勒出簡單的悼念之景。裴普賢評論此詩為：「這是一篇喪偶者悲切感人的悼亡詩。」詩中以「角枕」、「錦衾」追憶亡夫，影響日後潘岳及元稹所作的悼亡詩，以觸景生情的筆法，描繪昔日與妻子相處點滴。

另有〈秦風·黃鳥〉乃哀賢良之作，詩曰：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惻惻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惻惻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

¹【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頁227。

²陳子展《詩經直解》（臺北，書林出版社，1992年），頁364。

³裴普賢：《詩經評註讀本》，臺北：三民書局，1982年，頁438-439。

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⁴

這是一首感人的哀歌，哀傷三位優秀份子為國軍殉死的不幸。公元前六二一年，秦穆公死，一百七十七人被逼殉葬⁵，子車氏的三兄弟亦在其中。他們是秦國有名的武士，稱為「三良」。小小的黃鳥尚能有其安身之所，一足以當百的良臣子車氏卻必須隨著秦穆公殉葬，先以對比的方式進行諷刺，再以直敘的方式道出死者當初的心境。《左傳·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文心雕龍·哀悼篇》認為「昔三良殉秦，百夫莫贖，事均天枉，〈黃鳥〉賦哀，抑亦詩人之哀辭乎。」⁶人們寫了這首挽歌哀悼他們，同時也是對慘無人道的殉葬制度發出憤怒控訴。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昭明文選》「體裁別類」，「詩丙」部分有「哀傷」類⁷，收錄潘岳〈悼亡詩三首〉，描述詩人在失去妻子後痛不欲生的心聲，以自棄的口吻表達了椎心刺痛的感情，是古今以來的經典之作，將對亡妻的永無止盡的懷念和不捨，寫實而細膩的描繪追憶之情，其一云：

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私懷誰克從，淹留亦何益。僂俛恭朝命，回心反初役。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幃屏無彷彿，翰墨有餘跡。流芳未及歇，遺掛猶在壁。悵恍如或存，回惶忡驚惕。如彼翰林鳥，雙棲一朝隻；如彼游川魚，比目中路析。春風緣隙來，晨雷承檐滴。寢息何時忘，沈憂日盈積。庶幾有時衰，莊缶猶可擊。

全詩描繪一個充滿哀傷的時空，隨著詩人的步履移動，逐次將眼前所呈現的場景，如「廬舍」、「居室」、「帷幕」、「屏風」、「翰墨的餘跡」、「檐頭的滴水」等，將時空中瀰漫著陰鬱淒涼的氣氛，藉由沉寂中傾訴著詩人喪妻的悲痛和孤獨；本應成雙的翰林鳥和比目魚，抒寫喪偶的孤獨與悲哀，同時運用冰雪消融，春風吹拂，晨溜滴瀝，時節交替，光陰流逝，逐日鬱積的悼念與哀思表現喪妻之痛的深廣，加深詩人對亡妻的哀念，情深而語淺，真實呈現突顯出全詩「情至悽慘」⁸的氛圍。唐人張銑評云：「悼，痛也。安仁痛妾亡，故賦詩以自寬。」⁹清人沈德潛稱曰：「其情自深。」¹⁰

⁴【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頁243。

⁵ 事見《左傳·文公六年》及《史記·秦本紀》。

⁶ 【南朝梁】劉勰著，【民國】王更生注譯《文心雕龍讀本》（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頁223。

⁷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詩丙》目錄，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卷23哀傷，頁9。

⁸ 【清】陳祚明評選，李金松點校：《采菽堂古詩選》，卷之十一，頁339。

⁹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卷23，頁337。

¹⁰ 【清】沈德潛：《古詩源》，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56年，頁97。

楊氏是西晉書法家戴侯楊肇的女兒。潘岳十二歲時與她訂婚，結婚之後，大約共同生活了二十四個年頭。楊氏卒於西晉惠帝元康八年。潘岳夫婦感情很好，楊氏亡後，潘岳寫了一些悼亡詩賦，除《悼亡詩》三首之外，還有《哀永逝文》《悼亡賦》等，表現了詩人與妻子的深厚感情。在這些悼亡詩賦中，《悼亡詩》三首都堪稱傑作，而在三首《悼亡詩》中，第一首傳誦千古，尤為有名。

潘岳的悼亡詩突破了中國制重哀輕的傳統，以往文人常吝於表達對妻子的愛憐¹¹，詩人卻大膽而直接的抒發對亡妻之思念與依戀，情深義重的自我流露，堪為魏晉詩風的最佳寫照。

有關悼亡詩弔念的對象，起初並無明確指涉，胡旭說：「潘岳〈悼亡詩〉的最大意義，在於確立了一種詩歌類型。潘岳之前已有悼亡詩，但冠以『悼亡』之名者，實自潘岳始。由於潘岳〈悼亡詩〉的巨大影響，『悼亡』的狹義概念逐漸形成，後世以『悼亡』為題者，一般說來，皆指悼念亡妻，悼亡詩的體制遂得確立。」¹²因此後人寫哀悼亡妻多用悼亡為主題，正是受了潘岳的影響，潘岳的悼亡詩於文學史中，無論從內容或形式上均具有極大的價值與貢獻。其後「悼亡」一詞變成為悼念亡妻的專門篇章，悼念亡妻的文學創作才被稱為悼亡文學。

在悼亡詩中，元稹的悼亡詩讀來令人為之動容，其在自編集中列出「悼亡」詩一項：「不缺少有伉儷之悲，撫存感往，成詩數十，取潘子『悼亡』為題。」¹³元稹的悼亡詩言淺情深，帶來最直接且撼動人心的感受。元稹的妻子韋蕙叢是唐朝僕射韋夏卿的女兒，自小就是名門閨秀。嫁給元稹，兩人雖是貧賤夫妻，但感情很好，可惜在元稹未飛黃騰達前就亡故。之後，元稹得意時，每每憶起昔日同苦共患難，如今卻不能安樂與共，悲痛至深，久久不能平息。故寫下〈遣悲懷〉三首，此詩雖是平易樸實的哀悼心情，卻有多少人為之落淚。〈遣悲懷〉¹⁴三首之一云：

謝公最小偏憐女，自嫁黔婁百事乖。顧我無衣搜蓋篋，泥他沽酒拔金釵。
野蔬充膳甘長藿，落葉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錢過十萬，與君營奠復營齋。

詩開頭即誇耀妻子婚前的尊貴與受寵，但自從嫁給自己後，便由富貴入貧窮。由「蓋篋」、「野蔬」、「長藿」、「落葉」、「古槐」等樸素清苦的意象，描寫婚後生活的拮据困苦，「落葉添薪仰古槐」更如黃永武先生所說：「秋風黃葉、古槐人影的

¹¹陳寅恪：「吾國文學，自來以禮法顧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間關係，而於正式男女關係如夫者，尤少涉及。蓋閨房燕昵之情誼，家庭米鹽之瑣屑，大抵不列於篇章，惟以籠統之詞，概括言之而已。」見其著：《元白詩箋證稿》（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4月），頁103

¹²胡旭：《悼亡詩史》（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0年4月），頁27。

¹³【唐】白居易：《元稹墓誌銘》，見張達人編：《唐元微之先生稹年譜》附錄（臺北：商務印書館，1980）頁293。

¹⁴【唐】元稹撰，冀勤點校：《元稹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98。

景像，活現紙上。」¹⁵最後以今日的富貴與妻子生前的貧困兩者的反差，突顯妻子只能與自己共苦，卻無福同享的悲哀。

同樣的，在其〈遣悲懷〉三首之二中也利用今昔對比的反差手法，強調往日的歡樂、今日的悲哀，運用兩者的強烈對比來追憶往日婚姻生活的美好幸福：

昔日戲言身後事，今朝都到眼前來。衣裳已施行看盡，針線猶存未忍開。
尚想舊情憐婢僕，也曾因夢送錢財。誠知此恨人人有，貧賤夫妻百事哀。

首聯即點出今昔之感，從回憶起夫妻間的玩笑話，卻又看見妻的遺物。爲了避免睹物思人，將妻子穿過的衣裳施捨出去，但是將妻子做過的針線活原封不動保存下來，表現出對過世妻子的思念與眷戀。「也曾因夢送錢財」在夢中與你相遇，怕妳貧窮受苦，總多燒些紙錢供你花用，再次表現對妻子生前物質生活匱乏的不捨與自責，最後強調生離死別人有，但是「貧賤夫妻百事哀」卻更可悲啊！

在〈遣悲懷〉三首之三以「悲」貫穿，化不開的濃濃悲情，令人不勝唏噓。詩云：

閑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幾多時？鄧攸無子尋知命，潘岳悼亡猶費詞。
同穴宵冥何所望？他生緣會更難期。惟將終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

從妻子過世聯想到自己的悲涼的身世，百年光陰稍縱即逝。元稹表示自己像晉朝鄧攸一樣沒有兒子，也像潘岳痛失妻子，雖然寫了多首悼亡詩也喚不回妻子的生命，詩中流露出對無子嗣的遺憾與喪妻的悲痛，並希冀自己死後能與妻同穴而葬，再續來世夫妻情緣，但這虛無飄渺的期望，實在難以達成。詩情愈轉愈悲悽，妻子已逝，今生已矣，他生難期，唯一能做的就是整晚睜著雙眼，用思念來悼念亡妻。

另值得一提的，爲宋代的悼亡詞，宋代悼亡詞運用「詞」的文學特性與結構，委婉傳達對亡者的沉痛哀思，以蘇軾最爲著名。清人劉熙載云：「東坡詞頗似老杜詩，以其無意不可入，無勢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則時與太白爲近。」¹⁶其中蘇軾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可稱爲宋代悼亡詞之祖，詞云：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

¹⁵黃永武、張高評合著：《唐詩三百首鑑賞》下冊，（臺北：黎明文化事業，1986年），頁845。

¹⁶【清】劉熙載著，王氣中箋注：《藝概箋注·詞曲概》，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卷4，頁314。

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¹⁷

此闕詞是蘇軾在密州夢見了已經亡故十年的愛妻王弗，醒來後寫下這首傳誦千古的悼亡詞。全詞用語樸質自然，感情濃烈，字字血淚，以「夢」為眼，勾勒出對妻子綿綿不絕的懷念之情。上片描述「十年生死兩茫茫」道出十年間物換星移，人事全非的愁苦。下片寫出夢中相見的情景，但十年不見，猛然相逢，反而「相顧無言」，情愴萬千，盡在不言之中。此闕詞用夢境追憶亡妻，質樸真摯的語言，具沉痛感人的力量，不愧為宋詞中千古傳誦的悼亡名作。

弔唁哀思的溯源及名作已如上述，然本章所論，則針對明鄭及清領時期臺灣詩作中的「友誼」區塊，至於夫妻之間特有的「悼亡」，不在筆者論述的範圍。

第一節 明鄭時期

一、徐孚遠

〈挽張宮傅〉三首之一：

高秋風雨落荒城，伏枕遙傳天柱傾。報漢未能邀匹雁，繫胡空自有長纓。
七年大節凌霄上，千載英靈俟海平。聞道閩門皆殉難，恰如歸去赴蓬瀛。¹⁸

張煌言，字玄箸，號倉水，浙江寧波府鄞縣人，崇禎十五年舉人。他曾與鄭成功在西元一六五九年（永曆十三年）會師進兵長江，兵臨南京城下，因中了清軍緩兵之計，而功敗垂成。鄭成功力克臺灣，以熱蘭遮城為安平鎮。煌言力主西進，遂寫了信，派羅綸遊說，信中曉以大義，分析利害得失，慷慨激昂，勸鄭重返金門，反攻大陸，但鄭並未同意。不久，鄭薨。經即位，未如乃父之風，倉水益感抑鬱喪志，於西元一六六四年（永曆十八年，康熙三年）散軍南田之懸壘，終為清兵所執，這位「死留碧血欲知天」的抗清英雄，終究無法如在臺遺老所願，達到重興淝水之業的雄圖壯志。此詩所言「七年大節」是指西元一六五六年（永曆十年，順治十三年）與張煌言並肩作戰的張名振卒後，所屬軍隊全歸張煌言，致使軍威大振¹⁹，有如於振翅高飛，凌霄漢、負青天的大鵬，屢建戰功，英勇有為，可惜一六六二年（永曆十六年、康熙元年）春，滇中淪陷，五月成功卒，十一月魯王薨，煌言徹底絕望之際，興起歸隱杭州之想法，遂有甲辰（一六六四年）七月被俘事件。

¹⁷鄒同慶，王宗唐著：《蘇軾詞編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142。

¹⁸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27。

¹⁹翁洲老民：《海東逸使》，卷十二。

煌言受刑前三日，其子張萬棋以先三日死鎮江，故詩云「闔門殉難」，一門忠烈，永垂千古。徐孚遠與張煌言兩人同為「海外幾社六子」，對張煌言的殉難，徐孚遠的慷慨悲歌不流於衰頹自艾，正顯示其老志彌堅。

第二節 清領時期

一、孫元衡

在《全臺詩》選錄孫元衡的哀悼詩為〈哭安其大兄〉四首與〈題馮灝如悼亡詩後〉一首。〈哭安其大兄〉哀悼其兄逝世之感情沉重悲痛。在此僅就〈題馮灝如悼亡詩後〉作一分析。

潘岳莊岳總哀音，賸有雙珠玳瑁簪。心思正如秦士會，一生閨閣費沉吟。²⁰

此詩是晉潘岳擅長哀誄之文，妻子去世後，他曾作悼亡詩三首²¹，已見前述。「莊岳」則出自《莊子·至樂》，莊子在妻子去世時，擊缶奏樂；潘、莊兩者喪妻時的反應雖然不同，但對妻子的關懷皆是深情的。此詩以「潘岳莊岳總哀音」的典故，來比喻馮灝如喪妻後的哀痛。妻子走了，留下來的是雙珠與玳瑁簪，這是引用漢樂府詩〈有所思〉的典故：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玳瑁簪，用玉紹繚之。……」借用前人描寫愛情的詩句，更覺典雅，簡單數語就將鸚鵡深情表達出來。後兩句是描寫馮妻的智慧「心思正如秦士會，一生閨閣費沉吟。」秦士會是出自《左傳》典故，指春秋時士會歸晉之事，²²以此事來形容馮妻的閨閣巧思，可見孫元衡與馮灝如交遊甚深，對其妻亦是十分了解。

二、章甫

(一)李瑾卿

李瑾卿生卒年與生平經歷不詳，無法得知其才華或人品，但就其過世時章甫寫了八首七絕詩悼念他，用詞、語調極為哀淒，可知二人的交情深厚濃郁。

²⁰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340。

²¹潘岳〈悼亡詩〉：展轉眠枕席，長簟竟床空。床空委清塵，室虛來悲風。

²²《左傳》中記載，士會為春秋時晉國大夫，因事奔秦，秦用其謀，晉人憂慮。乃使人誘其歸，執掌晉國朝政。

李瑾卿和章甫，一個是狂放躁急，一個是豪放不拘²³。二人個性互有差異，但竟能成爲好朋友，顯示章甫的個性熱情，以誠待人。章甫對待友人的情意，在其寫給友人的詩中，無論悲、喜、苦、樂，皆深切的顯露章甫真摯情意。像對亡友李瑾卿的思念之情，若沒有真實的友情作基礎，是無法寫出如此感人的詩句。〈輓亡友李瑾卿〉²⁴八首云：

君平矜躁我疏狂，好友忘形兩不妨。記得竹窗涼夜裏，風風雨雨話聯床。

追尋舊事訂心知，少小交遊老大期。來歲君年纔及壯，不應便是了凡時。

鹿島分舟送遠行，舟南舟北不勝情。可憐望斷帆檣影，即是離群判死生。

屈指還鄉數夕晨，那知哀逝已三旬。香魂久著金風去，猶是思歸話舊人。

我滯歸船泊鷺洲，君危頻問我歸不。不堪遺語傳身後，腸斷心傷惱石尤。

君齋几案絕塵埃，薌澤摩挲日幾回。冷落主人何處去，筆床茶臼不勝哀。

天書一夜到瀛東，催促君回守故宮。聞道魂消芳不散，前身應是侍書童。

回首評花醉月時，頻將銀燭剪催詩。今宵吟盡思君句，可得魂歸可得知。

從詩中，可以得知李瑾卿和章甫二人個性頗有差異，卻可以「風風雨雨話聯床」共翦西窗。在〈輓亡友李瑾卿〉詩八首之一，「鹿島分舟送遠行，舟南舟北不勝情，可憐望斷帆檣影，即是離情判死生」，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章甫年約二十九歲，李瑾卿還未成年，二人是「少小交遊老大期」之忘年之交。章甫渡海赴福建考試，李瑾卿還送他到鹿耳門。萬萬想不到此次的分別竟是兩人的生離死別。因爲在章甫「屈指還鄉數夕晨」時，李瑾卿竟「哀逝已三旬」。最令章甫傷痛欲絕的，當李瑾卿生命垂危時，卻還惦記著章甫的歸期。讓章甫「腸斷心傷惱石尤」惱怒颶風的無情，阻斷了兩個有情人最後見面的機會。章甫睹物思人，也欲藉由吟誦詩句換回李瑾卿的魂魄能來相會「今宵吟盡思君句，可得魂歸可得知」。這八首七絕詩，可歸爲三類：第一、二首敘寫二人的忘年交情。第三、四、五首抒寫李瑾卿病危時依然掛念著作者之歸期，道盡生離死別之淒苦。第六、七、八首是章甫對李瑾卿死後種種觸景傷情之摹寫，帶著近似神話的色彩。內容雖是短短篇幅，但是字裡行間滿蘊深篤之情，句句情真意摯，句絕而意不絕，感傷懷念逝者。二人交情如此，非一般世俗之人可以比擬的。

²³此指章甫〈輓亡友李瑾卿〉八首之第一首。

²⁴施懿琳：《全臺詩》第三冊，頁 399-400。

(二)李爾沖

李凌霄，字爾沖，臺南西定坊（現為臺南市民權路一帶）人，著有《紫薇山房集》²⁵，內容分詩文二部，共十二卷，多已亡佚，殘存之詩十一首，文七篇。少因家貧輟學，為同學所辱。李爾沖氣憤說：「我只是貧窮罷了」於是背起書箱，以役抵作束脩，再次追隨其前授業師郭玉璿讀書時，李爾沖已十九歲。家裡窮到不能備有床蓆，他每夜讀至疲憊時，便假寐几上，醒復讀，刻苦自勵如此。府試時，郡守蔣天樞，奇其才，拔置第一。他生平以志氣自許，詩文以外，喜歡廣博涉獵藝文之事。可惜在乾隆庚子年（1780），等待入闈場應試時，竟嘔血而死，年29歲²⁶，妻子林氏相繼死亡，無子。以壯年之身蒙天帝召喚，讓章甫為他「淚痕頻」。《臺灣先賢著作提要》有其二首七絕詩作〈詠玉笏山〉及〈詠石笑巖〉

〈詠玉笏山〉云：

勾住閒雲伴嶺巔，千霄玉笏自朝天，嶙峋瘦骨嶙嶙立，半類枯禪半類仙。

〈詠石笑巖〉云：

屹立巖前着笑迎，何來頑石太多情。料應誤盡生公法，但傍山門是太平。

在〈詠玉笏山〉詩中，李爾沖把玉笏山人格化，寫玉笏山勾住閒雲，讓雲霧終日伴隨著自己；再描述山的高峻枯瘦，一半像靜定的老僧，一半又像得道的高僧。第二首亦用人格化寫石笑巖，寫石笑巖應是多情才笑迎屹立著，就因為它的笑臉，令人覺得它依傍的山門附近都是太平，有諷刺執法者太過嚴苛，對老百姓不見得好。王國璠評此詩作精神氣度宏闊，其所寫為官之哲理，毫無窮惡酸辛之態²⁷，十分中肯。

在章甫詩中提到李爾沖的詩有六次：五次是敘出遊彈琴，而另一次竟然是讀其遺稿。這一首〈讀李爾沖遺稿〉寫李爾沖之詩風：

檢君遺稿讀，添我淚痕頻。詩骨道唐宋，文心尚秦漢。

如何名下士，竟謝學中人。可憐玉樓記，還催去後身。²⁸

本詩首寫章甫檢視閱讀李爾沖遺稿，傷心得頻拭淚。次寫李爾沖之作詩風格，有如唐宋詩人之勁健，文章遵循秦漢。再寫李爾沖的謙虛，不敢言己是有名之士。最後哀痛他英年早逝。對他如此的身世遭遇，流下傷心的眼淚。

²⁵王國璠，《臺灣先賢著作提要》，頁155，（新竹：臺灣省立新竹社會教育館，1974.6）

²⁶謝金鑾，臺灣文獻叢刊，《續修臺灣縣志》（第二冊），頁222，（臺北：臺銀經濟研究室，1962.6）

²⁷王國璠，《臺灣先賢著作提要》，（新竹：臺灣省立新竹社會教育館，1974.6），頁156~157。

²⁸施懿琳：《全臺詩》第三冊，頁320。

三、陳維英

道光二十九年，林占梅開始建築潛園。建造期間，林生母楊氏、元配黃氏、妾葉氏，相繼去世。陳維英曾做聯文輓之，〈代輓林鶴山太守生母及其妻妾（作者註：「榮封恭人，節慈林諸姻嫂楊太恭人慟，令婦黃恭人而偕歿。而黃恭人之歿，實因傷簷室之亡，可哀也。」）〉

子之成，成乎憚母，母賢自見。矧夫節抱貞松，定得絲綸以獎。

姑之殞，殞於哭婦，婦孝可知。至其蔭垂膠木，尤為巾幗所難（作者註：「姻待生陳維黎領姪，鵬升、鶴升、鶴升、鸞升全頓首拜。」）²⁹

「蔭垂膠木」《詩經·周南·膠木·序》：「〈膠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是歌頌王后時胸寬大，能不嫉妒國王的眾妾。

反觀陳維英一生的遭遇，年輕時頗享富貴清閒，入內閣供職，可謂榮顯，然自道光十五年(1835)，兄維藻逝於蘇州；二十七年，父陳遜言病逝；咸豐年間，陳家更是厄事連連：咸豐七年(1857)，長子鸞升病亡；翌年，長媳徐氏自殺，遺孤三子女，其二陸續過世；十年，妾許氏生子而夭折，次婦何氏身亡，十一年，長女硯波與次子鸞升相繼離世。子女、媳婦、兒孫，相繼去世，往事歷歷在目，不禁感慨滄海桑田，世事無常，其詩中言及人生重大遭遇，往往悲從中來，如〈郭雲裳秀才郵詩來唁喪子奉答〉：

至於此極歸乎命，無可如何呼以詩。舐犢自傷牛已老，哺雛待長鳥嫌遲（作者註：「存一子一孫俱幼。」）。

曾參若不來規友，子夏安知過哭兒。予積愆尤應獲禍，獨虧有道郭人師（作者註：「令叔貢南夫子，己卯（1819）孝廉，司鐸連江時，以郭有道稱之。現子孫長成入泮者，俱歿。僅存幼孫一人，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耶？」）³⁰

哀慟子、媳之亡，怨嘆自己年事已高，尙有幼兒稚女嗷嗷待哺。運用《禮記·檀弓上》曾子勸卜夏典故：「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詩中自喻爲子夏，以曾參喻郭雲裳，感謝其來信安慰，並爲自身積累過錯而招禍，愧對郭勸戒之恩。

²⁹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248。

³⁰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154。

四、林占梅

(一)、余祖恂

余祖恂，字慎齋，浙江山陰人，郡城名師。余祖恂於東瀛數十載，二人多靠書信往來，林占梅作〈山陰余慎齋祖恂先生性長厚，幕遊東瀛數十載，予師事之，別後至甲寅夏間，復奉命抵郡，方擬趨謁，而先生已捐館十日矣！嗚乎！何一見之慳也，因輓以詩〉哀悼二人見面已無期，該詩云：

函丈追倍已廿年，何期此日遽登仙。身遊蓮幕公門久，家與蘭亭勝地連。
金石交情能慎重，斗山學業嘆精專。望風猶想儀型在，觸目遺容總愴然。³¹

透過詩中慨歎得知其交情金石可比，咸豐四年（1854），林占梅前往郡城洽公可見余公一面，未料竟天人永隔，見面無期。

(二)、曾驥

曾氏相當讚賞林占梅的寫作功力，並且認為他下筆迅速，文字有其高妙之處。這樣相互欣賞的知己，在其中一人過世後，另一人想必深感人世間孤寂的苦痛，在曾氏過世後，林占梅極力為幫他的詩作付梓之事奔走，然終不果，他為曾氏一生落寞感到惋惜，〈哭曾驥雲先生〉之一云：

命宮磨蝎因儒冠，入地應知瞑目難。弟子招魂悲宋玉，才人落第痛方干。
一生潦倒愁拼酒，兩字清高定蓋冠。海內知音今有幾，傷心不忍抱琴彈。³²

他感嘆曾驥有才氣，卻宦途不順，如今失去知音莫不令人哀痛。話說林占梅一生交遊者無數，在作品中真正感受到交情深厚者曾驥當屬第一人。

(三)、徐宗幹

林占梅保衛地方，屢屢建功，前往府城（臺南市）洽公謁見徐宗幹，兩人因而相識相知，成為莫逆之交。徐對林占梅頗為賞識，故收錄為「門生」，以地方長官是士紳座師的特殊用語。林占梅相當感謝其提攜恩情，故得知徐宗幹去世，悲痛萬分，與諸位同志前往弔祭，並作哀挽詩〈聞徐大宗丞樹人師訃音，集諸同人為位哭奠，餘痛縈懷，賦成哀輓〉云：

³¹施懿琳：《全臺詩》第七冊，頁194。

³²請參見《全臺詩》知識智慧庫。

雅量包荒萬象涵，口碑自昔播東南。志同范老憂勤見，名比溫公婦孺諳。
本冀異時隨馬帳，不圖此日痛羊曇。他年重過西州路，掩袂難禁淚眼含。
無從東閣復追陪，挂榻堂空漸染埃。天上箕星神已往，人間薤露曲深哀。
門僚思澤陳詩誄，村媪啣恩奠酒杯（作者註：「媪寡守撫孤兒，為隣家賄盜誣攀，已擬重辟，
公察其冤，立昭釋之，聞訃設靈哭奠三日。」）。一色白衣城野遍，傷心似弔武侯來。
教化於今遍海疆，感恩知己兩難忘。因緣自結三生石，道誼分來一瓣香。
繼世貽謀承燕翼，傳家經術在文章。固知霖雨多遺澤，厥後蒸蒸見克昌。³³

「志同范老憂勤見」，根據《宋史·卷二四九》的記載，范質（911—964），字文素，賀營鄉范家營人。自幼好學，九歲能文，十三歲誦五經，博學多聞。五代時，為後唐長興四年進士，官至戶部侍郎。後周太祖郭威自鄴起兵入京，范質為避戰禍，藏匿民間，後來被找到，時值嚴冬，郭威脫下外袍給范質披上。封范質為兵部侍郎，樞密副使。周顯德四年，范質上書朝廷，建議重修法令，編定後周的《顯德刑律統類》。北宋時任宰相。乾德初年負責郊祭程式儀式，定南郊行禮圖，從此宋朝禮儀俱備。

范質從不接各地饋贈之禮，甚至自己的俸祿和前後所得賞賜也大部分送給了老弱孤寡。自五代以來形成的宰相不斷從地方索取賄賂好處的惡習到范質為相時徹底根除。范質臨終之時「家無餘資」，宋太祖說：「聞范質只有宅第，不置田產，真宰相也。」宋太宗也稱讚他博學多才，謹守法度，清廉為官，勤於政事，「宰輔中能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無出范質右者。」

「名比溫公婦孺諳」，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也，曾主編《資治通鑑》，擔任宰相，聲譽卓著。依據《宋史·司馬光傳》：「元豐五年，忽得語澀疾，疑且死，豫作遺表置臥內，即有緩急，當以畀所善者上之。官制行，帝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又將以為東宮師傅。蔡確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資治通鑑》未就，帝尤重之，以為賢於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賜以穎邸舊書二千四百卷。及書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也。」

「本冀異時隨馬帳」，「馬帳」，見《後漢書·卷六〇·馬融列傳》。東漢馬融授徒時，常在絳紗帳裡，後人因此稱講座或老師為「馬帳」。「不圖此日痛羊曇」，羊曇，晉謝安之甥。《晉書·謝安傳》：「羊曇者，太山人，知名士也，為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後人遂將羊曇醉後過誤入西州，以致慟哭而去的事用為感舊興悲之典。

³³請參見《全臺詩》知識智慧庫。

林占梅以范質和司馬光比擬徐宗幹，是非常崇隆的表示。本來冀望有一天能前往師事學習，不料今日卻得個「感舊生悲」的下場。徐宗幹的為人賢良，勤政愛民，聲名遠播。不只軍事上立下不少汗馬功勞，在文化教育的貢獻遍及各地，並一再感謝徐宗幹這位知己對自己的恩情。

五、施士洁

(一) 唐景崧

唐景崧到了臺北之後，成立牡丹詩社，可惜「莫訝詩人多結習，烟塵海上近年無。」³⁴的歌舞昇平景象並沒有維持太久。甲午戰爭失利，簽訂馬關條約，割讓臺灣。唐景崧成立臺灣民主國，短暫擔任大總統後，即倉皇棄臺內渡，施士洁在經過武力抗爭未成後，也於隔年內渡。

「總統府火發，景崧微服挈一子、妾易男服雜逃民中竄出城，附英輪至於廈門。」³⁵唐景崧擔任大總統，卻不能與臺灣人民共存亡，在危急時刻落荒而逃，引起民眾撻伐。唐景崧離臺後，歸老於故鄉廣西桂林，庚子拳亂期間曾傳出唐景崧亦參與其事：「庚子（1900）勤王軍謀起事漢口，約景崧舉事於桂林；漢口事敗，亦無發景崧者。」³⁶兩年後，即客死在廣州。

唐景崧歸老回鄉的期間，施士洁仍以書信和他保持聯繫。施士洁的日記中，有幾則兩人往來的記錄：壬寅（1902）六月初五日「唐維帥由保商局四月廿日復書到。」可惜未載復書內容；初八日「抄近作百餘首，擬呈維帥。」；十五日「由衙口轉廈投維帥詩函。」；壬寅八月廿九日：「接唐維帥粵書」。由日記中的記載，可知兩人不僅書信往來頻繁，且維持昔日詩作相切磋的詩友關係。³⁷1902年，唐景崧去世，施士洁作〈唐維卿中丞輓詩〉：

□□□□□怒波，平泉花木奈公何！登壇□□□□□，□□□□□烈士歌。
陶侃運齋空有甕，□□□□□無戈！□□莫問田橫島，鯤鹿回頭一剎那。
垂老生還入玉門，得歸骸骨總君恩。將軍檠戟中丞府；吏部文章太史垣。
絕域奇功投筆起；衰朝晚節蓋棺論。可憐越秀山前路，零落新巢舊爪痕！
杉湖蓮蕩甲西南，屈指耆英六十三。已散俸錢貧似故，未安家食老何堪！

³⁴ 〈臺北唐維卿方伯幕中補和臺南「淨翠園」韻〉，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73。

³⁵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割臺三記·割臺記（羅惇菴著）》（臺灣文獻叢刊第五七種）臺北臺灣銀行，1959年，頁3。

³⁶ 同註35。

³⁷ 參見陳淑美：《施士洁及其〈後蘇龔合集〉研究》，政治大學中等國文教學碩士學位班碩士論文，2006年，頁79。

聞來書向空中咄，儒者兵於紙上談。猶幸籌邊傳一疏，「請纓」人說是奇男。
無端空谷渺知音，太息遺民共陸沈！南國至今猶愛樹；東山不出復為霖！
十年滄海桑田劫，千里江湖魏闕□！□□崖州同下淚，孤寒八百受恩深！³⁸

詩中除了特別感念唐景崧的恩情，感嘆他在異地雖建功有成，晚年卻遭受眾人批評詆毀，對如此遭遇感到不堪與不捨。施士洁特別在輓詩中提及唐景崧晚景淒涼，年邁窮困，澄清眾人訛傳他內渡時捲款潛逃的誤解。

唐景崧過世數年後，施士洁輾轉拿到昔日和唐景崧等人在斐亭詩鐘會的作品集「詩畸」，「回首斐亭鐘響絕，鯤沙劫火幾經過。」³⁹戰火無情，景物不再，人事已非，二十年光陰⁴⁰匆匆而過，只剩下昔日墨迹。一部「詩畸」，正見證了這段因文字而結緣的友誼。

（二）小竹德吉

光緒二十年（1894），中日因朝鮮問題，爆發戰爭。清廷雖全力抵抗，終究不敵日本，與日本訂定馬關條約，割臺、澎予日本。日本據臺後，赴日留學的臺籍人士漸多，臺灣文人和日本仕紳交流也日漸頻繁，民族的仇恨在民間並未造成嚴重對峙，中日人民在遷徙、交流中開始展開了對話。

小竹德吉，日本岐阜縣人，任教於大稻埕公學校、艋舺第一附屬公學校，教學認真負責，因此升任滬尾公學校校長。小竹擔任校長職務時，兼任高年級導師，臺灣第一位醫學士杜聰明就是小竹德吉的學生。爲了栽培杜聰明，小竹德吉曾讓他寄宿校長公館，造就日後對臺灣醫學有卓越貢獻的杜聰明。⁴¹

小竹德吉在臺灣辦學成績有目共睹，廈門旭瀛書院創建時獲派爲首任院長。⁴²施士洁在廈門認識了王少濤，王少濤在旭瀛書院負責訓導工作，時值小竹德吉掌旭瀛書院，透過王少濤的介紹，結識小竹德吉。旭瀛書院成立三周年、四周年活動以及旭瀛書院舉行畢業典禮，施士洁均有賀詞。1914年小竹德吉病逝，施士洁作〈挽小竹德吉（旭瀛書院掌教）〉悼念他：

³⁸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171。

³⁹〈怡園弟二□□燹餘檢得唐中丞詩畸一部感懷索□〉，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221。

⁴⁰「詩畸」編於1884年唐景崧任臺灣兵備道之時。重獲「詩畸」已是1908年，相隔24年。

⁴¹楊玉齡：《一代醫人杜聰明》，臺北市，天下遠見2002年，頁24-26。

⁴²廈門旭瀛書院是由當地之臺灣籍民所組織的臺灣公會爲主體，而在臺灣總督府的經費補助，以及日本駐廈門領事的監督下開辦者。該校校員皆由臺灣總督府派遣至廈門任教，學生都是臺灣人。以上參考梁華璜〈臺灣總督府在福建的教育設施：東瀛學堂與旭瀛書院〉，《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報》第十一號，1984年12月，頁39-56。

九點齊州黑於漆，島市浮雲尤蔽日。扶桑忽放大光明，法門中有導師出。講堂紗幔懸春風，鼓琴危坐泉比傑。賓賓學子祛衣來，躍門之鯉踰淮橋。一堂教養兩兼之，豈曰東儒有異術？要其一誠所彌綸，如石引鍼矢注臬。我於僑次見山斗，小巫自鏡恍若失。吾華師範久弁髦，不識章縫為何物。海天低首一瓣香，冷嚼梅花徹心骨。有時道義相切劘，對我滿腔傾熱血。有時文酒相過從，與我清談霏玉屑。誰為桑戶莫逆交，輞川詩客維摩詰（謂王少濤）。去年我作榕城游，聽說文園嬰宿疾。買舟瀛北訪長桑，縱飲上池難解結。一朝薤露歌聲哀，暫別那知成永訣！鷺山蒼涼鷺水咽，修文地下音塵絕。「旭瀛」兩字口碑存，師姓小竹名德吉。⁴³

小竹身體一向欠佳，曾因病回臺就醫，住進臺大醫院。⁴⁴在臺逝世時未滿四十歲，英年早逝，摯友一別竟天人永隔，格外讓人不捨。在〈挽小竹德吉〉有一段後註，誦讚小竹之賢德及其對教育的熱誠和奉獻：

廈門為互市要區，總林雜處，僑籍尤繁，雖得良有司以董治而教育之，洵非易易；而況學校一端，更有未易言者在耶？余僑此眇將十稔，所見黨塾林立，其教範之足以感人者，無如小竹先生之賢。而究其所以然，不外乎一誠而已。然誠之所至，勞即隨之，而先生於是乎病矣。旋臺就療，終弗克瘳。哲人云亡，學者將安仰哉！余與先生同道為朋，情猶膠漆。今諸生為追悼會，凡屬吾輩，無不同聲一哭，余其能強為瘖啞，無一言以紀其實歟？孤燈閃碧，風窗颯然，楨觸吟懷，百感交集，走筆書此，不知涕泗之何從也。⁴⁵

在施士洁的詩作中，詩後加長註的方式並不常見，註文流露出施士洁對於小竹的深刻友誼及沉痛的哀思，兩人情誼不因國籍而受限，以誠相待。

（三）楊臧厚

〈楊臧厚挽詩〉紀念棄文從商到菲律賓另謀一片天的友人：

地球商戰紛如毛，華人手無寸鋏鏹。矧我海濱號鄒、魯，安能貨殖成猗陶？是何年少宏農子，笑擲毛錐奮袂起。一篇「平準」讀父書，弓冶箕裘從此始。迢迢菲島天之南，竭來海客瀛洲談。賓萌十萬首屈指，中流砥柱君真堪。買絲爭繡平原俠，載道口碑芬齒頰。長裘廣廈庇孤寒，僑

⁴³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 287。

⁴⁴《一代醫人杜聰明》一書中就記載小竹老師因病住進臺大醫院，杜聰明放心不下老師，從淡水徒步到臺大醫院探望老師。（臺北市，天下遠見，2002年，頁 29-30。）。

⁴⁵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 287。

域主盟牛耳歆。君食舊德服先疇，祥虹飲釜鳩傳鈞。臨川黃紫等聞耳，魯困范麥名長留。彼蒼夢夢那可臆？君德雖豐君壽嗇！蓉城一去蒿里悲，回首黃墟黯秋色。西風短髮吹腥塵，拊時別有傷心人。墜天沈陸亦俄頃，遑暇梓澤哀季倫。古來富壽難兼有，五福自天疇錫九。考終好德君無虧，何必彭、聃共悠久。劫灰老我滄桑間，向禽夙願慳游山。隙駒不反東隅失，年年驚齒增汗顏。子敬人琴今一慟，挽詩權當虞歌送。令威化鶴倘歸來，市塵已醒豪華夢？⁴⁶

整首詩以七言古詩的形式呈現，先敘述友人從商經過及當時所面對的局勢，「一篇「平準」讀父書，弓冶箕裘從此始」，指出友人能繼承祖業，並讚美其能突破重重困難成為僑界泰斗的成就。最後是對友人駕鶴西歸的惋惜。「蓉城一去蒿里悲，回首黃墟黯秋色。西風短髮吹腥塵，拊時別有傷心人。」悲傷的情緒達到至高點。「蒿里」，傳說是人死後魂魄聚居的地方；「蒿里行」是漢魏時庶民送葬時唱的輓歌。而「黃墟」出自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傷逝第十七》：「王浚沖為尚書令，著公服，乘輅車經黃公酒墟下過，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稽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墟。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稽生天，阮公亡以來，便為時所羈縻。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兩個典故運用流暢自然，將天人永隔的哀思幽幽遠遠傳唱出來：黯黯的秋光，西風瑟瑟，在輓歌聲中，送行者的行列傷心斷魂。

六、許南英

（一）陳錫金

陳錫金，字基六，號式金，又號蟄村，晚號蟄翁，臺中牛罵頭（今清水）人。曾加入臺中「櫟社」，為該社創社九老之一；又曾組清水「鰲西詩社」，經常參與詩社擊鉢吟會。光緒年間生員，著有《鰲峰詩草》、《鐵崖詩鈔》。許南英與他原為舊識，臺灣割讓後就未見面，民國元年許南英回臺後，在新竹與陳基六相逢，驚喜之餘，相互口占以〈舊友陳基六相遇於新竹吟壇口占絕句見贈即用原韻口占兩絕以報〉贈：

猶有元龍湖海氣，竹城城畔忽班荆。相期大雅扶輪手，曉日金鰲背上行。

陶公解組官書晉，和氏韜光璞抱荆。時地限人毋自苦，故山猿鶴有同行。⁴⁷

⁴⁶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363。

⁴⁷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一冊，頁298。

對彼此有著深深的期望與慰勉。兩人分別後，陳錫金又作〈寄懷許蘊白明府〉⁴⁸，詩中表達對身在異地故友的思念，也感念老友の知遇之恩。民國六年，許南英病逝棉蘭，陳錫金寫了〈許蘊白明府客歿棉蘭，哭之以詩〉：

赤嵌別後賦停雲，常望歸來舊誼敦。新竹有緣重握手，綿蘭無處為招魂。
晚年惱我難行路，何日因君哭寢門。知否窺園好詩稿，幾經劫火可能存。⁴⁹

陳錫忠與許南英是相知相勉的好友，雖分別多年，友情彌堅。許南英病逝後，陳錫金仍掛念著老友の詩稿能否傳世。或許是好友殷切的期盼，許南英的《窺園留草》得以在歷經劫難後刊印傳世。

(二) 吳彭年

吳彭年，字季籛，浙江餘姚人，光緒年間生員，為劉永福幕客。甲午戰爭時，率義軍出戰，未果，陣亡於八卦山。受吳彭年の義舉感動者眾，紛紛以詩祭之，許南英亦作詩〈弔吳季籛參謀〉：

季籛名彭年，為劉淵帥幕客；往來公牘，多其手製。高談雄辯，動驚四筵。公餘之暇，不廢吟詠。乙未(1895)夏五月，臺北請援，劉帥遍閱諸將，無可恃者；季籛毅然請行。領兵數營，至彰化八卦山遇賊，諸軍不戰自潰，季籛獨麾七星旗隊與賊決戰；孤軍無援，困於山上，中砲而死。嗚呼壯哉！

北望彰城弔季籛，西風酸鼻哭人天。沙場白骨臣之壯，幕府青衫我獨賢。
旗捲七星援卒散，山圍八卦賊氛然。豈徒一死酬知己，蘋藻春秋薦豆籛。

北望彰城弔季籛，離奇火色與鳶肩。死猶仗劍為雄鬼，生亦工詩作浪仙。
遺恨千秋師退次，招魂一慟子來前。赤豹白龍扶翠輦，靈旗來往海中天。⁵⁰

在詩序及詩的內容中，許南英對吳彭年效命沙場，捐軀報國，表達無限的敬佩。

連橫在〈送吳季籛遺骨歸粵東〉云：

荒山槁葬已春秋，今日歸鄉遂首邱。負骨專勞陳孺子，撫孤深望許文休（臺南許蘊白刺史官粵時恤其孤）。羊城落日悲英魄，鯤島驚濤撼舊愁。幕府青衫留淚血，

⁴⁸《全臺詩》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

⁴⁹《全臺詩》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

⁵⁰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一冊，頁186。

肯因掛劍恨依劉。⁵¹

「今日歸鄉遂首邱」，據西漢·戴聖《禮記·檀弓上》：「禮，不忘其本。古之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傳說狐狸即將死在外邊，也要把頭朝向所住洞穴的方向；後人以「首丘」（或「首邱」）指死後歸葬於故鄉。詩中提到了在許南英到廣東任職時，對吳彭年的家眷也有所照顧，陳孺子就是陳鳳昌。由許南英〈聞陳卜五表弟秋試報罷余亦春試罷歸書以誌感〉⁵²知道陳鳳昌是許南英表弟。陳鳳昌（1865～1906），字鞠譜，又字卜五，號小愚，臺灣臺南人。乙未之役，獻計於劉永福，但未得劉永福採納。而吳彭年戰死彰化八卦山，陳鳳昌做〈弔吳季篔〉⁵³祭之，傳頌其結義精神，數年之後，陳鳳昌負責將吳彭年遺骨懷鄉歸葬。由此可知，許男英、陳鳳昌表兄弟皆是熱血之人，兩人的義行，在吳彭年的忠義志節外，再添一段佳話。

⁵¹連橫：《劍花室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年，頁115。

⁵²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一冊，頁159。

⁵³《全臺詩》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

第八章結論

本文以友誼為視點，整理《全臺詩》一至十二冊中，從明鄭時期至清領時期之友誼詩作，透過懸念家國、切磋砥礪、喜慶酬唱、遊觀玩賞、送別懷念、弔唁哀思等六個面向分析，從詩人的生平際遇、時代背景剖析詩人以詩傳達友情的動機與心境，賞析其詩篇意旨。簡要總結如下：

一、懸念家國詩作

此章討論明鄭與清領時期懸念家國的詩作。明鄭時期與乙未割臺都曾因異族統治，士人抗議異族統治，遷徙他鄉，離開故里。明朝遺老不願接受滿清統治，遠離故國，東渡臺灣；甲午戰敗，乙未割臺，臺灣淪為日本殖民地，臺灣文人不願歸順為日本人，紛紛內渡大陸。兩者皆藉著吟詠懷念故鄉的詩作與朋友彼此贈詩、唱和，託古言志，表露孤高志節，作品都是剝心哀戚的黍離之悲、亡國之痛的鄉愁情懷。但不同的是遷徙方向的改變，明鄭是東渡臺灣，乙未是逆流內渡大陸。

清領時期，宦臺並非官員所願，臺灣地處偏遠，地理尚未開發，必須乘風渡過黑水溝方可抵達，恐有性命之虞，來臺仕宦官員，不僅要離鄉背井，又要忍受謫遷臺灣的煎熬，思念親人、家國之苦只能藉著景物抒發己懷。除了借景抒懷外，整理出有趣的借物抒情，有：

- (一) **荔枝**：清領初、中期，臺灣並未引進荔枝，若是文人嘴饞，要等到由中國運送過來，才能一解味蕾之苦。因此「荔枝」成為他們對於中原故土的思念，最具體的寄託對象，如，孫元衡坐立不安的等待、胡承珙望穿秋水的盼望，引頸期盼著捎來故鄉的味道。宦遊士人必須找到一種符號作為認同的標記、與家鄉的連結，更要找回某種身分記號。
- (二) **西風**：臺灣屬海島型氣候，讓人有悶熱、黏膩不舒服的感受，就像瘴癘讓人覺得恐怖，朱景英的「苦盼西風阻瘴鄉」一語雙關，期盼西風可以吹散悶熱，而從西方吹來的風，是來自於他朝思暮想的中原，他最熟悉懷念的故里。透過對西風的企盼，他的「苦盼」讓人看見了他望眼欲穿的期待。
- (三) **鴿子**：張湄〈楸邨惠鴿卵戲賦短句為謝〉為戲答、排遣煩悶之作。盼望鴿子孵化長大後當信差，就可一解鄉愁，雖是遊戲筆墨，但也暗藏了詩人對家鄉的思念，也說明了仕臺之路倍嘗艱難辛苦。
- (四) **艱難行路歌**：在臺灣的夜裡，愁苦滿懷，張湄「怕聽艱難行路歌」，說是怕聽，其實是不敢聽，怕聽了會勾起寄居他鄉的孤獨落寞。

二、切磋砥礪詩作

(一) **明鄭時期**：明鄭在臺期間，流寓臺灣的明朝遺老懷抱延續明朝正統，恢復明室的希望。此節整理出以沈光文為主的六首與其他遺老間的詩作。為了反清復明，他們忍受飢寒交迫、餐風露宿，因此詩作多是在生活困頓、貧病交加中以詩相互告慰，互相砥礪。並以管寧自比，效法陶淵明，肯定自己清寒自處的節操，深具遺民重氣節的情操。

(二) **清領時期**：

1、**漫漫功名路**：「功名」對讀書人而言，是一條不歸路，對臺邑文人而言，更是如此。明清時期臺灣的讀書人，欲實現仕宦之路，必得渡海赴閩參加科考，但海上的交通，須借助強盛風力和海潮渡過危機重重的黑水溝臺灣海峽，稍有不慎，便可能葬身在這海域。因此文人遠赴福建科考是一項極危險的艱巨考驗。從章甫詩〈次廣文吳友山臺陽懷古雜詠元韻〉可了解臺灣和內地交通之險惡，上船之後便將生死交付命運了。儘管有形和無形的路都是那麼不平順，即使是博學如章甫、施瓊芳者屢屢赴京棘闈，也很難跳脫功名的桎梏。

2、**惜才愛才**：章甫用了四首詩作表達思念摯友楊廷理外，更推崇楊廷理的人格、堅定的意志，並稱讚其治臺功勞無人可取代，也期望楊廷理不要氣餒，依然可以建立嶄新的功勳。周凱〈送蔡生臺灣小試〉不僅對蔡氏的才華予以肯定，並有惜才之意。許南英〈寄懷林致和〉，除了勉勵故友林致和，在愈艱難的環境下，仍要惜才自愛，不忘創作。

3、**以古喻今**：利用典故，烘托出友人情操，彼此切磋勉勵。孫元衡〈贈許秀才遠〉引用「韓康賣藥」、「梅福隱市」兩個典故，旨在突顯許遠秀才超凡脫俗的風骨；李逢時〈和周恆甫言懷〉引用東漢陳重與雷義，鄉里讚為「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襯托與周恆甫兩人友情非凡堅定。在〈九日年伯石次炳邀飲黃秀才家有作〉、〈贈李巡檢東周〉、〈甲子人日與周九兄恆甫小飲詠懷〉三首詩皆提到陶淵明的高風亮節、心遠地自偏與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情操；許南英〈贈陳子模明府（時自山東請假回閩，來粵寓陳省三觀察廣州府署。）〉引用「新亭對泣」，要大家打起精神，勉勵好友們「相看莫下新亭淚」，除了懷念祖國，同時也把握此時此刻難得的相聚等等，善用典故，以古喻今。

三、喜慶酬唱詩作

喜慶酬唱往來是人際關係之必然所需。文人相互寄贈酬唱，有切磋詩意、交流情感的作用。本章詩作以清領時期的喜慶祝賀或贈答酬唱詩作為主，整理出友誼類別為官宦好友、同榜友人、文人雅士等三類，依詩作內容可分為：

(一) **官宦好友**：詩作內容中皆提到其友治績卓越之德政，例如對文教的重視、平定戰事、興建廟宇、築城、是用心治理地方的人才。

(二) **同榜友人**：稱讚同榜友人才學出眾，期望來日兩人能榮登金榜，建立功業

名望。

- (三) **文人雅士**：為宴會雅集分韻之詩作，道咸年間，臺灣仕紳在地方上影響力漸大，例如：陳維英的「太古巢」、「棲野巢」，鄭用錫的「北郭園」、林占梅「潛園」等，這些地方仕紳常常舉辦宴吟雅集活動，前來參加的地方官員、旅臺文人、當地作家和藝術家彼此間互相切磋詩技，也達到溝通情誼的目的。這類大大小小的雅集吟宴是當時文人們的重要聚集活動，這些園林成了文人重要的聚集場所。也因此有了「竹塹七子」的產生，這代表著臺灣本土科舉士子的「社群文化」，顯示臺灣本土文人自我意識的萌芽。
- (四) **喜事**：有祝壽詩、新居落成、購園、或再婚等相關詩作，形式不拘泥於詩作，也有聯文的形式出現。
- (五) **歌詠畫中人物**：李逢時的〈題黃拔元匯東學海小像〉針對畫中人物的性格、才氣描述，推崇曠達的胸襟，此畫像的目的為留予其兒孫。第二首為〈題胡醫士小像代作〉，「代作」是他人來畫而題詩，此首為雜言古詩，共用了十個「君」字。另外李逢時喜愛用「先生狀貌工能圖，君之肺腑我獨賞」這二句來顯現出他對畫中主人公的敬佩。
- (六) **其他**：另有賞花贈詩，或收到贈物而賦詩答謝。

四、遊觀玩賞詩作

此章討論詩作為與朋友浸淫在山水的實地遊歷、作客友人之園林宴飲詩作為主，描繪沿途所見所聞，除了自然山水風光外，也包含社會人文景象，同時，詩人也因見聞有所感觸，而抒發情懷，暢發理念。

- (一) **明鄭時期**：詩人多抒發鄉愁與遺老之志，就算是外出踏青郊遊，內心仍滿溢濃濃的鄉愁，沈光文的〈郊遊分得青字〉在一片好山好景中，鄉愁卻油然而生；〈和曾體仁賞菊分得人字〉中藉「菊」與「月」的意象，寄寓「流離之苦」。
- (二) **清領時期**：乾隆年代，已培養了第一批臺灣本土文人，本土文人的書寫有別於宦遊文人的視角，表現出臺灣特有風情。從詩題可見詩人的交遊對象、遊歷地點，文人雅士一同恣情山水，即景唱和，從收錄的詩中歸納出：
- 1、**園林文學**：有林占梅的「潛園」、陳維英「太古巢」、鄭用錫「北郭園」二首、李逢時的「棲雲別墅」六首。
 - 2、**劍潭**：計五首，劍潭為臺灣八景之一，其美景也吸引文人墨客一遊再遊。
 - 3、**詠花**：花有不同象徵意義，詩人喜以花相贈，藉花代語，詠花為詩。
 - 4、**題壁詩**：抒發對造訪友人的讚美，以及對於造訪之地的看法。

五、送別懷念詩作

送別詩，是表現離別場面時，人、事、情、景的篇章，抒發當事人在離別時所產生的種種情感，懷念兩人間的友誼，別離後又不知何時才能再相遇。本章所討論有關送別與懷念的詩作共三十八首，整理如下：

- (一) **明鄭時期**：計六首，因隱居、貶謫、出征而分離，詩題有「留別」一首、「別」兩首、「送」兩首、「懷」一首。明鄭詩人送友離臺返家，自己卻居住在臺不得返鄉，在此苦悶情懷下，詩作多擺脫不了悲情憤慨。
- (二) **清領時期**：計三十二首，因貶謫、應試、仕宦等原因分離，分別情境為朋友要離開，詩人自己作詩送別、贈別，或自己要離開，自己以詩「留別」。詩題有「留別」五首、「送」七首、「送別」四首、「懷（寄懷）」六首、「贈別」五首、「詠別」一首、「話別」一首、「餞」一首、「寄」一首、「歸」一首。此時期也多見連篇組詩或長詩的出現。另有章甫〈送春歌倣梁元帝春日詩重字體為蔡希敏歸奎海詠別〉的仿重字體，二十四句中重複使用了三十個「春」字，把對友人的情意投射在「春」上，強烈感受到朋友的情義，融化在一片春意裡開始以方言俗語入詩或狀聲詞等口語入詩，讀來更覺親切，靈活有趣。

六、弔唁哀思詩作

以悼念與哀思為主軸，本章討論十三首哀悼詩，分別為：

- (一) **明鄭時期**：明鄭遺民徐孚遠悼祭張煌言，兩人同為海外幾社詩社社友，富革命情感，聽到昔日好友因反清復明犧牲性命，悲慟不已。
- (二) **清領時期**：詩作型態多元，有詩和聯文形式，對象也不僅限哀悼好友的逝世，對於朋友因雙親、妻子、子姪輩之逝世表達哀悼慰問之意。哀悼詩傾訴對亡者的沉痛思念和永不得相見的遺憾。

中華傳統的「五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歷代以來都受到不小的關注，抒寫成文學作品，朋友之間的友誼是有情有義、至情至性的表現。在明鄭到清領時期的《全臺詩》友誼詩作中，可看出詩人們與志同道合朋友間深情互動，在閱讀這些真摯友情的詩篇時，我們的心也常常為詩中所流露的的情誼感動不已。詩人們眼看家國有難，隻手不能回天；或感歎生不逢時，有志難伸；或陷入個人性命安危時，都能藉著詩歌與朋友相互告慰，彼此勸勉和砥礪。在喜慶酬唱、遊觀玩賞中，能適時與摯友分享喜悅，以詩唱和。詩人以優美的筆觸描述其與朋友之間的深厚情誼，同時以他們這種誠摯深厚的感情溫暖著讀者的心。只要有人類存在，就有友誼存在，也就有這些歌頌真摯友誼的詩篇存在，正如吉川幸次郎所言：「友情成為中國詩中最重要的主題。」這些歌頌友誼的詩篇，將魅力常存，光芒永在。

參考書目

一、專書

(一)、古籍

- 【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
- 【漢】司馬遷：《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82年。
-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臺北市：鼎文書局，1984年。
- 【晉】葛洪撰；周啓成注譯：《神仙傳》，臺北市：三民出版社，2004年。
- 【南朝梁】劉勰著，【民國】王更生注譯：《文心雕龍讀本》，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
-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臺北市：華正出版社，2004年。
- 【南朝宋】劉義慶編；【南朝梁】劉孝標注：《世說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 【南朝宋】劉義慶著，【民國】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1989年。
-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北京，中華出版，新華發行，1975年。
- 【唐】元稹撰，冀勤點校：《元稹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 【唐】魏徵等著，《隋書·文學傳序》，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
- 【宋】歐陽修、宋祁著：《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5年。
- 【宋】吳自牧撰：《夢梁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明】馮琦，沈越，陳邦瞻等撰：《新校本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78年。
- 【清】王士禎撰《分甘餘話》，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 【清】王松著：《臺陽詩話》，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年。
- 【清】阮元撰：《十三經注疏》，臺北市：新文豐，1978年。
- 【清】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卷十二，臺北市：成文出版社，1984年。
- 【清】全祖望撰；朱鑄禹彙校集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 【清】沈德潛選著，王菡父箋註，劉鐵冷校刊：《古詩源箋註》，臺北：華正書局，2005年。
- 【清】沈德潛：《古詩源》，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56年。
- 【清】李望洋：《西行吟草》，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年。
- 【清】李逢時：《泰階詩稿》，收於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三輯之8 臺北：龍文出版社，2001年。
- 【清】郁永河：《裨海紀遊》，臺北市：臺灣銀行研究室，1959年。
- 【清】徐鉉編輯：《本事詩》臺北：新文豐1987年。
- 【清】陳祚明評選，李金松點校：《采菽堂古詩選》，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清】陳維英撰，田大熊、陳鐵厚編輯：《太古巢聯集》，臺北：無聊齋，1937年。
- 【清】陳培桂，《淡水廳志》，臺叢本第172種，1963年。
- 【清】陳淑均：《噶瑪蘭廳志》，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年。
- 【清】黃淑傲：《臺海使槎錄》，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年。
- 【清】許南英：《窺園留草·施序》，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年。
- 【清】楊廷理著·劉漢忠編校：《知還書屋詩鈔》，臺灣歷史文獻叢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年。
- 【清】劉熙載著，王氣中箋注：《藝概箋注·詞曲概》，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
- 【清】鄭用錫：《北郭園全集》。臺北：龍文，1992年。

(二)、民國以後

- 丁仲祐：《陶淵明詩箋注》，臺北市：藝文印書館，1974年。
- 王靜芝：《詩經通釋》，臺北市：輔仁大學中文系，2005年。
- 古遠清：《詩歌分類學》，高雄市：復文書局，1991年。
- 吉川幸次郎著，劉向仁譯：《中國詩史》臺北市：明文書局，1983年。
- 江寶釵：《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嘉義市：嘉市文化，1998年。
- 江寶釵：《臺灣古典詩面面觀》，臺北市：巨流圖書公司，1999年。
- 李栖：《兩宋題畫詩論》，臺北市：學生書局，1994年。
- 余秋雨：《山居筆記》，臺北市：爾雅出版社，1995年。
-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明清時期的臺灣傳統文學論文集》，臺北市：文津出版社，2002年。
- 怪我氏，《百年見聞肚皮集》，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5年。
- 林萬榮編：《宜蘭鄉賢列傳》，宜蘭：宜蘭縣政府發行1977年。
- 林文龍：《臺灣的書院與科舉》，臺北市：常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
- 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市：春暉出版社，2000年。
- 施懿琳：《全臺詩》(1~12冊)，臺南市：國家臺灣文學館，2008年。
- 胡旭：《悼亡詩史》，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0年。
- 廖一瑾（雪蘭）：《臺灣詩史》，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
- 廖春金：《臺灣先賢先烈專輯·許南英張我軍合傳》，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年。
- 莊周著，黃錦鉉註譯：《新譯莊子讀本》，臺北市，三民書局，1983年。
- 梅新林、俞樟華所主編之《中國遊記文學史》，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年。
- 張達人編：《唐元微之先生稹年譜》，臺北市：商務印書館，1980年。
- 高亨注：《詩經今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 高志彬：〈泰階詩稿抄本識語〉，收於《泰階詩稿》臺北市：龍文出版社，2001年。
- 徐慧鈺等校著：《林占梅資料彙編—潛園琴餘草》，新竹市立文化中心出版，1994年。
- 許俊雅：《瀛海探珠—走向臺灣古典文學》，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7年。
- 許大齡：《清代捐納制度》，哈佛燕京出版社，1950年。
- 連橫：《臺灣詩薈》，臺北市：臺北市文獻委員會出版，1924年。
- 連橫：《臺灣通史》，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年。
- 連橫：《臺灣詩乘》，南投市：臺灣省文獻會，1992年。
- 連橫：《雅堂文集》，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年。
- 陳春城：《臺灣古典詩析賞》，高雄市：河畔出版社，2004年。
- 陳昭瑛：《臺灣詩選注》，臺北市：正中書局，1996年。
-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
- 陳子展：《詩經直解》，臺北市：書林出版社，1992年。
- 陳之藩：《旅美小簡》，臺北市：明華書局，1957年。
- 陳貽庭，《臺灣才子》，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年。
- 郭齊、尹波點校：《朱熹集》，成都市：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
- 黃典權：《臺南市志·卷七人物志·趙鐘麟傳》，臺北市成文（據民國四十七至七十二排印本影印）臺一版，1983年。
- 黃清泉：《新譯列女傳》，臺北市，三民書局，2003年。
- 黃美娥：《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7年。
- 黃永武、張高評合著：《唐詩三百首鑑賞》下冊，臺北市：黎明文化事業，1986年。
- 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高雄市：春暉出版社，2003年。
- 傅錫壬《新譯楚辭讀本》，臺北市：三民書局，1984年。
- 楊青矗：《臺詩三百首》，臺北市：敦理出版社，2003年。
- 鄒同慶，王宗唐著：《蘇軾詞編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 廖美玉主編：《臺灣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市：成功大學中文系，1999年。
- 裴普賢：《詩經評註讀本》，臺北市：三民書局，1982年。
- 臺灣文獻叢刊：《半崧集簡編》，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年。
- 臺灣文獻叢刊：《臺灣通志》，臺北市：大通，1984年。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詩鈔》，南投市：臺灣省文獻會，1997年。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割臺三記·割臺記（羅惇齋著）》，（臺灣文獻叢刊第五七種），臺北：臺灣銀行，1959年。
- 臺南縣文獻委員會編：《臺南縣志稿》，臺南縣：臺南縣文獻委員會，1960年。
- 劉登翰：《臺灣文學史》，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1年。
- 劉昭仁：《海東文獻初祖沈光文》，臺北市：秀威資訊，2006年。
- 劉文忠選注：《友誼詩》，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4月。

盧嘉興原著；呂興昌編校：《臺灣古典文學作家論集》，臺南市：南市藝術中心，2000年。

盧錦堂，《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時期》，臺北市：國家圖書館，2001年。

戴炎輝《清代臺灣之鄉治》，臺北市：聯經，1979年。

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年。

瀧川龜太郎著：《史記會注考證》，臺北市：萬卷樓，2010年。

龔顯宗：《臺灣文學研究》，臺北市：五南圖書，1998年。

龔顯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臺南縣：臺南縣文化局，1998年。

Charles Taylor, "Philosophical Argument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Heidegger, Martin (海德格爾) 著、郜元寶譯、張汝倫校：《人，詩意地安居》，山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

二、學位論文

余育婷：《施瓊芳詩歌研究》，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

余育婷：《想像的系譜——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的建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0年。

吳青霞：《臺灣三大民變書寫研究——以古典詩文為主》，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年。

吳毓琪：《康熙時期臺灣宦遊詩之研究》，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2006年。

李佳樺：《楊廷理《知還書屋詩鈔》研究》，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09年。

李政穎：《楊廷理的行旅經驗與臺灣論述》，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年。

李叔霖：《唐詩三百首五倫關係之分析》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年。

何心蓓：《《世說新語》中士人交遊網絡之研究》，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年。

林麗鳳：《詩說噶瑪蘭，說噶瑪蘭詩——清代宜蘭地區古典詩研究》，政治大學國文教學碩士學位班碩士論文，2005年。

施懿琳：《清代臺灣詩所反映的漢人社會》，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6年。

范文鳳：《鄭用錫暨其《北郭園全集》研究》，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

許惠玟：《道咸同時期（1821-1874）臺灣本土文人詩作研究》，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年。

陳淑美：《施士洁及其《後蘇龕合集》研究》，政治大學中等國文教學碩士學位

- 班碩士論文，2006 年。
- 張鈺翎：《清代臺灣方志中藝文志之研究》，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國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04年。
- 張月女：《章甫生平及其《半崧集》詩歌研究》，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7 年。
- 黃淑華：《劉家謀宦臺詩歌研究》，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99 年。
- 黃昕瑤：《魏晉名士的友誼觀——友情與友道研究》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博士班碩士論文，2010年。
- 楊添發：《陳維英及其文學研究》，銘傳大學應用語文研究所中國文學組碩士論文，2006 年。
- 楊玉齡：《一代醫人杜聰明》，臺 北市，天下遠見出版公司2002年。
- 蔡清波：《臺灣古典詩自然寫作研究---明鄭時期至清朝時期》，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5 年。
- 蔡三億：《六朝交友論》，中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95年。
- 賴貞羽：《李逢時及其詩歌研究》，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 年。
- 賴麗娟：《劉家謀及其寫實詩研究》，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 年。
- 薛建蓉：《清代臺灣本土士紳的角色扮演與在地意識研究--以竹塹文人鄭用錫與林占梅為探討對象》，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 年。
- 謝美秀：《李望洋其人及其《西行吟草》研究》，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 年。
- 謝碧菁：《陳維英生平及其詩歌研究》，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 年。
- 藍偵瑜：《清代來臺文人之臺灣特殊性書寫研究》，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 年。
- 蘇奕瑋：《明鄭時期臺灣遺民詩研究》，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
- 翁苑宜：《臺灣茶文化之研究-以《全臺詩》中的詠茶詩為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
- 曾香綾：《余光中詩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 吳姿燕：《《全臺詩》社會關懷詩作研究—明鄭時期至清領時期》南華大學文學所碩士論文，2012 年。

三、報紙期刊論文

- 王甘菊：〈臺南米街父子進士〉，《聯合報》，1992年12月28日17版。
- 余昭玟：〈沈光文與臺灣的懷鄉文學〉《中國文化月刊》第 243 期，2000 年 6 月。
- 盧明瑜：〈李白神話詩歌自我象徵之探討〉，《德明學報》第十四期，1999年1 月。
- 吳淑元：〈論中國古典詩中的真摯情誼〉，《船山學刊》總複第66期，2007第4

月。

吳毓琪：〈康熙年間臺灣宦遊詩人的情志體驗探討〉，《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五期，2007年10月。

沈謙：〈詩與畫的結合--題畫詩〉，《明道文藝》第289期，1990年4月。

林葉連：〈試論邶風燕燕的主旨〉，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報》，第三期，2007年3月。

《施氏世界》創刊號，彰化：世界施氏宗親總會發行，1984年10月。

侯步云：〈論孔子的交友之道〉，《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8卷第3期，2008年5月。

梁華璜：〈臺灣總督府在福建的教育設施：東瀛學堂與旭瀛書院〉，《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報》第十一號，1984年十二月。

陳長城：〈蘭陽鄉賢列傳(二)〉二十李逢時，《蘭陽》雜誌冬季第八期，1976年12月29日。

陳長城編著：〈蘭陽殘墨餘譚(五)〉《蘭陽》雜誌秋冬合刊第十六期。

陳志謙手跋、陳長城編著：〈蘭陽殘墨餘譚(四)〉《蘭陽》雜誌春季第十三期

許惠玟：〈李逢時生平交遊及其《泰階詩稿》初探〉，《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第48卷，2007年7月。

黃得時：〈劍潭一帶的傳說奇聞〉，《臺北文物》二卷二期，1953年8月。

曾昭旭：〈論愛情與友誼〉，《鵝湖》第8卷第9期，1983年。

曾春海：〈竹林七賢的交遊及其友誼觀〉，《哲學與文化》第卅七卷第六期，2010年6月。

劉龍岡：〈稻江人物小誌〉，《臺北文物》，《臺北文物》第2卷第3期，1953年11月。

盧嘉興：〈開臺唯一父子進士施瓊芳與施士洁〉，《臺灣研究彙集》（一），1966年12月。

盧明瑜：〈李白神話詩歌自我象徵之探討〉，《德明學報》第十四期，1999年1月。

龔鵬程：〈中國友誼觀的三種型態〉，「論友誼：一個哲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的跨學科觀點研討會」論文集，2003年6月。

四、網路資料

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臺灣文獻資料庫，

<http://www.sinica.edu.tw/~tdbproj/handy1/>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國家文化資料庫，<http://nrch.cca.gov.tw/ccahome/index.jsp>

國家臺灣文學館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http://xdcn.nmtl.gov.tw/twp/index.asp>

臺灣文獻叢刊，<http://libimap.nhu.edu.tw/TaiwanWeb/home/index.asp>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計畫網站，

<http://cls.hs.yzu.edu.tw/tang/database/index.html>